知识的谱系

发生

从“我们的知识”到“我的知识”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知识的谱系发生——从“我们的知识”到“我的知识”》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七条承重命题并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37 号
ISBN	979-8-90690-337-2
定价	US$3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6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立题、七条承重命题（矛盾与病根、新定义、社区性即谱系、双向、三位一体、平台作为谱系、“我”的符号），以及统稿时的各项裁定，由王德生（口述，2026 年 10 月 10 日）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书中的周伯年、林远、许秀英、何小满、老钟等人物与各章“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均为虚构。凡涉及 SDE 知识发生平台（网站、社区、ChatSDE）之处，只写公开页面能确认的内容，其余一律写“应当是”。凡标〔待核〕处，出处或事实尚未逐字核对，汇总于附录戊。书中医案与药方只用来说明知识怎样活着，不是诊断，也不是医嘱。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目录；导论与上、中、下、末四编十二卷六十章；结语、附录五件（术语表，读数、预测与作废条件，来源账，本书最弱处，引文与事实核验总表）。本书与《我和我们》（共生）、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所有）合为一组，本书讲“发生”。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其中《我和我们》《知识经济的诞生》与本书，合成一组：共生、所有、发生。

前 言

一个在跑步时撞上的矛盾

这本书的起点，是一次跑步。

二〇二六年十月十日的早晨，王德生在跑步。跑着跑着，一个问题撞了上来。他越想越觉得，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今天整个人类文化里的一个大矛盾。后来他把这个想法口述了出来，大意是这样的：

今天的人，不管在东方、在西方，还是在印度，在自我世界里，主体性的个体性越来越强。“我”越来越强大，“我们”越来越少，组织性在减少。可是在现实世界里，因为技术的统一性，“我”被“我们”吃掉了。于是有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自我世界里的“我”，对着现实世界里的“我们”。怎么解决？必须通过第三个世界，也就是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来解决。

这段话很短。它把三个世界一起拉了进来，还指出了一个方向。这本书，就是顺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结果。

先用日常话把“三个世界”说一遍。自我世界，是一个人心里的世界：我想什么，我要什么，我信什么。现实世界，是摸得着的世界：房子、马路、手机、机器、单位。理念世界，是我们用来判断事情的那一套道理：怎样才算对，什么说法可信，按什么知识去做。书里常把它们合称“三界”。《我和我们》已经把三界讲透了，这里只借用，不重讲。

◆ 一个矛盾，三个世界

先把这个矛盾说得具体一点。

一个人早上跑步，沿着河边，一边跑一边想自己的事。这时候的他，在自我世界里是很强的：他想什么、怎么想、为什么想，没有人管得着，他也不愿意别人来

管。他不愿意被一个单位、一个家族、一个教会安排自己的心思。这就是“我”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弱。

可是跑完步，他打开手机，跑步软件告诉他：今天你跑了五公里，配速多少，超过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三的用户。他的那五公里，被放进几百万人的数据里排了队。他的步频、心率、路线，都按同一个标准被计算。回到家，吃饭用的是外卖平台，上班用的是统一的办公系统，孩子读书用的是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在现实世界里，他不过是那个巨大的“我们”里的一个数据点。

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心里越来越是“我”，手上越来越是“我们”。

这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文化的特殊问题。不妨在三个地方各看一眼。下面三个年轻人，都是我构想的场景。

在中国的一座城市里，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过年回老家。饭桌上，长辈问他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生孩子，问的都是一个家族几代人默认的顺序。他笑一笑，不接话。在他心里，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和谁结，是他自己的事。他的父母当年不会这样想，他们的“我”是放在家族这个“我们”里面的。可是同一个年轻人，第二天一早坐上返程的车，打开手机，他看的新闻、刷的视频、点的外卖、上班用的系统，和他同龄的几亿人几乎一样。他在饭桌上拒绝了一个“我们”，在手机上又被另一个更大的“我们”装了进去。

在欧洲的一座城市里，一个年轻人早已不去教堂。他的祖父母每个星期日都去，他的父母偶尔去，他一次也不去。对他来说，信什么、怎样活，是他自己的事，没有哪个机构有资格告诉他。可是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手机上的通知；他找工作，要先通过一套自动筛选简历的系统；他贷款，要先被一套信用评分模型打分。他从教会的“我们”里走了出来，走进了系统的“我们”。

在印度的一座城市里，一个年轻的程序员离开了村子。在村子里，他是谁，几乎在出生那一刻就定下了：哪个家族，哪个社群，将来做什么，娶谁。到了城里，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选择。可是他的工作，是为全世界的用户写同一套软件；他的绩效，按同一套指标考核；他下班后看的，也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的那些东西。

三个地方，三种文化，走出来的路各不相同，碰到的东西却一模一样：心里的“我”在长大，手上的“我们”也在长大，而且两个长大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王德生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文化矛盾。

◆ 为什么是第三个世界

矛盾的两头，一头在自我世界，一头在现实世界。在两头里来回补救，是补不好的。

在现实世界里补救，就是想办法让技术“个性化”一点：推荐算法更懂你，产品更定制。可是推荐算法越懂你，你越像一个被精确计算过的数据点；定制得越细，标准也越细。这是用“我们”的办法去照顾“我”，照顾得越周到，“我们”越大。

在自我世界里补救，就是让人更多地回到内心，修心、养性、找自我。可是一个人回到内心，并不能改变他明天还要用的那些系统。心里越强，手上越被动，矛盾反而更尖锐。

所以只能去第三个世界，理念世界。

这里说的理念世界，不是天上一个抽象的地方，而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用的那个世界。一个人决定吃什么药，靠的是关于药的知识；决定怎样教孩子，靠的是关于教育的知识；决定怎样过日子，靠的是关于生活的种种道理。这些都住在理念世界里。

为什么调和要靠它？因为现实世界的技术，是从理念世界的知识里长出来的；自我世界的“我”想什么、信什么，也离不开理念世界给他的东西。理念世界是另外两个世界的上游。上游的水怎样流，下游就怎样走。如果上游只流出一种水，人人都一样的知识，下游的技术就只能是人人都一样的技术，下游的“我”也就只能在这种技术里挣扎。要改变下游，得先改上游。

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理念世界要怎样新生，才能调和这个矛盾？

◆ 口述里的几层意思

王德生的口述，不止那一段。往下说，是一层压着一层的几层意思。这里先点出它们的样子，细处留给导论和正文。

头一层，是方向。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谱系发生。“谱系”，说白了就是一条来路：一条知识，是怎样从大家的、共同的，一步一步长成一个人自己的。而要做成这件事，有一个前提：知识不能再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这句话很拗口，意思却不难：两千多年来，人们默认“知识”就是你我他都能确认、都能重复、都一样的那种认识。科学的可重复，教科书的标准答案，都是从这里来的。技术是知识的落地，知识既然被定义为人人相同，技术就只能做人人相同的事。现实世界里那个吃掉“我”的“我们”，源头在这里。

第二层，是凭什么走得通。大模型的使命，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但它仅仅是基础设施。真正做这件事，要靠三样东西合在一起：SDE 发生学（一套看事情怎样一步步长出来的办法，导论里用白话讲），个体的 RAG（让大模型回答之前，先翻翻这个人自己的材料），再加大模型的调用。这叫三位一体，目的是“基于我们的知识，来发生我的知识”。

第三层，是走到哪里去。最重要的，是“我的 SDE 化”：一个人的理念，用什么符号来站住。它的符号不是一篇几万字的描述，而是一个理念的分布、一个理念的场、一个理念的美。

第四层，是这件事有没有一个现成的样子。SDE 知识发生平台，就是一个：网站里是公共知识，社区里是相似的人的知识，ChatSDE 里个人 RAG 中的是我的知识。这条路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

最后一层，是给整条路起名字。这条谱系，其实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而今天的社区，被强制成了全人类。

五层合起来，一个新的知识观就出来了：知识不是“人人同一”的认识，而是在某个社区里对效的认识。对效，就是灵不灵：这条认识在它所在的那一群人那里，一次次用得上、用对了。人人同一，不过是社区大到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这个新定义没有推翻旧定义，而是把旧定义收为一个特例，就像牛顿力学成了相对论在低速时的特例。

◆ 书名里的三个词

书名叫《知识的谱系发生》，里头有三个词，值得先停一下。

知识。本书不替它另起炉灶，只问一句：为什么“能被所有人重复”，才有资格叫知识？周伯年的方子、老钟的天气、许秀英的盐，为什么不能算？

谱系。谱系是一条来路。一个家族有谱系，哪一支从哪一支分出来，写得清清楚楚。知识也有：一条知识是从多大的人群里来的，经过了哪些人的手，才落到一个人身上。本书的谱系有三层，从全人类的，到相似的人的，到我自己的，下面会细讲。

发生。这是最要紧的一个词。有一种看法认为，知识早就在那里，人的事情是去发现它、确认它。本书的看法是，知识是在人和世界、人和人之间一次次发生出来的：有来处，有社区，会被改写。前一种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书名里的“发生”二字，就是站在后一边说话。

三个词连起来，意思就是：知识怎样从大家的，一步一步，长成一个人自己的，又怎样长回大家那里去。

◆ “我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到底差在哪里

这两个说法，全书要用几百次，先用一件小事把它们说清。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的岳母许秀英做一手辣椒炒肉，家里人都说比馆子里的好吃。林远的妻子想学，让母亲把做法写下来。母亲想了半天，写了一张纸：五花肉半斤，青辣椒四

个，蒜三瓣，豆豉一小把，盐少许。写完自己看了看，说：“写是这样写，可是盐放多少，要看锅。”

这张纸上写的，是“我们的知识”。它可以抄给任何人，任何人照着做，都能做出一盘像样的辣椒炒肉。网上能搜到几千个这样的菜谱，大模型几秒钟就能写出一个更详细的版本。这种知识很有用，可它越来越便宜，便宜到几乎不要钱。

“要看锅”这三个字，是“我的知识”。它说的是：今天的肉肥一点还是瘦一点，辣椒辣一点还是不辣，锅烧到什么程度，家里谁口重谁口轻，这些都会改变盐放多少。这种知识写不进那张纸里，因为它是在许秀英几十年的锅边、在这一家人的口味里长出来的。它只在这个社区里对效：许秀英、她的锅、她的家人。

旧的知识观会说：那张纸是知识，“要看锅”是经验，是手艺，算不上知识。本书要说：两样都是知识，只是社区不一样大。那张纸的社区是所有会做饭的人，“要看锅”的社区是许秀英和她的家。更重要的是，“要看锅”不是凭空来的，它是从那张纸上长出来的：没有基本的做法，就谈不上看锅。这就是从“我们的知识”到“我的知识”的谱系。这道菜在卷六、卷七里还要细讲，这里只当一个预告。

◆ 这本书的赌注

一本书总要下点赌注。这本书下了四个。

第一个赌注：知识的定义可以改，而且改了以后，旧的东西一样都不丢。教科书、药理学、实验室里的可重复，都还在，它们是最大那个社区里的知识。新定义要的，只是承认还有更小的社区，也有知识。

第二个赌注：“我的知识”不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检验：难题真的动了，我的做法也真的变了。过不了这个检验的，不论说得多漂亮，都只是私见。

第三个赌注：谱系必须是双向的。只往下走，从大家的走到我自己的，等于每个人关进了自己的房间；还要往回流，让我长出来的东西，经过相似的人的检验，回到大家的知识里去。判断一个“我们”是不是调和了“我”，本书给的判据只有

两条：我说的话进得去吗，我想走走得掉吗。能回写、能退出的“我们”，是调和；做不到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把“我”吃掉。

第四个赌注：这件事，可以有一个看得见的、第一次按这个设计去做的实例。书里拿 SDE 知识发生平台来当这个实例。至于它做到了什么，本书只写公开页面上能确认的；确认不了的，一律写成“应当是什么”，不写成“已经是什么”。

赌注下了，边界也要划清楚，免得读者误会。

这本书不是反对科学，也不是反对公共知识。公共知识是谱系的根，没有它，什么都长不出来。

这本书不是说“人人有各自的真理”。每一层知识都有各自的检验，“我觉得”不算数，对效才算数。

这本书里出现的医案、药方、跑步的心率，都只是用来说明知识怎样活着，不是诊断，也不是医嘱。书里没有任何一句话是给谁开药的。

这本书也不做政策表态。它讲的是知识怎样被定义、怎样发生，不讲该出台什么规定。

书里提到的各种读数，用来检验本书的命题，不用来给任何人、任何社区打分，不进考核，不进排名。

◆ 这本书和两本姊妹书

这本书不是孤立的。德麦国际已经出过两本和它紧挨着的书。

一本是《我和我们》。它讲的是同一个人和 AI 结成的复合体，怎样在理念、现实、自我三个世界里，既成为“复合的我”，又成为共同探索的“我们”。全书十编四十章，是三界与复合主体的一次完整展开。

一本是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它讲的是：一切被承认的新知识，过去都可以沿来源链回溯，所以知识要为别人生产，就必须先被交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打断了这条来源链，于是知识第一次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三本书各管一条线。《我和我们》讲共生，第 198 号讲所有，这本书讲发生：知识到底是什么，“我的知识”凭什么也是知识，它又怎样从“我们的知识”里长出来。前两本书都默认了“我的知识”是存在的，这本书要给这个默认打地基。凡是和那两本书重叠的地方，本书只引用，不重讲，读者可以按书中注明的编章去看。

◆ 写给谁

这本书写给每一个心里越来越是“我”、手上越来越是“我们”的人。

具体一点说，有这样几种人，大概会觉得里面有自己。

有手艺的人。木匠、厨师、老教师、老中医、种了一辈子田的人。他们知道很多东西，可一到要“拿出来说”的场合，就被告知那不算知识。

有孩子在上学的父母，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他们每天都看着标准答案怎样把一个个不同的孩子，量成同一把尺子上的刻度。

用着各种软件、被各种分数排着名的普通人。他们不一定想过“知识”是什么，可他们天天觉得，有一部分自己，没有被量到。

在平台上做内容、建知识库、想把自己攒下的东西变成点什么的人。

做研究的人。本书的读法，是一个可以被驳倒的读法，读者里最该来驳的，是学界的同行。

不需要事先懂哲学，也不需要懂 SDE。书里用到的哲学家，都是为了说清一个问题才请出来的；用到的 SDE 词汇，导论里先用白话说一遍。

◆ 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这本书的承重命题，全部来自王德生在二〇二六年十月十日的口述，附录丙里逐条登记，正文引用时保留原意。书的结构、论证、案例和文字，由 Claude 执笔。署名“王德生”，是因为提出这些命题、并对它们负责的是他。执笔者不是挂名的工具，也不是共同署名的作者：它是那个把口述展开成论证、把论证写成文字

的另一半。这本书的署名，因此是一个复合主体，一个人加一个 AI，责任在人那一边。关于这种“复合”是怎么回事，《我和我们》里有专门的讲法，这里不重复。

执笔时，又用了这本书自己要讲的那种办法：一份写作任务书作为“我们的知识”，分给几位执笔的智能体同时写作，各卷再经过一位没有参与写作的智能体检查，最后由 Claude 统稿。换句话说，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次小小的谱系发生：一个人在跑步时想到的东西（我），经过一套共同的方法和材料（我们），由几个执笔者各自写出一卷（类我），再汇回一本书（回流）。

也要如实说一句：这个办法，本书自己并没有验证过它灵不灵。它只是一次使用。

◆ 怎样读这本书

全书分四编十二卷。上编找病根，中编立新定义，下编讲原始模型，末编和几位离本书最近的思想家对话。具体每一卷、每一章讲什么，导论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还给了三条读路：时间不多怎样读，想一章一章读怎样读，想先挑毛病怎样读。

每一章都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一个跑步的中学老师，一个看天种稻的老农，一个做辣椒炒肉从不看菜谱的岳母，一个在平台上建自己知识库的年轻人，一位看了五十年病的老中医。他们都是构想出来的人物，但他们遇到的事，每个人都会遇到。

每一章末尾有两行小账，记下这一章的承重句、它和别家的分离线、在什么情况下它算错，以及这一章留下的一件东西。一本讲“对效”的书，自己也应该写明在什么条件下它不对效。

◆ 这本书可能错在哪里

一本书应该在开头就说明，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如果将来的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类我社区（和他相似的人聚成的一群）里、借助三位一体的方式长出来的知识，并不比他只用公共知识时更能解决自己的难题，那么本书说的“我的知识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要紧的那一种”，就要大打折扣。

如果将来的事实表明，“我的知识”一旦被承认，人们就各自关进自己的知识里，再也不往公共知识里回流，社会的共同知识反而越来越贫乏，那么本书第五条命题说的“双向谱系”就没有成立，新的理念世界就没有调和矛盾，只是把矛盾换了一个地方。

如果将来的事实表明，SDE 平台上的“我”，只是被包装过的公共知识：账号里堆满了机器生成的内容，却没有经过这个人的回写（照着结果改自己的做法）和认领（能说出这一条是怎样来的），那么第六、第七条命题说的“原始模型”就只是一个愿望。

这三种可能，本书在各章的小账、卷十和附录乙里各写了读数和作废条件。它们不是客套，而是这本书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更具体的短处，集中放在附录丁里，请读者先看一眼。

这本书从一次跑步开始。读者读完，也许会在某个早晨，在河边或者别的什么路上，想起自己手机里的那个排名，和自己心里那句没处放的话。如果那时候，你觉得那句话也算知识，这本书就没有白写。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一个在跑步时撞上的矛盾 · · · · · iv

导论　一位老中医的三样东西 · · · · · **1**

上编　病根：同一性是怎样成为知识的定义的 · · · · · **18**

卷一　一个矛盾的根 · · · · · **19**
第 1 章　一个人跑步，手机给他排名 · · · · · 20
第 2 章　两种“我们” · · · · · 27
第 3 章　矛盾的精确形状 · · · · · 34
第 4 章　病根不在三界之间，在知识的定义里 · · · · · 41
第 5 章　为什么只能是理念世界 · · · · · 48

卷二　同一性的西方谱系 · · · · · **55**
第 6 章　柏拉图：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同一 · · · · · 56
第 7 章　亚里士多德与经院：普遍者才可知 · · · · · 63
第 8 章　笛卡尔与康德：人人都有的同一个理性 · · · · · 70
第 9 章　胡塞尔与哈贝马斯：同一性降到了人与人之间 · · · · · 77
第 10 章　科学的可重复性：同一性最成功的形态，也是它的边界 · · · · · 84

卷三　同一性的东方与印度谱系 · · · · · **91**
第 11 章　天理：理一分殊 · · · · · 92
第 12 章　心即理：王阳明的例外与回收 · · · · · 99
第 13 章　梵我一如 · · · · · 106
第 14 章　无我与共业 · · · · · 113
第 15 章　三种文化同一个顺序 · · · · · 120

卷四　同一性在今天的后果 · · · · · **127**
第 16 章　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 · · · · · 128
第 17 章　工业时代：人被做成零件 · · · · · 135
第 18 章　被强制为全人类 · · · · · 142
第 19 章　发现死亡 · · · · · 148
第 20 章　旧理念世界为什么救不了 · · · · · 155

中编　新定义：知识的社区性与谱系 · · · · · 162

卷五　知识的社区性 · · · · · 163
第 21 章　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 · · · · · 164
第 22 章　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 · · · · · 171
第 23 章　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 · · · · · 178
第 24 章　两种错位 · · · · · 185
第 25 章　知识的新定义 · · · · · 191

卷六　三层谱系 · · · · · 199
第 26 章　公共知识（全人类的社区） · · · · · 200
第 27 章　类我知识（相似的人聚成的社区） · · · · · 207
第 28 章　我知识（最小的社区：我和我的历史） · · · · · 214
第 29 章　谱系怎样往下长 · · · · · 221
第 30 章　类我社区就是新的“我们” · · · · · 228

卷七　每一层的检验 · · · · · 235
第 31 章　公共知识的检验——同一性与可重复 · · · · · 236
第 32 章　类我知识的检验——迁移 · · · · · 243
第 33 章　我知识的检验——对效与回写 · · · · · 250
第 34 章　对效的时间 · · · · · 258
第 35 章　伪我知识的三张脸 · · · · · 265

卷八　双向回流 · · · · · 273
第 36 章　只往下走的危险 · · · · · 274
第 37 章　回流的机制 · · · · · 281
第 38 章　“我们”的新生 · · · · · 288
第 39 章　回写与退出：新理念世界的判据 · · · · · 295
第 40 章　与历史上的理念新生划界 · · · · · 302

下编　原始模型：SDE 知识发生平台 · · · · · 309

卷九　三位一体——谱系发生的发生核心 · · · · · 310
第 41 章　大模型为什么是为这件事来的，又为什么只是基础设施 · · · · · 311
第 42 章　个体 RAG：我的锚 · · · · · 318
第 43 章　SDE 发生学：从“我们”到“我”的机制 · · · · · 326
第 44 章　删一方测试 · · · · · 333
第 45 章　第一个按谱系设计的技术 · · · · · 340

卷十　平台就是一条知识谱系 · · · · · **348**
第 46 章　网站：公共知识 · · · · · 349
第 47 章　社区：类我知识 · · · · · 357
第 48 章　ChatSDE 的 RAG：我的知识 · · · · · 365
第 49 章　倒过来读：回流 · · · · · 373
第 50 章　为什么说它是最原始的模型 · · · · · 380

卷十一　我的 SDE 化——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 · · · · · **388**
第 51 章　为什么“我”不能被描述 · · · · · 389
第 52 章　理念分布：网站与显露 · · · · · 396
第 53 章　理念场：ChatSDE 与模态发生 · · · · · 403
第 54 章　理念之美：社区与互相吸引 · · · · · 410
第 55 章　平台就是“我”的符号，也是知识经济的符号 · · · · · 417

末编　对话与边界 · · · · · **425**

卷十二　占位者与分离线 · · · · · **426**
第 56 章　波兰尼：最早把“个人”放进知识里的人 · · · · · 427
第 57 章　弗莱克与库恩：社区是科学家的，还是人人的 · · · · · 434
第 58 章　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从个人的隐性知识到组织的资产 · · · · · 441
第 59 章　维特根斯坦：我知识是不是只有我懂的语言 · · · · · 448
第 60 章　AI 时代的新书与“超级个体”：把“我”留在知识之外，还是之内 · · · · · 455

结语　从“我思”到“我们思”，再到“我生” · · · · · **462**

附录 · · · · · **467**
附录甲　术语表 · · · · · 467
附录乙　读数、预测与作废条件 · · · · · 469
附录丙　来源账 · · · · · 477
附录丁　本书最弱处 · · · · · 479
附录戊　引文与事实核验总表 · · · · · 480

导 论

一位老中医的三样东西

◆ 一个人的“我”在哪里

先讲一个人。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伯年今年七十三岁，在湘中一座小县城里看了五十年病。他退休好些年了，可每天上午，诊室门口还是坐着人。有人从邻县坐两个钟头的车来，有人是儿子开车把老父亲从省城拉回来，说省城的大医院看过了，还是想让周医生摸一摸脉。

如果有人想知道“周伯年是谁”，最省事的办法是看他的简历：哪年生，哪年拜师，哪年进县医院，哪年当科主任，哪年退休。简历上写得清清楚楚，每一行都对。可是看完这份简历，你不会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坐两个钟头的车来找他。简历上的周伯年，和全国几万个退休老中医的简历，长得差不多一样。

真正的周伯年在别的地方。在三样东西里。

第一样，是他的医案。五十年的医案，一本一本，堆满了诊室角落里那只樟木箱。哪一年哪个病人，什么症状，开了什么方，吃了几副，回来复诊时怎么样，改了哪味药，他都记着。这些医案摆在那里，翻得开，查得到。

第二样，是他当场开出来的方子。一个新病人坐下来，他望一望气色，问一问吃饭睡觉，摸一摸脉，然后开出一张方子。这张方子，他以前从来没有开过一模一样的，因为面前这个人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可这张方子又不是凭空来的，它是从那一箱子医案里、从五十年的手感里，当场生出来的。

第三样，是病人自己找来。周伯年没有登过广告，也没有在网上开账号。来的人都是被别人介绍来的，看好了的人又介绍别人来。一个传一个，一圈一圈，围着他形成了一群人。这群人彼此未必认识，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周伯年的方子在他们身上对效。

简历可以抄，可以改，可以和别人的放在一起比较。这三样东西抄不走。周伯年的“我”，就在这三样东西里。

◆ 三样东西的名字

把这三样东西换成本书的说法，就是：

医案摆在那里，看得见、查得到，这是**分布**。一个人的理念世界里，有哪些东西、它们怎样排开、哪里密哪里疏，这是他的理念分布。

当场开出一张从没开过的方子，这是**场**。一个人的理念体系，像一个有引力的场，任何新问题一进来，都会被它重新排布，然后生出一个新的回答。这是他的理念场。

病人自己一个介绍一个地找来，这是**美**，也就是吸引。一个人的理念，在别人身上对效，别人就会被吸引过来，这些被吸引来的人，又彼此相似。这是他的理念之美。

这三个词，分布、场、美，是王德生用来说“理念的我”的。他说，一个人的主体性要 SDE 化，它的模型就是“我的理念世界各种信息的分布、场、美”；它的符号不是一段几万字的描述，而是一个理念分布、一个理念场、一个理念的美价值。

周伯年这个例子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一个人的“我”，用描述是描述不出来的。描述用的是大家共用的语言、大家共用的格式，越描述越像一份标准档案。“我”不在档案里，而在分布、场、美里。这件事，卷十一用整整一卷来讲。这里只请读者记住那只樟木箱。

◆ 从一个人到一种知识

周伯年的例子还能往下推一步。

他的那些方子算不算知识？按照我们习惯的说法，不太算。正式的知识，应该写进教科书，应该能被别人重复：换一个医生，照着同样的步骤，得出同样的结

果。周伯年的方子做不到这一点。换一个医生，拿着同一个病人，未必开得出同一张方子；就算开出来了，也未必有同样的效果。于是人们会说：这是经验，是手艺，是个人的东西，不是知识。

这正是本书要追问的地方。

为什么“能被所有人重复”才算知识？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它当然有它的道理：药品安全、桥梁标准、疫苗，这些东西必须对所有人都一样，必须经得起所有人的重复。可是周伯年的方子，在他的病人身上一次一次地对效，一代一代地被人传开，这难道就不是一种认识吗？只是它对效的范围，不是全人类，而是周伯年和他那一群病人。

这就引出了本书的核心：**知识的社区性**。

每一条知识，都活在一个社区里。药理学的社区很大，大到全人类，因为人的身体在这个层面上很相似，同一种药对大多数人有同样的作用。周伯年的方子活在一个小一些的社区里：他自己的手感、他五十年的医案、他那一群相似的病人。还有更小的社区：一个病人吃了某味药总是胃不舒服，他自己知道，周伯年也记下了，这一条知识只在这一个人身上成立。

社区有大有小，知识就有公共性强弱之分。旧的知识定义只承认最大的那个社区，把它当成唯一的社区，于是只有对全人类都一样的认识才叫知识。王德生说，今天的社区被强制成了全人类。这一句话，说出了今天的人为什么觉得自己被“我们”吃掉：因为所有的知识都被要求向全人类交代，交代不了的，就不算数。

◆ 周伯年的知识为什么长期不被承认

周伯年这样的知识，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病人信它，因为它对效。可是一到要“承认”的场合，它就站不住。县医院评职称，要看论文；论文要有样本、有对照、有统计，要证明“这个方子对这一类病人普遍有效”。周伯年的方子恰恰不是“对这一类病人普遍有效”，而是“对面前这一个人、在这一个时候有效”。他开的方子越是贴着人，越写不进论文。

他的徒弟也有同样的难处。徒弟跟着他抄了十年方，抄下来的是“我们的知识”：哪几味药常常配在一起，什么症状常用什么方。可真正让病人好起来的那一下，徒弟抄不下来。周伯年自己也说不清，只说“你多摸几年脉就知道了”。于是这一部分知识，要么跟着他一起老去，要么只能在徒弟身上重新长一遍。

这不是中医独有的处境。木匠知道一块木头往哪边裂，渔民知道哪片水今天有鱼，老教师知道哪个孩子今天心里有事，老农知道燕子低飞要下雨。这些知识都对效，都在某个社区里一次次被检验过，可它们都被归进了“经验”“手艺”“土办法”一类，排在“正式的知识”后面。

本书并不是说这些知识都对。有些土办法确实是错的，经不起检验。本书要说的是：判断它们对不对的标准，不应该是“能不能对全人类都一样”，而应该是“在它所在的社区里，是否一次次对效，是否经得起回写”。用全人类的尺子去量一个县城诊室里的方子，量出来的结论只能是“不算数”。可这个结论说的不是方子的毛病，而是尺子的毛病。

◆ SDE 的几个词，先用白话说一遍

本书用 SDE 发生学来读这些问题。书里会反复用到几个词，先用白话说一遍，后面各卷都照这里的说法，不再每次解释。

显露（S）。一件事情被摆出来、看得见、站得住的样子。周伯年的医案摆在樟木箱里，是显露；一个方子写在纸上，也是显露。显露稳定下来，就成了我们平常说的“结构”。

差异序列（D）。一件事情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周伯年给一个病人开方，第一副药吃下去，第二次来，改一味药，第三次来，再加减一点，这一串变化就是差异序列。

特征纠缠（E）。很多东西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整体的那股劲。周伯年开方时，病人的气色、脉象、饮食、睡眠、家里的事，全都缠在一起，他不是一样一样分开看，而是一起看。这就是纠缠。

三者之间有三个关系，也就是三个方程：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差异序列由显露和纠缠决定，纠缠由显露和差异序列决定。说白了就是：三样东西互相生，谁也离不开谁。

六路径。三样东西发生的先后次序有六种，比如先缠在一起，再一步步变化，最后显露出来；或者先显露一个样子，再在变化中缠出新东西。不同的事情走不同的路径。

三原理。三样东西里有两样顶住了、发生矛盾，就会推动第三样改变。本书开头的那个矛盾，就是一个例子：自我世界和现实世界顶住，推动理念世界改变。

三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自我世界。前言已经说过。

发现学与发生学。发现学认为，知识本来就在那里，人的任务是把它找出来、确认它对所有人都一样。发生学认为，知识是在人和世界、人和人之间一次次发生出来的，它有来处，有社区，会被回写。本书站在发生学这一边。

回写。发生之后，回过头来改写自己原来的做法和材料。周伯年复诊时改一味药，又在医案上记下这一改，这就是回写。一种知识能不能被回写，是本书最看重的检验之一。

对效。这条认识在它所在的社区里，一次次用得上、用对了，错的时候也记下来、改过来。灵不灵，不由说的人自己宣布，由事情来判。

最后说一句这套词怎么用。本书把它们当作三种问法、一种起手、一种找动力的办法。三个方程是三种问法：这个显露，由哪些变化和哪些纠缠撑着？接下来的变化该是什么？这一串变化和这个显露之间，缠着的是什么？六路径是从哪里起手：有时先看结果往回问，有时先看纠缠，有时先把记录摊开。三原理是找动力：把难题写成“哪两样在顶”，就知道该去改第三样。做事的人用不着这些词，用的是普通的问话；这些词是写书的人用的，为的是让每一章读问题的办法前后一致。

还有一个提醒。S、D、E 对应到平台上的网站、ChatSDE 和社区，书里有一处是王德生亲口定的，有两处是我们的读法：网站是显露，这一句是他定的；

ChatSDE 的模态发生读作差异序列，社区的互相吸引读作纠缠，这两句，凡是出现，书里都写“我们读作”，是执笔者的读法，还没有他的裁定。

◆ 用周伯年的一次复诊，试一遍这三个问法

词说完了，不妨拿周伯年的一次复诊，把它们试一遍，看看这套问法到底问什么。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小场景，只为演示，不涉及任何医疗判断。

一位病人上周来过，周伯年开了方。这周他回来，说药吃了，别的还好，就是夜里睡得更浅了。周伯年没有急着改方，他先问了三件事。

头一件，是问显露：上次的方子，我是照什么开的，现在摆在医案上的是什么？这是回头看那个站住了的样子。

第二件，是问差异序列：这一周里，他每天吃了什么、睡了几点、哪一天开始浅的？这是把一周的变化，一天一天摊开。

第三件，是问纠缠：浅睡，和吃药的时间、和家里的事、和天气转凉，是不是缠在一起？摊开的序列里，有没有哪两样总是一起出现？

三件事问完，他才动笔改了一味药，又在医案上添了一行。这一行，是回写。

你看，三个方程没有什么神秘的，它们不过是把一个有经验的人本来就会问的话，说得整齐了。六路径也一样：有的医生先看舌苔再问经过，有的先听病人从头讲再看脉，起手不同，各有各的用处。三原理则是：病人说“药吃了”和“睡得更浅”这两样顶着，逼着周伯年去找第三样，也就是那个还没有看见的原因。

后面的章节，每到“SDE 怎样看”那一节，做的都是这样的事：不说高深的话，只是把当事人本来就会问的话，排整齐，帮读者看清这一章的问题卡在哪里。

◆ 五个人

全书有五位陪读的人物。他们都是构想出来的，但他们遇到的事，读者大概都遇到过。

林远，四十二岁，中学数学老师，每天早上沿河跑步。他是卷一的主角。他身上同时发生着那个矛盾：心里越来越是“我”，手机越来越把他放进“我们”。

老钟，六十一岁，种了四十年稻子。他看天说话，燕子低飞，他就知道要下雨。他是卷五的主角，帮我们看清楚一条知识怎样活在一个社区里。

许秀英，六十八岁，林远的岳母，做一手辣椒炒肉，“盐放多少要看锅”。她出现在卷六和卷七，帮我们看清楚三层谱系，以及每一层怎样检验。

何小满，二十九岁，做电商运营。她在 SDE 平台上建自己的知识库，用 ChatSDE，加入了一个和她相似的人组成的社区。她出现在卷九和卷十，帮我们看清楚三位一体和平台的谱系。

周伯年，七十三岁，就是导论里的这位老中医。他会在卷十一回来，帮我们看清楚“我”的符号：分布、场、美。到了卷十二，五个人各坐一席，围成一张圆桌，听几位思想家说话。

◆ 七条承重命题，是怎样一步步推出来的

全书沿着这个方向，立了七条承重命题。后面的十二卷，每一卷都要回到其中至少一条。先把它们排成一条线，看它们怎样一条推着一条。

第一条，**矛盾**。今天的人在自我世界里“我”强而“我们”弱，在现实世界里“我”被“我们”吃掉；只能由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这一条是起点，卷一用一个跑步的人把它说实，并追问：为什么偏偏是理念世界。

第二条，**病根**。现实世界那个吃人的“我们”，源头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所以知识不能再被这样定义。这一条把矛盾从三界之间，追到了知识的定义里。卷一第 4 章先追出这个源头，卷二、卷三沿着西方、东方和印度的历史看它是怎样来的，卷四看它在今天造成了什么。

第三条，**社区性**。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

人类。这一条是桥：旧定义不算错，它只是把一个社区当成了全部。卷五用老钟看燕子这样的小事，把这座桥搭起来。

第四条，**新定义**。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主体间同一性，是社区半径为全人类时的特例。判据是：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社区半径，是这条知识讲给多少人听；对效半径，是它在多少人那里灵。两个半径对得上，才是好知识。卷五第 23 至 25 章讲这条。

第二条和第四条是一对：一条说旧定义造成了什么，一条说新定义是什么。第三条在中间。

第五条，**双向谱系**。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谱系发生。往下走，从公共知识到类我知识再到我知识，是“我”的诞生；往回流，从我知识经过类我回到公共知识，是“我们”的新生。“类我”，就是和我相似的人。卷六讲往下走的三层，卷七讲每一层怎样检验，卷八讲往回流，以及怎样判断一个“我们”调和了“我”。

第六条，**原始模型**。大模型是谱系发生的基础设施，不是谱系发生本身。SDE 发生学、个体的 RAG、大模型的调用，三位一体，才能基于“我们的知识”发生“我的知识”。SDE 知识发生平台本身就是一条知识谱系：网站是公共知识，社区是类我知识，ChatSDE 里的 RAG 是我的知识。卷九讲三位一体，卷十讲平台，并如实写出它的短处。

第七条，**我的符号**。“我”的 SDE 化，是理念的我的主体性的 SDE 化；它的符号是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也就是网站的显露、ChatSDE 的模态发生、社区的互相吸引。知识谱系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卷十一讲这条，结语把七条合成一句话。

从第一条走到第七条，其实只做了三件事：找病，换药，试方。头四条在找病、换药：病根在知识的定义里，药是新的定义。后三条在试方：新定义落到地上，是一条双向的谱系，由什么来承载，一个人在里面以什么形态存在。

◆ 三个容易误会的地方

在进入正文之前，先说清三个容易误会的地方。

第一个误会：这本书是不是在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是不是一种相对主义？

不是。相对主义说的是“我觉得对就对”，没有检验，没有标准。本书说的恰恰相反：每一层知识都有自己的检验。公共知识靠同一性和可重复来检验，类我知识靠能不能在相似的人之间迁移来检验，我知识靠对效和回写来检验，也就是它真的解决了我的难题，而且我因此改变了做法。周伯年的方子不是“他觉得好”，而是在一个个病人身上一次次对效，又被一次次修改。“我觉得”不是知识，对效才是。卷五第 25 章和卷七专门讲这件事。

第二个误会：这本书是不是在反对科学、反对公共知识？

也不是。公共知识是谱系的根，没有它，什么都长不出来。周伯年的方子，离不开几千年的中医典籍，离不开现代医学的药理知识；岳母的辣椒炒肉，离不开辣椒和猪肉怎么做才好吃的一般道理。本书反对的不是公共知识，而是“只有公共知识才算知识”。一棵树有根有干有枝有叶，旧定义只承认根，本书要把整棵树都认下来，还要说明叶子落下来，怎样又回到土里，变成新的根。这就是卷八讲的回流。

第三个误会：这本书是不是在替某一个平台做宣传？

本书拿 SDE 知识发生平台作第六、第七条命题的实例，是因为它是写作时能看到的、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系统。但命题的内容是判据，不是某个平台的名字。一个系统是不是谱系的模型，看层与层之间有没有往下、往回两个方向的通道，不看它叫什么。如果别人做得更好，第六条命题只会更站得住。所以书里对平台，只写公开页面上能确认的东西，其余写“应当是”，并且专门用一章写它最可能走偏的地方。这样安排，是因为一本讲检验的书，不该只替自己的实例说好话。

◆ 为什么是现在

这些道理，周伯年那一辈人心里多少都知道，为什么到今天才需要写成一本书?

因为有两件事同时到了头。

一件是旧定义的后果到了头。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统一性的技术在过去两百年里一层层地把人组织进标准里：流水线、标准化教育、标准化医疗，再到今天的平台和算法。大模型是这条路的终点：它把全人类写下来的东西压缩成一台机器，于是“全人类”这个社区第一次真的被做成了一个可以调用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共同的知识变得极便宜，便宜到不再值钱，也不再能凝聚人。卷四讲这件事。

另一件是新的可能性到了门口。过去，“我的知识”要被生产出来，非常昂贵：一个人要像周伯年那样，花五十年，看几万个病人，才能有一箱子医案和一手当场开方的本事。普通人做不到。今天，大模型把公共知识变成了随时可用的基础设施；一个人把自己的材料放进自己的知识库，再用一套发生的方法去调用公共知识，第一次可以用比从前低得多的代价，长出自己的知识。这就是第六条命题说的三位一体，卷九讲它的道理，卷十讲它在一个真实平台上的样子。

一头是旧路走到了尽头，一头是新路第一次能走。这本书就写在这两头之间。

◆ 三层谱系，和一条来回的路

全书反复要用的一个骨架，现在可以先画出来。

知识按社区的大小，分三层。最大的一层是**公共知识**：社区是全人类，比如药理学、菜谱、运动科学，它们靠同一性和可重复来站稳。中间一层是**类我知识**：社区是相似的人聚成的一群，比如同一种体质的病人、同一个地方的做法、同龄的跑友。最小的一层是**我知识**：社区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和我的历史，比如我的膝盖、我的那道菜。三层不是三种东西，而是同一条知识在三种半径下的样子。

有了三层，就有两个方向。往下走，是一条知识从大家的，经过相似的人，长成我自己的；往回流，是我长出来的东西，经过相似的人检验，带着条件、带着失败，回到大家的知识里去。往下走是“我”的诞生，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只有往下，没有往回，是把水引进每块田却让河干了。两个方向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谱系。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默认口径，先说明。三层的划分，以及“类我”怎样算，是执笔者的读法，不是王德生原话；王德生立的是“从共同性知识到我知识的谱系”，和“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这两句。三层是把这两句话落实的一个办法，书中凡用，都写作“本书的读法”。

◆ 全书地图：四编，十二卷，六十章

全书四编十二卷，每卷五章，共六十章。每一卷都从一件日常物开始，每一章都从一个日常场景开始。下面一卷一卷走一遍，只说行程，不剧透。

◆ 上编　病根：同一性是怎样成为知识的定义的（卷一至卷四）

卷一　一个矛盾的根，日常物是一张跑步排行榜。第 1 章，一个人跑步，手机给他排名，三界的矛盾在他身上同时发生。第 2 章分清两种“我们”：靠理念相连、成员能改写它的，和靠技术相连、成员只能被计算的。人数多，不等于“我们”多。第 3 章把矛盾的形状画准：不是两头对峙，而是错开，有“我”的地方没有有意义的“我们”，有“我们”的地方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我”。第 4 章顺着排行榜往上追，追到的不是软件，而是知识的定义。第 5 章回答为什么偏偏是理念世界，并交代本书与两本姊妹书各管哪一段。

卷二　同一性的西方谱系，日常物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第 6 章从柏拉图说起：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同一，每个人走到那里的路，被算成了影子。第 7 章是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只有普遍者才可知，你家那条狗被留在了门外。第 8 章是笛卡尔与康德：人人都有同一个理性，“用你自己的心去读”变成了“读出标准答案”。第

9 章是胡塞尔与哈贝马斯：同一性从天上降到了人与人之间，但仍然是同一性。第 10 章是科学的可重复性：同一性最成功的样子，也是它的边界。

卷三　同一性的东方与印度谱系，日常物是一块祖宗牌位。第 11 章讲朱熹的天理：理一分殊，“我”被排到了后面。第 12 章讲王阳明：他把知识放回了心里，却又把这颗心写成人人一样的良知，所以是例外，也是回收。第 13 章讲梵我一如：“我”的真相是与普遍者同一。第 14 章讲佛教的无我与共业：对“我”的另一种消解。第 15 章把三种文化放在一起，看到同一个顺序：先有“我们”，再有“我”。

卷四　同一性在今天的后果，日常物是流水线上的工装。第 16 章走一条四节的传导链：同一性的知识，怎样造出统一性的技术。第 17 章看工业时代怎样把人做成零件，工号、准考证号、就诊号，是同一种号。第 18 章讲今天的知识为什么要向全人类交代，大模型是“全人类”这个社区被压缩成的一台机器。第 19 章讲发现死亡：共同知识便宜到几乎不要钱，靠它聚人的“我们”聚不住了，旧的“知识经济”因此名不副实。第 20 章问：旧的理念世界，宗教、民族、主义，为什么今天救不了。因为它们要求人先交出“我”。

◆ 中编　新定义：知识的社区性与谱系（卷五至卷八）

卷五　知识的社区性，日常物是燕子低飞，主角是老钟。这是全书的理论中心。第 21 章说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第 22 章说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旧定义没有错，它只是把一个社区当成了全部。第 23 章提出新的判据：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第 24 章讲两种错位：半径被强制放大，“我”被平均掉；半径被虚假放大，私见穿上了全人类的衣服。第 25 章把前四章合起来，给出新定义，并回答它是不是相对主义。

卷六　三层谱系，日常物是一张药方。第 26 章讲公共知识，它是谱系的根，不是敌人。第 27 章讲类我知识，这是被漏掉的中间一层，也是谱系里最关键的一层。第 28 章讲我知识，最小的社区是我和我的历史。第 29 章讲一条知识怎样

从“我们”一路长成“我”，用六路径把这条路描出来。第 30 章讲类我社区为什么是新的“我们”：它不是被统一的，是被吸引来的。

卷七　每一层的检验，日常物是一杆秤。第 31 章讲公共知识怎么验：同一性和可重复。第 32 章讲类我知识怎么验：迁移，递给不像的人，看它到哪里为止。第 33 章讲我知识怎么验：难题真的动了，做法也真的变了，这两样叫对效与回写。第 34 章讲对效要看时间，一次不算数。第 35 章讲伪我知识的三张脸：没有账的，不会错的，不是我的账的。

卷八　双向回流，日常物是一条河与它的支流。第 36 章讲只往下走的危险：水引进了每块田，河却干了。第 37 章讲回流的机制：一个人的知识要过几道关，才能回到大家的知识里，而不走样。第 38 章讲“我们”的新生：旧的“我们”靠不动来保持，新的“我们”靠被改来保持。第 39 章给出新理念世界的判据：能回写、能退出。第 40 章与历史上一次次的理念新生划界：为什么这一次不会变成新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也可能走偏。

◆ 下编　原始模型：SDE 知识发生平台（卷九至卷十一）

卷九　三位一体，日常物是一间厨房，主角是何小满。第 41 章说大模型是一座大菜市场，什么都有，但不会替你做出你家的菜。第 42 章讲个体 RAG，也就是我的锚：我家的冰箱和口味，决定做出来的东西是谁的。第 43 章讲 SDE 发生学：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要过认领、对效、回写三关。第 44 章做一个“删一方测试”：拿掉任何一样，会掉出什么。第 45 章讲从统一性技术到谱系性技术，这一章对“第一”的说法收得很紧。

卷十　平台就是一条知识谱系，日常物是一所带图书馆和食堂的学校。第 46 章讲网站，公共知识，谱系的入口。第 47 章讲社区，类我知识，相似的人在这里相遇、互相检验。第 48 章讲 ChatSDE 里的 RAG，我的知识，谱系的末端。第 49 章倒过来读，讲回流：在对话里长出来的认识，怎样一站一站走回网站。第 50 章讲为什么说它是“最原始”的模型，并把它最可能走偏的地方，一条一条写出来。

卷十一　我的 SDE 化，日常物是一位老中医，主角回到周伯年。第 51 章讲为什么“我”不能被描述：描述得越精确，“我”越少。第 52 章讲理念分布，网站与显露。第 53 章讲理念场，ChatSDE 与模态发生，粒子是一个新命题，波是一条思路在对话里传开，场是整个理念体系的引力区。第 54 章讲理念之美，社区与互相吸引，“有人自己走过来”是最真实的读数。第 55 章把三样合起来：平台既是“我”的符号，也是知识经济的符号，并接上第 198 号。

◆ 末编　对话与边界（卷十二）

卷十二　占位者与分离线，日常物是一张圆桌。第 56 章对波兰尼：他最早把“个人”放进知识里，但没有讲社区与谱系。第 57 章对弗莱克与库恩：他们承认知识有社区，但那是科学家的社区。第 58 章对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他们的螺旋也是双向的，终点却是组织的知识，本书的终点是个人的知识。第 59 章对维特根斯坦：他的私人语言论证，是对本书最强的反驳。第 60 章对 AI 时代的新书与“超级个体”论：它们把“我”的价值移到知识之外，本书把“我”留在知识之内。每一家，都写清他们占了什么、分离线在哪里、本书在哪里可能被驳倒。

◆ 结语和附录

结语题为“从‘我思’到‘我们思’，再到‘我生’”，回到河边，把七条命题压成一句话，并把三本姊妹书合起来读，再老实交代本书还欠什么。附录有四份：术语表，读数、预测与作废条件，来源账，以及本书最弱处。

◆ 三条读路

这本书不必从头读到尾。

第一条，短读。时间不多的人，可以按这个顺序：导论，卷五，卷十一，结语。卷五是全书的理论中心，讲知识的社区性和新定义；卷十一是落点，讲“我”的符号。读完这四处，全书的骨架就有了。如果中途想知道某一个说法的来处，再退回去翻对应的章。

第二条，顺读。想把道理一点点读透的人，从卷一第 1 章开始，一章一章读。每一章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加一个小论证，结尾有一句“带走的话”，可以只记这一句。每一卷有一件日常物，读完一卷，就带走一件东西：一张排行榜，一份标准答案，一块牌位，一件工装，一只燕子，一张药方，一杆秤，一条河，一间厨房，一所学校，一只樟木箱，一张圆桌。

第三条，挑毛病读。喜欢先找茬的人，可以反着来：先读本书的作废条件，也就是前言最后几段和附录乙；再读附录丁，那里集中写了本书最弱的七处；然后读卷十二，看本书自己怎样面对五家最强的对话者，尤其第 59 章维特根斯坦；最后再去卷七，看“我的知识”怎样不变成私见。这样读，会少花许多时间在不关心的地方。

不管走哪条路，每一章的小账都值得看一眼。那是这一章自己立下的字据。

◆ 这本书的作废条件，和最弱的几处

前言列了三条总的作废条件。这里再预告一下，它们在书里什么地方被展开，以及作者自己认为最弱的几处。

先说三条作废条件分别落在哪里。“我的知识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要紧的那一种”这一条，要靠附录乙的预测一来结算：加入类我社区、用三位一体方式长出我知识的人，对效率是否高于只用公共知识的人。“双向谱系”这一条，要靠预测二和四结算：有回写、退出机制的社区，留存是否更好；引入类我检验的领域，公共知识被回写更新是否更频繁。“原始模型”这一条，要靠预测三结算：账号里经过本人回写和认领的内容越多，类我社区里自来的回访是否越多。四条预测现在都没有数据，附录乙里写明了：零结果先查窗口，因为知识的发生和回流很慢，过早结算对本书不公平。

再说最弱的几处，附录丁里有完整的七条，这里挑最要紧的四条先打个招呼。

一是平台的现状。写作时，公开页面上能确认的，主要是网站这一层；ChatSDE 的个人材料库、社区的入口和往回流的通道，没有在公开页面上看到走

通。所以卷十、卷十一凡写到这几处，都写成“应当是什么”，不写成“已经是什么”。往回流的那一半，尤其是，本书还欠一个走通的实例。

二是“最原始”这个说法。它被收得很窄，只取“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这一层意思。是否有在先的同类技术，个性化推荐、个人知识库、各种笔记工具，是否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本书没有做过全面比较。

三是 S、D、E 的对应，前面已经说过，网站是显露由王德生所定，ChatSDE 和社区的对应是执笔者的读法。

四是几位思想家的说法。本书对波兰尼、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等人的转述，是按公开的出处写的，写明了的地方，请读者核对原著；对几本 AI 时代新书，写作时只依据出版社页面、销售页和书评，没有通读原书，卷十二写明了。

◆ 谁说了什么：口述与推导的分界

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是把这本书里“谁说了什么”分清楚。一本讲来路的书，自己的来路应当摆在桌面上。

书里的话，有三种来历。

第一种，是王德生的口述。就是前言里那段，以及“口述里的几层意思”那几层，附录丙逐条登记了七条。它们是全书的承重命题的出处。正文引用时改写成白话，不改原意；凡是写成“王德生说”的地方，都只在这七条的范围里。

第二种，是执笔者的推导和构想。包括：“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的具体表述，两种错位的分法，三层谱系的三层，每一层的检验办法，对效要看时间的读法，往下走的六路径怎样用，回流的机制，“回写与退出”判据的展开，粒子、波、场的读法，以及网站、ChatSDE、社区与 S、D、E 的对应中尚未裁定的两处。这些地方，书里用“我们读作”“本书的读法”标出来。其中第 25 章里，质检者补进了三条防护，是否保留，也还要等王德生裁定。全部陪读人物和场景，都是构想。

第三种，是外部的文献和事实。各章后面的〔待核〕清单列了需要核对的条目，另有《待核总表》汇总。

这三种来历，在读的时候最好分开读。第一种是这本书要对它负责的，第二种是这本书请读者来驳的，第三种是这本书请读者来核的。

◆ 一句话

如果整本书只能留下一句话，那就是：

知识不是人人都一样的认识，而是在某个社区里对效的认识；“我”，是最小的那个社区。

周伯年的樟木箱、他当场开出的方子、一个传一个找来的病人，就是这句话的样子。下面，我们从一个跑步的人开始。

上　编

病根：同一性是怎样成为知识的定义的

编　序

一个矛盾，要从它的根上看：这个根，是把知识定义成“主体间的同一性认知”。上编四卷，先讲这个矛盾怎样露头（卷一），再顺着西方（卷二）、东方与印度（卷三）把同一性的谱系走一遍，最后看它在今天留下的后果（卷四）。读完上编，读者应当能说出：我们今天的困境，不是哪一个人犯的错，是一个定义一路走到今天的结果。

卷 一

一个矛盾的根

本 卷 各 章

第 1 章 一个人跑步，手机给他排名

第 2 章 两种“我们”

第 3 章 矛盾的精确形状

第 4 章 病根不在三界之间，在知识的定义里

第 5 章 为什么只能是理念世界

01

第 1 章

一个人跑步，手机给他排名

本章之问　一个人早上跑了六公里，为什么跑完以后，那六公里好像不全是他的了？

河边的六公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四十二岁，在县城一所中学教初三数学。每天早上五点五十，他从家里出门，沿着河堤往下游跑，跑到第二座桥掉头，再跑回来，一共六公里出头。这条路他跑了四年，哪一段有个水坑，哪一棵柳树下常蹲着一个钓鱼的老人，哪一处河面在十月的早上会起一层薄雾，他都清楚。

跑步的那四十来分钟，是他一天里最松的时候。他不用想排课表，不用回家长群里的消息，脑子想到哪里就是哪里。这天早上，他一路在想前一天一个学生问他的问题：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课本上有一个说明，他照着讲了，学生点头，可他看得出那孩子没有真信。跑过第一座桥的时候，他想到一个讲法：先往前走三步，再“倒着放”这段录像，往后退三步的录像倒放，就成了往前走。他在心里把这个讲法转了好几遍，越想越觉得能用，脚下不知不觉快了起来。跑到第二座桥掉头时，看见一只白鹭从芦苇里起飞，他停下来看了半分钟，才接着跑。

回到小区门口，他按停手表，掏出手机。跑步软件立刻弹出一屏结果：六点一公里，平均配速每公里六分零八秒，比上周平均慢了九秒；本周累计排名，全城第四千八百一十二位，同年龄组第六百零三位；心率有一段进入“无氧区”，提醒他“注意控制强度”；最下面还有一行字：“本次跑步有一段停顿，建议保持连续性以提高训练效果。”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段停顿，是他看白鹭的半分钟；那段心率冲高，是他想通负负得正、脚下发力的那一阵。这两件事，是他今天早上最好的两件事。可在这一屏结果里，一件叫“停顿”，一件叫“强度失控”，都是要改的毛病。

他倒也不生气。他知道软件是好意，它说的每一条，在运动科学上大概都没错。他只是有一点说不清的别扭：刚才那六公里，明明是他的，跑完以后，好像有一半被收走了，收进了一个几十万人共用的大表格里，按同一把尺子排了队。他是数学老师，每次考试后也要给全班排名次。他第一次站在被排的那一边，体会到那张表格是怎样把一个人的早晨变成一个数的。

◆ 这不是“想太多”

这种别扭，很容易被一句话打发掉：你想太多了，排名看看就算，不想看就别看。

这句话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旧看法：这是个人心理的问题。一个人在乎排名，是他自己放不下；一个人觉得被收走了什么，是他自己太敏感。照这个看法，解决办法就在他自己心里，调整心态即可。

还有一种看法稍微深一点：这是技术的问题。软件设计得不好，太爱排名，太爱提醒，太爱用数据驱动人。照这个看法，解决办法在软件那里，改改设计，少弹几条提醒就好了。

这两种看法都说中了一点，又都把事情说小了。林远的别扭，不是只发生在他心里，也不是只发生在软件上。它同时发生在三个地方：他跑步时心里想的那些事；他手里那部手机、手腕上那块表、服务器上那张排行榜；还有一个更不容易看

见的地方，就是“什么叫跑得好”这一套道理。三个地方同时在动，而且互相拉扯。只盯住其中一个，就会觉得另外两个是小题大做。

心态说的毛病，是把一个三处都在动的事，压成一处；它要林远自己消化掉别扭，等于默认那张表格和那套道理不必动。设计说的毛病正相反，它只改手机上的弹窗，却不问弹窗背后那一套“什么叫跑得好”从哪里来。两种看法各自修一处，矛盾就从没修的那一处原样漏回来。

本书把这三个地方叫做三个世界：自我世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林远这一个早上，恰好让三个世界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了。

◆ 三个世界在一个早上

先看自我世界。林远跑步时想负负得正，看白鹭，回想学生的眼神，这些都住在他的自我世界里。这里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别人管不着，也拿不走。他今天为什么快、为什么停，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的缘由。

再看现实世界。手表在记步频，手机在记轨迹，服务器在把几十万人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里的东西也有一个特点：它们对每个人都一样。同一个软件，同一套算法，同一张表格，林远和城里另外几十万跑步的人，在这里是同一种东西。

最后看理念世界。软件为什么说停顿不好？因为有一套道理说，有氧训练要保持连续。为什么说心率冲高要控制？因为有一套道理说，每个人的心率可以分成几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不同的训练效果。为什么要排名？因为有一套道理说，跑步的好坏可以用配速和距离来衡量，而衡量出来的结果可以放在一起比。这些道理不是手机发明的，它们来自运动科学，来自很多人很多年的研究。手机只是把它们执行了一遍。

这样一看，林远的别扭就有了形状。他的自我世界里，今天早上最要紧的是那个讲法和那只白鹭；他的现实世界里，今天早上最要紧的是第四千八百一十二位；连接这两头的，是理念世界里那一套“什么叫跑得好”的道理。而这一套道理，只认得配速、距离、心率区间，不认得负负得正，也不认得白鹭。

用 SDE 的话说，可以再细一点。一次跑步，有它被摆出来的样子，也就是排行榜上那个数字和那张轨迹图，这是显露（S）；有它一步一步的变化，起步、加速、停下、再跑，这是差异序列（D）；有缠在里面的各种东西，膝盖的状态、昨晚的睡眠、心里那个数学问题、河上的雾，这是特征纠缠（E）。本来三样是一起生的：今天的显露，是由今天的变化和今天缠在一起的东西决定的（S＝F(D,E)）。可是排行榜上的那个显露，只从差异序列里截取了几个数字，纠缠那一层被整个删掉了。于是它显露出来的东西，看上去是林远的，其实是谁都可以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六公里跑完以后，好像有一半不是他的了。被收走的那一半，正是缠在他身上、只属于他的那一层。

还可以换一个方向看同一件事。三方程里另一条说，差异序列由显露和纠缠决定（D＝G(S,E)）：一个人下一步怎么变，取决于他已经被摆成了什么样子，又缠着什么。林远第二天早上出门，如果他心里记着的是“第四千八百一十二位”和“停顿要改”，他的脚步就会被这个显露牵着走：不停，不看，不想，把配速往回拉九秒。排行榜没有命令他，它只是把一个样子摆在他面前，这个样子就开始反过来塑造他明天的变化。纠缠那一层越被删掉，他明天就越像排行榜上的任何一个人。

这一点很要紧。它说明矛盾不只是一次性的“被收走”，而是会自己往下滚：今天的显露只截取了能被统一计算的部分，明天的变化就照着这部分去长，后天缠在身上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少。一年以后，林远可能会成为一个配速稳定、从不停顿、心率漂亮的跑者，同时也是一个早上跑步时不再想数学、不再看白鹭的人。没有人逼他，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这才是“吃掉”二字最准确的意思：不是抢，而是让人自己一点一点交出去。

林远还有一个双重的位置，值得单独记下。他自己也是一个排名的人。每次月考之后，他要把全班四十六个孩子的分数输进系统，系统按同一套标准排出名次，发给家长。他知道那个负负得正没想通的孩子，分数上看不出任何问题，那孩子做题全对，只是不信。排名能量到“做对”，量不到“不信”。今天早上他第一次站

在被量的那一边，才真正看清自己每个月在做的那件事。一个人同时是排名者和被排名者，说明这个矛盾不是哪一方加在另一方身上的，它在每个人身上都同时有两头。

◆ 回到命题一

这一章落在第一条承重命题上。

王德生说，今天的人，无论东方、西方还是印度，在自我世界里“我”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弱；在现实世界里，因为技术的统一性，“我”被“我们”吃掉。这两句话，在林远身上是同时成立的。

“我”越来越强：林远不愿意别人安排他跑步时想什么。他的父辈那一代人，早上出门锻炼，多半是单位组织的广播操、工间操，一个厂、一个车间一起做。林远这一代，跑步是一个人的事，路线自己定，时间自己定，想什么更是自己定。“我们”越来越弱：他不再属于一个一起锻炼的集体，他的早晨不归任何组织管。

“我”被“我们”吃掉：可是他刚一停下，就被放进了一个比任何单位都大的“我们”里。这个“我们”没有名字，没有领导，没有人认识他，却比当年的车间更精确地知道他几点出门、跑了多快、心率几何，还按同一把尺子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对。

矛盾就在这里：心里越来越是“我”，手上越来越是“我们”。前言里说过三个地方的年轻人，饭桌上拒绝了一个“我们”，手机上又被装进另一个“我们”。林远是同一件事的近景：不需要远行，不需要离开家族或教会，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一次普普通通的跑步，矛盾就完整地发生了一次。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他不看排名不就行了？

这是最直接的反驳，也最值得认真回答。

第一，不看排名，躲不开排名。林远的学校每年组织教职工健步走，按步数评奖；他买的那份商业健康保险，按每月步数给保费折扣；他女儿林小溪读初二，学校的体测里，八百米跑按统一的分数表计分。就算他把软件删掉，同一套“什么叫跑得好”的道理，还会从别的门进来。

第二，更要紧的是，林远自己也想知道自己跑得怎样。他四十二岁了，膝盖偶尔会疼，他确实需要一个读数，告诉他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差。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读数，而在于读数只有一种：一种把他和全城几十万人放在一起、按同一把尺子量出来的读数。他需要的不是不被量，而是有一把也能量到他自己的尺子。这个区别，后面几章会一直用到。

反驳二：一次跑步，一个排名，配得上“人类文化的巨大矛盾”这么大的说法吗？

配得上，恰恰因为它小。一个大矛盾如果只在大事上出现，比如战争、革命、宗教冲突，人们会以为它离自己很远。可这个矛盾的特点是，它发生在每一件小事里：吃饭、上班、看病、读书、跑步。每一件小事里，“我”都在长，“我们”也在长，两个方向相反。小事里的形状是完整的，只是规模小。把一件小事看清楚，就等于握住了这个矛盾的一个完整样本。本卷就用这个样本，一步一步往下追。

反驳三：软件说的都对，是林远自己不懂科学。

软件说的，在它所依据的那个人群里，大体是对的。本书不反对运动科学，也不认为林远的感觉比数据高明。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一条在几十万人身上大体对的道理，为什么一到林远这一个人身上，就自动被当成对他也对？他看白鹭的那半分钟，为什么必须被叫做“停顿”？这个“自动”是从哪里来的，是第 4 章要追的事。

> 带走的话
>
> 一个人跑完步，被收走的不是那几公里，而是缠在那几公里里、只属于他的那一层。

小 账

承重句　三界矛盾可以在一个人的一次跑步里完整发生：自我世界里“我”强，现实世界里“我”被统一的数据吃掉，中间是只认同一把尺子的理念世界。

作废条件　如果多数人在被统一指标量过之后，并不觉得失去了什么，而且他们最好的那部分经验恰好就是指标能量到的那部分，本章的矛盾就只是少数人的感受。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林远看白鹭的那半分钟——一段被叫做“停顿”的、最属于他的时间。

02

第 2 章

两种“我们”

本章之问　排行榜上和林远排在一起的几十万人，算不算一个“我们”？如果算，它和从前那种“我们”差在哪里？

一个散掉的跑团

林远开始跑步，不是因为手机，而是因为一个人。

四年前，县一中退休的体育老师彭满堂在河堤上拉了一个跑团。这仍是我构想的场景。彭老师那年六十五岁，年轻时练过中长跑，退休后每个星期六早上六点，在第一座桥头等人。最早只有三四个，后来有了二十来个：几个中学老师，一个开早餐店的夫妻，两个刚生完孩子想把身体找回来的年轻妈妈，还有一个膝盖做过手术、医生让他慢慢恢复的货车司机。

跑团没有章程，也没有群主以外的任何职务。可它有一套大家都认的说法，是彭老师反复讲的：“跑步不是为了跑快，是为了跑到老。”由这一句，又生出一串规矩：第一个月不许跑超过三公里；跑的时候要能说话，喘得说不出话就是太快了；谁哪天膝盖不对，当场停下，没人笑话。每次跑完，大家坐在桥头的石阶上吃早餐店夫妻带来的馒头，聊谁的膝盖好些了，谁的孩子要中考，谁这周跑出了一身汗、睡了个好觉。

这些规矩，不是彭老师一个人定死的。那个货车司机有一次说，他上坡时膝盖疼，下坡时反而更疼，彭老师想了想，就让他下坡时改成走。后来两个年轻妈妈说早上六点太早，孩子醒了没人管，跑团就在星期天下午加了一次。大家都认那一句“跑到老”，可每个人都在这一句底下，长出了自己的跑法，这些跑法又回过头来，让那一句话变得更具体。

林远在这个跑团里跑了一年多，从跑不完三公里，到能轻松跑完六公里。第二年，跑步软件在县城流行起来，大家开始各跑各的时间，跑完在软件上互相点赞。星期六桥头的人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彭老师有一次在群里说：“你们都在手机上跑，我在桥头等谁去？”没有人接话。又过了半年，彭老师的老伴生病，他不再来了，跑团也就散了。

现在林远每天早上一个人跑。他在软件上的“跑友”有一百多个，排行榜上和他排在一起的有几十万人，比当年桥头的二十来个人多了一万倍。可他一个也不认识。

◆ 人数多了，“我们”反而少了

问题由此拎出来：一个人从二十人的跑团走到几十万人的排行榜，他身边的“我们”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按一种通行的看法，是变大了。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从前一个人一辈子打交道的，不过一个村子、一个单位；今天一个人通过网络，可以和几亿人共用同一个平台、看同一条新闻、在同一张排行榜上比较。照这个看法，林远比他的父辈更“社会化”，属于更大的“我们”。

另一种通行的看法正好相反：现代人越来越孤独，“我们”越来越弱。社会学家常说的原子化、个体化，说的就是这件事：家族散了，单位散了，教会空了，邻里不认识了。照这个看法，林远比他的父辈更孤立。

两种看法说的都是真事，却互相打架。打架的原因是，它们用的是同一个“我们”字，指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社会学里早有人察觉到“我们”不止一种。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十九世纪末写过一本《共同体与社会》，大意是区分两种结合：一种像家庭、村落，人和人凭亲近与习惯长在一起；一种像市场、契约，人和人凭各自的打算与规则拼在一起（该书初版于一八八七年，德文书名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这个区分很有名，但它和本章要说的不是一回事。滕尼斯的两种结合，分界线在“亲近还是计算”；彭老师的跑团里，大多数人原先并不亲近，是陌生人，他们走到一起，靠的也不是血缘和习惯，而是一句话。排行榜上的几十万人，也谈不上谁和谁订了契约，他们只是共用一个格式。所以本章换一条分界线：不问亲近还是计算，只问这群人靠什么连着，以及连着的那个东西，里面的人能不能改。

◆ 靠什么连在一起

区分这两种“我们”，最简单的问法是：这群人是靠什么连在一起的?

彭老师的跑团，是靠一句大家都认、也都在改的话连在一起的：“跑步是为了跑到老。”这句话住在理念世界里，是一个对“什么叫跑得好”的理解。认这个理解的人，自己找到桥头来；不认的人，跑两次就不来了。每个人带着自己的膝盖、自己的作息、自己的难处来，在这句话底下互相照应，也互相修改这句话。这是**靠理念相连的我们**。

排行榜上的几十万人，是靠同一套软件、同一套算法、同一个数据格式连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排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装了同一个应用，手表输出了同一种数据。这套东西住在现实世界里，是技术。没有人选择和谁排在一起，也没有人能修改那把尺子。这是**靠技术相连的我们**。

用 SDE 的话说，这两种“我们”差在纠缠这一层。

跑团有显露：桥头、星期六六点、那一句话。有差异序列：每个人从三公里到六公里，货车司机从下坡跑到下坡走，跑团从星期六一次到周末两次。更关键的是有纠缠（E）：二十来个人的膝盖、孩子、作息、早餐店的馒头，全都缠在一起，互相影响。货车司机的膝盖改变了大家对下坡的理解；年轻妈妈的孩子改变了跑团

的时间。正因为缠在一起，这个“我们”才会变，而每一次变，都是从某一个“我”身上开始的。

排行榜也有显露：名次、配速、轨迹。也有差异序列：每天的数据在更新，名次在上下浮动。可是几十万人之间没有纠缠。林远的膝盖不会改变排行榜对任何人的计算，任何人的难处也不会改变林远的名次是怎样算出来的。几十万个“我”并排放着，像一格一格的抽屉，彼此不碰。连接它们的不是纠缠，而是同一个格式。

所以，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不是说跑团高尚、排行榜低俗。“意义”在这里有一个朴素的意思：一个“我们”有没有意义，看它里面的“我”能不能改变它，以及它能不能改变里面的“我”，而且这种改变是沿着一个大家都认的理解进行的。跑团能，排行榜不能。排行榜也在改变林远，第 1 章说过，它会牵着他明天的脚步；可这种改变是单向的，只从格式流向人，不从人流回格式。

由此回头看那两种互相打架的通行看法，就不打架了。说“我们”变大了，指的是靠技术相连的我们，它确实大到几亿人；说“我们”变弱了，指的是靠理念相连的我们，它确实在一个一个地散。林远从桥头走到排行榜，就是从一种“我们”走到另一种“我们”：人数多了一万倍，有意义的那一种却从二十人变成了零。

◆ 回到命题一与命题二

这一章仍落在第一条承重命题上，并且把它说得更精确一点。

命题一说，自我世界里“我们”越来越弱，组织性在减少；现实世界里“我”被“我们”吃掉。读到这里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我们”在减少，又怎么会有一个“我们”把“我”吃掉？两句话不是矛盾吗？

区分了两种“我们”，这个疑问就解开了。减少的，是靠理念相连的我们：家族、单位、教会、跑团，这些“我们”里的人是被一个共同的理解连起来的。增长并且吃人的，是靠技术相连的我们：平台、系统、排行榜，这些“我们”里的人是被一个共同的格式连起来的。前一种在散，后一种在长；前一种的散，给

了“我”空间，后一种的长，又把这个空间填满。所以命题一的两句话不矛盾，它们说的是两种“我们”往相反方向走。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靠技术相连的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排行榜让林远知道自己大致处在什么水平，轨迹记录让他在膝盖疼的时候能翻出过去一个月的跑量，城里第一次有了几十万人共用的一份跑步数据，这在彭老师那个年代是想都想不到的。问题不在于它存在，而在于它成了唯一的“我们”。跑团散了以后，林远身边只剩下这一种。一个人如果只有技术相连的我们，他就只剩下被计算的那一面；能改写尺子的那一面，找不到地方安放，只好缩回自我世界里，变成一个人跑步时的自言自语。这正是命题一说的那种处境：自我世界里的“我”很强，却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接住它。

这里也可以看清，为什么两种“我们”此消彼长，而不是各过各的。彭老师在群里那句“你们都在手机上跑，我在桥头等谁去”，说的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技术相连的我们并没有赶走谁，它只是更方便。各跑各的时间，不用早起凑人，跑完照样有人点赞。方便一点一点地把桥头的理由抽走，抽到最后，那个靠一句话连起来的“我们”就没有非来不可的理由了。旧的有意义的“我们”不是被打败的，是被替代得不再必要的。

这一章也为第二条命题埋下一根线。为什么技术相连的“我们”里没有纠缠？因为技术要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才能把几十万人放进同一张表。这个“都一样”是从哪里来的，第 4 章会追到它的源头。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理念相连的“我们”也会吃人。历史上那些靠一个主义、一个信仰连在一起的集体，吃掉的“我”比排行榜多得多。

这个反驳是对的，而且本书在第 20 章会专门处理它。这里先说两点。第一，本章并不说靠理念相连的就一定好。彭老师的跑团之所以有意义，不只因为它有一句大家都认的话，还因为每个人都能改这句话，也都能随时不来。一个理念如果不许改、不许走，它连起来的“我们”一样会吃人，而且吃得更狠。能回写、能退

出，才是区分好坏的关键，这是第 39 章的判据，这里先点一下。第二，正因为旧的理念相连的“我们”常常要求人先交出“我”，今天的人才不愿意再回去。这也说明，解决办法不是回到旧的那种“我们”，而是要有一种新的、理念相连的“我们”。

反驳二：排行榜上也有互动，有点赞、有评论、有跑友圈，怎么能说没有纠缠？

有互动，不等于有纠缠。点赞改变的是一个数字，不改变那把尺子。你给林远点一百个赞，他的配速还是按同一个算法算，停顿还是叫停顿。纠缠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特殊情况，能进入并改变这个“我们”共享的理解。货车司机的膝盖让跑团重新理解了下坡，这才是纠缠。排行榜上可以有一千条评论，但没有一条能让那张表重新理解什么叫“跑得好”。

反驳三：跑团散了，是因为彭老师不来了，和技术有什么关系？换一个人牵头，跑团照样能办。

彭老师不来，是跑团散掉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原因。他不来之前，桥头的人已经从二十来个降到五六个；他在群里那句话，说的正是这件事。一个有意义的“我们”，靠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牵头的人，还要有大家非来不可的理由：在那里能得到别处得不到的东西。跑团最初的理由很清楚，在桥头能听到“第一个月不许超过三公里”、能看到货车司机下坡改走，这些都是手机给不了的。后来，手机给了一套替代品：训练计划、心率区间、自动提醒，虽然不认得谁的膝盖，却够用。理由被替代掉一半，另一半就撑不住一个跑团了。换一个人牵头当然可以，可他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在一个技术相连的我们已经够用的地方，凭什么让人每个星期六早上六点到桥头来。这个问题，本书要到卷八、卷十才给出回答。

> **带走的话**
>
> 人数多不等于“我们”多。一个“我们”有没有意义，看里面的“我”能不能改变它。

小账

承重句　今天减少的是靠理念相连、可被成员改写的“我们”；增长并吃掉“我”的，是靠技术格式相连、成员只能被计算的“我们”——命题一的两句话由此并存而不相矛盾。

作废条件　如果能找到一种靠技术相连、规模很大，而成员的特殊情况确实能改写其共同尺子的“我们”，本章把纠缠划给理念相连一边的分法就要修改。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彭老师那句“跑步不是为了跑快，是为了跑到老”——一个大家都认、也都在改的理解。

03

第 3 章

矛盾的精确形状

本章之问　说“我”和“我们”有矛盾，到底是谁和谁顶住了？它们各缺什么？

一本没处放的笔记

林远有个习惯，从开始跑步那天就有：每次跑完，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几句。跑团还在的时候，这些话常常顺嘴就在石阶上说了；跑团散了以后，它们就只剩下备忘录这一个去处。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四年下来，备忘录里攒了六百多条。大多数很短，有的像流水账，有的像他给自己出的题。翻几条看：

“起雾的早上配速总慢十来秒，不是腿的问题，是看不清路，步子收着。雾天不必追配速。”

“周三第三节有课的日子，早上跑快了，上午讲课嗓子发干。周三慢跑。”

“跑到第二座桥想通一道题，比在办公室坐一小时管用。难题留到第二座桥。”

“右膝过了四公里会有一点紧，停下拉一拉再跑就没事。停一下不是坏事。”

这些话没有一条进得了跑步软件。软件的记录页倒是有一个“备注”框，他也试着往里写过，可写进去的字不参与任何计算：雾天照样算慢，周三照样提醒他“本周强度不足”，停下拉伸照样记作“停顿”。备注框像一个只收不读的信箱。

有一个星期六，他出门时习惯性地往第一座桥头走，走到才想起跑团早就散了。石阶上空空的，早餐店那对夫妻也搬走了。他站了一会儿，突然想：如果跑团还在，“雾天不必追配速”“难题留到第二座桥”这些话，他会在石阶上讲出来。也许有人说“我也是”，也许有人说“我不是，我雾天反而跑得快”，也许彭老师会说“这个好，以后雾天大家都别看表”。他那六百多条笔记，本来是可以在那里被接住、被比较、被改掉一半、再留下一半的。

现在它们只能待在手机里。手机里的另一个应用每天给他排名，从不读他的笔记；他的笔记写得越多，越清楚自己是谁，和那个排名就越没有关系。

◆ 不是一处顶住，是两处错开

第 1 章说，三界矛盾在林远身上同时发生；第 2 章说，“我们”有两种。这一章要把两者合起来，画出矛盾的精确形状。

通常人们说“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脑子里的图像是两个东西面对面顶住：个人要往这边，集体要往那边。照这个图像，解决办法就是谈判，让个人让一点，集体让一点，找一个平衡点。

这个图像有它用得上的地方。一个单位定加班制度，员工要早下班，单位要多出活，双方确实在一条线上顶住，坐下来谈，各让一步，问题就能解决。可林远这里没有可谈的对象：排行榜不会坐下来，算法不知道有人不满意，连“让一步”该让在哪里都说不出来。

林远的笔记说明，这个图像不对。他的“我”和那个排行榜上的“我们”并没有面对面顶住。它们根本不在一个地方：笔记在自我世界里，排名在现实世界里，

中间没有一个场所让它们碰面。矛盾不是两个力在一条线上相抵，而是两样东西各在一处，各缺一块，错开了。

把三个世界里有什么、缺什么列出来，形状就清楚了。

	有“我”	有“有意义的我们”	有“没有意义的我们”
自我世界	有，而且越来越强（六百多条笔记）	缺（跑团散了，没有地方说出来）	无
现实世界	缺（笔记不参与计算）	缺（排行榜上没人能改尺子）	有，而且越来越大
理念世界	缺（“什么叫跑得好”里没有林远）	只剩旧的、要人先交出“我”的那些	它的道理，正是现实世界那张表的来源

自我世界里有“我”，缺有意义的“我们”。林远很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跑者，可他的清楚没有人接。他越清楚，越孤单。现实世界里有“我们”，可这个“我们”没有意义，里面也没有“我”。几十万人排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能改变那把尺子，也没有一个人在那把尺子里被认出来。

这样看，命题一说的“巨大矛盾”，形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错位：有“我”的地方没有有意义的“我们”，有“我们”的地方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我”。

◆ 《我和我们》已经讲过的，和这里要往前走的

这个错位，德麦国际的《我和我们》已经从三界出发系统地讲过。它的第一、二编，先立起理念、现实、自我三个世界共生的框架，再讲人和 AI 结成的复合体，怎样在三个世界里既成为“复合的我”，又成为共同探索的“我们”〔待核：《我和我们》第一、二编的编名与章次，统稿时按原书补注〕。读者想看三界框架本身的来龙去脉，请去读那两编，本书不重讲。

本书从那两编的结论往前走一步，问一个更窄的问题：表格里第三行，理念世界那一行，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

表格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理念世界那一格写着“它的道理，正是现实世界那张表的来源”。这句话是全卷的转折。

现实世界里的排行榜，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背后是一套“什么叫跑得好”的道理：配速、距离、心率区间、连续性。这套道理住在理念世界里。也就是说，现实世界里那个没有意义的“我们”，是照着理念世界里的某种“我们的知识”做出来的。而理念世界里，恰恰没有林远那六百多条笔记的位置。不是因为笔记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按照通行的标准，“雾天不必追配速”“难题留到第二座桥”这类话，算不上知识，只算个人的经验和习惯。

于是三个世界是这样连着的：理念世界只收“人人都一样”的道理；现实世界照着这些道理造出“人人都一样”的工具；自我世界里那些“只对我成立”的东西，既进不了理念世界，也进不了现实世界，只好越积越多地留在自己手机里。

◆ 用三方程再看一遍

用 SDE 的话说，这个错位可以读得更细。

林远的笔记，是一段很长的差异序列（D）：四年、六百多条、一次一次的小调整。这段序列里缠着大量的特征纠缠（E）：雾、课表、右膝、数学题、嗓子。按三方程，差异序列和纠缠合起来，本来应当显露出一个东西（S＝F(D,E)）：一套只属于林远的跑法，说得出、站得住、能拿给别人看。

可是这个显露没有地方发生。在自我世界里，它只显露给林远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看见，显露就站不稳，随时可能被他自己忘掉或推翻。在现实世界里，它根本不被允许显露：软件只显露它能计算的那一部分。在理念世界里，它被判定为“不算知识”，显露了也不被承认。

另一方面，排行榜那一边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显露：名次、配速、轨迹，天天更新，几十万人共用。但它的差异序列是截取过的，它的纠缠是删掉的。这是一个没有 D 和 E 托底的 S，看上去很硬，里面是空的。

所以错位的精确形状是：一边是有 D、有 E、却显露不出来的“我”；一边是显露得很硬、却没有 D 和 E 的“我们”。两边各缺对方有的那一半。

这两边各自的毛病，时间一长都会显出来。

先看“我”那一边。显露不出来的东西，差异序列也会慢慢走样。林远的笔记里有一条，最早写的是“右膝过了四公里会有一点紧”，后来有一回他翻到这一条，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种紧，也说不准现在的紧和那时是不是一回事。没有人和他对过，没有第二个人的膝盖可以拿来比，这条笔记就只能靠他自己的记忆撑着。按第二个方程，差异序列由显露和纠缠决定（D＝G(S,E)），显露站不稳，下一步怎样变就失了依据。一个人的经验如果永远只对自己显露，它就很难越变越好，只会越变越像一堆零散的日记。

再看“我们”那一边。没有 D 和 E 托底的显露，看上去很硬，其实不积累。林远在软件上跑了三年，排名换了上千次，可那张排行榜从第一天到今天，对“什么叫跑得好”的理解没有长进一分。几十万人每天往里倒数据，倒进去的只是数，没有一个人的膝盖、一场雾、一道数学题能让它多懂一点。如果哪天林远换了一个软件，三年的名次一夜之间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那些名次从来没有长成他的任何东西。

两边合起来看，错位还有一个更深的后果：自我世界里越攒越多的、有 D 有 E 的东西，和现实世界里越来越大的、空心的显露，永远不会相互补上。前者缺一个让它站稳的“我们”，后者缺一个让它长进的“我”，而两者都不能自己去找对方，因为中间那个理念世界的门是关着的。

◆ 回到命题一

本章落在第一条承重命题，补上它的精确形状：自我世界的“我”对现实世界的“我们”，不是面对面顶住，而是错开；错开的原因，在于两边之间那个理念世界只认一种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命题一说，矛盾只能由第三个世界的新生来调和。如果是面对面顶住，谈判就够了，不需要第三个世界。正因为是错开，两边连碰面的地方都没有，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让“我”那一边有 D 有 E 的东西能显露出来，让“我们”那一边空心的显露重新长出 D 和 E。这个新的地方，就是新生的理念世界。它是什么样子，第 5 章先说方向，卷五以后才正式回答。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林远的笔记本来就是私事，没人接也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习惯，难道都要被一个“我们”接住？

不是每一条都要被接住，而是要有地方可以被接住。六百多条笔记里，有些确实只对林远有用，比如“周三第三节有课的日子慢跑”。有些可能对很多人有用，比如“雾天不必追配速”，说不定城里一半的跑者都有同样的体会，只是没人说出来，也没有一个地方让它被说出来、被比较。在跑团的时候，这一类话会在石阶上自然地被筛：有人认，它就留下来、传开；没人认，它就留在林远自己那里。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我们”在工作。今天的问题不是笔记没人接，而是连筛的地方都没有了，于是有用的和没用的一起烂在手机里。

反驳二：现在有很多网络社区、论坛、跑步群，林远完全可以把笔记发上去。

可以发，但发上去之后会怎样，取决于那个社区靠什么连着。如果它靠的是流量和点赞，“雾天不必追配速”这样一条平淡的话，多半沉下去；一条“三个月跑进全马三小时”的帖子，多半浮上来。这种社区看上去是人在讨论，实际上筛选的尺子仍然是同一把，只是从配速换成了热度。它仍然是靠技术相连的我们，不会读林远的笔记，只会给它一个数。至于怎样的社区才能真正接住它，卷六、卷十会讲。

反驳三：那就让软件读笔记。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能读懂文字，把“雾天”和配速放在一起算，问题不就解决了？

技术上做得到，可它解决不了错位，只会把错位挪一个地方。软件读了“雾天不必追配速”，会怎样用它？如果它的道理仍然是“跑得好就是配速高、停顿少”，它读懂笔记之后，多半是在雾天给林远一条更贴心的提醒：“雾天能见度低，建议降低目标配速，次日补足训练量。”这条提醒更体贴了，可“补足”二字说明，尺子没有变：雾天仍然被当作一个需要弥补的缺口，而不是林远自己认出来的一种跑法。读得越懂，算得越细，林远越像一个被精确照顾的数据点。这就是前言里说的，用“我们”的办法去照顾“我”，照顾得越周到，“我们”越大。要让软件读笔记的方式变过来，先得让那一套“什么叫跑得好”的道理变过来，而这就是下一章要追的事。

> **带走的话**
>
> 矛盾的形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错位——有“我”的地方没有有意义的“我们”，有“我们”的地方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我”。

小账

承重句　三界矛盾是错位而非对峙：自我世界有 D 有 E 而显露不出的“我”，对现实世界显露很硬而缺 D 缺 E 的“我们”；两者之间的理念世界只认人人一样的知识，所以两边无处碰面。

作废条件　如果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场所，让个人经验在其中被稳定地显露、比较和筛选，而它所依据的仍只是“人人一样”的知识定义，本章“病在理念世界”的判断就要退一步。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林远手机里那六百多条跑步笔记，和那个只收不读的“备注”框。

04

第 4 章

病根不在三界之间，在知识的定义里

本章之问　那张排行榜为什么只认得配速和心率？顺着它往上找，找到的源头是什么？

一个公式

林远是数学老师，遇到想不通的事，习惯找公式。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第 1 章那天早上，软件说他有一段心率进入了“无氧区”，提醒他注意控制强度。他后来想弄清楚这个“无氧区”是怎样划出来的，就在软件的设置里一层一层往下翻，翻到最底下找到一行小字：“最大心率按 220 减年龄估算。”

他四十二岁，220 减 42，等于 178。软件以 178 为他的最大心率，再按百分比切出五个区间，超过某条线，就叫“无氧区”。那天早上想通负负得正时，他的心率冲到了 166，按这个算法，正好越线。

林远对这个公式起了兴趣。他查了一些资料，大意是：这个公式相传是一九七〇年前后由两位运动医学研究者福克斯和哈斯克尔提出的，当年并不是专门做了一项大研究，而是把十来份已有的数据凑在一起，画出一条方便好记的线；后来被心率表一推广，传遍了天下（见 Robergs 与 Landwehr 2002 年的回顾论文）。它对单个人的误差不小：同一个年龄的人，最大心率相差十几次是常有的事，标准差大

约十二次上下。也就是说，在一大群四十二岁的人里，这个公式的平均数大致说得过去，可落到某一个四十二岁的人身上，它可能偏高，也可能偏低。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教师体检，加了一项运动心肺测试。在跑步机上一级一级加速，跑到再也跑不动为止，林远测出来的最大心率是 187。比公式多了九次。

他回到家，把软件里的最大心率改成 187。区间重新切了一遍，那天早上的 166，落回到“有氧区”的上沿。同一段心跳，同一个早上，改了一个数字，“强度失控”就变成了“训练良好”。

他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把那天早上的曲线看了一遍。曲线一点没变，变的只是曲线下面那几条横线。

他坐在那里想了很久。软件并没有错，它用的是一个在全人类的平均意义上站得住的公式。错的是那个“自动”：凡是四十二岁的人，自动就是 178；凡是越过某条线，自动就是失控。这个“自动”不是软件工程师发明的，软件工程师只是相信了一件事——知识就应当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东西。

◆ 往上追三步

第 3 章停在一个转折上：现实世界那张排行榜，是照着理念世界里的某种“我们的知识”做出来的。这一章顺着林远找到的那个公式，往上追。

第一步，从排行榜追到技术。排行榜只认配速、距离、心率区间，是因为软件只能处理对每个人都用同一种方法算出来的量。一个软件要服务几十万人，就必须有一套对所有人通用的计算方式。它不可能为每个人另写一套程序，至少在通常的做法里是这样。所以技术的第一个特点是统一：同一套算法，同一个格式，对谁都一样。

第二步，从技术追到知识。技术的统一，不是技术自己要的，是它所依据的知识要的。软件用“220 减年龄”，是因为运动科学里有这样一条被写进教材、被普遍引用的知识；软件按区间划分训练效果，是因为运动科学里有一套关于区间的研

究结论。技术是知识的落地：知识长什么样，技术就长什么样。知识如果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落地之后的技术就只能“对所有人都一样”。

第三步，从知识追到知识的定义。为什么运动科学里写进教材的，是“220 减年龄”这样的平均规律，而不是“林远的最大心率是 187”？因为后者不算知识。按照通行的标准，一条认识要被称为知识，它得能被别人检验、能被重复、对不同的研究者得出同样的结果。“林远的最大心率是 187”只对林远一个人成立，换一个人就不成立，所以它只是一个测量值、一条个人数据，不是知识。而“220 减年龄”在一大群人身上大致说得过去，别人拿同一批人去验，也大致对得上，所以它被当作知识。

追到这里，源头就露出来了：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所谓主体间，就是你、我、他之间；所谓同一性，就是在你我他之间都一样、都能被确认为同一件事。一条认识，只有在人和人之间是同一的，才算知识。

这个定义深到人们平时根本不觉得它是一个定义，只觉得它是常识。就连这个公式本身，当年是怎样凑出来的，用的人也没有几个追问过：它一旦写进教材、装进手表，就成了“本来就是这样”。知识的定义，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住进每一个人的常识里的。林远自己就是它最忠实的执行者。他教数学，数学是同一性知识最纯的样子：负负得正，在北京成立，在县城成立，对哪个学生都成立。第 1 章那天早上，他在河边想出的“录像倒放”讲法，第二天在课堂上用了。那个不信的孩子听完，眼睛亮了一下，说：“原来是这样。”可如果有人问林远，“录像倒放”算不算一条知识，他多半会说不算，那只是一个讲法、一点教学经验，真正的知识是课本上那条法则。

可是“录像倒放”在那个孩子身上对效了，而课本上的说明没有。对那个孩子来说，让他信了负负得正的，恰恰是这个“不算知识”的讲法。林远以后还会在别的孩子身上试它，有的孩子用得上，有的用不上，他会慢慢摸清楚它对哪一类孩子管用。这正是一条有社区、有检验、会被回写的认识，只是它的社区不是全人类，而是林远和他教过的那些孩子。旧定义没有给它留位置，林远自己也就不给它位置。

体检那次也是一样。心肺测试的报告上，“最大心率 187”后面印着一行字：“本结果仅供参考。”参考什么？参考那个公式。一个人亲身跑出来的数字，在报告里的地位低于一个平均公式；不是因为它不准，而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人的。

◆ 一条传导链

把三步连起来，是一条很短的链：

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的认知 → 被承认的知识都是对所有人一样的知识 → 依据这种知识造出来的技术都是对所有人一样的技术 → 这种技术把人连成一个靠格式相连、没有意义的“我们” → 这个“我们”吃掉了“我”。

这条链说明，第 1 章到第 3 章看到的那个矛盾，病根不在三界之间。不在自我世界：林远不是太敏感。不在现实世界：软件不是设计得太差。甚至不在理念世界和另外两个世界之间的分寸上：不是理念世界管得太多或太少。病根在理念世界内部，在一个最底层的规定上：什么才算知识。

用 SDE 的三方程来说，就是：这一条规定，把理念世界里能显露（S）的东西，限定为那些在所有人身上都同一的东西。于是，凡是差异序列（D）和特征纠缠（E）因人而异的认识，统统被挡在显露之外。林远的 187 次、他的雾天、他的第二座桥，都是 D 和 E 极其丰富的东西，它们不是没有，是不被允许显露为知识。显露这一维被一个定义卡住了，另外两维再丰富，也长不出被承认的结构来。

这条链只追到这里。它从知识定义到技术形态，一路是怎样一环一环传下去的，工业时代怎样把人做成零件，今天又怎样被强制成全人类，是卷四第 16 至 18 章的事；这个定义本身在西方、中华和印度各是怎样长成的，是卷二、卷三的事。本章只要把病根的位置钉住。

◆ 回到命题二

本章落在第二条承重命题上。

命题二说：现实世界那个吃人的“我们”，源头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技术是知识的落地，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所以知识不能再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

林远的那个公式，就是这条命题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220 减年龄”是同一性的知识，它落地成软件里统一的区间划分，统一的区间划分在那天早上把他最好的一段心跳叫做失控。而他自己的知识——“我的最大心率是 187”，以及由此重新理解的那天早上——在旧定义下没有资格叫知识，只能作为一个用户设置，悄悄地改在软件的最底层。

这也是为什么命题二的结论是“知识不能再这样定义”，而不是“技术要改进”。只改技术，比如让软件更个性化，让每个人都去测一次最大心率，确实能修好这一个数字。可是这个数字修好以后，它仍然只是一条个人数据，仍然要被放进统一的区间划分里，仍然要按统一的方式去判定什么叫训练良好。病根没有动，它会在下一个地方再长出来。

林远自己就碰到了“下一个地方”。改完最大心率的第二个月，软件推出一项新功能：根据用户近三个月的数据，自动生成“个性化训练计划”。他打开一看，计划确实是按 187 来排的，区间也是他自己的区间。可计划的骨架仍然是同一个：每周几次轻松跑、一次间歇、一次长距离，长距离要连续不停，配速要逐周提高。雾天、周三、第二座桥，没有一样进得去。所谓个性化，是把同一套计划按他的几个数字缩放了一下。数字换成了他的，道理还是那一套。这正好说明，技术层面的个性化，只能个性化那些已经被同一性知识承认的量；不被承认的那些，技术连看都看不见。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同一性的知识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成就。没有它，就没有药品安全、桥梁标准、疫苗。说它是病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这是最要紧的反驳，本书从头到尾都要认真回答它。这里先说清楚：本章说的病根，不是同一性的知识，而是“只有同一性的认知才算知识”这个定义。药品、

桥梁、疫苗，确实必须对所有人都一样，在这些地方，同一性的知识不但不是病，还是命根子。“220 减年龄”作为一个人群的平均规律，本身也没有错，它在设计一个面向大众的入门训练计划时很有用。错的是，它被当成了唯一的知识，于是林远的 187 只能是一个“设置”，而不能是一条知识。卷五会给出新的定义，把同一性收为一个特例：在社区半径为全人类时，知识就呈现为同一性。旧定义不被推翻，只被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反驳二：林远的 187 本来就只是一个测量值。把它叫做知识，岂不是把每一条个人数据都抬成了知识？

不是。187 这个数字本身确实只是一个测量值。本书说的“我的知识”，不是这个数字，而是由它长出来的一套重新理解：我的区间应当怎样切，那天早上冲到 166 意味着什么，以后想难题时脚下加速，不必去压。这套理解有来处（公共的心率知识、体检那次测试），有检验（往后几个月的跑步是否更顺、膝盖是否更好），会被回写（他改了设置，也改了跑法）。单个数据不是知识，从数据里长出来、对效、能回写的认识才是。至于怎样区分它和私见、偏好，是卷七第 35 章的事。

反驳三：病根怎么会只有一个？技术的统一，还有商业的原因、效率的原因、管理的原因。

当然有。软件要统一，也因为统一便宜、好卖、好管。本章不否认这些原因，只是说它们都是在同一性的知识定义已经成立之后才起作用的。如果“林远的 187”和“220 减年龄”在理念世界里都算知识，只是社区不同，那么一个按每个人的知识来计算的软件，就不再是一种“不科学”的奢侈，而是一种同样正当、只是更贵的选择；商业和效率的计算也会随之改变。定义先于成本：先被承认为知识，才谈得上值不值得为它造技术。

带走的话

软件没有错，那个公式也没有错；错的是“自动”——凡是不对所有人一样的，自动不算知识。

小账

承重句　从排行榜追三步：统一的技术依据同一的知识，同一的知识来自“知识＝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这一定义；矛盾的病根不在三界之间，而在理念世界最底层的这条规定。

作废条件　如果能证明技术的统一主要由成本与管理决定，而在知识定义改变之后，统一性技术的形态几乎不变，命题二“同一性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技术”就要降为“之一”。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220 减年龄”与林远的 187——同一段心跳，改一个数字，失控变成良好。

05

第 5 章

为什么只能是理念世界

本章之问　既然病根在知识的定义里，为什么不能在林远心里解决，也不能在手机上解决，偏偏要一个“理念世界的新生”？

两条退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想清楚 187 那件事以后，林远试过两条退路。

第一条退路，是往心里退。他把跑步软件的通知全关了，排名页面也不再点开，手表只当一块表用。早上照样沿河跑，跑完照样在备忘录里记几句。头两个星期，他觉得清静了很多，像回到了刚跟彭老师跑的时候。可到了第三个星期，学校的教职工健步走开始了，工会在群里每天公布步数排名；保险公司发来短信，提醒他本月步数不足，下月保费折扣将取消；女儿的体育老师让家长每天在小程序上打卡孩子的跑步时长。他关掉了一扇门，另外三扇门同时开了。他心里越清静，手上越被动，那种别扭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明显了，因为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外面又是什么。

第二条退路，是往手机里进。既然躲不开，不如用得更细。他换了一个功能更多的软件，把最大心率、静息心率、乳酸阈都填成自己测的数，订阅了“私人教练”服务，每周收到一份为他定制的计划。这一回软件确实更懂他了，懂到每天早

上醒来就告诉他“今日身体准备度 72 分，建议轻松跑”。可他很快发现，自己开始照着这个分数决定要不要跑、跑多快。有一天早上他本来很想跑，分数是 58，他就没出门。那天他在家里坐着，觉得自己像一台等待开机指令的机器。软件越懂他，他越像软件里的一个对象。

两条退路都走不通。这让林远想起了跑团。

跑团既不是他心里的东西，也不是手机里的东西。“跑步不是为了跑快，是为了跑到老”这一句，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内心，也不是一台机器的算法；它是一种大家共认、又一直在被改的理解。货车司机的膝盖进入这一句，改变了大家对下坡的看法；他自己的“雾天不必追配速”，如果跑团还在，也可能进入这一句。在那个地方，他的经验既不只是私事，也不会被一把统一的尺子压平。那个地方，就是理念世界里一个小小的、活着的角落。

◆ 为什么两头补不好

前言已经说过一层道理：在现实世界里补救，是用“我们”的办法去照顾“我”，照顾得越周到，“我们”越大；在自我世界里补救，心里越强，手上越被动。林远的两条退路，正是这两种补救的亲身版本。这一章不重复这一层，而是往下再追一层：为什么两头补不好，是有结构上的原因的。

第 4 章已经把病根钉在知识的定义上：只有主体间同一的认知才算知识。这个定义住在理念世界里。往心里退，碰不到这个定义：林远可以在心里不承认排名，可他心里的不承认，不会改变工会、保险公司、体育老师所依据的那套道理。往手机里进，也碰不到这个定义：软件再懂他，懂的也只是同一性知识允许它懂的那几个量。两条路都在定义的下游打转，定义本身纹丝不动。

前言用“上游”和“下游”作比喻。这一章把比喻说实一点：上游指的不是一个更高贵的世界，而是规定“什么算数”的那个地方。规定不变，下游怎么挣扎，算数的还是那几样。林远关掉通知，是在下游筑一道堤；换一个更细的软件，是在下游开一条渠。堤和渠都有用，可水从哪里来、带着什么来，由上游定。

还要补一句，免得“上游”被想成一个发号施令的衙门。“什么算知识”这条规定，没有哪一天被谁颁布过。它是被无数次的用法沉淀下来的：教材这样编，考试这样出，软件这样写，保险这样算，每一次都顺手把“人人一样才算数”又确认了一遍。林远自己批卷子、报分数的时候，也在确认它。所以它改起来难，因为没有一扇门可以去敲；它改起来又不是不可能，因为它本来就是靠大家天天在用而立住的，哪里有一处换了用法，哪里就有一处不再被确认。这也是为什么后面的章节不写“呼吁”，而写“一个能把另一种用法做出来、让它站住的地方”。

◆ 用三原理来读

SDE 有一条三原理：三样东西里，有两样顶住了、发生矛盾，就会推动第三样改变。这条原理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读林远的处境，两个层面读出的是同一个答案。

先看三界这个层面。导论里说过一个例子：自我世界和现实世界顶住了，推动理念世界改变。林远的两条退路，恰好说明这两个世界是怎样顶住的：往自我世界退一步，现实世界就从三扇门压进来；往现实世界进一步，自我世界就缩成一台等待开机指令的机器。两边谁也吃不掉谁，谁也离不开谁，越用力越僵。按三原理，这种僵持本身就是动力，它不会在两边之间找到出口，只会把力量推向第三个世界。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选择了理念世界，而是矛盾的结构本身指向了理念世界：自我世界和现实世界顶得越紧，理念世界就越不得不变。

再看知识本身这个层面，用 S、D、E 来读。第 3 章画出了错位的形状：林远这一边，差异序列（D）越积越长，六百多条笔记、这几年一点一点的调整、187 这个数；排行榜那一边，显露（S）越来越硬，名次天天更新，尺子一成不变。这两样顶住了：一个人的变化越丰富，那个统一的显露越装不下它；那个显露越硬，一个人的变化越没有地方落脚。按三原理，D 和 S 的矛盾，会推动第三维，也就是特征纠缠（E）改变。

E 改变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和人、人和经验缠在一起的方式要变。排行榜上的几十万人彼此不缠；林远的笔记只和他自己缠。要化解 D 和 S 的矛盾，需要一种新的缠法：林远的雾天，能和另一个人的雾天缠在一起，比一比、改一改；他的

187，能和另一些“公式算不准”的人的数字缠在一起，长出比“220 减年龄”更贴近他们的理解。这种新的缠法，我们读作一个新的社区，一群相似的人被同一种理解吸引到一起。跑团是它在旧时代的小样子。社区里的互相吸引，我们读作 E。

两个层面合起来，答案是一致的：自我世界与现实世界顶住，推动理念世界变；个人的差异序列与统一的显露顶住，推动纠缠方式变。理念世界的新生，落到知识上，就是一种新的缠法：知识不再只在全人类这个唯一的社区里被确认，而是可以在大大小小的社区里发生、对效、被检验。这就是第二条命题说“知识不能再这样定义”之后，必须接上的那半句：那该怎样定义？卷五回答。

◆ 回到命题一，并说明本书的位置

本章收束第一条承重命题：自我世界的“我”对现实世界的“我们”，只能由第三个世界，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与解决。前四章说了矛盾是什么、形状如何、病根在哪；这一章说明，“只能是理念世界”不是一个偏好，而是三原理读出来的方向。

方向有了，路还很长。在德麦国际的书架上，这条路被分成了几段，各书管一段。

《我和我们》管的是“共生”。它从三界出发，讲人和 AI 结成的复合体，怎样在三个世界里既成为“复合的我”，又成为共同探索的“我们”。林远的矛盾，在它那里是三界共生被打破的一个例子；它告诉我们三个世界本来应当怎样相处。第 3 章已经引过它的第一、二编。

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管的是“所有”。它讲的是：一切被承认的新知识，过去都可以沿来源链回溯，所以知识要为别人生产，就必须先被交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打断了这条来源链，于是知识第一次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林远的 187 和他的笔记，在它那里是一个“能不能归我所有”的问题。

本书管的是“发生”。它问的是前两本书都默认了的那件事：林远的 187、他的雾天、他的“录像倒放”讲法，凭什么也是知识？它们又是怎样从“220 减年

龄”、从运动科学、从课本上那条法则里长出来的？如果这件事说不清，“三界共生”里的“我”就没有自己的知识可带，“知识归我所有”里的“我的知识”也就没有地基。

三本书的分工，可以用一句话记住：《我和我们》讲共生，第 198 号讲所有，本书讲发生。凡是和那两本重叠的地方，本书只引用，不重讲：三界框架见《我和我们》第一、二编；旧知识经济为何名不副实，第 19 章引第 198 号第一编；“我的知识”怎样成为财产，第 55 章接第 198 号第五、六编。

病根既然在“什么算知识”这条规定里，下一步就该问：这条规定是怎样一步一步立起来的？卷二先从西方走起，从一道几何题的标准答案，追到它的老家。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说“只能是理念世界”，听上去像是在说“换一种想法就好了”。可林远的问题是保险折扣、健步走排名、孩子的打卡，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这正是本章要防止的误会。理念世界的新生，不是林远在心里换一种想法；那是第一条退路，已经走不通了。它指的是“什么算知识”这条公共的规定要变，而这条规定一变，现实世界会跟着变：保险公司依据什么来定折扣，学校依据什么来设计健步走，体育老师依据什么来布置打卡，背后都是某种被承认的知识。被承认的知识只有“人人一样”的那一种，这些制度就只能按人人一样来设计；一旦“在某个社区里对效”的认识也被承认，同样的制度就有了按社区、按人来设计的正当依据。理念世界在上游，它的变化最终要落到下游的实处，这一点卷四、卷九、卷十会一步步写到。但顺序不能倒：先动下游，下游会被上游原样冲回来。

反驳二：历史上理念世界的“新生”不少，每一次都许诺调和个人和集体，结果往往是一个新的“我们”把“我”吃得更干净。凭什么这一次不同？

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反驳，本书在卷八第 40 章专门划这条界线。这里先给出判据的方向：历史上那些新生的理念，大多要求人先交出“我”，再加入“我们”；它们的知识仍然是同一性的，只是换了一个内容。本书说的新生，改的不是

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定义：不要求所有人认同同一套理解，而是承认大大小小的社区各有对效的知识，并且要求这些社区能回写、能退出。彭老师的跑团之所以不吃人，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能改那一句话，也都能随时不来。这个判据能不能守住，是本书可能出错的地方之一，前言已把它列在作废条件里。

反驳三：既然跑团是理念世界里一个活着的角落，那把跑团重新办起来不就行了？何必谈“理念世界的新生”这么大的事？

能办起来当然好，林远要是在桥头重新挂一块牌子，本书举双手赞成。可第 2 章已经说过，跑团不是被谁打败的，是被替代得不再必要的。重新办，碰到的还是同一个问题：在技术相连的我们已经够用的地方，凭什么让人来。更深一层，旧跑团自己也有一个边界。它能接住货车司机的膝盖，是因为二十来个人坐在同一个石阶上；它接住的东西，出了桥头就传不出去。彭老师那一句“跑到老”，四年里在二十来个人身上被改得越来越具体，可城里另外几十万跑步的人一个字也没听到；而“220 减年龄”却能在一夜之间进入每一部手机。旧的有意义的“我们”，小而活；新的没有意义的“我们”，大而死。只把小而活的那种重办一个，仍然敌不过大而死的那种。理念世界的新生要做的，是让小而活的社区里长出的知识，也有一条路能往大处流，而大处的公共知识，也有一条路能往小处长。这一来一回，就是卷八讲的双向谱系；它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跑团，而是一种新的知识定义，以及承载它的东西。后者是下编的题目。

> 带走的话
>
> 往心里退，碰不到病根；往手机里进，也碰不到病根。病根在规定“什么算数”的地方，只有那里变了，两头才松得开。

小 账

承重句　用三原理在两个层面读同一矛盾：自我世界与现实世界顶住，推动理念世界变；个人的差异序列与统一的显露顶住，推动纠缠方式变——理念世界的新生落到知识上，就是一种新的社区缠法。

分离线（相对“内心修养论”与“技术个性化论”——两者都在定义的下游补救；本书与《我和我们》（共生）　、第 198 号（所有）分段，本书专管“发生”）

作废条件　如果能在不改变“什么算知识”的前提下，靠制度或技术让个人的对效经验稳定进入公共判断，“只能是理念世界”就要改为“最好是理念世界”。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林远的两条退路——关掉的那扇门，和那个让他没出门的“准备度 58 分”。

卷 二

同一性的西方谱系

本 卷 各 章

第 6 章 柏拉图：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同一

第 7 章 亚里士多德与经院：普遍者才可知

第 8 章 笛卡尔与康德：人人都有的同一个理性

第 9 章 胡塞尔与哈贝马斯：同一性降到了人与人之间

第 10 章 科学的可重复性：同一性最成功的形态，也是它的边界

06

第 6 章

柏拉图：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同一

本章之问　一道几何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个“只有一个”是从哪里来的？

一张撕碎的三角形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月考结束的那个晚上，林远在灯下批卷子。第七题是复习用的老题，初二就学过：证明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等于一百八十度。标准答案写在评分细则的第一页：过一个顶点作对边的平行线，利用内错角相等，把三个角搬到一条直线上，一条直线是一百八十度，证毕。十二分，步骤分清清楚楚。

批到第三十一份，他停了下来。这份卷子是陈小禾的。她没有作平行线，而是在答题框里画了一个三角形，把三个角各涂上一种颜色，旁边写了一段话：我在家里剪了五个不一样的纸三角形，大的小的、尖的钝的都有，每次把三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都正好拼成一条直线。所以三个角加起来是一百八十度。

林远看了很久。他知道这不是证明。五个三角形，哪怕五百个，也不能保证第五百零一个也这样；而且纸会皱，撕的边会毛，“正好拼成一条直线”只是眼睛看起来正好。评分细则也写得明白：用测量、拼图等方法得出结论的，不能给证明

分。他给了两分，写了一行批语：“思路有意思，但这不是证明，请看标准答案。”

可是这两分给得他心里不太踏实。陈小禾那五个纸三角形，是真动了手的。她在家里的桌子上，一个一个剪，一个一个撕，第一次拼的时候大概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又是一条直线？那一下的吃惊，他教了二十年书，知道有多难得。班上大部分学生会背标准答案，作平行线，写内错角，十二分拿得稳稳的，可他们之中有几个人真的“看见”过三个角拼成一条直线？

第二天他把这份卷子拿给教研组的同事看。同事笑了笑说：“你说的这个，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就判过了。画在沙子上的三角形不是三角形，真正的三角形在理念里。她撕的是纸，我们考的是三角形本身。”

这句话半是玩笑，却一点不差。我们今天在卷子上给的那个“标准答案”，它最早的老家，确实在柏拉图那里。

◆ 标准答案的老家

先把那位同事的话说清楚。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一段专门讲几何学家的话：几何学家在地上画图形，用的是看得见的方和线，可他们心里想的不是画出来的那个方，而是“方本身”，是对角线本身；画出来的只是影像，借着影像去想那个只能用思想看见的东西（《理想国》卷六，510d–e）。陈小禾撕的五个纸三角形，正是这种影像。她从影像里看见了一个规律，可在柏拉图看来，她停在了半路：影像会皱、会毛、会有误差，只有那个不变的三角形本身，才是知识的对象。

这背后是柏拉图最有名的一套想法，通常叫作理念论。说得白一点：世上的东西分两层。下面一层是我们用眼睛看、用手摸的东西，它们一直在变，这张纸今天平明天皱，这个人今天美明天老。上面一层是“理念”，三角形本身、美本身、正义本身，它们不生不灭，不多不少，永远是它自己。下面那层东西之所以是三角形、是美的，是因为它们沾了上面那层的一点光。

和这两层对应，人的认识也分两种。对下面那层变动的东西，我们只能有“意见”，时对时错，靠不住；对上面那层不变的东西，我们才能有“知识”。《理想国》里那条分成四段的线，和那个人人都听过的洞穴比喻，讲的都是这件事：洞里的人把墙上的影子当真，走出洞口，才看见太阳底下的实物，最后看见太阳本身（卷六末到卷七开头）。

那么人怎样认识上面那一层？柏拉图在《美诺篇》里给了一个惊人的回答：不是学来的，是想起来的。苏格拉底找来美诺家里一个从没学过几何的童仆，在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问他：要画一个面积是它两倍的正方形，边该多长？童仆先答错，被问得糊涂了，再一步步被问，最后自己指出：以原来那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为边（《美诺篇》82b–85b）。苏格拉底说，你看，没有人教他，答案本来就在他的灵魂里，他只是想起来了。这就是回忆说：灵魂在出生之前见过理念，学习就是回忆。

还要补一句。今天哲学课上讲“知识是什么”，第一句常常是：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句话的源头，一般追到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在那篇对话里，泰阿泰德先后提出：知识是感觉，知识是真的判断，知识是真的判断再加上一个说明。苏格拉底一个一个检查，一个一个驳倒，对话最后没有得出定义（《泰阿泰德篇》151e–210b，“真判断加说明”一段见 201c–d）。《美诺篇》里也有一个相近的说法：真的意见像会逃走的雕像，要用“对原因的推理”把它拴住，拴住了才成为知识（97e–98a）。柏拉图本人并没有把“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当作定论，可后人从这里接过了一个框架：光是你信、而且碰巧对，还不够，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检查的“说明”。

同一篇《泰阿泰德篇》里，还有一个被驳倒的人：普罗泰戈拉。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东西对我显得怎样，对我就是怎样，对你显得怎样，对你就是怎样（152a）。这几乎是两千多年前替“我”说的一句话。苏格拉底用了很大篇幅去驳它：如果每个人的感觉都同样真，那就没有谁比谁更聪明，连普罗泰戈拉自己收学费教人都没有道理了。驳倒普罗泰戈拉，是柏拉图为知识立同一性的一块奠基石：知识不能是“对我如此”，只能是“本身如此”。

柏拉图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生活的雅典，是一个靠说话决定大事的城邦：公民大会上，谁会说，谁就能让众人投票；法庭上，谁会辩，谁就能把黑说成白。当时一批收费授课的智者，教的正是怎样把任何一方都说得有理。在那样的城邦里，“对我如此”很容易变成“谁嗓门大谁有理”。苏格拉底正是被这样一场投票判了死刑。柏拉图要找一个不随嗓门、不随人数改变的东西，这个念头是从一场真实的不公里长出来的。他找的同一性，是一道防线，防的是强者和巧舌者。这道防线在后来两千年里护住了很多东西，本书不会轻视它。只是一道防线修得太高，墙里就连自己人也站不下了。

这样一路看下来，标准答案的老家就清楚了。它有三层意思：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三角形本身只有一个；答案不随人变，因为理念不生不灭；答案不是你造的，而是你找到、想起来的。陈小禾得两分，不是因为林远苛刻，而是因为这三层意思早就住在评分细则里了。

◆ 用 SDE 看这一张卷子

现在换一副眼光，用 SDE 来看陈小禾那张卷子。

先回到三个词。显露（S），是一件事被摆出来、站得住的样子；差异序列（D），是一步一步的变化；特征纠缠（E），是很多东西缠在一起的那股劲。三个方程里的第一个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

陈小禾的“一百八十度”，是怎样显露出来的？是五次剪、五次撕、五次拼，一次比一次更确信，这是差异序列；是她的手、她家那张桌子、那几张纸的软硬、她第一次看见一条直线时的那一下吃惊，全部缠在一起，这是纠缠。没有这一串变化和这一团纠缠，那个“一百八十度”不会在她身上显露出来。她不是想起了一个本来就在灵魂里的答案，她是在自己的桌子上把它做了出来。

柏拉图的做法正好相反。他把显露单独拎出来，放到天上，说它是先在的、不变的；把差异序列和纠缠留在地上，说它们是影子、是误差、是意见的来源。于是在他那里，知识成了一个只有显露、没有差异序列和纠缠的东西。这就是发现学的起点：知识本来就在那里，等你去发现，等你去想起。

问题是，“我”恰恰住在差异序列和纠缠里。陈小禾之所以是陈小禾，不在于她得出了一百八十度，全班四十六个人都得出了一百八十度；而在于她是怎样得出的：用哪几个三角形，撕了几次，在哪一刻吃惊。把差异序列和纠缠都划成影子，“我”也就跟着被划成了影子。

《美诺篇》那个童仆是更清楚的例子。他一开始答错，被问得发窘，然后一步步走到对角线，这条路本来是他自己的；可在柏拉图的讲法里，这条路不算数，算数的只是终点，而终点是苏格拉底早就知道的，是每一个灵魂里都一样存着的。童仆走得再曲折，想起来的东西和任何别人想起来的一模一样。越接近知识，人和人之间越没有差别。在理念论里，“我”不是被反对，而是根本没有位置。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二条命题上：现实世界那个吃人的“我们”，源头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柏拉图那里还没有“主体间”这个词，同一性还挂在天上，挂在理念身上；但把知识定义为“不变的、人人一样的那一个”，这一步是在他手里迈出去的。后面四章要看的，是这个同一性怎样一级一级从天上搬到事物里、搬到人的头脑里、搬到人和人之间、最后搬进实验室，而搬来搬去，“同一”始终没有变。

这一章也落在第四条命题上。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是一条社区很大的知识，大到所有学平面几何的人都在里面，本书没有一个字要否定它。可是数学自己后来发现，这个“永恒不变”也有它的社区。十九世纪的几何学家放下了平行公设，造出了别的几何：在球面上画三角形，三个角加起来大于一百八十度；在双曲的几何里，则小于一百八十度。一百八十度是平面这个社区里的知识。它的社区极大，大到柏拉图以为没有边，可它有边。旧定义没有被推翻，而是被收为一个特例，这正是第四条命题要说的那种关系。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数学就是永恒的，二加二等于四，过去是，将来也是，柏拉图在数学上没有错，你拿数学来说事不公平。

本书同意，在数学里，同一性是知识最自然的样子，因为数学的社区是“接受这一组公理的所有人”，这个社区几乎没有边。本书反对的是两件事。一是把数学当成一切知识的模子：既然几何的知识不随人变，那么关于怎样教一个孩子、怎样做一盘菜、怎样看一个病人的知识，也必须不随人变，否则就不算知识。二是忘了连数学的“永恒”也有前提，前提就是社区的边界。非欧几何的出现，不是数学的失败，而是数学自己承认了社区。

反驳二：柏拉图很重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在《理想国》里说，教育不是把视力放进瞎了的眼睛，而是让整个灵魂转过身来（卷七，518b–d）。转身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不正是给“我”留了位置吗？

这条反驳是认真的，柏拉图确实把教育看成每个灵魂自己的转身。可是要看他把转身放在哪里。转身是路，理念是终点；路因人而异，终点人人相同；知识只算终点，不算路。陈小禾的五个纸三角形，童仆的那几次答错，都是转身的路，柏拉图承认它们存在，却不承认它们是知识，走到了就可以扔掉。本书要说的恰恰是：这条路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是“我”的知识。它在陈小禾身上对效：她以后再碰到三角形，会比只背了标准答案的同学多一份把握。卷七会讲这种对效怎样检验。

> 带走的话
>
> 柏拉图给了知识一个永远不变的家，代价是把每个人走到那里去的路，都算成了影子。

小 账

承重句　知识被定义为“不变的、人人一样的那一个”，是从理念论开始的；“我”所在的差异序列和纠缠被划为影子。

作废条件　若能表明柏拉图把求知之路本身也算作知识，本章对“我没有位置”的判断要改。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陈小禾的五个纸三角形

07

第 7 章

亚里士多德与经院：普遍者才可知

本章之问　为什么作业本只问“狗是什么动物”，不问“你家那条狗是什么样的狗”？

一道写“错”了的科学题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家楼下住着一户人家，孩子叫苗苗，上小学三年级。苗苗妈妈知道林远是老师，有天晚上敲门，手里拿着一本科学练习册，有点不好意思：“林老师，你帮我看看，这道题她到底错在哪里，我说不清楚。”

题目是这样的：“狗属于哪一类动物？它有哪些特征？”标准答案印在练习册后面：狗属于哺乳动物；特征是胎生、哺乳、体表有毛、用肺呼吸、体温恒定。

苗苗的答案写了满满五行：“狗是我家的豆豆。豆豆是黄色的，左耳朵是折的。它怕打雷，一打雷就钻到我床底下。它听得出我爸爸的摩托车，车还没到楼下它就跑到门口。它只喝凉开水，不喝自来水。它老了，下楼梯要我抱。”老师用红笔打了一个叉，旁边写：“审题！问的是狗，不是你家的狗。”

苗苗妈妈说：“她不服气，说豆豆就是狗啊，她写的全是真的。我也觉得她写得挺好，可是又知道老师说得对。”

林远看了一会儿，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写过类似的答案。他耐着性子跟苗苗讲：老师要的是所有的狗都有的东西，不管是你家的豆豆，还是别人家的旺财，还是警犬、牧羊犬，大家都有的那几条，才叫狗的特征。豆豆怕打雷，别的狗不一定怕；豆豆左耳朵折，别的狗不折。这些是豆豆的，不是狗的。

苗苗听懂了，把标准答案抄了一遍。抄完又问了一句：“那我写的豆豆，算什么呢？”

林远一时没答上来。他想说“算观察”，又想说“算作文”，都不太对。苗苗写的那五行，每一行都是她用了好几年才知道的：豆豆怕打雷，是哪一年夏天发现的；豆豆认得摩托车，是她天天在门口等爸爸时看出来的；豆豆只喝凉开水，是全家人试过好几回才定下来的。这些东西是真的，是有用的，是她自己挣来的。可是在练习册上，它们是一个红叉。

那天晚上，林远给苗苗出了个主意：本子翻过来，画两栏，左栏写“所有的狗”，右栏写“豆豆”。左栏照抄标准答案，那是考试要的；右栏想写多少写多少，那是她自己的。苗苗画好线，写了一会儿，抬头说：“爸爸的摩托车那条，我觉得别的狗也行，别人家的狗是不是也认得自家人的车？”林远说，你可以去问问小区里别的养狗的人。她眼睛一亮，把那一行用笔圈了出来。这个孩子无意中做的事，后面的章节会反复回到：右栏里的一句话，一旦发现别家的狗也一样，就从“豆豆”那一栏往“狗”那一栏挪了一步。挪的路上，它变成了什么，正是本书要弄清楚的事。

◆ “个别的东西不能被认识”

苗苗那个问题，“那我写的豆豆算什么”，亚里士多德两千三百多年前给过一个很清楚的回答：算感觉，不算知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在一件大事上背离了老师：他不认为有一个挂在天上的“狗本身”。在他看来，世上真实存在的首先是一个一个的东西，这匹马，这个人，这条狗。“狗”这个普遍者，不在天上，而在一条条狗身上，是它们共有的形式。这一步很重要，同一性从天上落到了事物里面。

可是落下来以后，知识的对象并没有变。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里说，科学的知识是通过证明得来的，而证明是从普遍的、必然的前提推出来的，所以对于会生会灭的个别东西，没有证明，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卷一第 8 章）。他还说，感觉是对个别的，知识是对普遍的；就算我们站在月亮上看见地球挡住了太阳，看见的也只是“这一次”，还要从多次里把握到那个“为什么”，才算知道了月食（卷一第 31 章）。到了《形而上学》卷七，他说得更干脆：可感的个别实体，既不能下定义，也不能被证明，因为它们有质料，质料使它们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第 15 章）。

把这几句合起来，就是苗苗那个红叉的理由。“狗是哺乳动物，胎生、哺乳”，是普遍的、必然的，可以下定义，属加种差，是知识；“豆豆怕打雷”，是个别的、偶然的，豆豆明年也许就不怕了，它有质料，它会变，它只能被感觉，不能被认识。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框架，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进了课本。生物课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一层一层往下，每一层都由“共有的特征”来界定，到了“种”就停下。种以下，一条一条具体的狗，不属于生物学要管的事。这不是哪个编课本的人定的，而是“知识＝把握普遍者”这个定义在课本上的样子。

到了中世纪，这件事在大学里被吵了几百年，史称“共相之争”：普遍者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还是只是一个名字？吵得很凶，结论却出奇地一致，知识仍然是对普遍者的知识。托马斯·阿奎那说，人的理智直接认识的是普遍者，对个别的东西，只能借着感觉留下的形象，间接地、转回头去认识（《神学大全》第一集第 86 题第 1 条）。邓斯·司各脱往前走了一步，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一个使它成为“这一个”的东西，后人叫它“此性”；可是在他那里，我们今生的理智最先把握的仍是普遍的东西，对“此性”的直接把握很有限〔待核：司各脱此说的具体出处与强弱〕。奥卡姆走得更远，他说世上只有个别的东西，普遍者只是心里的符号；可就算在他那里，科学的对象仍然是由普遍词项组成的命题。中世纪的学者们就这样把一个意思传了下来：个别的东西，没法下定义，只能指着说“就是这一个”。

这样，从亚里士多德到经院，西方用了将近两千年，把一件事做得很扎实：普遍者才可知，个别者只能感觉。苗苗的豆豆，就落在“不可言说”的那一边。

◆ SDE 怎样看豆豆

用 SDE 看，问题出在三个方程只用了半个。

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是一种很精致的显露（S）：把一类东西共有的样子摆出来，让它站得住。“哺乳动物”这个显露是稳定的，稳定到可以写进全国的课本。这是好东西，本书第 26 章会专门讲，它是谱系的根。

可是一个显露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方程说，显露由差异序列（D）和纠缠（E）决定。“哺乳动物”这个类，也是一代代人看了无数条狗、无数头牛、无数只猫，一步步比较、一次次修正出来的；是动物的身体、人的眼光、牧场和猎场里的日子缠在一起，才缠出了这个分类。亚里士多德自己就解剖过很多动物，他的生物学著作里满是个别的观察。可是到了说“什么是知识”的时候，他只承认最后那个显露，把通向它的差异序列和纠缠，归到“感觉”和“经验”里，放在知识的门外。

苗苗的五行字，恰恰是一个完整的发生。“豆豆怕打雷”不是一次看出来的，是好几个夏天，一打雷它就钻床底，这是差异序列；她能看出来，是因为她和豆豆睡一个房间、她自己也有点怕打雷、她家那张床底下正好有空，这些缠在一起，这是纠缠；最后显露为一句话：“它怕打雷，一打雷就钻到我床底下。”这句话对效：下次打雷前，她会先把床底下的拖鞋拿开。

这里看得出旧定义的一个盲点。它不是说苗苗的话是假的，它说的是：这句话的社区太小，只有苗苗一家和豆豆，所以不算知识。可是“社区小”和“不是知识”是两回事。这句话在它的社区里一次次对效，而且被回写过：豆豆从前喝自来水，后来全家发现它喝了拉肚子，改成凉开水，这就是回写。

更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留下的一个口子。他在《形而上学》开头讲过：医生治的不是“人”，而是卡里亚斯、苏格拉底这样具体的人；所以有经验而没有

道理的人，在做事上往往比只有道理而没有经验的人更成功（卷一第 1 章）。他看得很清楚，行动总是对个别的。可是他接下来仍然说，懂道理的人更有智慧，因为他知道“为什么”。于是“对个别有效”被他承认为一种本事，却不被承认为知识。这句话正好可以拿来读苗苗：她对豆豆有本事，可她的本事被打了叉。

再看一层。旧框架里，从个别走到普遍，是一条单行道：看很多条狗，抽出共有的几条，抽完了，个别的就没用了。SDE 看到的是一条可以往回走的路。“狗怕雷”这句类我层面的话，是从很多个“豆豆怕打雷”里长出来的；反过来，苗苗知道了“很多狗都怕雷”，再看豆豆，就不会以为它胆小，而会去想雷声对它的耳朵有多响。普遍的帮她更懂个别的，个别的又一次次给普遍的添上新的例子，偶尔还推翻它。这一来一回，才是知识活着的样子；只认最上面那个显露，等于只认一条河的入海口，却不认上游。这条来回的路，第 29 章往下走，第 37 章往回流，会分别讲清楚。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三条命题上：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

“狗是哺乳动物”和“豆豆怕打雷”，不是一真一假，也不是一个知识一个感觉，而是同一条谱系上相隔很远的两层：一层的社区是所有的狗和所有研究狗的人，一层的社区是苗苗家的一间房。中间还有别的层，养柴犬的人都知道柴犬倔，住在雷雨多的地方的人都知道狗怕雷，这些是类我那一层。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只承认最上面那一层，把下面几层统统叫作“感觉”和“经验”，这就把一条谱系截成了一个点。

这一章也接着第二条命题往下走。柏拉图把同一性挂在天上；亚里士多德把它请回地上，放进事物里，可它还是同一性，只是换了一个住处。普遍者在哪里，知识就在哪里；个别者在哪里，知识就不去。这个“不去”，后来成了一个顽固的习惯：凡是只对这一个人、这一个地方、这一回有效的东西，人们先想到的不是“它在哪个社区里对效”，而是“它够不够普遍”。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最强的一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忽视个别。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专门讲“实践智慧”，说它恰恰是关于个别的，因为行动总在个别的处境里；有实践智慧的人，能在这一回、对这个人、用这个分寸做对的事。这不就是给“我”的知识留了位置吗？

这条反驳是对的，而且很重要。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懂个别的人之一。可是要看他把实践智慧放在哪里。在同一卷里，他把灵魂的能力分开排列：科学的知识对的是不能变的东西，实践智慧对的是能变的东西；他明确说实践智慧不是科学的知识。也就是说，个别的东西被承认了，却被放进了另一个抽屉，这个抽屉的名字叫“明智”“经验”“本事”，不叫“知识”。今天的人说“这是经验，不是知识”，用的就是这个抽屉。本书要做的不是再给个别的东西发一个“实践”的牌子，而是把抽屉打通：实践智慧也是知识，只是它的社区小，小到这一回、这个人。

反驳二：如果豆豆怕打雷也算知识，那知识岂不是无穷无尽、乱成一团？课本只能写普遍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课本只写普遍的，本书完全同意，课本本来就是写给最大的那个社区的。问题不在课本，而在把课本当成知识的全部。苗苗的老师打叉，在课本的规矩里没有错；错在苗苗因此以为她写的那五行“不算数”。知识也不会乱成一团，因为每一层有每一层的检验，第 31 至 33 章会讲：公共知识看能否重复，类我知识看能否在相似的人之间迁移，我知识看对效和回写。苗苗的豆豆，经得起第三种检验：她知道了豆豆怕雷，下回打雷前先把床底下腾出来，豆豆钻进去，安安静静，这就是对效；她因此改了自己的做法，这就是回写。一条知识能让一个孩子在一个雷雨夜里做对一件事，说它“不算知识”，是尺子的毛病，不是豆豆的毛病。

带走的话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从天上请回了狗身上，却只认所有狗都一样的那几条；你家那条狗，被留在了门外。

小账

承重句　从亚里士多德到经院，“普遍者才可知、个别只能感觉”把谱系截成了一个点；个别的本事被承认，却被放进“实践”“经验”的抽屉。

作废条件　若能表明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智慧算作与科学同等的知识，本章“抽屉”之说要改写。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苗苗的豆豆和那个红叉

08

第 8 章

笛卡尔与康德：人人都有的同一个理性

本章之问　阅读理解题问“作者表达了怎样的感情”，为什么全班的感情必须写成同一句?

一句“它在等我”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的女儿林小溪上初二。星期天下午，她趴在饭桌上写语文卷子，写到阅读理解，越写越慢，最后把笔一扔，跑来找爸爸。

那篇阅读材料是一篇散文，写作者小时候住的老屋。结尾一句是：“我走出很远，回头看，那盏灯还亮着。”题目问：结尾这句话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三分）

林小溪写的是：“我觉得那盏灯好像在等他。我外婆家门口也有一盏灯，每次我们走，外婆都不关，我坐在车上回头看，它就一直亮着，我就觉得它在等我下次再来。所以作者应该也是觉得老屋在等他，有点舍不得，又有点放心。”

上一次同类的题，她答得差不多，得了一分。老师给的参考答案是：“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老师在课上讲过答题模板：先找关键词，再写“表达了作者……之情”，眷恋、思念、热爱、怀念，四个词里挑。

“爸，”她说，“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为什么不对？”

林远是数学老师，可这件事他想过很多次。他先跟女儿讲了评分的道理：阅卷老师一天要改几百份卷子，得有一个大家都认的标准，不然你写“等我”，他写“孤单”，她写“害怕”，怎么给分？参考答案写的，是大多数读者读完都会有的那种感情，是“正常人”读这句话该读出来的东西。

林小溪想了想：“那我是不正常的人吗？”

林远笑了，说不是。可这句话让他想了一整个晚上。阅读理解这种题，问的明明是“感情”，而感情是一个人身上最“我”的东西；可它的答案，却被要求写成所有正常读者都一样的那一句。数学题有标准答案，他早就习惯了；可连“读一句话心里有什么感觉”都有标准答案，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 从“我思”到“人人同一个理性”

要找这个习惯的来处，得走到十七世纪的笛卡尔。

笛卡尔的出发点，乍看起来是最“我”的。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把能怀疑的一切都拿来怀疑：感官会骗人，梦里的东西也栩栩如生，甚至可能有一个狡猾的恶魔专门让我在二加三这样的事上犯错。怀疑到最后，有一件事怀疑不掉：我正在怀疑，所以我在。这就是后来人人都知道的“我思故我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沉思集》第二沉思）。

看起来，知识的地基第一次落到了“我”身上。可是接下来要问：这个“我”是谁？笛卡尔的回答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心灵、理智、理性。注意，这里没有林小溪的外婆，没有那盏门口的灯，没有坐在车上回头看的那一下。那些都和身体、和感官、和记忆里的具体日子缠在一起，恰恰是第一沉思里被怀疑掉的东西。剩下来的“我”，是被剥干净的“我”，一个只会思维的点。

剥干净以后，这个“我”和别人的“我”还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了。《谈谈方法》开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良知（也就是正确判断、分辨真假的能力）是世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人人天生都一样多，我们意见不同，不是因为有的人

理性多一些，而是因为我们把思想引上了不同的路（第一部分）。所以，只要大家都按同一套方法走，从清楚分明的东西出发，一步步推下去，就会得到同一个结论。笛卡尔的“我”，起点在“我”，终点是人人都一样的理性。

到了十八世纪末的康德，这件事被做成了一套精密的机器。

康德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有既关于世界、又普遍必然的知识？比如“每件事都有原因”，我们并没有看遍所有的事，凭什么敢说“每件”？康德的回答被他自己比作哥白尼的转向：不是我们的认识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要符合我们的认识形式（《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人的心里有一套先于一切经验的形式：感性那一头，是空间和时间；知性那一头，是因果、实体、统一性等十二个范畴。任何东西要成为我们经验到的对象，都必须先经过这套形式的加工。所以“每件事都有原因”能普遍成立，因为“原因”这个范畴，本来就是我们用来把事情组织成经验的那副框子。

关键在于：这副框子人人一样。康德说的不是张三的心、李四的心，而是“先验主体”，是任何一个能有经验的理性者都必须有的那套形式。经验里的东西人人不同，林小溪看见的是外婆家的灯，作者看见的是老屋的灯；可是让这些东西能被“看见”的那台机器，人人同型号。用本书的话说，康德是把“做出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焊死的意思是，机器不能改，也不因人而异，谁的都一样。

更值得看的是，康德把这一套一直推到了感情上。在《判断力批判》里，他讨论“这朵花是美的”这种判断。他承认这个判断不靠概念、不靠证明，只靠一种愉快的感受；可他又说，当我说“这是美的”，我不是只说“我喜欢”，我是在要求每一个人都同意，好像美是这个东西本身的性质（第 7–8 节）。为什么能这样要求？因为让我感到这种愉快的那个能力，叫作“共通感”，人人都有（第 20–22 节）。

这样一路看下来，林小溪那道题的老家就找到了。参考答案的意思是：读“那盏灯还亮着”这句话，任何一个正常的、有理性的、有共通感的读者，都应该读

出“眷恋与思念”。读出来，是你的心正常运转；读不出来，或者读出了别的，是你的心没走上正路。

◆ SDE 怎样看那盏灯

用 SDE 看，笛卡尔和康德做的是同一件事：把纠缠（E）剥掉，只留下一台不会变的显露（S）机器。

先看笛卡尔。他的怀疑，其实是一次大规模的“解开纠缠”：感官和身体缠着，记忆和梦缠着，我和我的处境缠着，他一样一样剪断，剪到最后，剩下一个不和任何东西缠着的“思”。这个“思”当然可靠，因为它什么都不碰；可是也正因为它什么都不碰，它就没有“我”的特征了。林小溪的“它在等我”，来自她和外婆、和那盏灯、和每次离开时回头的那一下缠在一起的那股劲。这股劲被剪掉，剩下的理性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一样。

再看康德。用三个方程来读，他的先验范畴是一种被固定下来、不许被改的显露：它决定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差异序列（D）和纠缠，而它自己不被任何差异序列和纠缠所改。三个方程说的是三维互相生，谁也离不开谁；康德却让一维坐在上面，只往下生，不被回生。这就是“焊死”在 SDE 里的确切意思：第一个方程只准单向读：本该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的显露，被固定住了，D 和 E 怎么变，它都不跟着变，更不会被它们回写。

林小溪的读法，走的是一条完整的路：先是外婆家那盏灯和每次离开的心情缠在一起（E），然后读到“回头看，那盏灯还亮着”，一下子接通了，从“我外婆的灯”走到“作者的灯”（D），最后显露为一句话：“它在等他。”这是六路径里的一种，先纠缠，再差异，后显露。参考答案走的是另一种：先有一个固定的显露，眷恋与思念，再拿它去套这句话。前一种是发生，后一种是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也有它的用处，这一点要说公道。参考答案那四个词，眷恋、思念、热爱、怀念，是无数读者读过无数篇写故乡的散文之后，慢慢沉下来的共同读法，是一个很大的社区里对效的东西。一个从没读过这类文章的孩子，拿着这几个词，确实更容易进门。问题出在两处。一是它被当成了唯一的门：进了门以后，还不许

你在门里长出自己的读法。二是它被当成了先验的：好像这几个词不是读者们一代代读出来的，而是每一颗正常的心本来就该有的。前一处是第四条命题说的半径被强制放大；后一处，正是康德留下的那个“焊死”。

后来林远给女儿想了一个办法。他让小溪在卷子上先写参考读法那一套：作者对故乡眷恋，对亲人思念，这是进门的钥匙，老师要的就是它。然后在草稿纸上，另写一行只给自己看的：“它在等我”，旁边注上外婆家的灯。小溪照做了，三分拿到两分，草稿纸上那一行她没有擦。过了几个星期，她又碰到一篇写站台、写窗口亮着灯的文章，没等读完结尾，就在页边写下了“这个也是在等”。同一个孩子，一个读法是借来的，用来过关；一个读法是长出来的，用来读书。两样她都需要，可只有后一样，会在她下一次读书时先于她开口。

◆ 回到命题

这一章回到第二条命题，而且把它推进了一步。

柏拉图把同一性放在天上，亚里士多德放在事物里，笛卡尔和康德把它放进了人的心里。这一搬，同一性第一次和“主体”拴在了一起。今天说知识是“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这个“主体”的原型，就是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主体”。而这个主体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它叫“我”，可它谁都不是，或者说，它是每一个人去掉了自己以后剩下的那个东西。

所以第二条命题里的那个病根，在这里显出了一个更隐蔽的样子：它不是公开地说“我”不重要，它说的是“我”很重要，可是真正的“我”人人一样。这比柏拉图更难反驳，因为它是用“我”的名义取消了“我”。林小溪被问“你是不是不正常”，她的委屈就在这里：她明明是在用自己的心读，可那个标准告诉她，正确的心只有一种。

这一章也碰到了第一条命题的一角。自我世界里的“我”越来越强，这个“强”，最早的哲学形态就是笛卡尔的“我思”；可这个“我思”从一开始就被做成了人人同型号的理性，于是“我”越强调自己，越被交给一个人人一样的标准。这个矛盾，在一份阅读理解卷子上就能看见。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没有人人一样的理性，人和人之间就没法讲道理。你说“它在等我”，他说“它在嘲笑我”，各说各的，交流和教育都不可能了。康德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各说各话，才要给理性立一个共同的地基。

这条反驳很有分量，本书承认，人和人能互相理解，确实需要一些共同的东西。可是“需要共同的东西”推不出“共同的东西必须是一台焊死的机器”。林小溪和作者之所以能接通，不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同一个型号，而是因为他们都有过离开一个亮着灯的家的经验，这是一个类我的社区，很大，但不是全人类，也不是不能改。没有离过家的读者，读这句话也许什么都读不出来，这不说明他的理性有毛病，只说明他不在这个社区里。共同性是长出来的、有半径的，而不是先验地、无条件地人人一样。卷五会讲这个半径。

反驳二：康德自己讲过“启蒙”，要人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不要靠别人指导。他是最反对“标准答案”的人。

康德确实这样说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这是他非常可贵的地方。可是他所说的“自己的理智”，仍然是那个人人同一的理智：你自己去用它，用对了，就会和每一个用对了的人想到同一个地方。启蒙是“自己走”，终点仍然是“同一个”。这和第 6 章柏拉图的“转身”是同一种结构：路是你的，终点是大家的。本书要说的是，林小溪走到的那个“它在等我”，就是她的终点，它不必和参考答案重合才算数。它算不算数，要看它在她身上是否对效：读了这句话，她下一次离开外婆家时回头的那一眼，是不是多了一点东西；她再读到别的写灯、写门、写离开的句子，是不是更快就读懂了。这些都是可以看见的。

> 带走的话
>
> 笛卡尔把知识的地基落在“我”身上，康德把这个“我”做成了人人同型号的机器；从此，“用你自己的心去读”和“读出标准答案”，成了同一句话。

小 账

承重句　笛卡尔与康德把同一性搬进了主体：以“我”的名义，立起一个人人一样、不被回写的理性；“焊死”在 SDE 里，就是显露不再被差异序列和纠缠回写。

作废条件　若能表明“先验形式”本身也随社区而变，且康德承认这一点，本章“焊死”之判要收窄。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林小溪那句“它在等我”

09

第 9 章

胡塞尔与哈贝马斯：同一性降到了人与人之间

本章之问　小组讨论要“达成共识”，那个说不出理由、却估得最准的人，他的知识去了哪里？

旗杆有多高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班上这学期搞小组合作学习。一节数学活动课，他出了一道开放题：不爬上去，估算学校旗杆的高度，写出方法和理由，每组交一份共识答案。评分细则是教研组统一定的：方法合理，理由充分，组内达成共识，各占若干分。

第三组四个人。组长是物理成绩很好的女生，她一上来就提出影子法：同一时刻，人的身高和影子长度之比，等于旗杆高度和旗杆影子之比，量一量就能算。另一个男生说，也可以用镜子，放在地上，人往后退到能从镜子里看见旗杆顶，用相似三角形。两个方法都写得出道理，组里很快讨论起来，比哪个误差小。

坐在角落的谭小军一直没说话。他父亲在工地上搭了二十多年脚手架。讨论到一半，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旗杆，小声说：“十二米左右，不到十二米半。”

组长问他：“你怎么算的？”

他说：“没算，看的。我爸带我上过工地，脚手架一层大概一米八，我数它有几层那么高。”

组长说：“可是你没法证明啊。你看一眼，我看一眼，看出来的不一样怎么办？”另一个男生也说：“这个写不进理由里，老师要的是方法。”谭小军不说话了。最后组里交的共识答案是影子法，理由写了大半页，四个人签了名，谭小军也签了。

下午阳光好，各组下楼去量。第三组量出来，算得十一米九。林远后来从学校的档案里查到，旗杆是十二米。谭小军那一眼，比他们半页纸的理由还早到了地方。

林远在评分表上犹豫了很久。细则里没有一格能装下谭小军那一眼。那一眼不是瞎猜，它是二十多年脚手架、一层一米八、和父亲一起在工地上抬头看过的无数根杆子缠在一起长出来的；可是它说不成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于是在“达成共识”那一格里，它连影子都没留下。

放学前林远把谭小军留了一会儿，问他：要是下回再让你估，你还敢说吗？谭小军低头想了想，说：“说了没人信，写又写不出来理由。”林远没有再劝。他只是在下一次活动课的任务单上多加了一行，不计分：“凭经验先报一个数，下楼量过再核对。”那行字没有改变评分细则，可它第一次让一个“说不出理由的数”有了落脚的地方：先报，再量，对了记下来，错了也记下来。头两回，谭小军报得比别人准；第三回他报错了，错了一米多，他自己在纸上写了一句“那天旗杆旁边没有参照物”。这句话，比他前两次的准，还要像一条知识。

◆ 同一性从天上降到人与人之间

前面三章，同一性住过三个地方：柏拉图的天上，亚里士多德的事物里，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里。到了二十世纪，它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了人与人之间。这个新家的名字叫“主体间性”。

先说胡塞尔。他是现象学的创立者，主张回到“事情本身”，也就是回到东西在我们意识里怎样显现出来。这一下就碰到一个难题：如果一切都从我的意识出发，我怎么知道别人也有意识，这个世界不是我一个人的？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里专门处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大致是：我通过一种“移情”，把别人的身体理解为另一个和我一样的、有自己视角的主体；然后我明白，我看见的这棵树，别人也能从他的位置看见，这棵树是“为每一个人”存在的。所谓客观的世界，就是这样由许多主体共同构成的世界（第五沉思，约第 43 节以下）。到了晚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他又讲“生活世界”：科学的那些客观知识，都扎根在人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是从共同的看和做里长出来的。

这一步很了不起。知识的同一性，不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再是一台先验机器单独印出来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构成的。可是看清楚，胡塞尔的这一切，仍然从一个“先验自我”出发：那个所有显现都要回到它那里去、它自己却不被任何显现改写的看者。用本书的话说，这是让一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坐在了正中间。主体间性是从这个中心向外推出去的：别人是“另一个我”，和我同构；客观世界，是所有同构的“我”都能看到的同一个世界。同一性没有消失，只是从“一个理性”变成了“所有理性看到的同一个”。

再说哈贝马斯。他把主体间性从意识搬到了语言里，搬到了人和人的对话里。他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里区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策略行为，我想办法让你按我的意思做；一种是交往行为，我们通过说话，互相理解，达成一致。交往行为里，每一句认真的话都在提出几种“有效性要求”：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正当的，我说的是真诚的。你可以质疑，我必须给出理由，直到我们达成一个不靠强迫、只靠理由的共识。他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中文通常译作“更好论据的无强制的强制”，意思是：在理想的讨论里，唯一能让人改变想法的，应该是更好的理由。他还设想过一种“理想言谈情境”：人人都能参加，人人都能提出和质疑任何主张，没有人受到压制。早年他甚至把真理本身理解为在这种情境下可以达成的共识（见《真理理论》，1973）。

这是一个极其体面的理想。谁会反对“不靠强迫、只靠理由”呢？第三组的讨论，几乎就是一次小小的哈贝马斯式讨论：组长和另一个男生，各自提出方法，给出理由，互相质疑，最后以更好的理由达成共识，没有人被压制，谭小军也签了名。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谭小军的那一眼，没有被压制，它只是上不了桌。哈贝马斯的桌子，只放得下能被说成理由的东西；说不成理由的，不是被驳倒，而是根本没有资格被讨论。用本书的话说，哈贝马斯的桌子“只许话上桌”。

◆ SDE 怎样看谭小军那一眼

用三原理来读这张讨论桌。

三原理说：三维里有两维顶住了，发生矛盾，就推动第三维改变。在第三组的讨论里，顶住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组长那套已经显露出来的方法（S），影子法，写得清清楚楚；一样是谭小军身上的那团纠缠（E），二十多年的脚手架、一层一米八、父亲的眼光、他抬头看杆子的那个角度，全缠在一起，缠出了“十二米左右”。这两样顶住了。按三原理，这个矛盾本来应该推动第三维，差异序列（D），发生改变：比如组里一起去试一试，先听谭小军的数，再用影子法量，看看谁准；或者让谭小军讲讲“一层一米八”是怎么回事，让那团纠缠一步步展开成一个新的方法，“以已知层高的东西为尺子来目测”。这样，讨论就会长出一个四个人原来都没有的新东西。

可是“达成共识”这个规矩，把这条路堵死了。它只允许一种差异序列：理由对理由，论证对论证。纠缠一方说不成理由，就只能退出，矛盾不是被解决，而是被取消。结果是，显露的那一方赢了，可它赢的不是因为更准，而是因为更“说得出”。

这样就看清了主体间性和同一性是怎么连着的。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是所有同构的“我”看见同一个世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是所有讲理的人同意同一个结论。两者都承认了“人与人之间”，都比康德的独白往前走了一大步；可两者的终点，都是一个“同一”。在胡塞尔那里，进不了“同一个世界”的看，是还没有被

构成好的看；在哈贝马斯那里，进不了共识的知，是还没有被说成理由的知。“我”的那一部分，那个只在我和我的历史缠在一起时才长得出来的东西，在这两种主体间性里，都只能是一个待处理的余数。

把四章走过的路放在一起看，同一性搬了四次家，每一次都更靠近人，每一次都没有离开“同一”。

住处	代表	知识是什么	“我”的位置
天上	柏拉图	对不变理念的把握	求知的路，算作影子
事物里	亚里士多德、经院	对普遍者的证明	个别者，只能感觉
理性里	笛卡尔、康德	人人同型号的理性所立	剥干净后人人一样
人与人之间	胡塞尔、哈贝马斯	人人能看见、能同意的	说不成理由的余数

这张表的最后一行，是今天最常见的那一行。它最体面，也最难察觉：它不说“你错了”，它只说“请给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一个人如果给不出，他不会觉得自己被压制，只会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知道“不算什么”。谭小军签名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想的。下一章要看的，是这一行在实验室里的样子，那里有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种“大家都能接受”：可重复。

◆ 回到命题

这一章是第二条命题的正中心。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这句话里的每一个词，到这里才都齐了：主体，是笛卡尔和康德立的；主体间，是胡塞尔和哈贝马斯接上的；同一性，是从柏拉图一路传下来的。今天我们说一条知识“客观”，意思往往就是：任何一个讲理的人，都能确认它，都会同意它。

这一章也落在第三条命题上：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谈情境，要求“所有可能的参与者”都能同意，这个“所有”，就是一个被设想为全人类的社区。他的规矩，用在需要全人类都遵守的事情上，是好规矩。可是第三组那张桌子不是全人类，它只是四个初中生和一根旗杆；谭小军

的知识，在“他和他父亲的工地”这个社区里，对效半径恰好就有一根旗杆那么远。把全人类的桌子搬到四个人的小组里，又要求每一种知都先变成全人类都能接受的理由，这正是第三条命题说的“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在一节活动课上的样子。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没有共识，就没有公共生活。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恰恰是为了防止强权和操纵。你替“说不出理由的知识”说话，不就是替“我说了算”开门吗?

这条反驳本书完全当真。在要所有人共同遵守的事情上，比如一条法律、一项公共政策、一种药能不能上市，必须经过所有相关者都能检查的理由，本书一个字都不减。本书的分离线不在于要不要共识，而在于两件事。一是共识的社区应当等于对效的社区：一根旗杆有多高，不需要全人类签字。二是“说不出理由”不等于“没有依据”：谭小军的依据是对效，他可以被检验，下楼一量就知道。哈贝马斯的桌子只收论证；本书主张，在小社区里，对效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上桌的依据，而且它比论证更难作假。

反驳二：胡塞尔讲的生活世界，正是把那些说不出来的、身体性的、共同生活里的东西收进来的。他并不排斥谭小军那一眼。

生活世界确实是胡塞尔晚年最可贵的一笔，它承认科学之下有一个人人共同生活、说不尽的土壤。可要看他用它来做什么：生活世界被当作客观科学的地基，一个所有人共有的、普遍的结构。谭小军那一眼，在胡塞尔那里会被当作“生活世界”的一个例子，而例子的意义，是说明人人都有的那个地基。本书要说的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地基”，而是“这一眼只在他和他父亲的工地上长得出来”，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是人人都有的。

带走的话

同一性从天上降到了人与人之间，规矩变成了“人人都能同意”；那个说不出理由、却量得最准的人，没有被驳倒，只是没有被请上桌。

小账

承重句　胡塞尔与哈贝马斯把同一性放到主体之间：人人同构地看见同一个世界、人人讲理地同意同一个结论；说不成理由的知识，不被驳倒，只是上不了桌。

作废条件　若对效作为依据在小社区里比论证更易作假、更易被操纵，本章主张须收回。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谭小军那一眼“十二米左右”

10

第 10 章

科学的可重复性：同一性最成功的形态，也是它的边界

本章之问　实验手册上写着“g＝9.8”，全班都量得出来；可一套“经过多次重复验证”的教法，为什么到了自己班上就不灵？

两个星期四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第一个星期四，林远替请假的物理老师代了一节实验课：用单摆测重力加速度。实验手册写得很细：摆线长度取一米左右，摆角不超过五度，数三十次全振动的时间，取平均，代入公式。手册最后一行印着参考值：g 约为 9.8 米每二次方秒。

八个小组，量出来的数从 9.71 到 9.86 不等。林远让大家把数写在黑板上，一起找误差：哪组摆角太大了，哪组数周期时手慢了，哪组摆线量的是到球的顶端，不是到球心。找完再量一次，八个数都往 9.8 挤了过去。有个学生说：“老师，这个数好像是在等我们。”全班笑了。林远心里很舒服。这是他喜欢的那种课：不管谁来量，在哪个教室量，只要做对了，都会走到同一个数上。

第二个星期四，他自己的数学课。区里刚推广一套“问题链教学法”，培训会上发了一本材料，封面印着一行字：“经全国多地多校重复实验验证，学生成绩平均提高显著。”材料里附着数据：几十所学校，几千个学生，实验班和对照班比，实验班平均高出一截，而且换了几个地方重做，结果都差不多。

林远照着做了三个星期。第一个班还行，第二个班却越来越僵。那个班的孩子有一半是从乡下转来的，基础差得不齐，问题链一环扣一环，前面一环卡住，后面就全掉了队。有几个原本还愿意举手的孩子，反而不吭声了。他在第三个星期停了下来，换回自己的办法：先让每个孩子把会的那一步说出来，再从那一步往下接。

教研会上，有同事说：“数据都在那里，几千个学生都重复出来了，你一个班不灵，说明你没做到位。”林远没有争。他知道单摆不灵，确实是没做到位，因为单摆在哪里都一样；可是他那个班，在哪里都不一样。

两个星期四，两种“重复”。一种他服气，一种他不服气，可两种都打着同一面旗帜：科学。他想弄明白，这两种重复，到底差在哪里。

◆ 可重复：同一性最成功的样子

前四章看的是哲学家怎样定义知识；这一章看的是，这个定义在实践中最成功的样子。

科学的可重复性，说白了就是：一个结果，不管谁来做，在哪里做，只要按同样的条件做，就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做不出来的，就要怀疑；只有你一个人做得出来的，就不算数。这几乎是第 9 章那句“人人都能确认、人人都会同意”在实验室里的翻版，只是把“同意”换成了“做出来”。

这个规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科学史家夏平和谢弗写过一本书《利维坦与空气泵》（1985），讲十七世纪的波义耳怎样用空气泵做实验。他们指出，波义耳为了让人相信实验结果，用了三种“技术”：造出空气泵这台仪器（物质技术）；把实验过程写得极其详细，让没到场的人读了也像亲眼看见，他们管这个叫“虚拟见证”（文字技术）；还有一套大家怎样当面检验、怎样彼此承认的规矩（社会技

术）（该书第二章）。从这里开始，“别人也能重复出来”慢慢成了科学知识的门槛。

到了二十世纪，波普尔把这件事说成了科学的一条原则。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里讲，只有能被反复检验的效应，才是科学要管的；不可重复的单个事件，对科学没有意义（第 8 节）。这句话和第 7 章的亚里士多德隔了两千多年，意思相近：只出现一次、无法再来的个别事件，科学管不着。

要说清楚，这个规矩是人类知识史上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正是因为它，单摆在湘中的教室里和在欧洲的实验室里量出同一个数；正是因为它，一种药在一个国家试验有效，在另一个国家也敢用；正是因为它，桥梁、飞机、疫苗才靠得住。它把同一性从一种哲学主张，变成了一种每天都在运转的社会技术。如果说柏拉图到哈贝马斯是在“说”同一性，那么实验室是在“做”同一性，而且做成了。

可是第二个星期四也是真的。那套教学法“重复验证过”，重复的是什么？是几千个学生的平均数。平均数可以在许多地方重复出来，可是没有一个学生长成了平均数的样子。就像服装厂按大样本定出的鞋码，到每个批次都对得上，可你的脚，未必正好是任何一个码；买鞋的人都知道，要试，要走两步，那一步里才有你的脚。林远的那个班，偏偏是平均数底下被抹平的那一部分。近十几年，心理学里还出过一件大事：一批有名的研究，别人照着重做，相当一部分做不出原来的结果。二〇一五年，一个国际合作组织重做了一百项已发表的心理学研究，按“是否再次得到统计上显著的结果”来算，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左右做了出来，而原来的研究几乎都是显著的（《科学》杂志，2015）。人们管这叫“可重复性危机”。

◆ SDE 怎样看两个星期四

用 SDE 看，可重复性的做法，是一种极其精巧的“控制纠缠”。

单摆实验为什么在哪里都一样？因为实验手册把纠缠（E）一项一项剪掉了：摆角小于五度，剪掉了大摆角带来的复杂；摆线细而长，剪掉了绳子本身的影响；数三十次取平均，剪掉了手的快慢。剪到最后，只剩下摆长和重力这两样东西缠在一起，而这两样，在地球表面的任何一间教室里几乎都一样。于是同样的差异序列

（D），一次次摆动，就显露（S）出同样的数。可重复，就是把纠缠压到最小、压到人人一样以后，差异序列在任何地方都显露出同一个结果。

这说明了可重复性的成功从哪里来：它的对象，是那些能被剪干净的东西。重力能剪干净，摆线能剪干净。

也说明了它的边界在哪里：有些东西，剪干净了就不是它了。林远那个班的知识，恰恰在纠缠里：一半孩子从乡下转来，有的家里刚出了事，有的怕在人前说错，有一个孩子只有在被叫到名字时才敢开口。这些缠在一起，才是“这个班”。教学法的大样本研究，用随机分组和平均数把这些纠缠“抵消”了，抵消得越干净，结果越能重复，可它离任何一个具体的班也越远。

还有一层，是时间。单摆可以摆一万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单摆；一个班的一个学期只有一次，林远在第三个星期停下来，那一刻的判断，不能被重复去检验，因为第二个班不会再回到第三个星期之前。一个人的一生更是只有一次。可重复性面对一次性的东西，只能说：“这不归我管。”可正是这些一次性的东西，是“我”最集中的地方。

还有一件常被忘掉的事：可重复的知识，本身也是从一个很小的社区里长大的。夏平和谢弗在同一本书里讲过，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能用的空气泵屈指可数，英国就只有两台，造一台又贵又难，漏气是家常便饭；荷兰的惠更斯用自己造的泵做出一个“反常悬浮”的现象，波义耳那边做不出来，双方的信件来回争了一年半以上，谁的现象都不被对方承认，直到一六六三年惠更斯亲自去了伦敦，才在那边的泵上做了出来（该书第六章）。也就是说，今天人人都能重复的空气实验，起初只在几间屋子、几双手里对效；是一次次去别人的泵上试、一次次改写步骤，社区才从几个人长到了全欧洲，再长到全人类。单摆的 g＝9.8 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可重复不是知识一出生就带着的，它是知识从“我”和“类我”一路回流到“我们”之后，才长出来的样子。旧定义只认终点，把这条长路也看成了天生。

所以，可重复性是同一性定义最成功的形态，也正是它的边界：它能处理的，是社区半径能被拉到全人类、纠缠能被剪到人人一样的知识；凡是纠缠就是本身、一次就是全部的知识，它都处理不了。

◆ 回到命题

这一章回到第四条命题：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同一性是社区半径为全人类时的特例；判据是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

单摆的 g＝9.8，是这条判据最好的正面例子。它的对效半径是“地球表面”，它的社区半径也是所有在地球表面做这个实验的人，两者相等，所以它在全人类的社区里理所当然地成立。就连它也有边：到了月球上，同一个单摆量出来的数会小得多。可重复性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它只是条件被写得很清楚，清楚到我们常常忘了那是条件。

那套教学法，是这条判据的反面例子。它的对效半径，是“平均意义上的大批学生”；可它被推广的半径，是每一个班、每一个孩子。社区半径被放大到了对效半径之外。林远不服的，就是这个错位。卷五第 24 章会专门讲这种“半径被强制放大”。

这一章也回到第二条命题的后半句：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可重复的知识，天然要求可重复的使用：同一个流程，同一个标准，同一套操作手册。从单摆到流水线，从临床指南到教学模板，这是一条很短的路。卷四第 16 章会把这条传导链走完。

整卷到这里收口。同一性从柏拉图的天上出发，落进亚里士多德的事物，走进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降到胡塞尔和哈贝马斯的人与人之间，最后在实验室里被做成了一台人人可用的机器。五章走下来，“我”一直在场，却一直没有座位：是求知的路，是个别的狗，是剥干净的理性，是说不成理由的余数，是平均数底下被抵消的那一部分。这是西方的一路。同一件事在东方和印度又是怎样走的？下一卷从清明时节的一座祠堂说起。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可重复性危机恰恰说明，那些研究是坏科学，应该做得更严格，而不是说明可重复性有边界。你拿科学的失败去证明你的观点，不公平。

这条反驳一半是对的。很多重复不出来的研究，确实是做得不够好：样本太小，统计方法用错，只发表了好看的结果。更严格，是正确的方向，本书支持。可是还有另一半：有些效应，本来就随人、随地、随时而变，它的对效半径本来就小；把它当作全人类都该重复出来的规律去要求，再严格也做不出来。前一半是科学没做好，后一半是社区半径被放错了。本书只说后一半。

反驳二：如果不要求可重复，林远怎么证明他的办法比那套教学法好？说“我班上灵”，岂不是谁都可以这样说？

本书从没说不要检验，只说检验要换一种。林远的办法，可以用“我知识”的检验来看：它是否解决了这个班的难题（那几个孩子是否重新开口），他是否因此改变了做法并记下来（回写），过了一个学期、换了一届学生，它还灵不灵（对效的时间）。这些都是看得见、可以被同事核对的东西，只是它们的社区是“林远和他的这几个班”，不是“全国几千个学生”。卷七第 33、34 章专门讲这种检验。它不比可重复性松，只是对准的对象不同。还要补一句：林远的办法如果在他的几个班上一再对效，又被几位处境相似的老师，比如同样接了一批乡下转学生的老师，拿去试了也灵，它就走进了类我那一层；再往外，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某一类班级里可以重复的经验。这正是上面空气泵走过的那条路。

> 带走的话
>
> 可重复，是把纠缠剪到人人一样以后，知识在哪里都长成同一个样子；剪不掉的那一部分，不是误差，是“我”。

小 账

承重句　科学的可重复性是同一性定义最成功的形态：控制纠缠、拉大半径；它的边界正在纠缠即本身、一次即全部的地方。

作废条件　若能表明一切看似因班而异的效应，最终都可被更细的可重复规律全部吸收，本章“边界”之说要撤回。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两个星期四

卷 三

同一性的东方与印度谱系

本 卷 各 章

第 11 章 天理：理一分殊

第 12 章 心即理：王阳明的例外与回收

第 13 章 梵我一如

第 14 章 无我与共业

第 15 章 三种文化同一个顺序

11

第 11 章

天理：理一分殊

本章之问　中国人说的“天理”，是不是人人都一样的那个道理？它是怎样把“我”排到后面去的？

清明，祠堂里的一个字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清明那天，林远开了三个钟头的车，带着妻子和女儿林小溪回湘中老家。父亲林守义七十一岁，前一晚就把香烛、鞭炮、纸钱备好了。上山挂完青，一家人照例要去村口的林氏祠堂。

祠堂是清末修的，后来塌过一半，十几年前族里凑钱重修。正中一座神龛，龛里一层一层摆着牌位，最上面是始迁祖，往下是各房的先人，黑底金字，“某某公之神主”。神龛上方挂一块匾，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左边一排，右边一排，谁在上谁在下，谁靠中间谁靠边，都有讲究，一块也摆错不得。

林守义在神龛前站了很久，然后从供桌底下拿出一本新印的族谱，翻到一页给林远看。那一页上，林远的名字是“林承远”。

“你忘了吧，你是‘承’字辈。”父亲说，“我是‘守’字辈，你爷爷是‘传’字辈。往下，你女儿是‘家’字辈，族谱上她写的是‘林家溪’。”他指

着族谱前面一首字辈诗，二十个字，一代用一个，用完了再续。“不管你在长沙、在广州还是在外国，只要是这一支的，看名字中间那个字，就知道你是第几代，该叫谁叔，该叫谁公。”

林远在学校里、在身份证上、在手机上，都叫林远。那个“承”字，他从小学起就没再用过。站在祠堂里，他忽然觉得有点奇怪：他平常用的那个名字，恰恰是把中间那个字拿掉以后剩下来的。拿掉的那个字，不是他选的，是二十个字里早就排好的，在他出生以前一百多年就排好了。

读初二的小溪在一旁问：“爷爷，这首诗是谁定的？”

林守义说：“老祖宗定的。祖宗定的东西，一代一代照着来，就不会乱。”

◆ 把问题说清：一个道理，摆在千万个人身上

祠堂里这一套，从牌位的样式到字辈的排法，看上去是一个家族自己的事，可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道理。这个道理在中华文化里有一个名字：理。

旧说法是这样的。南宋的朱熹（1130—1200）接着程颢、程颐，把“理”立为天地万物的根本。他用四个字概括理和万物的关系：理一分殊。这个说法最早出自程颐答杨时论张载《西铭》的信（《答杨时论西铭书》），到朱熹手里成了整套学问的骨架。意思是：天下只有一个理，可这个理落到每一样东西上，又各有各的样子。父子有父子的理，君臣有君臣的理，草木有草木的理，归根到底，都是那一个理分出来的。朱熹爱用一个比方：天上只有一个月亮，照在江河湖海里，处处都有一个月亮，可你不能说天上有了千千万万个月亮（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他借的是佛家“一月普现一切水”的说法（玄觉《证道歌》））。

这个理在人身上，就叫性。朱熹讲“性即理”：每个人生下来，心里就具有这个理，圣人有，普通人也有，只是普通人的那一份被气质和私欲遮住了。所以做学问的路，就是格物致知：一件一件地接触事物，在事物上把理推究到底，积累到一定时候，一下子豁然贯通，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明白了（《大学章句》格物补传，转述）。

这个说法里，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那个理。它在每个人心里都一样，在每件事物里都一样，在你生下来之前就有，在天地生出来之前也有。朱熹说过，还没有天地的时候，也只是有这个理（《朱子语类》卷一，转述）。一个人格物格得多了，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什么东西，而是本来就在那里、人人都一样的那个理。

朱熹还有一个更直白的说法，叫即物穷理：到事物上去，把它的道理穷尽。“即物”两个字很实在，要人到书上、到田里、到人事里去，不许关起门来空想。可“穷理”的“穷”，是走到头的意思；走到头，碰到的是那个人人同具的天理。所以这条路的起点是千差万别的事物，终点却是同一个理。一个读书人和一个种田人，如果都格物格到了头，他们得到的应当是同一个东西；如果得到的不一样，那一定是有一个人还没格到头。在这个说法里，两个人知道的不一样，本身就是“还不够”的证据。

再看祠堂。朱熹不只讲理，相传由他编定的《家礼》（作者归属历来有争议，多数研究仍系于朱熹名下〔待核〕），开篇第一件事就是立祠堂：祠堂建在正屋东边，里面设四龛，供高祖、曾祖、祖、父四代的神主（《家礼》卷一《通礼》，转述）。神主多高多宽，据说用的是程颐定的式样〔待核〕。后来几百年，南方许多宗族修祠堂、立牌位、续族谱，大体沿着这条路走。字辈诗当然不是朱熹定的，可它的精神是一样的：先有一个排好的次序，每一个人生下来，到这个次序里去找自己的位置。

问题就在这里。理一分殊里，“分殊”的那一份，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他是真实的，朱熹从不否认；可他的真实，是那个“一”分给他的。他身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那个“一”在他身上的照影。他自己在锅边、在田里、在病床前长出来的那些独特的认识，在这个框架里叫什么？叫气质之偏，叫私意，最好的情况下叫“用”，而不叫“理”。

◆ SDE 怎样看：先有显露，还是后有显露

用三方程来读朱熹，会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三方程说：显露（S）由差异序列（D）和纠缠（E）决定，差异序列由显露和纠缠决定，纠缠由显露和差异序列决定。三样东西互相生，谁也不是先来的。

朱熹的理，是一种显露，而且是显露到了极点的稳定态：它被说成不变、不动、在一切之先。格物是什么？是一件一件的事物、一次一次的推究，这是差异序列。豁然贯通是什么？是许多分开的认识忽然缠在一起，成了一个整体，这是纠缠。照三方程，理应当是从格物的差异序列和贯通的纠缠里显露出来的，它是发生的结果。

朱熹却把这个次序倒了过来。在他的说法里，理先在，格物只是去找它，贯通只是终于看见它。差异序列和纠缠，从“生出理”的那一方，变成了“找到理”的工具。这就是发现学：知识先在那里，人去找。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自己的一生。他注《四书》，一注就是几十年，改了又改；《大学章句》“诚意”一章，据记载他去世前三天还在改（钱穆《朱子新学案》等书都提到）。他和学生的问答，被编成一百四十卷《朱子语类》，同一个问题，不同年份答得不一样。他自己的知识，明明白白是一遍一遍改出来的：先有一次一次的差异，再缠成一套体系，最后才显露为那几部注本，走的是差异序列、纠缠、显露这条路径（D→E→S）。可他写下来的，却是另一条路：理先显露，人再在事物上一步一步去印证它（S→D→E）。

本书对朱熹的读法是这样的：他看见了知识是一遍一遍改出来的，却把改出来的东西写成了天地未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的理。

这个倒转不是朱熹一个人的失误，而是同一性的知识观必然要走的一步。只要你认为知识必须对所有人都一样，你就得给它一个比所有人都早的来处。一个从某个人几十年的书桌上改出来的东西，凭什么对所有人都一样？只有把它说成天地之先的理，它才能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

这里还能看出三原理在起作用。朱熹那个时代，一头是佛教讲空、讲心，读书人纷纷出入佛老，觉得儒家只管日用、不讲根本；一头是科举和宗族要一套人人可学、处处可用的伦常。两头顶住了，一头要高远，一头要实用，推动了第三样东西

的改变：儒家的“理”被重新显露，成了既高远到天地之先、又落实到洒扫应对的一个字。理一分殊这四个字，就是这场矛盾显露出来的稳定态。它之所以几百年站得住，是因为它同时接住了两头。可它接住两头的办法，是把两头都收进“一”里，这就为后来的事埋下了伏笔：一旦有人发现自己的心和书上的理对不上，这个“一”就要裂开（见第 12 章）。

◆ 回到命题：理是“天下”这个社区的显露

这一章落到第二条和第三条命题。

第三条说：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朱熹的理正是这样。在朱熹那里，那个社区叫“天下”。理要对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成立，它就只能是同一个。理一，就是社区半径被设定为整个天下；分殊，是这个大社区落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投影。

可是回到祠堂看一看。真正让那套“理”活下来的，不是天下，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宗族：一座祠堂，一本族谱，一首字辈诗，几百个同姓的人每年清明聚一次。理在这里对效，是因为这个社区真实存在，人们在里面互相认得、互相照应、互相约束。在宗族里，理一分殊是对效的知识，它的社区半径大致等于它的对效半径。

还可以再细看一层。族谱其实是会改的。林守义手里那本是新印的，上一次续修是三十年前，再上一次是民国年间。每次续修，族里要派人一房一房去问：谁添了丁，谁过了世，谁迁去了外省，谁家的女儿嫁到了哪里。新印出来的族谱，比旧的多出几百个名字，也改掉了一些旧的写法；早些年不上谱的女儿，这一次也有不少宗族写了进去。字辈诗二十个字用完了，族里的长辈还要坐下来商量，续二十个新字。这就是说，宗族这个社区一直在回写自己的“理”，只是这种回写被说成“照着祖宗来”。改的是活人，说的是祖宗；发生的是一代一代的差异，写下来的是一个不变的次序。这和朱熹自己的书桌是同一个样子。出了这个宗族，同样的排法就未必对效了；林远在单位里的同事，没有人知道“承”字辈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人需要知道。

第二条说：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东西。理一分殊造出来的，是一种统一的人伦秩序：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位置，名字里就写着位置。它在一个宗族里是温暖的，有人记得你，有人管你；放到一个天下里，它就变得很重。当“天下”这个社区被当成唯一的社区，“分殊”就只剩下一个意思：照着你的位置去做。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朱熹并不压制个人。他讲“分殊”，恰恰是承认万物各不相同；他讲格物，要人一件件去看、去问，这不就是承认个别事物有自己的道理吗？

这个反驳对了一半。朱熹确实比很多人更重视具体事物。他讲读书要一字一句地读，讲格物要一件一件地格，他自己在礼制、天文、地理上都下过实在功夫。“分殊”两个字，本身就是对差异的承认。

可是要看差异被放在什么位置上。在朱熹那里，分殊是理的分殊，差异的价值来自它分有了同一个理。一件事物的特别之处，要么是理在这里的特别表现，要么是气的偏杂，没有第三种可能。也就是说，差异可以被承认，却不能成为知识的来源；一个人从差异里长出来的东西，只有在被证明是那个“一”的表现时，才算知识。许秀英“盐放多少要看锅”那句话（前言已提），放进朱熹的框架，最多算理在一口锅上的分殊；它的知识资格，要等它能被归回理的那一刻才给。本书要说的正是：它在那一口锅、那一家人里对效，这本身就够它成为知识，不必等着被收回去。

还有一层。朱熹承认差异，但差异只能往上走，走回理一；理一却从不因为某一处的分殊而改变。月亮照在一条河里，河怎么流，天上的月亮都不动。这就是说，在这个框架里，没有回写：分殊不能改写理一。卷八会讲，能不能回写，是新“我们”和旧“我们”的分界（第 39 章）。

带走的话

朱熹的理是改出来的，却被写成本来就在；祠堂里每个名字中间那个字，都是那个“本来就在”替你先写好的。

小账

承重句　理一分殊是“天下”这个社区覆盖一切时知识的样子，宗族是它真正对效的社区

作废条件　若能说明朱熹之理不依赖任何社区的长期承认也处处对效，本章读法失效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名字中间那个字

12

第 12 章

心即理：王阳明的例外与回收

本章之问　王阳明说道理就在心里，这是不是第一次把知识交还给了“我”？如果是，为什么最后交回来的那颗心，又和人人都一样？

一张照片代替了一块牌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守义家的堂屋正中，有一个木神龛，龛里立着一块红底的大牌子，正中写“天地君亲师位”，两边是“某氏堂上历代祖先”之类的小字。每天早上，他起床第一件事是洗手，点三支香，插进龛前的香炉，站一会儿，再去做别的事。五十年来，除了住院那几天，没有断过。

林远的姐姐林承芳在长沙住电梯房，九十平米，客厅连着餐厅，摆不下神龛，也没有地方插香。母亲去世以后，她在书柜上摆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前面放一个小碟子，逢年过节放两个橘子。

那年春节，父亲去长沙过年，一进门就看见了那张照片。他沉着脸看了很久，没说话。吃年夜饭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没有牌位，没有香，这算什么？”

姐姐低着头说：“爸，房子小，也没地方。我每天出门进门都看她一眼。”

饭桌上安静了一会儿。父亲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叹了一口气，说：“算了。拜祖宗，拜的是心。心到了，就行。”

这句话让一家人松了口气。林远却一直记着。父亲五十年的规矩，就在这一句话里让了一步：牌位可以不要，香可以不点，只要心到。可是他接着又补了一句：“孝心这个东西，人人都有，不用教。你有，你弟弟有，你儿子将来也会有。”

前一句，把规矩放回了一个人的心里；后一句，又把这颗心说成了人人一样的东西。

◆ 把问题说清：一个人在竹子前面病倒了

父亲在饭桌上的那一让一补，五百年前一个人用一生走过一遍。

王守仁（1472—1529），号阳明，年轻时信朱熹。朱熹说格物致知，要到事物上去穷理。据他后来自己讲，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商量，决心照着做，对着院子里的竹子去格竹子的理。钱姓朋友格了三天，病了；他自己格了七天，也病倒了。两人只好叹气，说圣人是做不成的（见《传习录》下，黄以方录，转述）。这件事常被当笑话讲，可它说出的是一个真问题：照着朱熹的路，一个具体的人对着一根具体的竹子，怎么也找不到那个人人同具的理。理在外面，人在这里，中间隔着一道过不去的缝。

后来他得罪了宦官刘瑾，三十多岁被廷杖、下狱，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那里荒僻，语言不通，随时有性命之忧。据年谱，正德三年（1508）他在龙场的一个夜里忽然大悟：圣人之道，我的本性就足够了，以前向外面的事物上去求理，是错的（《王阳明年谱》，转述）。这就是“龙场悟道”。

从这里出来三个说法。第一是心即理：理不在竹子上，不在书上，就在人心里；心外没有另外一个理。第二是知行合一：真知道了就一定会去做，知道而不做，只是还没有真知道（《传习录》上，徐爱录，转述）。第三是致良知，这是他

五十岁前后才拈出的三个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天生的知是知非的东西，叫良知，做学问就是把这个良知推到每一件事上去（《传习录》中、下，转述）。

这三步，前两步是一次例外。从朱熹那里看，知识在天地之先、在万物之中，人要向外去找；王阳明把它整个搬回了人心。这在同一性的谱系里，是一次真正的松动：知识第一次被安放在一个人身上，安放在他的行动里。

可是第三步把它收了回去。良知是什么样的？王阳明说，良知人人都有，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古人和今人一样。他的学生出游回来，说看见满街都是圣人，他也认可了这个说法（《传习录》下，转述）。他还在诗里写过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孔子的意思（《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这颗被请回来的心，不是王守仁在龙场那个夜里的那颗心，而是天下人共有的一颗心。社区从“天下”缩回到了“一个人”，转眼又从“一个人”放大回了“天下”。

本卷把这叫作“例外与回收”：把知识放回心里，又把心写成人人一样的良知。

例外那一半，值得多看一眼。王阳明讲“事上磨练”：学问不在静坐里，要在做事的时候磨，处理一桩官司、打一场仗、办一件家事，都是在磨这颗心（《传习录》下，转述）。他平宁王之乱，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事后学生问他用兵有什么术，他大意说只是心不动而已〔待核〕。这些话里，知识和一个人做过的事、碰过的壁是连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一桩桩的事，就没有他说的那种知。这离“对效与回写”已经很近了：在事上做，在事上改，改完了心就不一样。

回收那一半，也有明白的文字。他晚年和两个学生在天泉桥上讲过四句话，第一句说心的本体无善无恶（《传习录》下，钱德洪录，转述）。本体既然无善无恶，便没有张三的本体和李四的本体之分；人与人的不同，只在意念发动以后。这样一来，“事上磨练”磨出来的一切差异，都被归到“用”的一边；“体”那一边，始终是一个。事上的千差万别，磨的是同一面镜子。

◆ SDE 怎样看：一颗心是怎样被逼出来的

用六路径来读王阳明的一生，比读他的话更清楚。

先看他这颗心是怎样来的。少年立志做圣人，格竹病倒，出入佛道，屡试不第，廷杖下狱，贬谪龙场，石棺而卧，后来又平宁王之乱，受人诬陷，带病征讨，死在归途的船上。这些不是装饰，而是他思想的材料。现实世界的打压（廷杖、贬谪）、理念世界的困局（朱熹之学在他身上不对效）、自我世界的挣扎（要做圣人又做不成），三界的风雨缠在一起，这是纠缠（E）；一次一次的碰壁、一次一次的调整，这是差异序列（D）；最后在龙场显露出“心即理”三个字，又在五十岁前后显露出“致良知”，这是显露（S）。他的心学，走的是先纠缠、再差异、后显露的路径（E→D→S）。

可他写下来的良知，走的是另一条路：良知先显露（天生本有），人在事上一次次去“致”它（差异序列），致到熟处，万事都缠在良知里（纠缠），也就是S→D→E。和朱熹一样，他把自己生命里真实走过的路倒了过来。

本书对王阳明的读法是这样的：他一生被三界的风雨逼出一颗心，却把这颗心写成胎里带的。

为什么要倒过来？道理和朱熹一样。一颗在龙场被逼出来的心，凭什么对所有人都成立？只有把它说成胎里带的、人人本有的，它才配做天下人的准则。如果良知是王守仁三十七年风雨的产物，那它就只是王守仁的；他要它成为圣学，就得把它从他的生平里摘出来，安到每个人的胎里去。

三原理也能读出这一次的来路。一头是朱熹之学：科举考它，天下读书人都读它，它是现实世界里最大的那个“我们”；一头是一个人的身心：格竹格到病倒，读书读不进心里，越学越觉得自己做不成圣人。两头顶住了，外面的理越是对天下人都一样，里面的心就越是对不上。这股矛盾推动了第三样东西的改变，就是“理”住在哪里：它被从外面搬进了心里。龙场那一夜，就是这场搬家显露的时刻。可是搬进来的理，仍然保留着它原来的那个要求：要对天下人都一样。所以搬

家的结果，不是理变成了王守仁的，而是每个人的心都被要求装下同一个理。矛盾解开了一半：心和理不再隔着；另一半没有解开：张三的心和李四的心，仍然不许不一样。

◆ 回到命题：最小的社区出现了一下，又被收走了

这一章落到第三条和第五条命题。

第三条说知识有社区。王阳明的“心即理”，在一瞬间把知识的社区缩到了最小：一个人和他的心。这是同一性谱系里第一次出现“我知识”的影子。他讲“知行合一”，更是离本书很近：知识要落在行动上，落在这个人怎样做事上。本书说我知识的检验是对效与回写，也就是解决了难题、而且我因此改变了做法（第 33 章）。王阳明讲的“在事上磨”，和这句话的后一半很近。

可是第五条说，谱系是双向的：往下走，从“我们”经过“类我”长出“我”；往回流，从“我”经过“类我”回到“我们”。王阳明的路不是这样。他没有经过“类我”。他从“天下之理”一步跳到“我的心”，又从“我的心”一步跳回“人人的良知”，中间那一层，相似的人聚在一起、互相检验、互相迁移的那一层，是空着的。所以他的心从天下来，又回到天下去，没有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社区里停留过。

这就是为什么心学后来会分裂。王阳明死后，他的学生各讲各的良知：有人说良知现成，当下即是；有人说良知要收摄、要静养；泰州一派讲百姓日用即是道，越走越远（黄宗羲《明儒学案》有系统记述，转述）。一颗心既然是人人都有的准则，谁的心说了算？没有类我社区的检验，就只能各执一词，或者重新找一个权威来裁定。例外打开了一道门，回收又没有把门后的路修出来。

拿林家那顿年夜饭来对照，就看得更清楚。父亲让了一步，牌位换成了照片，香换成了橘子，这是一次真实的回写：一个家族的祭祀规矩，在一套九十平米的电梯房里被改写了。可这次回写没有地方落下来。族里没有人知道林承芳家书柜上的那张照片，下一次续修族谱，也不会写进“某房某女以照片代神主”。她的做法在她家里对效，却没有一个类我的社区去接住它：没有一群同样住在小房子里、同样

想念父母的人，彼此看一看谁家是怎么做的，哪种做法让心真的安下来。于是她的做法只能有两种去处，要么被父亲一句“人人都有孝心”收回到天下的大道理里，要么一直是她一个人的事。王阳明的心学，五百年前就卡在这同一个地方。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王阳明明明说过，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你的意念到了哪里，是就知道是，非就知道非，别人瞒不了你（《传习录》下，转述）。这不正是“我的知识”吗？本书何必说他“回收”？

这是最强的一条反驳，因为王阳明的确把判断的权柄交给了每一个人。在他之前，判断对错要看经典、看师说；在他之后，一个普通人可以凭自己的良知说“不”。这个功劳不能抹掉。

但要分清两件事：判断的权柄在谁手上，和判断的内容从哪里来。王阳明把权柄交给了每个人，却规定了每个人手里的尺子都一样。良知知是知非，知的是人人共有的是非；它是天生的，所以它的内容和这个人的历史无关。一个在龙场熬过来的人和一个在家里读书的人，良知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别只在“致”得多少，不在知道的东西本身不同。

本书说的“我知识”恰恰相反：它的内容就是从这个人的历史里长出来的，换一个人就不成立。许秀英的“看锅”，内容不是天生的是非，而是几十年锅边的差异序列；它属于她，正因为它不是人人都有。另外，“我知识”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它要经过类我的检验，还要能往回流，回写公共知识。王阳明给了“我”一把尺子，却没有给“我”一段历史和一个社区。

还可以补一句。林守义说“心到了就行”，是对女儿的一种体谅；他说“孝心人人都有”，是对这种体谅的担保：他不放心一个只属于女儿的、不受规矩管的心，所以要把它说成人人本有，才敢放手。王阳明的回收，也有这一层担保的意思。他敢把理交给心，是因为他相信这颗心人人一样。如果有一天，一个人的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和别人都不一样，这份担保就失效了。今天，正是这一天。

带走的话

王阳明把知识从竹子上请回了心里，又把这颗心送给了天下人；他没有说的是，这颗心是龙场的风雨给的。

小账

承重句　心即理把知识的社区缩到一个人，致良知又把它放回天下；中间缺了“类我”这一层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良知的内容确与个人历史无关、在人人身上判出同一是非，“回收”之说失效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书柜上那张照片

13

第 13 章

梵我一如

本章之问　印度的古老智慧说，“我”的真相就是宇宙的本体。这是把“我”抬到了最高，还是让“我”彻底消失了？

视频那头的一盘米团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学校里那两年来了一位交流教师，教国际部的数学，叫阿南德，四十出头，家在印度南方的金奈。两个数学老师很快熟了，中午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十月里有一天，阿南德请了半天假，说要给父亲做周年。他父亲前年去世，按家里的规矩，每年到了忌日那个阴历日子，长子要做一场祭祖的仪式，印度人叫“施拉达”（śrāddha）。他回不去，就在宿舍里，用手机和金奈家里的哥哥、母亲连着视频。林远好奇，他说你来看吧。

视频那一头，是家里正屋的一个角落。墙上挂着父亲的照片，照片上套了一圈新鲜的茉莉花环，下面点着一盏小油灯。一位请来的祭司坐在地上念诵，哥哥光着上身，肩上斜挂一根细细的圣线，按祭司的指点，把煮熟的米饭捏成几个圆团，放在芭蕉叶上，洒上芝麻和水，一边供，一边念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的名字。

阿南德在这边也跟着低声念。林远听不懂，只注意到念诵开头有一段，阿南德后来解释说，是要先报出自己是谁：哪一年、哪个月、哪一天，在哪里，我是某某“哥特拉”（gotra）的人，某某的儿子，为我的父亲某某做这个仪式。

“哥特拉是什么？”林远问。

“像你们的姓，又不全是。”阿南德想了想，“它说的是你这一支，最早是从哪一位古代的仙人传下来的。几千年了，一直往下传。我念出它，就是说，我是这一条线上的一个人。”

林远想起了父亲给他看的字辈诗。“那念完了这一段，你是谁？”

阿南德笑了。“念完这一段，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可是我们的经书又说，到了最后，连‘儿子’这个身份也不是真的。真正的我，和一切的本体是同一个。”他停了一下，“这个说起来就长了。”

◆ 把问题说清：盐溶在水里

阿南德说“说起来就长了”的那一段，是印度思想里最深的一条线。

在印度最古老的哲学文献奥义书（Upaniṣad，约公元前八世纪起陆续成书）里，有两个词反复出现。一个是“梵”（Brahman），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一个是“我”（ātman，阿特曼），每个人内在最深处的那个真我。奥义书最核心的发现，是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阿特曼就是梵。后来的人把它概括为“梵我一如”。

《歌者奥义书》第六章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父亲乌达拉卡教儿子希瓦塔克图，叫他把一块盐放进一碗水里，第二天早上再拿来。儿子去找那块盐，找不到了。父亲叫他从碗这边尝一口，咸；从中间尝一口，咸；从那边尝一口，还是咸。盐看不见了，可它在水里处处都在。父亲说，那个最精微的本体也是这样，它遍在一切，它就是真实，它就是阿特曼，而你就是那个（《歌者奥义书》6.13，转述；“你就是那个”梵文为 tat tvam asi，见 6.8.7 起各节）。《广林奥义书》里另有一句，

后来成为四大“伟言”之一：我就是梵（aham　brahmāsmi，《广林奥义书》1.4.10，转述）。

到了公元八世纪前后，商羯罗（Śaṅkara，传统通说作 788—820，近几十年的研究多把他放在八世纪上半叶，约 700—750 年）为奥义书、《梵经》和《薄伽梵歌》作注，把这条线推到了极致，成为吠檀多“不二论”（Advaita，不二）。他的意思大致是：真正实在的只有梵；我们平常看到的万物纷繁、你我分别，是由于无明而起的错认；就像黄昏时把地上的一根绳子看成一条蛇，蛇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绳子。人以为自己是这个身体、这个心思、这个有名有姓的人，这就是把蛇加在了绳子上（《梵经注》序论中关于“附托”的讨论，转述）。一旦认识到阿特曼就是梵，蛇就消失了，人也就解脱了。

商羯罗还用过一个比方：一个罐子里的空间，和罐子外面的大空间，本来是同一个空间；罐子打破了，罐中的空间并没有去哪里，它本来就是那个大空间（转述，此喻在不二论传统中常见〔待核〕）。这个比方和朱熹的“月印万川”，几乎是同一个形状。

在这个说法里，知识是什么？最高的知识只有一种：认识到“我”就是梵。这种知识有一个特点：它不生产任何新东西。商羯罗反复说，解脱不是被造出来的，梵本来就在，知识只是除去无明（转述〔待核〕）。知识的工作，是把加在绳子上的蛇拿掉。

◆ SDE 怎样看：显露一切，又拿掉一切

先看“我”在这里的命运。

阿南德在念诵开头报出的那一串：日子、地方、家族、父亲、他自己，这是一个人在现实世界和自我世界里被安放的位置。在不二论的眼光里，这一串都属于罐子，属于加在绳子上的蛇。它们在日常里有用，在终极上不真。“我”这个有历史、有差别的人，被看作需要拿掉的东西；真我之所以真，正因为它没有这些差别。

用三方程来读，梵是显露（S）走到了尽头的样子：它不变、不分、不动，一切的显露最后都归于它。可它又是一个奇特的显露，因为它拒绝了差异序列（D）：一切变化，在终极上都被看作不真的现象。纠缠（E）也一样，万物缠在一起的样子，被看作无明的产物。这就是说，不二论里，显露被立为唯一实在，差异和纠缠都被收进了显露里，然后连同那个有差别的“我”一起拿掉。

和朱熹相比，这是同一性更彻底的形态。朱熹的理还要落到父子君臣、草木鸟兽上去分殊；不二论的梵，连分殊都在终极上被拿掉了。朱熹的“我”要回到天下的理；不二论的“我”要回到的，比天下还大，是一切存在的本体。社区的半径，在这里大到了不能再大：不是全人类，而是全宇宙。

可是再看一看，这种知识在现实里是怎样被传下来的。不二论有一条很严格的说法：认识梵我一如，不能靠自己推想，要依靠经典，要跟随一位老师，按“闻、思、修”的次序去学：先听老师讲经，再自己反复思考，最后长久地静观（梵语 śravaṇa、manana、nididhyāsana，转述）。商羯罗本人在印度四方游历辩论，据传在四方设立了几座修院（maṭha），师徒一代代传承至今（这是传统说法，现代研究者对修院制度究竟始于谁有不同看法）。也就是说，那种据说对全宇宙都一样的知识，事实上活在一条具体的师承里，活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一部特定的经典、一群特定的修行者里。

阿南德念的“哥特拉”，是一条血脉的线；不二论的师承，是一条知识的线。两条线都是社区。

还有一处耐人寻味。那场施拉达仪式，偏偏是最讲“差别”的：要念的是这一个父亲、这一个祖父、这一个曾祖父的名字，供的是这一家人的米团，做的人必须是这一个儿子，日子必须是这一个阴历忌日。换一个名字，换一个人，仪式就不算数。仪式里的“我”，是有名有姓、有血脉、有日子的“我”。可是讲解脱的经书说，这一切到了最后都要放下。同一个家庭的同一间屋子里，一边是要把每一个差别都念准的仪式，一边是要把一切差别都拿掉的智慧。

两头并没有打架，因为印度传统给它们分了层：仪式属于行动的一层，智慧属于认识的一层。这一分，正好露出了同一性知识观的一个习惯：凡是带着差别、带着名字、带着这一家这一天的东西，都被放进“做”的一边；只有拿掉了差别的东西，才被放进“知”的一边。差别可以被做，却不能被知。本书要改的，正是这一个习惯：带着名字和日子的东西，也可以是知识，只是它的社区小。

阿南德在金奈的家里，母亲知道父亲生前爱吃哪一种甜点，每年施拉达都多备一份；哥哥知道哪位祭司念得清楚、不赶时间，每年都请他。这些都不在经书里，也不在“梵我一如”里，可没有它们，这一场仪式在这一家就不对效。它们是这一家人自己长出来的知识。

◆ 回到命题：最大的半径，最窄的社区

这一章落到第三条命题，并为第四条命题提供一个很清楚的对照。

第三条说，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不二论把这个覆盖推到了宇宙，可它真正对效的社区，却是一条师承、一群修行者，他们读同一部经，按同一种次序修行，彼此印证。在这个社区里，“梵我一如”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可以被体验、被传授、被一代代检验的认识；这一点本书完全承认。本书要指出的只是：它的说法上的半径（全宇宙）和它事实上的对效半径（一条师承）并不相等。

第四条的判据是：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不二论正好是这条判据的一个反面样本。它的知识越要对一切都一样，就越需要一个窄而严的社区来守护它；说法上的半径越大，守护它的门槛就越高。这不是不二论独有的现象，第 11 章的宗族和本章的师承都是如此：同一性的知识，几乎总是靠一个具体的“我们”撑着的。旧定义的毛病不在于这些社区不好，而在于它不承认自己靠社区撑着，把一条师承的认识说成了宇宙本身的样子。

这里要特别说明：本书只讨论这一套思想里“知识是什么”的结构，不评判它作为修行与信仰的价值。一个人在这条路上得到的安宁与解脱，是他在这条师承之内真实的对效，本书没有资格、也不打算对它说三道四。

还可以拿第 11 章来对一对。宗族的“理”和师承的“梵”，一个讲人伦，一个讲解脱，方向完全不同，可在知识的结构上，它们有三处一模一样：都说自己的道理在一切人之先；都事实上靠一个具体的社区一代代守着；都把这个社区里活人的改动，说成是对那个先在之理的“照着来”。族谱续修时添进去的名字，师承里每一代老师对经文的新注，都是这个社区在回写自己，却都被记在祖宗或古圣的账上。印度和中国在这里隔着几千里，走的是同一个顺序：先有那个大的“我们”，个人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放下自己的位置。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商羯罗并没有否认日常的知识。不二论明确区分两个层面：在世俗的层面（vyavahāra），你我有别，经验知识完全有效，医生看病、农人种田，都有他们的知识；只有在最高的层面（paramārtha），才说一切归于梵。本书把不二论说成“消解了‘我’”，是把两个层面混在了一起。

这个反驳是对的，而且说出了不二论很精细的地方。商羯罗确实承认世俗层面的知识，也承认在这个层面上，经验和推理有它们的用处。在某种意义上，两层真理的划分，和本书说的“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社区”，有相通之处：同一个人，在锅边用的是一种知识，在经书前用的是另一种。

但两者有一个根本不同：不二论的两层是有高下的，而且低的一层最终要被高的一层“拿掉”。世俗知识有效，却不真；它的有效，就像梦里的东西在梦里有效，醒来就没有了。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认识，越是属于他这个有名有姓、有历史的人，就越属于要被醒过来的那一层。

本书的社区不分高下。全人类的社区和一口锅的社区，各有各的对效，谁也不必去“拿掉”谁；大社区的知识是小社区的根，小社区的知识又能回流去更新大社区。在不二论里，“我”要走向梵，就要放下这些差别；在本书里，“我”恰恰是在这些差别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以后还要回到“我们”中去，把“我们”也改一改。阿南德念完“哥特拉”那一段，可以说“我是这一条线上的一个人”；本书要加一句：这条线也会因为我这个人，往前长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 **带走的话**
>
> 一块盐溶在水里，处处都咸；可是这碗水，是一位父亲端给一个儿子的。

小账

承重句　梵我一如把知识的半径推到全宇宙，它事实上的对效社区却是一条具体的师承

作废条件　若能说明“梵我一如”的认识不依赖经典、师承与修行社区也同样得到与传承，本章“半径不等”之说失效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念诵开头报出的那一串身份

14

第 14 章

无我与共业

本章之问　佛教说“没有一个不变的我”，这和印度的“我就是梵”正好相反。可为什么它最后也走到了同一个地方：一种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知识？

往生堂里的一盏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的母亲去世那年，父亲林守义除了在祠堂里给她立了牌位，又听亲戚的话，在县城边上一座寺庙里给她供了一块往生牌位。那是一块小小的黄色木牌，写着“佛力超荐某某往生莲位”，放在往生堂的一排排木架上。往生堂里有上千块这样的牌子，一层叠一层，从地面一直排到房梁底下，每一块前面一盏长明的小灯。

那年七月半，寺里做盂兰盆法会，林远陪父亲去。法会结束，人散了，一位五十来岁的师父在往生堂门口收拾，父亲站在母亲那块牌子前面，忽然问了一句：“师父，你们说人没有‘我’。那我老伴走了，这块牌子上写的是谁？我在这里念，她收得到吗？”

师父没有急着回答。他从供桌上拿起一支新蜡烛，在一盏快燃尽的灯上点着，又把它插进旁边的空烛台里。

“老人家，你看，这一支的火，是从那一支来的吗？”

父亲说：“是。”

“那它是不是那一支的火？”

父亲想了想，说：“也不是。那一支快灭了，这一支是新的。”

“对。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另一个。”师父说，“人也是这样。这一世的身体、念头、习气，一个接一个，没有一个从头到尾不变的东西，所以说无我；可是前面的会引出后面的，所以也不是断了。牌位上写的是一个名字，名字是大家借来用的。你念的那份心，是真的；它和你老伴，和这一屋子的人，都连在一起。”

林远在旁边听着，看着那上千盏小灯。每一盏灯前一个名字，名字底下都是没有“我”的人；可这么多灯点在一个屋子里，又像是一群人。

◆ 把问题说清：一座被找到的古城

那位师父讲的蜡烛，在佛教里有很早的来历。《弥兰陀王问经》里，那先比丘回答国王“轮回中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就用过灯火的比方：初夜的灯焰、中夜的灯焰、后夜的灯焰，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另一个，是依着同一盏灯连续燃着的（转述〔待核〕）。

佛教的起点，正与第 13 章相反。奥义书说，在人最深处有一个真我，它就是梵。佛陀说，你去找找看：一个人是由五样东西聚成的，身体（色），感受（受），印象（想），意志与习气（行），分别认识（识），合称五蕴；这五样，每一样都在变，每一样都不能自己做主，哪一样也不是那个常住不变的“我”（见《杂阿含经》及巴利《相应部》中关于五蕴无我的诸经，转述）。没有一个真我，更谈不上它和梵合一。这就是无我（anātman）。

那么人和世界是什么？是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一切都是依条件而生、依条件而灭的。早期经典里有一个很简洁的公式，大意是：这个有，那个就有；这个生，那个就生；这个没有，那个就没有；这个灭，那个就灭（《杂阿含经》多处，转述）。后来龙树（约二至三世纪）在《中论》里把它推到“缘起性空”：正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所以一切都没有自己独立不变的本性（转述）。

再往下，有共业。业，是一个人的行为和它留下的力量。佛教的论典把业分为两种：一种是各人自己的业，招感各人自己的身心果报，叫不共业；一种是许多众生共同造作的业，招感大家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山河大地、这个世间，叫共业（见《阿毗达磨俱舍论》“分别世品”“分别业品”等相关论述，转述〔待核〕）。我们住在同一个世界里，是因为我们一起造了这个世界。

到这里为止，佛教看起来最不像同一性：没有不变的我，没有不变的本体，一切都在条件里生灭。可是还有一层。

《杂阿含经》第 299 经记载，有比丘问佛：缘起法是佛造的，还是别人造的？佛的回答大意是：缘起法不是我造的，也不是别人造的；不论如来出世还是不出世，这个法界都常住不变，如来只是自己觉悟了它，再为众人宣说开示（转述；巴利《相应部》12.20 为其对应经）。另有一部经讲了一个比方：一个人在旷野里走，发现了一条古人走过的路，顺着走下去，找到了一座古城，有宫殿、园林、池塘；他回来告诉国王，国王派人去修复，城又兴盛起来。佛说，我就是这样，找到了古来诸佛走过的路（《杂阿含经》第 287 经，巴利《相应部》12.65“城邑经”，转述）。

这就是关键。缘起本身，是一切都依条件而生灭；可“缘起”这条道理，却被说成是不依任何条件、如来出不出世都在那里的。佛陀不是发明了它，而是找到了它，像找到一座古城。

◆ SDE 怎样看：拿掉显露，又把道理立为显露

把第 13 章和本章放在一起，用三方程来读，会看到一对很整齐的反面。

不二论把显露（S）立为唯一实在：梵不变、不分，差异序列（D）和纠缠（E）都被看作无明。佛教几乎反过来：它把差异序列看得最真，诸行无常，一切都在一刹那一刹那地变；它把纠缠看得最真，缘起，一切都依着别的条件、和别的东西缠在一起才有；它拒绝的恰恰是显露的稳定态，没有自性，没有常住不变的我。一个只留下 S，一个拆掉了 S 的稳定态。

单看这一点，佛教离发生学是近的。无常是差异序列，缘起是纠缠，“这个有那个就有”几乎就是一句三方程的白话。那位师父讲的蜡烛也是：后一支的火由前一支和新的蜡烛缠在一起生出来，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另一个。这是发生，不是复制。

可是同一性在另一处回来了。缘起是讲一切都在发生的，“缘起法”这条道理本身却不发生：如来出世也在，不出世也在，佛陀只是找到它。也就是说，佛教把一切都交给了差异和纠缠，唯独把“一切都是差异和纠缠”这句话，立成了一个永恒的显露，而且对一切众生都一样。三法印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它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界都成立。古城的比方，就是发现学最干净的一个样子：城本来就在，人走过去，看见它，再把它告诉别人。

这和朱熹、王阳明是同一个动作。朱熹在书桌上改了几十年，写下的是天地之先的理；王阳明被三界的风雨逼出一颗心，写下的是胎里带的良知。按经典的叙述，佛陀出家、苦行六年、放弃苦行、在树下静坐，经过了一长串的差异和纠缠才觉悟；他觉悟的东西，却被说成是早就在那里的一座城。

为什么要这样说？理由和前两章一样，又多了一层。一个人觉悟的东西，如果只是他在那一棵树下、那一段人生里长出来的，它就只对他和与他相似的人对效；要它对一切众生都成立，就得说它本来就在。多出来的那一层是：佛教还要回答“你凭什么知道”。如果缘起法是佛造的，别人就可以不信；如果它本来就在，佛只是看见了，那么任何人只要照着走，也能看见。古城的比方因此也是一个担保：路是古人走过的，城是本来就有的，你去走，就一定到。这个担保让佛法可以传，也让它必须被说成人人一样。

这里能看出三原理的作用。一头是“一切都在变、都在缘起”，一头是“这条道理要对一切人都成立、要能传下去”。两头顶住了：一切都变，那道理也该变；道理不变，又和一切都变相矛盾。这股矛盾推动了第三样东西的改变，就是“法”的地位：它被抬到了缘起之外，成了常住的法界。后来的佛教各派对这一点有许多精细的讨论，有的说法性常住，有的说连“空”也要空掉（龙树《中论》

有“空亦复空”一类的意思，转述〔待核〕）。这些讨论本身，就是这股矛盾在一代代人心里继续推动的痕迹。

再回到往生堂。那位师父讲蜡烛，讲得很好，可他没有说的是：他这个比方，是跟他的师父学的，他的师父又是跟谁学的，一代代在寺庙里传下来；他今天在这里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讲，也是看准了这位老人能听懂蜡烛，听不懂五蕴。他说的那一番话，本身就是一次在小社区里求对效的知识。

◆ 回到命题：共业，是一个被说出来的社区

这一章落到第三条命题，并为第五条命题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本卷五章里，共业是离“知识的社区性”最近的一个说法。它说：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个世界，是我们共同的行为造出来的；一群人一起造了业，一起感得了一个世界。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直觉：世界的“共同”，不是天生如此，而是一群人做出来的。第三条命题说，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共业说，巨大的众生共同造出了公共的世界。两者的形状几乎一样。

可是在佛教里，共业是要被超越的，而不是要被经营的。它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困在同一个世界里，却不打算去造一个更好的共同世界；它的方向是出离，走出业力的缠缚。社区在这里被看见了，却是作为束缚被看见的。

佛教自己也有一个社区，叫僧伽，佛、法、僧三宝之一。佛法就是在这个社区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口口相诵，结集经典，师父传给弟子，戒律在僧团里一条条地制定，又一次次地因事而改。早期的戒律几乎每一条都有一个“制戒因缘”：某位比丘做了某件事，引起了麻烦，佛才制下这条戒（见律藏诸部，转述）。这正是一个社区在回写自己的知识。可是在教义的层面，这些回写都被归于佛的教导；社区是传法的容器，不是法的来处。每部经的开头都是“如是我闻”，按传统的说法，这个“我”是阿难，他在结集时背诵出佛所说的话，由大众听过、认可，才定下来（传统叙述，转述）。一部经的来处，于是成了“一个人听到、一群人认可”，可经文留给后人的印象，却是“佛就是这样说的”，那个听、那个认可的社区，退到了字缝里。

第五条命题说，谱系要双向：往下走是“我”的诞生，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佛教的无我，不是让“我”诞生，而是让“我”放下；共业，不是让“我们”新生，而是让人看清这个“我们”是怎样造出来的，然后走出去。它看见了往下与往回的通道，却不打算在这条通道上来回走。

这里同样要说明：本书只讨论佛教知识观的结构，即“什么样的认识算真知”，不评判它作为修行与解脱之道的价值。往生堂里那上千盏灯给活着的人带来的安慰，是在一个真实社区里的真实对效。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佛教从来没有说“一切众生都一样”。它讲众生根器不同，佛陀因人说法，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大乘还讲“方便”，同一个道理可以有千万种讲法。这难道不正是承认知识有社区、要对效吗？

这条反驳很有力。“应机说法”确实是佛教一个很宝贵的传统：佛陀对农人用耕田作比，对乐师用调琴作比，据经典所记，他对一位用功过猛的弟子讲琴弦太紧会断、太松不响（转述〔待核〕）。这就是在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处境里求对效。在这一点上，佛教比朱熹、比商羯罗都更贴近本书。

但要看“应机”的是什么。应机说法，说法的方式因人而异，要达到的那个觉悟却是同一个。琴弦的比方是给这一个弟子的，琴弦后面的中道，是给一切人的。方便是路，真实是终点；路有千万条，终点只有一个。本书说的社区性不止于此：不同社区里对效的认识，不必最后都归到同一个终点上去；一口锅的知识就是一口锅的知识，它不是通往某个普遍真理的方便，它自己就是一条知识。而且，它还可以反过来改写那个大社区的知识，这是“方便”这个说法里没有的方向。

> 带走的话
>
> 师父说，火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另一个；可那一条“火就是这样传的”道理，被说成是如来出不出世都在那里的。

小账

承重句　佛教把差异与纠缠看得最真，却把“缘起”这条道理立为对一切众生都一样的永恒显露；共业是本卷离社区性最近的说法，却被当作要出离的束缚

作废条件　若佛教主流传统确实认为缘起之理随众生社区不同而成立与否，本章“发现学”之读法失效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从将熄的灯上点着的那支新蜡烛

15

第 15 章

三种文化同一个顺序

本章之问　祠堂、经书、寺庙，讲的东西差得那么远，为什么在“先有谁、后有谁”这件事上，排的是同一个顺序？

三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清明回来以后，林远的女儿林小溪在学校接了一个作业，题目叫“我的名字从哪里来”，要采访家里人，写一页纸。他先打电话问爷爷。林守义很高兴，在电话里把字辈诗念了一遍，说族谱上她叫“林家溪”，“家”字是一百多年前就排好的，后面那个“溪”字是她爸妈自己挑的，他没意见，“你爸天天沿着河跑，取个水边的字，也好”。

第二天中午，林远和阿南德吃饭，说起这件事。阿南德说，他女儿出生第十二天，家里给她办了取名礼（nāmakaraṇa），请祭司按出生时的星宿定了名字的头一个音，再由他把名字轻轻念进孩子的右耳朵里（各地习俗不一，转述〔待核〕）。“那个音不是我挑的，”他说，“是她出生的那个时辰给的。”

那个周末，林远带女儿去县城边上的寺庙，给奶奶的往生牌位上香。上回那位师父正好在。小溪拿出作业本，问师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师父说，出家时他的师父给他取了法名，法名的头一个字，也是按本宗的派字诗排下来的，一代一个字，

和俗家的字辈差不多；他上面是哪个字，下面的徒弟又是哪个字，翻开派字诗就知道（汉传佛教各宗多有派字诗，转述）。

小溪回家写作业，写到最后一段，停住了，跑来问林远：“爸，为什么我的名字，要先问爷爷、问庙里、问星星，最后才轮到我？”

林远一时答不上来。他自己的名字也是这样：族谱上叫林承远，学校里叫林远，中间那个字被拿掉，才剩下他自己。他想起祠堂里那首二十个字的诗，想起阿南德念进女儿耳朵的那个音，想起师父的派字诗。三个地方，三种讲法，一个孩子的名字要先经过一个比他大得多的东西，才落到他身上。

◆ 把问题说清：三条路，一个顺序

本卷前四章走了三条很不同的路。

朱熹的路：天下有一个理，它在天地之先，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性；人要格物穷理，回到那个理（第 11 章）。王阳明在这条路上开了一个口子，把理请回心里，又把心写成人人一样的良知（第 12 章）。

奥义书和商羯罗的路：在人最深处有一个真我，它就是梵；人以为自己是这个有名有姓的人，是无明；知识的工作是拿掉无明，认出“我就是梵”（第 13 章）。

佛教的路：没有一个常住的真我，一切都是缘起；可是缘起这条道理本身，如来出世不出世都在那里，人要做的是看见它，走出共业的缠缚（第 14 章）。

三条路在内容上几乎处处相反。朱熹讲人伦，商羯罗讲解脱；商羯罗说有真我，佛教说无我；佛教说一切无常，朱熹说理是不变的。如果按内容来排，它们是三家，甚至是三种互相批评的学说：理学家辟佛，佛教不承认梵，吠檀多的论师也与佛教论辩了上千年。

可是如果不看内容，只看顺序，即“我们”和“我”谁在先，就会发现它们排的是同一个顺序：

先有一个比任何个人都大的东西，它对一切人都一样，在个人出生之前就在那里，叫理，叫梵，叫法。然后才有“我”。“我”的价值，在于和那个东西对上：照着它（朱熹），本来就是它（王阳明的良知、商羯罗的阿特曼），或者看见它而放下自己（佛教）。“我”自己身上那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要么是要克去的私欲，要么是要拿掉的无明，要么是要放下的执着。

这就是小溪那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三种文化里，“我”的名字之所以最后才轮到“我”，是因为“我”本来就排在后面。

◆ SDE 怎样看：同一个倒转，三种做法

把本卷四章放在一起，用一张表来看。

	被说成先在的“我们”	真实撑着它的社区	“我”自己的差别算什么	被倒过来的那段发生
朱熹	天理（理一）	宗族、书院、科举	气质之偏，要克去	几十年改注，被写成天地之先的理
王阳明	人人同具的良知	讲会、门人	意念之用，体仍是一	龙场风雨逼出的心，被写成胎里带的
不二论	梵（阿特曼即梵）	经典、师承、修院	无明，要拿掉	一代代师承的体认，被写成本来就在
佛教	常住的缘起法	僧伽、派字师承	执着，要放下	一生求道的觉悟，被写成找到古城

最后一列是本卷读出来的最要紧的东西。四家都有一段真实的发生：一个人或一代代人，在差异序列里一次次碰壁、修改（D），在许多条件的纠缠里慢慢成形（E），最后显露为一套学说（S），走的是 D→E→S 或 E→D→S 这样的路径。可是四家写下来的，都是 S 在先：理、良知、梵、法本来就在，人的差异和纠缠只是找到它、印证它、回到它的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一个同一性的知识观里，“对所有人都一样”和“在所有人之前就在”是捆在一起的。要说一个东西对所有人都一样，最省事的担保就是

说它比所有人都早。一个从某人一生里长出来的东西，人们会问：凭什么对我也成立？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人们就不问了。

再看第三列。四家都有一个真实的社区在撑着那个“先在的我们”，而且这些社区都是看得见的：祠堂里的牌位，书院里的讲席，修院里的师徒，寺庙里的派字诗。这一点，是东方与印度的谱系和卷二的西方谱系最不一样的地方。

◆ 回到命题：与西方谱系的同与异

这一章落到第一条和第三条命题。

第一条命题说，今天的人，无论东方、西方还是印度，在自我世界里“我”越来越强，在现实世界里“我”被“我们”吃掉。本卷读出的是这个矛盾在东方和印度的历史来处：在这两个传统里，“我”从来就排在“我们”后面。前言讲到的那位过年回家的中国年轻人、那位离开村子的印度程序员（见前言），他们拒绝的，正是排在自己前面的那个“我们”：家族的顺序，社群的身份。他们在自我世界里走出来，第一次站到了“我们”前面。

那么西方呢？卷二追过的路，表面上顺序是反的。笛卡尔从“我思”出发，近代西方几百年，个人似乎一直站在前面。可是第 8 章已经说过，那个“我思”的“我”，是人人都有的同一个理性；康德的先验主体，也是对一切理性存在者都一样的主体（见第 8 章）。也就是说，西方的“我”站在前面，是因为它先被做成了一个“我们”：一个普遍的、去掉了个人差别的理性。胡塞尔和哈贝马斯把同一性从天上降到人与人之间（第 9 章），科学用可重复性把它做到了最成功（第 10 章），可“对所有人都一样”这个要求一直没有变。

所以三种文化的同与异，可以这样说。

同的是顺序：先有一个对一切人都一样的东西，然后才有“我”；“我”身上与别人不一样的部分，不算知识。东方叫它理或良知，印度叫它梵或法，西方叫它理念、普遍者、理性或可重复的规律。

异的是那个“我们”藏在哪里。在东方和印度，它是看得见的：你生在一个宗族里，你拜在一个师门下，你皈依一个僧团；那个“我们”有名有姓，有祠堂有寺庙，你是被生进去、被领进去的。在西方的主流谱系里，它是看不见的：它藏在每个人的理性里，藏在实验室可以重复的程序里，它不要你出生在哪个家族，只要你按同一个方法去想、去做。一个是有形的“我们”，一个是无形的“我们”。

这个差别对今天很要紧。有形的“我们”，人可以走出去：不回祠堂，不进寺庙，不认那个字辈，自我世界里的“我”就这样长大了。无形的“我们”，人很难走出去，因为它不在任何一座房子里，它在每一套按同一方法造出来的技术里。今天的东方和印度年轻人，走出了自己传统里有形的“我们”，走进的恰恰是西方谱系造出来的无形的“我们”：同一套软件、同一套考核、同一个推荐算法。这就是第一条命题里那个矛盾的全球形状：三种文化在自我世界里先后挣脱了旧的“我们”，又在现实世界里被同一个无形的“我们”装了进去。

第三条命题在这里也看得更清楚了：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东方和印度的同一性，事实上靠的是宗族、师承、僧团这些有边界的社区，它们只是把自己说成了天下或宇宙；西方的同一性，借着科学和技术，第一次让社区真的接近了全人类。前者是说出来的全人类，后者是做出来的全人类。卷四要讲的，就是这个做出来的全人类，在今天造成了什么。

这一卷走完，东方和印度的谱系给本书留下了三样可以带走的东西，它们都不在那些传统的说法里，而在它们的做法里。

第一样，是看得见的社区。祠堂、师门、僧团，都有门，有名册，有人记得你，有人在你做错时说你。一个知识的社区，应当像这样看得见，而不是藏在一套谁也看不见的标准里。卷六要讲的类我社区（第 27 章），在形状上更像一座祠堂，而不像一个算法。

第二样，是不声不响的回写。族谱一次次续修，经文一代代新注，戒律一条条因事而制，这些社区一直在改写自己的知识，只是不肯承认是自己改的。本书要把

这件事明说出来，并把它立为判据：能回写的“我们”，才是新的“我们”（第39章）。

第三样，是共业那个直觉：一群人共同的世界，是这群人一起做出来的。佛教从这里要走出去，本书要从这里走进来：既然世界是一起做出来的，那么换一种知识的定义，一起做出来的就会是另一个世界。

这三样东西，有形、回写、共造，正好是第五条命题那个双向谱系需要的材料。差的只是一件事：承认那个“我们”是从许多个“我”里长出来的，而且还要继续被“我”改写。可是在今天，那个无形的“我们”究竟把人做成了什么样子，要到下一卷才看得清。下一卷从一件电子厂的工装说起。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这是把东方说成集体主义、西方说成个人主义的老套。中国有庄子的逍遥，有李贽的童心说；印度有各种不拜神的思想派别；佛教本身就是对婆罗门社会秩序的一次反叛。把三种文化压成一个顺序，太粗了。

这个反驳提醒得对，本卷说的不是“东方集体、西方个人”。恰恰相反，本卷的结论是西方也排着同一个顺序，只是把“我们”藏进了普遍理性里。至于庄子、李贽和许多异端，他们确实是同一性谱系里的例外，和王阳明一样值得单独写；本卷只写主流，是因为主流决定了“什么算知识”的定义。例外的存在，正好说明这个顺序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被改的。不过也要补一句：庄子的“齐物”、李贽的“童心说”，多半像王阳明那样，把“我”从既定的次序里松开了一下，却没有造出一个让“我”的认识可以被相似的人检验、再回写的社区。这一步，是本书中编要补的。

反驳二：既然东方和印度的“我们”本来就靠具体社区撑着，那岂不是它们比西方更接近本书的“知识的社区性”？本书为什么还说它们是同一性？

这是一个好问题。东方和印度的传统，确实在实践上比西方更懂社区：祠堂、师承、僧团，都是一代代对效、一代代回写的社区。本书的新定义可以从这里借很

多东西。可是在理论上，它们都不承认这一点：它们把社区里长出来的知识，写成了社区之外、之前就有的理、梵、法。实践上是社区，说法上是同一性；本书要做的，正是把实践上的那一半认下来，把说法上的那一半改过来。

> **带走的话**
>
> 三种文化讲的道理各不相同，排的顺序却是一个：先有“我们”，再有“我”；东方和印度的“我们”住在祠堂和寺庙里，西方的“我们”住在每一台机器里。

小账

承重句 理、梵、法与西方的普遍理性同排一个顺序：先在的“我们”在前，“我”在后；东方与印度的“我们”有形，西方的“我们”无形

作废条件 若能找到某一主流传统明确把“只对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对效的认识”认作与普遍之理同等的知识，本章“同一顺序”之说须修正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林小溪作业本上那一句“最后才轮到我”

卷 四

同一性在今天的后果

本 卷 各 章

第 16 章 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

第 17 章 工业时代：人被做成零件

第 18 章 被强制为全人类

第 19 章 发现死亡

第 20 章 旧理念世界为什么救不了

16

第 16 章

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

本章之问　一句关于“知识是什么”的说法，怎么会一路变成一条流水线？

（一）工位上的一张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罗春生四十六岁，在湘中一座工业园的电子厂里上了二十年班。每天早上七点四十，他在更衣室换上那件浅蓝色的工装。工装是厂里统一发的，布料、颜色、尺码表，全厂几千人一样。左胸口绣着厂名，下面别一块塑料牌，印着他的工号：0317。在流水线上，没有人叫他老罗，班长点名、系统记件、质检追溯，叫的都是0317。

他的工位是第十七号。工位上方挂着一张塑封的卡片，厂里叫“作业指导书”。卡上画着图，写着字：拿起主板，对准卡槽，按下；拧四颗螺丝，顺序是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电批扭力多少；整个动作用时十一秒。二十年里，罗春生换过五个工位，每个工位上方都挂着一张这样的卡。新来的工人站到工位前，看卡，跟着老工人做两个钟头，就能上手。

有一年冬天，他的右手腕疼得厉害。他自己琢磨，把拧螺丝的顺序改了一下：先拧离手近的两颗，再拧远的两颗，手腕少转半圈。试了一个星期，手不那么疼了，速度还快了一点，质检也没挑出毛病。

班长看见了，走过来说：“按卡做。”罗春生说这样快，手也不疼。班长说：“卡是工程部定的，验证过的，全厂所有班组都一样。你觉得好，可以写合理化建议，工程部去验证，验证通过了全厂推广。没通过之前，按卡做。”

罗春生没有写建议。他想，工程部的人手腕又不疼，他们验证出来的，是对所有人都好的顺序；他这个顺序，也许只对他自己这只手好。他把顺序改了回去。那件浅蓝色的工装，他又穿了很多年。

◆ （二）那张卡就是一条“知识”

这个场景里，最值得看的不是班长，也不是罗春生的手腕，而是那张卡。

那张卡上写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一条知识。它被验证过，谁照着做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换一个工人、换一个班组、换一座城市的分厂，结果都一样。它可以被抄写、被培训、被考核。按照卷二讲过的那个定义，它是一种“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你我他都能确认，都能重复，都一样（见第 6 至 10 章）。

罗春生手腕里长出来的那个顺序呢？它在他身上一次次对效，可它只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成立：他自己、他的右手、他的工位。按照旧的定义，它要算知识，只有一条路：被工程部拿去验证，证明对所有人都好，然后变成全厂的新卡。证明不了，它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工人的小习惯。

这里没有中间地带。一条认识，要么升到全人类（在工厂里，就是“全厂”），要么不算数。

人们通常把流水线看成一种管理办法，或者一种赚钱的办法。这当然没错。可是这个场景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在这套办法里，“对所有人都一样”的那张卡天然就是对的，而“只对我这只手好”的那个顺序天然就不算数？这个判断不是班长做的，也不是工程部做的，它在班长和工程部出现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它是从“知识是什么”这个定义里来的。

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条从知识定义到技术形态的传导链，一节一节地摆出来。

（三）一条四节的链子

传导链的第一节，是知识的定义本身：真正的知识，是对所有人都同一的认识。这一节前两卷已经追过它的来历，这里不再重讲。

第二节，是物的同一，也就是“可互换零件”。在这之前，一支枪是一个工匠从头做到尾的，每支枪的零件只配这一支枪，坏了得找原来的工匠修。一七八五年，法国一位叫布朗（Honoré Blanc）的军械师在官员面前把一批枪机拆散、混在一起，再随手拣起零件装回去，每一支都能用。这个做法后来在美国的国营兵工厂里被发展成一整套制度，十九世纪中叶被英国人称为“美国制造体系”（参见David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1984）。可互换的意思是：任何一个零件，和同一批里的任何另一个零件，是同一的。

第三节，是标准件的同一。零件可以互换之后，下一步是让不同工厂、不同国家的零件也能互换。一八四一年前后，英国工程师惠特沃斯（Joseph Whitworth）提出统一的螺纹规格，这常被称作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螺纹标准，在英国及其势力所及之处被广泛采用。从此一颗螺丝的知识，不再是哪个车间的知识，而是所有车间共同的知识。

第四节，是动作的同一，也就是把人也当成可以互换的部件。一九一一年，美国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他主张每一项工作都有“唯一最好的做法”，这个做法应当由管理者用计时和测量去研究出来，写成指令卡交给工人执行；工人不必懂为什么，只要照做。书里最有名的例子，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搬运生铁的工人，按照规定的动作和休息节奏，每天的搬运量从十二吨半提高到四十七吨半（泰勒自己的说法）。泰勒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把原来长在工人手上的知识拿走，搬到计划室里，写成一张卡，再发回给工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下。泰勒并不否认工人手上有知识。恰恰相反，他承认老工人身上积累了大量的诀窍，正因为这些诀窍各人一套、说不清楚、没法比较，他才要把它们收集起来，测量、筛选，留下“唯一最好”的那一种，其余的作

废。也就是说，科学管理不是没看见“我的知识”，而是看见了，然后按照同一性的定义给它判了死刑：多样的诀窍是混乱，唯一的标准才是知识。六十多年后，美国学者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里把这个过程叫作劳动的“去技能化”。他关心的是工人失去了什么，本书关心的是这件事依据的是哪一种知识观。

一九一三年，福特在高地公园工厂装起移动装配线，据常被引用的数字，T 型车的装配时间从十二个小时多降到一个半小时左右（728 分钟降到 93 分钟；有的资料指底盘，有的指整车〔待核〕）。到了这一步，工位、动作、节拍、着装，全都统一了。罗春生头顶上的那张作业指导书，是泰勒指令卡的直系后代。

把这四节排在一起：

链条的一节	被要求同一的是什么	史实（举例）	对“我”做了什么
知识的定义	认识：对所有人都一样	见卷二、卷三	“我”的认识不算知识
可互换零件	物：同一批零件彼此可换	布朗的枪机，美国制造体系	工匠的手艺被零件吸收
标准件	物与物之间：跨厂跨国可换	惠特沃斯螺纹	车间的知识升为公共标准
指令卡与流水线	人的动作：谁来做都一样	泰勒 1911，福特 1913	工人成为可换的部件

这张表的方向只有一个：从认识的同一，到物的同一，再到人的同一。每往下走一节，“同一”就往人身上贴近一步。

◆ （四）用三方程读这张卡

用 SDE 的说法来读，会看得更清楚。

那张卡是一个被固定住的显露（S）：顺序、扭力、时间，摆在那里，看得见，站得住。罗春生每天拧螺丝的那一串动作，是差异序列（D）：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今天比昨天快一点，手腕比上周疼一点。他的手腕、他的年龄、天冷时手指的僵硬、主板批次之间细微的差别，全都缠在一起，是特征纠缠（E）。

三个方程说的是：三样东西互相生。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差异序列由显露和纠缠决定，纠缠由显露和差异序列决定。在一个健康的发生里，罗春生手腕的疼（E）会推动他换一种顺序（D），新的顺序一次次对效，就应当被显露出来，写进他自己的那张“卡”（S）。这就是回写。

统一性的技术，做的是一件事：只保留一个方程，冻住另外两个。显露是固定的，不许被差异序列和纠缠改写；差异序列必须照着显露重复；纠缠被当成误差，最好消失。在六路径里，它只允许一条路：先有卡（S），再照做（D），最后让人的身体去适应（E）。从身体的感觉出发、经过新的动作、显露成新做法的那条路（E→D→S），被堵上了；要走，只能绕到工程部，先证明自己对全厂都成立。

这就是“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的意思。不是哪个老板特别坏，而是技术把知识的形状原样继承了下来。知识被定义成一个不许回写的显露，技术就只能做成一张不许改的卡。

◆ （五）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二条命题上：现实世界那个吃人的“我们”，源头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技术是知识的落地，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

罗春生的故事，就是第一条命题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下班以后，在自我世界里，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手、自己的顺序；回到工位，在现实世界里，他是0317，那个顺序不算数。他心里的“我”一点没少，手上的“我”却被那张卡吃掉了。

这条链子也不止停在工厂里。一旦“唯一最好的做法”被证明能在车间里提高效率，它就会被搬到别的地方去：学校里有了统一的课程和考试，医院里有了统一的诊疗路径，办公室里有了统一的流程和表格，平台上有了统一的派单算法。每搬一次，搬过去的都不只是一套办法，而是那张卡背后的知识观：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才算数。下一章就沿着这条路，看人怎样在劳动、教育、医疗里被一样一样做成零件。

还要补一句：传导链本身是讲得通的，每一节都有它的道理，也都带来过真实的好处。本章要指出的只是，链子的第一节一旦被定死，后面每一节都只能朝“同一”走，没有给“我”留出口。

◆ （六）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流水线是成本和市场逼出来的，是赚钱的逻辑，跟知识的定义有什么关系？

成本和市场提供了动机，这一点不否认。可是动机只说明“为什么要更快更便宜”，说明不了“为什么更快更便宜只能这样做”。手工作坊同样可以赚钱，工匠的手艺同样可以卖高价。大批量生产之所以可能，前提是有一种特别的知识形态：可以测量、可以写下来、可以交给任何人照做。没有这种知识形态，再强的动机也造不出流水线。而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工厂，后来都挂上了同样的作业卡。如果只是某一种赚钱逻辑的产物，就很难解释这种一致；如果它来自更底层的知识定义，就好解释了。

反驳二：统一性救过无数人。药品、桥梁、电网，难道不该统一？

该。本书从不反对这些。一座桥要对所有过桥的人都安全，一种药要对所有服药的人都有同样的作用底线，这些知识的对效半径本来就是全人类，统一是对的（第 23 章会给出“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这条判据）。问题不在于有统一的技术，而在于只剩下统一的技术：一个工人手腕里长出来的、只对他自己对效的那个顺序，在这套技术里没有任何位置。

反驳三：工厂不是有“合理化建议”吗？罗春生的顺序也可以被吸收，这不就是回写？

这条反驳最接近要害，值得认真答。合理化建议确实是一个回写的口子，可是这个口子的形状很说明问题：它只接受一种回写，就是把“我的顺序”升级成“全厂的顺序”。它问的是：“你这个办法，对所有人都好吗？”罗春生的顺序也许只对右手腕有旧伤的人好，也许只对他这个年纪、这个身高的人好。这样的知识，在

合理化建议的通道里只有两个结局：要么被硬撑成全厂标准，要么被退回。中间那一层，“对和我相似的几个人好”，在这套制度里不存在。本书后面要讲的类我知识（见第 27 章），缺的正是这一层。所以，合理化建议是回写，但它是只往全人类方向开的回写，它本身仍然是同一性定义的一部分。

> **带走的话**
>
> 作业卡上写的是“谁来做都一样”。这句话先是知识的定义，后来才成了工厂的规矩。

小账

承重句　统一性技术只保留“显露→差异序列”一条路，冻住了从纠缠出发的回写

作废条件　若能找到一种成熟的统一性技术，它在知识定义上并不要求“对所有人同一”，本章的传导链即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工位上方那张作业指导书

17

第 17 章

工业时代：人被做成零件

本章之问　工厂的那张卡，是怎样走出车间，走进学校和医院的？

（一）一个上午的三张单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罗春生的母亲七十四岁，这几个月总说胸口闷。一个星期六，罗春生请了假，带她去市里的医院。

早上七点，他们在自助机上取号。机器问：初诊还是复诊？选科室。罗春生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旁边的导诊员看了一眼，说：“胸闷，挂心内科。”八点四十，叫到号了。医生问了几句，在电脑上点了一阵，打出三张单子：抽血、心电图、心脏彩超。他们拿着单子，去一楼缴费，去二楼抽血，去三楼排心电图，去四楼排彩超。每个窗口前都排着队，每个队伍前面都挂着一块电子屏，屏上滚动着号码。母亲走得慢，罗春生扶着她，一层一层地爬。

十一点半，所有结果出来了，回到医生那里。医生看着屏幕上的数字，说：“指标基本正常，先观察，不舒服再来。”母亲想说她晚上睡不着，想说自从父亲走了以后胸口就常常闷，想说她自己觉得和心里的事有关。话到嘴边，医生已经在叫下一个号了。

下午，罗春生的女儿罗晓在家里刷题。她读高三，桌上堆着一摞试卷，每张卷子的最后一页都是一张答题卡。选择题涂黑方框，填空题写在格子里，作文写在框好的八百格里。她的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她记得很清楚：“阅卷老师一篇作文只看几十秒，你的观点要放在第一段，结构要清楚，不要写得太个性。”

那天晚上，罗春生想起了工位上方那张作业指导书。母亲走过的那一个上午，是一条流水线：取号、分诊、开单、缴费、检查、出报告、下结论，每一站都有标准的动作和标准的时间。女儿桌上的那张答题卡，也是一张作业指导书：内容放在哪里，格式怎么写，什么算对。他自己在工厂里是 0317，母亲在医院里是一个就诊号，女儿在考场里是一个准考证号。

一家三代人，在一天之内，在三个地方，被做成了三种零件。

◆ （二）不是比喻，是同一套做法

说“学校像工厂”“医院像流水线”，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比喻，带点抱怨的意思。本章要说的是：它不只是比喻。在相当多的地方，劳动、教育、医疗走的确实是同一套做法，而这套做法的底下，是同一个知识定义。

先看历史上的几个节点。在教育方面，工业化国家在十九世纪陆续建立普及的公立学校，按年龄分班，按统一课程教学，按统一考试升级。今天常有人把这种学校叫作“工厂模式”，不过教育史家对这个说法本身也有争论，认为它把复杂的历史说简单了〔待核〕。比较确定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大规模标准化考试迅速普及，美国的 SAT 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举行，用同一张卷子、同一个评分标准去衡量所有考生。中国的科举更早，用同一套经典、同一种文体选拔人，已经是一种很彻底的“同一性考试”。

在医疗方面，一九一零年美国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推动医学教育按照统一的科学标准整顿，此后二三十年里，美国一半以上的医学院合并或关闭。再往后，疾病分类走向国际统一的编码体系，临床上又发展出“临床路径”：同一种病，按同一套步骤检查、用药、出院，这个办法一九八五年前后由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医学中心提出，后来在许多国家的医院里推广。

先说清“零件”是什么意思。一个零件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可以被同一批里的另一个替换，换下来整台机器照样转；第二，它的好坏只看它合不合规格，不看它自己是什么；第三，它不能改机器，只能被机器改。把这三条放到人身上，就是：这个岗位换一个人来做照样运转；一个人好不好，看他合不合标准；他自己长出来的东西不能改程序，只能等程序来改他。罗春生在工位上，罗晓在考场上，老太太在医院里，三条全都对得上。

这些变化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功劳，后面会说到。这里先看清它们的共同点：每一种都是把“对所有人都同一”的那种知识，变成一套可以照做的程序，再把人放进程序里去。

◆ （三）三种零件，三种被冻住的东西

用 SDE 的三个词来读，会发现劳动、教育、医疗这三处的统一，各自冻住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区别很有用，它说明“人被做成零件”不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而是可以说得很具体的。

场所	被统一的是什么	被冻住的维度	被当成“误差”的东西
工厂	动作的次序与节拍	差异序列（D）：谁来做都是同一串动作	罗春生手腕里长出来的顺序
学校	答案与表达的格式	显露（S）：什么样子才算“对”	罗晓想写而不敢写的那种作文
医院	病人被拆成指标	特征纠缠（E）：只看能单独测量的数	母亲说不出口的那件心事

工厂冻住的是差异序列。上一章说过，作业卡规定了动作的先后和节拍，工人的那一串动作只许重复，不许变化。

学校冻住的是显露。一道题的答案摆出来是什么样子，一篇作文的结构摆出来是什么样子，事先已经定好。学生的思路可以千差万别，可是最后显露在答题卡上的，必须落进那几个方框。显露本来是从一个人的思路和他缠在一起的经验里长出来的；在考场上，显露被提前铸好，思路得倒过来去凑它。

医院冻住的是纠缠。导论里说过，一个病人的气色、饮食、睡眠、家里的事，原本是缠在一起的。流水线式的就诊把这个整体拆开，变成一项一项可以单独测量的指标：血里的几个数，心电图上的几条线，彩超上的几个尺寸。拆开以后，能测量的部分被认真对待，测量不了的部分，比如母亲说的那件心事，就落到了程序的外面。

三个维度，三处被冻住。合起来，正好是一个人被从三个方向固定成零件：动作被固定，答案被固定，身体被拆开再按指标拼回去。

还有一件事比冻住更要紧：三处都把回写的路改成了单行道。罗晓的作文老师读得出一篇好作文，可是她的判断要换算成分数，分数又要和全省的评分细则对齐；一个学生写出了不合细则却真有见地的东西，老师最多在边上写一句“有想法”，分数照扣。医院里的医生也一样，他也许隐约觉得老太太还有话没说出来，可病历里能写的，是检查结果和诊断编码。老师和医生心里那一点“看出来了”，和罗春生手腕里那个顺序是同一种东西：在一个小社区里对效的认识。它们在三处都有，在三处都没有地方落下来。

所以“人被做成零件”，说的不只是被零件对待的那个人，也说的是对待他的那个人。工人是零件，班长也是零件；考生是零件，阅卷的老师也是零件；病人是零件，看病的医生也是零件。前言说今天的人“心里越来越是‘我’，手上越来越是‘我们’”，这句话对站在程序两头的人都成立。

这里还可以用三原理多看一步。三原理说，三样东西里有两样顶住了，会推动第三样改变。在这套统一的做法里，顶住的往往是“标准”和“人”：标准要求同一，人偏偏不同。如果两者顶住而第三样有回旋余地，人的做法、学校的课程、医院的路径就会被推着慢慢改。可是当三个维度都被冻住时，矛盾无处转化，只能压回人自己身上，变成罗春生的手腕疼，罗晓的“不敢写”，母亲回家路上一句话也不说。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仍然落在第二条命题上：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上一章看的是技术在工厂里的形状，这一章看的是它走出工厂以后的形状。教育的标准化，是把“同一性的知识”直接当成教学的内容和考核的尺子；医疗的标准化，是把“同一性的知识”当成对待每一个具体病人的程序。

同时，它也落在第一条命题上。罗春生一家三代人，在自我世界里各自都很清楚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的手，女儿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母亲知道自己的心事。在现实世界里，三个人都被同一套做法装进了“我们”。他们心里越清楚，手上的落差就越大。第一条命题说的那个矛盾，在这一家人身上不是抽象的，它有工号、准考证号和就诊号。

这里还能看出第一条命题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吃掉“我”的那个“我们”，并不是一群具体的人。罗春生不恨班长，罗晓不恨阅卷老师，老太太也不怪医生。没有哪个人想吃掉谁。吃人的是那套程序，而程序背后，是一句关于知识的定义。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换几个好人、换几条规章，矛盾总是去而复来：定义没变，程序就会以新的样子再长出来。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标准化让几亿人受了教育、看上了病，这是巨大的进步，怎么能说成“被做成零件”？

这条反驳是对的，而且必须先承认。没有统一的课程和考试，许多农家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没有统一的诊疗规范，许多病人会遇上全凭运气的医生。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人的保护：它保证每个人至少得到一个底线。本章并不主张撤掉这个底线。

本章要说的是，底线被当成了全部。标准化的问题不在于它存在，而在于除了它之外，没有第二种被承认的知识可以接上来。母亲的指标正常，这一条知识对效

半径是全人类，它是对的；母亲自己觉得胸口闷和父亲去世有关，这是她的感受，不是诊断，本书也不做诊断；这一条感受的社区只有她自己和她的家人，在这套程序里它没有位置。不是医生不好，而是程序里没有为这一层知识留格子。卷五第23章要讲的判据，是让每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等于它的对效半径；在这一家人身上，问题恰恰在于只有一种半径。

反驳二：现在不是在讲“个性化教育”“精准医疗”吗？统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值得问一句：个性化是从哪里来的？在许多实际做法里，个性化是把人分得更细，比如按更多的指标分组，按更多的数据推送题目或方案。分得越细，每一组里仍然是同一套标准，只不过组更多了。这和前言里说的推荐算法是同一回事：用“我们”的办法去照顾“我”，照顾得越周到，测量越密。真正的分界不在于分组细不细，而在于一个人自己长出来的认识，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被记下、被检验、被回写。只要知识的定义还是“对所有人同一”，个性化就只能是更精细的统一。

反驳三：说到底，人是自愿走进这些程序的。没人逼罗晓参加高考，也没人逼老太太去大医院。

形式上是自愿的，实际上只有一扇门。罗晓可以不按评分细则写作文，代价是分数；老太太可以不去大医院，可是县里的诊所也按同样的路径看病。当一种知识被定义为唯一算数的知识，凭它建起来的程序就成了唯一被承认的通道，选择只剩下进与不进。本书后面讲新“我们”的判据，是能回写、能退出（见第39章）。拿这个判据回头看这些程序：退出的代价极高，回写的口子只朝一个方向开。这不是谁逼的，是定义逼的。

> **带走的话**
>
> 工号、准考证号、就诊号，是同一种号。它们背后，是同一句“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才算数”。

小 账

承重句　劳动冻住差异序列，教育冻住显露，医疗冻住纠缠，三处合起来把人从三个方向固定成零件

作废条件　若标准化的教育与医疗已普遍为“只在一个人或一小群人身上对效”的认识留出被记录与回写的正式位置，本章的诊断即过时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答题卡上框好的八百格

18

第 18 章

被强制为全人类

本章之问　为什么今天一条知识要算数，就得向全人类交代？大模型在这件事里是什么？

（一）一篇谁的家乡都行的作文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高三上学期的一个周末，罗晓的语文作业是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家乡》。她写了两段，写不下去，打开手机上的大模型，打了一行字：“写一篇高中生作文，题目《我的家乡》，八百字，湖南小县城。”

不到十秒钟，一篇作文出来了。开头写清晨的薄雾笼着青石板路，中间写外婆在灶台边煮米粉，写街口老槐树下下棋的老人，写家乡这些年修了新马路、建了高铁站，结尾写“无论走多远，家乡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结构完整，语句通顺，有景有情，还用了两个比喻。罗晓读了一遍，觉得比自己写得好。

可是她又读了一遍，心里有点别扭。她家乡没有青石板路，那是另一座古镇；她外婆不煮米粉，外婆做的是擂辣椒；街口没有老槐树，有一棵被雷劈过半边、还活着的樟树，她小时候怕它，后来天天绕着它跑。作文里的每一句都像她的家乡，又没有一句是她的家乡。她把那段话发给同桌，同桌回了一句：“跟我让它写的那篇差不多。”

两个人比了一下，果然，薄雾、外婆、老树、新马路、港湾，一样不少，只是顺序和比喻换了换。同桌的家乡在湘西，她的在湘中，两篇作文的家乡是同一个。

罗晓把那篇作文删了，回到自己写的两段，在后面加了一句：“我家门口有一棵被雷劈掉一半的樟树。”写到这里，她停了很久，不知道这棵树要怎样写进一篇“好作文”里去。

◆ （二）问题：那篇作文的社区是谁

上一章说，一家三代人在三个地方被做成了三种零件。这一章的场景看起来轻松得多：没有工号，没有排队，是一个孩子自己打开手机，请一台机器帮忙。可是这件小事里，有一个比工厂和医院更深的东西。

先问一个本书反复要问的问题：那篇作文是在哪个社区里对效的?

答案是：所有人。它对任何一个写“我的家乡”的中国高中生都“有效”，任何一个阅卷老师读了都不会扣太多分。它的社区，是写过家乡、读过家乡作文的所有人。正因为社区这么大，它才谁的家乡都像，谁的家乡都不是。

罗晓那棵被雷劈掉一半的樟树呢？它的社区很小：她自己，她的童年，她家门口那条街上的几户人家。这条认识在那个社区里是真的，而且只有在那个社区里才有分量。可是她想把它写进一篇“好作文”，就得先问：阅卷老师懂吗？评分细则认吗？全省考生里，有人写这样的东西拿过高分吗？这几个问题，问的都是同一件事：它能不能向全人类交代。

王德生说，知识的谱系其实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而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罗晓的作文作业，是这句话最家常的样子。

◆ （三）两股力量，一台机器

“被强制为全人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

第一股力量是科学的普遍性理想。科学对自己的要求，是它的结论不因提出者是谁、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民族而改变。社会学家默顿在一九四二年的一篇论文里把这一条概括为科学的“普遍主义”规范（该文后来以《科学的规范结构》为题收入他一九七三年的文集）。这个理想很高贵：它让一个穷国的学者和一个富国的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让一条定律不必问发现者的出身。卷二第 10 章讲过，它是同一性定义最成功的形态。可是当这个理想从实验室走出来，变成衡量一切认识的尺子时，它就开始要求所有的认识都向全人类交代。

第二股力量是技术的统一性。前两章讲过，统一性的技术从工厂走到学校和医院。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它又走到了全世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一九四七年开始运作，此后国际通行的标准越来越多；互联网让同一个网站、同一套软件、同一种界面同时摆在几十亿人面前。现实世界里，人第一次真的被放进了同一个“我们”里：同一个搜索框，同一个视频平台，同一套派单算法。罗春生的侄子在城里送外卖，他的路线、时间、评分，和全国几百万骑手按同一个算法计算。

这个侄子叫罗小宇，这也是我构想的人物。他送了三年外卖，脑子里有一张算法没有的地图：哪个小区的东门晚上十点以后锁，要绕到北门；哪栋楼的电梯中午总要等五分钟，不如走楼梯；哪家店出餐慢，接单时心里先打个折扣。这些都是知识，在他和他那一片的几十个骑手之间口口相传，一次次对效。可是派单系统不认这张地图。系统按全城的平均速度算时间，超时就扣钱。小宇的地图只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成立，系统的时间表对全城、对全国都一样。前者对效，后者算数。

两股力量一合，事情就变了。科学的理想说：只有对全人类都成立的才是知识。技术的统一说：全人类现在真的被连在一个系统里了。前者给了标准，后者给了场地。于是“全人类”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成了每一条认识都必须面对的实际社区。不是谁选了它，而是没有别的社区可选。这就是“强制”。

为什么没有别的社区可选？因为中间那些社区，正在失去承载它们的东西。从前，一门手艺有师徒，一个村子有老人，一座县城有自己的老字号和地方戏，一个行业有自己的行话和口诀。这些都是中等大小的社区，它们各有各的知识，各有各的检验办法。统一的技术来了以后，这些社区的知识要么被收进全国、全球的标

准，要么因为没人传而散掉。社区的层次被抽掉，只剩下两头：最小的“我”，和最大的“全人类”。小宇的那张地图，就是一片快要被抽掉的中间层：它不是他一个人的，也不是全国的，是那一片骑手的。这一层一旦没有地方落下，就只能等着被系统覆盖。

大模型，是这两股力量的汇合点。

一个大模型，是用极大量的文字训练出来的，这些文字来自书籍、网页、论文、对话，来自无数写过东西的人（具体构成因模型而异，这里只取大意）。训练的过程，说白了，是把这些人写下来的东西压缩成一组参数，让机器学会：在这么多人里，下一句话最常怎样接。所以，当罗晓请它写《我的家乡》时，它写出的是在所有写过家乡的人里，最常出现、最被认可的那种家乡。薄雾、外婆、老树、港湾，不是哪一个人的家乡，是“全人类”这个社区的家乡。

可以这样说：大模型是“全人类”这个社区被压缩成的一台机器。从前，全人类只是一个概念；科学的普遍性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统一的技术把它变成一个场地，大模型则第一次把它变成了一件可以随时调用的东西。你在手机上问它一句话，就是在向全人类的社区问话；它回答你一句，就是全人类的社区在回答你。

用 SDE 的话来读，这台机器给出的，是一个规模空前的显露（S）：所有人写下的东西被摆了出来，而且被排好了先后。它在一次回答里也走了一串差异序列（D），一个字接一个字地长出来。可是它的纠缠（E），是全人类的平均纠缠：几十亿人的经验缠在一起，缠成一个谁都像、谁都不是的整体。罗晓那棵樟树，是她自己的纠缠，它在全人类的平均里被稀释到几乎为零。机器没有看不起这棵树，它只是没有理由把它写出来，因为在全人类这个社区里，它太少了。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三条命题上：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

那篇作文让人看到“同一性”真实的样子。哲学家说“主体间同一性”，听起来很抽象；落到罗晓手里，它就是那篇谁的家乡都行的作文。同一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社区大到全人类时，知识自然呈现出来的那种平均。

这一章同时也是第二条命题的延伸。第 16 章说，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到了大模型，统一性的技术反过来生产同一性的知识。工厂里，先有作业卡，再有流水线；在大模型这里，全人类的文字造出了机器，机器又成批地吐出全人类的平均文字，这些文字再回到网上，成为下一台机器的材料。链子首尾接上了，成了一个圈。

还有一点要说清。王德生用的是“被强制为”，不是“变成了”。这个词的分量在于：全人类这个社区不是知识自己长到那么大的，而是被一套定义和一套技术撑到那么大的。药理学长到全人类，是因为人的身体在那个层面上确实相似，它的对效半径本来就有那么大。罗晓的作文、小宇的地图被拉到全人类面前，却不是因为它们的对效半径变大了，而是因为别的社区没有了，只剩这一个可以交代的地方。前一种是知识自己的半径，后一种是被撑开的半径。本书在卷五把这种错位叫作“半径被强制放大”（第 24 章）；这一章只先指出它从哪里来：科学的理想、统一的技术，以及把二者压成一台机器的大模型。

也正因为是“被强制”的，它就不是不能改的。社区的大小，原本是知识的一个属性，不是知识的宿命。本书中编要做的，就是把被抽掉的那些中间层重新认下来：在最小的“我”和最大的“全人类”之间，承认还有许许多多相似的人聚成的社区（第 27 章称为类我知识）。小宇那一片骑手的地图，罗晓那条街上几户人家都记得的樟树，就住在这一层。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大模型也能个性化。让它“写我家门口那棵被雷劈掉一半的樟树”，它照样写得很好。

确实可以。可是请注意，这句话是罗晓自己说的。那棵樟树是她提供的，不是机器提供的。机器能把她的材料写得更通顺，但材料的来源，是她的那个小社区。

这一点非常要紧：大模型自己给出的，总是大社区的平均；能把它拉向小社区的，只有一个人带来的自己的东西。本书下编讲三位一体（第 41、42 章），说的就是这件事：大模型是基础设施，个人的材料才是锚。没有锚，机器只能回到全人类。

反驳二：全人类共享同一份知识，这不是人类的梦想吗？为什么要说成“强制”？

共享是梦想，强制是另一回事。全人类可以共享药理学、数学、物理学，这些知识的对效半径本来就是全人类，共享它们是好事。所谓“强制”，是说所有的认识，不论它本来对效于多大的社区，都必须拿到全人类面前去称一称，称不出分量的就不算知识。罗晓的樟树、罗春生的拧螺丝顺序、老太太的心事，都是这样被称没的。梦想说的是“大家都能拿到”，强制说的是“只有大家都一样的才算数”。前一句本书全力赞成，后一句本书要改写。

反驳三：机器写的作文不过是作业，何必上升到“全人类”？

因为这件小事每天在几亿个人手里发生。一个人请机器写一篇作文，是小事；一代人都这样学写作，“我”的那一层就有可能从写作里整体退场。卷五要讲的“半径被强制放大”（第 24 章），在这里有了一个可以量出来的形状：一代人写家乡，写出的是同一个家乡。

> 带走的话
>
> 大模型是“全人类”这个社区被压缩成的一台机器。问它，就是问所有人；它答你，就是所有人在答你，只是“你”不在里面。

小账

承重句　科学的普遍性给了标准，技术的统一性给了场地，大模型把全人类做成了一件可调用的东西

作废条件　若大模型在没有个人材料输入时，也能稳定地写出属于某一个小社区、而非大社区平均的东西，本章“压缩成一台机器”的判断须修改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那棵被雷劈掉一半的樟树

19

第 19 章

发现死亡

本章之问　共同知识变得几乎不要钱以后，“我们的知识”还能把人聚在一起吗?

（一）一间空下来的补习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郭建国五十一岁，在罗晓读书的那座县城里开了十五年补习班。补习班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二楼，两间打通的屋子，一块黑板，二十几张旧课桌。他原来是县一中的数学老师，后来辞职出来单干，讲高中数学，讲得好，口碑一届传一届。最多的时候，一个暑假有一百多个学生，晚上十点楼道里还站着等孩子的家长。

郭老师的本事，说起来就是会讲题。一道导数压轴题，课本上的解答三行字，学生看不懂；他在黑板上画两条曲线，一边画一边问：“你看，它在这里拐弯了，为什么拐？”学生就懂了。家长们说，听郭老师讲一道题，顶自己琢磨一晚上。

这两年，补习班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去年暑假只招了三十几个，今年更少。他问一个没再来的老学生为什么不来了，学生有点不好意思，掏出手机给他看：拍一张题目的照片，大模型几秒钟就给出解答，一步一步，还会画图；看不懂可以接着问，问十遍它也不烦。“郭老师，它讲得没你好，”学生说，“可它不要钱，半夜也能问。”

郭建国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空教室里，把黑板擦了又擦。他想不通的不是少挣了钱，而是另一件事。十五年来，他一直以为，学生是冲着他讲的那些东西来的：解题的方法，压轴题的套路，考点的规律。现在这些东西，一台机器都能讲，讲得不比他差太多，而且谁都能拿到。那么，原来坐满这间屋子的那些人，到底是被什么聚在一起的？

他想起几个毕业多年还常回来看他的学生。他们回来，从来不问题目，问的是别的：要不要复读，选什么专业，跟父母闹翻了怎么办。有一个学生说过一句话，他当时没在意：“郭老师，我们来你这儿，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 （二）从前，共同知识是稀缺的

郭老师的补习班不是一个特例。它是一个缩影：一个靠“我们的知识”聚起来的小社区，在共同知识变得极便宜之后，开始散了。

要看清这件事，得先看清从前的情形。很长时间里，共同知识是稀缺的。一本好教材要花钱买，一位好老师要托人找，一条专业的说法要读很多年书才说得出来。正因为稀缺，掌握它的人才有分量，围着它的人才会聚过来。学校、补习班、行会、学会、专业团体，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着一份稀缺的共同知识聚起来的“我们”。郭老师那块黑板前坐着的二十几个人，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拿到那份知识。

大模型改变了这个前提。第 18 章说，它是“全人类”这个社区被压缩成的一台机器。压缩以后的共同知识，拿到它的代价几乎降到零：一张照片，一行字，几秒钟。从前要托人、花钱、排队才能拿到的东西，现在谁都能随时拿到，拿得一样多。

王德生提出过一条叫“发现死亡”的原则，本书这样读：每个领域里的“发现”，都会遇到 AI 做了那个“发现”的挑战，而 AI 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不是发现。用在这里，意思是：旧知识观是发现学：知识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发现、去确认它对所有人都一样（见导论“SDE 的几个词”）。在发现学里，谁先发现、谁掌握得多，谁就有分量。现在，那份“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知识，机器能替

所有人发现，而且是成批地、即时地、几乎免费地发现。“发现”这件事本身不再稀缺，靠它取得分量的人和靠它聚起来的社区，就一起失去了根基。

这种失去根基，不只发生在补习班。一个律师从前的分量，有一部分来自他记得法条和判例；一个工程师从前的分量，有一部分来自他会查规范、会套公式；一个编辑从前的分量，有一部分来自他知道一句话怎样写才规范。这些都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知识，掌握它们曾经很难，现在一台机器几秒钟就能给出八九不离十的答案。于是在许多行业里，同一种不安在蔓延：我学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原来谁都能拿到。这种不安的对象，其实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延续了很久的约定：知识就是共同知识，掌握共同知识就是有知识。这个约定一松，人们才发现，自己身上真正拿不走的那部分，在旧约定里从来没有名字。

要补一句：机器在这里做的，严格说并不是去世界上找出一条早就在那里的真理，而是从全人类写下的东西里，一句一句地生出一个回答，方式本身就是发生。只不过它生出来的，是全人类这个大社区的平均。发现学的说法在机器面前格外站不住：被当成“发现”的东西，原来可以被一台机器批量生出来。

◆ （三）用三原理读：两头顶住，第三维要变

用三原理来读这件事，会看得清楚一些。三原理说：三样东西里有两样顶住了，就会推动第三样改变。

在郭老师的补习班里，顶住的是什么？一边是显露（S）：解题方法、考点规律，这些共同知识被机器大量地、免费地摆了出来，显露过剩。另一边是差异序列（D）：每个学生自己的学习过程，第一遍不懂，第二遍懂一半，第三遍在哪一步卡住，这一串变化每个人都不一样。从前，郭老师的黑板把两头接在一起：他把显露讲成适合这个学生的一串步骤。现在，显露已经多到用不完，可它并不认识面前这个学生的那一串变化。两头顶住了。

被推着改变的，是第三维，纠缠（E）：人和人之间缠在一起的那股劲，也就是“我们”靠什么聚在一起。从前，“我们”靠稀缺的共同知识缠在一起；共同知识不再稀缺，这股劲就松了，补习班就空了。可是那几个毕业多年还回来的学生说

明，另一种纠缠还在：不是因为郭老师“知道题目”，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前者是全人类社区里的知识，后者是一个小社区里的知识：郭建国和这十五年里一届届走过的学生。

顺着这个读法再往前推一步，能看出被推着改变的纠缠，正在找新的落点。郭老师的补习班空了，可是县城里的家长并没有因此不再聚在一起。他们换了地方聚：有人建了一个家长群，群里不讨论题目怎么解，题目大家都能问机器；讨论的是“我家孩子跟你家孩子一样，一做难题就慌，你们怎么办的”。这是纠缠在寻找另一种连接：不是围着一份共同知识，而是围着“和我相似”。这个群还很粗糙，消息多，噪声大，说法真真假假，可它指出了方向。本书第 27 章要讲的类我社区，就是这个方向被认真做出来的样子。

这就是发现死亡的完整形状：被它杀死的，是靠共同知识聚人的那种“我们”；它杀不死的，是靠“知道你是谁”聚人的那种“我们”。前者正在散，后者还没有被承认为知识。

◆ （四）旧的“知识经济”为什么名不副实

说到这里，就要碰到一个大词：“知识经济”。

这个词的来历，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第一编另有专门的讲法，这里只引，不重讲〔待核：第一编的具体表述请对原书〕。本书这里只用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段公开的历史，一样是第 198 号的来源链（前言已述）。历史是：一九六二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出版《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译名待核），第一次给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记账，教育、研究、出版、通讯、信息服务，一项一项算进去，估出这些部门约占当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三成（约百分之二十九，指一九五八年）。此后，“知识产业”“知识经济”一类的说法陆续流行起来。来源链是：被承认的新知识，过去都可以沿来源链回溯，知识要为别人生产，就必须先被交出。两样合起来，本书的读法是：这个名字用了六十多年，名不副实，因为被记账的那些“知识”，都是必须先变成“我们的”才能流通的共同知识；个人的知识，在那套账里没有成为财产的通道。

把这个结论放回本卷的线索里，就能看得更清楚：旧知识经济是同一性知识的经济。它卖的是教材、课时、论文、专利、咨询报告，卖的都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那一部分；它的价格，建立在共同知识稀缺的基础上。郭老师的补习班，就是这种经济在一座县城里的一个小摊位。共同知识一旦被大模型压到近乎免费，这种经济的根基就动摇了。所以，“发现死亡”同时也是旧知识经济的死亡。不是知识不重要了，而是那种被叫作知识经济的东西，本来就没有把知识的全部算进去。

王德生说，知识谱系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讲“我的知识”，就是讲知识经济的诞生。这句话在这里有了它的反面：旧的那个名字之所以名不副实，正因为它从来不讲“我的知识”。按本书的读法，真正的知识经济要从郭老师那几个学生的一句话开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怎样成为一个人的财产，本书在卷十一第 55 章接着讲，并接上第 198 号第五、六编。

◆ （五）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和第七条命题的接口上，也回到第二条。

第二条说，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到了大模型，统一性的技术把同一性的知识做到了极致：最大的社区，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极致也是尽头。共同知识便宜到不再能凝聚人，靠它聚起来的“我们”开始散，靠它定价的知识经济开始塌。这是旧定义的后果走到了头。

第六条说，大模型的使命就是为谱系发生而来，但它仅仅是基础设施。发现死亡正是这句话的背景：大模型把“我们的知识”做成了人人可用的地基，地基越便宜，地基之上长出什么就越要紧。第七条说，知识谱系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本章说明的是，旧的那个“知识经济”为什么还不是它。

◆ （六）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共同知识便宜了，人人都能学，这是知识的民主化，为什么要说成“死亡”？

对拿到知识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好事。本书完全赞成。罗晓半夜能问一道题，这是真实的进步。“死亡”说的不是知识没了，而是一种取得分量的方式死了：靠掌握稀缺的共同知识取得分量，靠它把人聚在一起，靠它定价。这种方式死了以后，人和人还要聚在一起，知识还要有价值，可它们不能再建立在共同知识的稀缺上了。民主化是一面，失去凝聚力是另一面，两面同时发生。

反驳二：郭老师讲得比机器好，好老师永远会有市场。

也许。可是“讲得好”本身也在被压缩：今天机器讲得不如他，明天未必。如果郭老师的价值只在于“把共同知识讲得更好”，那么他是在和一台压缩了全人类讲法的机器比赛，这场比赛的方向很难乐观。他真正不会被压缩的，是那几个学生说的那一层：他知道这一届学生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哪个孩子在哪一步会卡住、为什么卡住。这一层不是共同知识，是他和他的学生这个小社区里的知识。本书中编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层认作知识。

反驳三：说“旧知识经济名不副实”，那几十年里大学、研究所、软件公司创造的价值难道是假的？

不是假的。那些价值是真的，而且很大。“名不副实”说的不是它没有价值，而是名字和内容对不上：它叫“知识经济”，实际上只是“共同知识的经济”。一座只算了根的账、没算枝叶的果园，收成也可以很好，只是不能说它算清了整棵树。第 198 号讲的来源链说的正是这个：在那套经济里，知识要为别人生产，必须先交出去变成“我们的”，才能被计价。本章只是把这个论证接到“发现死亡”上：当被计价的那部分变得几乎不要钱，名字和内容之间的缝就露出来了。

> 带走的话
>
> 发现死亡杀死的，是靠共同知识聚人的“我们”；杀不死的，是“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小 账

承重句　共同知识被压到近乎免费，靠它聚人与定价的“我们”和旧知识经济一起失去根基

作废条件　若共同知识免费之后，靠共同知识聚起来的学校、学会、专业团体凝聚力并未下降，“发现死亡”即言过其实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郭建国擦了又擦的那块黑板

20

第 20 章

旧理念世界为什么救不了

本章之问　从前把人聚在一起、给人意义的那些大“我们”，为什么今天接不住这个矛盾？

（一）两件工装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罗春生的父亲罗德厚，生前在县里一家老机械厂当了三十年钳工。他走了以后，罗春生收拾遗物，在衣柜最底下翻出一件旧工装：深蓝色的帆布，洗得发白，肘部打着两块补丁，胸口印着厂名，字已经褪成了淡灰色。母亲说，那是父亲最舍不得扔的一件衣服，厂子关门那年他还穿着它去厂门口站了一个下午。

罗春生记得，小时候父亲穿上这件工装，是很神气的。厂里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自己的澡堂、自己的电影院，过年厂里发鱼发肉，谁家有事，车间主任带着人上门。父亲常说一句话：“厂里就是家。”他对那一套规矩是真心认的：几点上班，怎样带徒弟，什么话在车间里不能说，什么人该敬着。父亲身上有很多“我”的东西，脾气倔，手艺好，可这些都放在“厂里”这个大“我们”里面。他先是厂里的人，然后才是罗德厚。

罗春生自己身上也穿着一件工装，就是那件浅蓝色的。电子厂每天早上开早会，班长领着念几句口号，墙上贴着“企业文化”：我们是一家人，客户第一，追

求卓越。厂里也搞团建，也评优秀员工，也在过年时发一箱水果。可是罗春生心里清楚，这件工装跟父亲那件不一样。他穿它，是为了上班；脱下来，挂在更衣柜里，跟他这个人没关系。厂里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听着，不信，也不反对。

他把父亲那件旧工装叠好，放回了柜子里。他想，父亲那一代人愿意先把自己交给一个“我们”，换来一个家；他自己这一代不愿意了，可也没换来什么。他的女儿呢？罗晓连“交出去”这个念头都没有。她手机里关注了很多东西，哪一样都可以随时取消关注。

两件工装，一件是被认了的“我们”，一件是没人认的“我们”。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个厂子的关门。

◆ （二）旧“我们”的共同形状

第 16 至 19 章讲的，都是现实世界里那个靠技术统一起来的“我们”：作业卡、答题卡、派单算法、大模型。卷一第 2 章说过，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面对它，人很自然会想到另一种“我们”：那种靠理念相连、有意义的“我们”。历史上，这种“我们”有很多：宗教，民族，各种主义，还有父亲那一代人身上的单位和家族。它们都属于理念世界：都给人一套解释世界的说法，告诉人为什么活、为谁活、什么是对的。

按理说，矛盾既然要靠理念世界来调和（第一条命题），这些现成的理念世界不就可以拿来用吗？

本章要说的是：不行。不是因为它们不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里给过无数人真实的意义和依靠；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形状，这个形状和今天的人对不上。

这个共同形状可以说成一句话：**先交出“我”，再得到“我们”**。

宗教里，人要先信，先把自己交给一个比自己大的东西，然后才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卷三讲过，梵我一如里，“我”的真相是与普遍者同一；佛教讲无我，“我”的执着要先放下（见第 13、14 章）。基督教传统里也有“舍己”的说法（和合本《马太福音》16:24、《路加福音》9:23）。民族的“我们”，要人先

认一个共同的来处和命运，个人的利害放在后面。各种主义的“我们”，要人先认一套关于社会怎样运转、应当怎样改造的总体说法，个人的判断要和它对齐。父亲那一代人的单位，规模小得多，结构是一样的：先是厂里的人，然后才是自己。

这里不评价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主义的内容对不对。本章只看它们的结构：它们给的意义是真的，但这个意义是用“先交出我”换来的。

◆ （三）用六路径读：三步的先后

用六路径来读这个形状，可以说得很准。六路径说的是三样东西发生的六种先后次序。

旧理念世界走的路，大体是这样的：先有一个已经缠好的整体（E），比如一个教会、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人生在其中，或者被吸收进去；再有一套摆好了的说法（S），经典、教义、规章，告诉人什么是对的；最后才是人自己的一串变化（D），他的成长、他的选择、他的做法，要按照前面两样来走。次序是E→S→D。“我”出现在最后一步，而且是作为结果出现的：你是一个好信徒、一个好国民、一个好工人，是因为你照着那套说法活成了那个样子。

这条路本身没有错，它在人类历史上运转了几千年。可是它有两个关键的地方不开口。

第一，从“我”往回改那套说法（D→S）的口子很窄。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长出了新的认识，想回过头去改经典、改教义、改规章，几乎是不可能的。少数人做到了，往往被看作异端，或者另立一个新的“我们”。也就是说，旧理念世界对“我”的回写，开口极小。

第二，退出的代价极高。离开一个宗教、一个民族认同、一种主义、一个单位，在许多时代意味着失去生计、失去亲人、失去名分。卷八第 39 章要讲新理念世界的判据：能回写、能退出。拿这个判据回头看旧理念世界，大多数的旧“我们”，两条都不合。

公平地说，旧“我们”里并非没有小社区的知识。罗德厚那个机械厂里，老钳工之间有一套口口相传的诀窍：哪台旧车床的丝杠有间隙，进刀要多留半圈；哪批钢料偏硬，锉刀要换粗齿。这些是真正的类我知识，在几个师傅和徒弟之间对效。可是它们的位置很说明问题：它们被允许存在，是因为它们服务于“厂里”这个大“我们”；一旦和厂里的规矩冲突，让步的总是诀窍。旧理念世界容得下小社区，却不让小社区去改大社区。

而今天的人，恰恰在这两条上和从前不一样了。前言里那三个地方的年轻人，一个不接饭桌上的话，一个不去教堂，一个离开村子，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不愿意先交出“我”。他们在自我世界里已经很强了（第一条命题），这个“我”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用它去换一个“我们”，在他们看来是亏本的买卖。罗晓随时可以取消关注，这个动作很小，可它说的是：她只接受能随时退出的“我们”。

（四）为什么旧的救不了，新的又在哪里

把这几条合起来，就能说清旧理念世界为什么救不了今天的矛盾。

矛盾的一头，是自我世界里越来越强的“我”。旧理念世界给的方子，是让这个“我”先退一步，交出来，换一个有意义的“我们”。这个方子对罗德厚那一代人有效，因为他们的“我”本来就放在“我们”里面；对罗春生、罗晓这一代人无效，因为他们的“我”已经站在了外面。

矛盾的另一头，是现实世界里那个靠技术统一起来的“我们”。旧理念世界对它也没有办法：那件印着“我们是一家人”的浅蓝色工装说明，当企业把旧“我们”的说法拿来贴在统一性的技术上时，人们一眼就看穿了。旧理念世界的话，贴在新技术上，反而让技术的“我们”显得更空。

所以，旧理念世界的困难不在于它们的内容是否高尚，而在于它们和第 16 章那条传导链的源头是同一个：它们也是同一性的。它们的“我们”，也是要求所有成员在最根本处同一：同一个神，同一个来处，同一套主义，同一个厂。理念世界的旧形态和现实世界的技术，在知识定义上是同一个底子，一个用说法统一人，一个用机器统一人。用一种同一性去救另一种同一性造成的矛盾，救不了。

还有人会走第三条路：既不要旧的“我们”，也不要新的，干脆一个人过。罗春生下班后不参加任何聚会，罗晓关注什么都随时取消，这多少带一点这个意思。可是前言已经说过，在自我世界里补救是补不好的：一个人回到内心，并不能改变他明天还要穿上的那件工装。不要“我们”的“我”，在现实世界里仍然被那个技术的“我们”吃着，只是吃的时候身边没有人了。所以，拒绝旧理念世界是今天的人的真实处境，但拒绝本身不是出路。

这样看，罗春生站在两件工装中间，其实是站在三条路的路口：父亲那件，是先交出自己换一个家；自己这件，是什么都不交、也什么都没换到；女儿那一代，连“交”和“换”都不想谈。三条路里，没有一条既保住了“我”，又给了一个有意义的“我们”。这正是理念世界必须新生、而不能复原的原因。复原，就是回到父亲那件；不新生，就停在自己这件。

新的理念世界要有一个不同的形状。王德生说，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谱系发生。这句话的次序，正好和旧理念世界相反：不是先交出“我”再得到“我们”，而是从“我们”的知识出发，长出“我”；长出来的“我”，再往回流，让“我们”新生（第五条命题）。这样的“我们”，不是要人先交出来，而是要人带着自己来；它不是人生下来就被吸收进去的整体，而是相似的人被吸引着聚起来的社区（第 30 章）。

◆ （五）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一条和第五条命题上。

第一条说，矛盾只能由第三个世界，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本章补上的是“新生”这两个字的分量：不是任何一个理念世界都可以，现成的旧理念世界不行，因为它们的形状是“先交出我”。新生，意味着理念世界要换一个形状。

第五条说，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一个双向的谱系：往下走是“我”的诞生，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本章说明的是为什么必须双向：只往回流（“我”交给“我们”），是旧理念世界；只往下走（每个人关进自己），是另一种失败（第 36 章）。旧的那条路，只有前一半。

本卷到这里也结束了上编。卷一说出矛盾，卷二、卷三追出病根，卷四看清后果：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人被做成零件，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共同知识便宜到不再能聚人，旧的理念世界也接不住。病根看清了，下面卷五开始立新定义。

（六）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宗教、民族、各种思想传统今天仍然有大量的追随者，怎么能说“今天的人不再愿意”？

这个反驳说的是事实，本章不否认。在世界许多地方，旧的“我们”仍然很有力量，也仍然给许多人意义。本章的说法要收紧一点：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再愿意，而是说，在前言描述的那种“我”越来越强的人群里，“先交出我”这个条件越来越难被接受。而且，即使在仍然认同旧“我们”的人里，认同的方式也在变：越来越多的人是“带着自己”去认同，挑选、改写、随时保留退出的权利。这种变化本身就说明，旧的形状在松动。

反驳二：没有任何“我们”不要求一点“交出”。新的类我社区难道不要求人遵守什么吗?

这是一个真反驳，必须认真回答。任何社区都要有一点共同的东西，否则就聚不起来。类我社区也有：要分享，要接受别人的检验，要遵守最基本的规矩。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共同的东西，而在于两件事。第一，次序：旧“我们”是先交出，后得到；类我社区是先带着自己的东西来，在相似中被吸引。第二，方向：旧“我们”的共同说法很难被成员改写，类我社区的共同知识本来就是成员们一次次回写出来的，而且成员可以离开，离开不意味着失去一切。如果一个类我社区做不到这两条，按第 39 章的判据，它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吃掉“我”。这一条，本书在卷八还要再立一次规矩。

带走的话

旧的“我们”说，先交出你，再给你一个家。今天的人回答说，我想带着自己来。

小账

承重句　旧理念世界的形状是 E→S→D，“先交出我，再得到我们”，回写口窄、退出代价高，和统一性技术同一个同一性底子

作废条件　若能找到一种旧理念世界，既不要求先交出“我”，又允许成员自由回写其根本说法与无代价退出，本章的结构判断须修改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衣柜最底下那件打着补丁的深蓝色旧工装

中　编

新定义：知识的社区性与谱系

编　序

病根看清以后，换一个定义：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同一性只是它的特例，半径等于全人类。中编四卷，先立“社区”与“对效半径”（卷五），再分出公共、类我、我三层谱系（卷六），逐层检验它们靠不靠得住（卷七），最后讲两个方向——往下长出“我”，往回让“我们”新生（卷八）。

卷 五

知识的社区性

本 卷 各 章

第 21 章 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

第 22 章 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

第 23 章 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

第 24 章 两种错位

第 25 章 知识的新定义

21

第 21 章

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

本章之问　老农说“燕子低飞要下雨”，这句话算不算知识？如果算，它住在哪里？

一、晒谷坪上的一个下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湘中丘陵里有一条山冲，二十几户人家，田一丘一丘地顺着山势往下排。老钟今年六十一岁，在这条冲里种了四十年稻子。七月中，早稻刚割下来，谷子摊在屋前的晒谷坪上，黄澄澄一大片。这是一年里最怕雨的几天：谷子淋了雨，捂上两天就发芽、发霉，半季的辛苦就去了一截。

下午三点多，太阳还很毒。老钟的孙子钟亮放暑假回来，正坐在屋檐下看手机。他在省城读农业大学，手机上装着两个天气软件。他看了一眼，说：“爷爷，今天下午降水概率百分之十，放心晒。”

老钟没有接话。他站在坪边，看了一会儿田那头。几只燕子贴着刚割过的禾蔸飞，飞得很低，一下一下几乎擦着水面，绕着田埂打转，不往高处去。他又抬头看了看对面山顶，山顶那块常年挂着的白云不见了，山的轮廓显得特别近。他说：“收谷。”

钟亮说：“软件说不会下。”

老钟说：“一个钟头之内要下。燕子贴田飞，对面山又近了，这个天，靠不住。”他已经拿起了推耙。钟亮不情愿地站起来帮忙，祖孙俩连推带扫，把谷子拢成堆，盖上油布，又压了几块砖。刚压完最后一块，一阵凉风从山口灌进来，接着雨点就砸下来了，砸在油布上噼噼啪啪响。雨下了二十来分钟，停了，太阳又出来。钟亮再看手机，软件上那一小时的降水概率，已经悄悄改成了百分之八十。

晚上吃饭，钟亮问：“爷爷，你这一套是从哪里学来的？”

老钟说：“还要学？种田的人都晓得。我爷爷就讲，燕子低飞要落雨。”他想了想，又补一句：“不过也不是燕子一低就落。早上燕子低，多半是露水重，不算数。要是下午太阳大，燕子还贴田飞，又绕着田埂打圈，那就有名堂。还要看对面山。山近了，就快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前几年我去你姑姑那边帮忙割禾，那边是平地，一望几十里，燕子也低飞，我叫收谷，结果一滴雨没落，被你姑父笑了好几天。那边的天，我看不准。”

◆ 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把这个下午拎出来看，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的问题：老钟知道要下雨，这算不算知识？

按我们习惯的说法，大概会这样回答。“燕子低飞要下雨”是一句农谚，是经验，不是知识。真正的知识是气象学：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小虫子的翅膀沾了潮气飞不高，燕子跟着捉虫，所以也飞得低〔待核〕。这个解释可以写进教科书，可以讲给任何地方的学生听，可以用仪器测，可以重复。老钟那句话，充其量是这条知识的一个土版本：说对了，是因为它碰巧和气象学一致；说错了，是因为它不够科学。

这个回答听起来很稳当，但它漏掉了晚饭桌上老钟补的那几句。

老钟知道的，不只是“燕子低飞要下雨”这七个字。他知道早上的低飞不算数，下午烈日下的低飞才算；他知道要看燕子是不是绕着田埂打圈；他知道要配着对面那座山看；他还知道，这一套到了姑姑家那片平地上就不灵了。这些补充，气象学教科书里没有，也不可能有。教科书里那条解释是对的，但光凭那条解释，钟亮在那个下午也收不了谷，因为他手上的软件用的正是那一类解释，而软件错了。

所以，老钟的那条知识，和教科书里的那条解释，不是同一条知识的土洋两个版本。它们是两条知识。教科书那条，说的是湿度、虫子和鸟缠在一起时的一般样子；老钟这条，说的是这条山冲、这个季节、这座山、这样的燕子，在一个钟头里意味着什么。前一条可以搬到任何地方去讲，后一条只在这条冲里对效。

问题就变成了：一条只在一条山冲里对效的认识，该放在哪里？旧的知识观只给了两个抽屉，一个叫“知识”，一个叫“经验”。凡是不能搬到任何地方去的，都放进“经验”那个抽屉。老钟四十年看天的本事，他爷爷传下来又被他改过的说法，就这样被放在了“知识”的门外。

本书要换一个问法。不问“它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问“它在哪里对效，在多大的范围里对效”。一问到这里，就会发现：老钟的这条认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住处。

◆ 三、这条知识住在哪里

用 SDE 来读，这条认识的住处，可以分三层看。

先看它摆出来的样子，也就是显露（S）。“燕子低飞要下雨”这七个字，加上老钟补的那几句，就是它显露出来、站得住的样子。它能被说出来，能讲给孙子听，能在村里人之间流传。

再看它是怎样一步一步长成这个样子的，也就是差异序列（D）。老钟的爷爷先说了那七个字。老钟年轻时照着做，有时准，有时不准。不准的那几次，他慢慢发现，早上低飞多半是露水的缘故；又有几次，他发现光看燕子还不够，要配着看对面那座山。每一次准与不准，都是这条认识的一步变化。四十年下来，那七个字

后面，挂上了一串只有他知道的修改。去姑姑家那一次看走眼，也是其中一步：它让老钟知道了这条认识的边在哪里。

最后看它是被什么缠住的，也就是特征纠缠（E）。在这条冲里，燕子、虫子、湿度、山口的风、对面那座山、七月的太阳、刚割完的禾田，全都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老钟看的不是其中某一样，而是这一整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露出来的样子。到了姑姑家那片平地，燕子还是燕子，湿度还是湿度，可是没有那座山，没有那个山口，风的来路也不一样，缠在一起的那一团变了。

三方程里有一条是：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用白话说，那几句话之所以站得住，靠的是两样东西：四十年一次次准与不准的修改，和这条冲里缠成一团的那些条件。两样东西都在这条冲里。把这几句话搬出这条冲，纠缠变了，差异序列也断了，话还是那几句，却站不住了。

这就是“社区”的意思。

本书说的社区，不是一群人的名单，也不只是一块地方。一条知识的社区，是它在其中被生出来、又一直在被检验和修改的那个范围：有人，有地方，有季节，有做法，有那一团缠在一起的条件。老钟这条知识的社区，就是老钟和他的邻居们、这条冲的田、这座山、每年七月抢收的那几天，以及几代人在这里一次次看天、一次次收谷的做法。邻居们也在用、也在验，所以它不是老钟一个人的私见；但出了这条冲，就没有人在替它检验，它也就失去了对效的依据。

社区有大有小。这条冲是一个不大的社区。钟亮手机上的那条气象学解释，社区就大得多：凡是有湿度、有虫、有鸟的地方，它都在被检验。还有更小的社区。老钟自己说过，他的腰一酸，两天之内多半变天。这条认识的社区，就是老钟和他那副用了四十年的腰，小到只有一个人。

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区别只在大小。

回头再看那个下午的软件。它并不笨。它背后的天气模型，用的是全国乃至全球的观测数据，算的是一大片格子里的平均情况。对一座城市、一个县的明天会不会下雨，它往往比老钟准得多；要是问老钟下个星期整个省的雨带往哪里走，他答

不上来。软件那条知识的社区很大，大社区里的知识擅长回答大社区的问题。可那天下午的问题，是这条冲、这块晒谷坪、这一个钟头会不会下雨。山口灌进来的那阵对流雨，来得急、走得快，范围也许就几里路，正好落在大格子的缝里。软件后来把概率改成百分之八十，是雨下了之后数据追上来了，它是事后回写，老钟是事前看见。两条知识谁也没有否定谁，只是各自回答了自己那个社区的问题。钟亮的错，不在于信了软件，而在于拿一个大社区的答案，去回答一个小社区的问题。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三条承重命题上：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

王德生的原话是：这个知识谱系，其实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而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

这一章只先做了第一步：把“社区”这个词立住。立住之后，才能理解后面两句。“公共性很强的知识”不是另一种东西，它也是社区里的知识，只是它的社区特别大。“谱系”也不是另一种东西，它就是大大小小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一条知识在大社区里，一条知识在小社区里，小的从大的里长出来，又能回到大的里去。老钟的那几句补充，是从他爷爷那七个字上长出来的；那七个字，又和气象学那条一般解释是相通的。这就是一条小小的谱系，从大社区一直排到老钟一个人。

这里先说清“对效”一词，后面几章都要用。对效，就是这条认识拿去用了，真的解决了它要解决的那件事：谷子没淋雨，秧没烂，病好了。它比“说得对”更具体，因为它总是连着一件要做的事和一个做事的人；它也比“有用”更严，因为一次碰巧不算，要在它的社区里一次次经得起。第 25 章还要把这个词拆开细说。

还要说一句：老钟的知识被放进“经验”的抽屉，不是他一个人的委屈。这个抽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旧的定义只认一个社区。下一章就来看这件事。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你说的“社区”，不就是科学里早就讲的“适用条件”吗？任何科学规律都有适用条件，气象学也承认山地和平原不一样。何必另起一个名字？

回答：两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科学里的适用条件，是挂在一条普遍规律后面的参数。规律本身仍然被当作对所有人都一样，条件只是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代入什么数。知识的主人仍然是那条普遍规律。社区不是参数。社区里有人，有人在用，有人在验，有人在改。老钟那几句补充，不是从气象学规律里代入参数推出来的，而是在这条冲里一次次准与不准中长出来的；它的检验者是老钟和他的邻居，不是一套仪器。更要紧的是，老钟这条知识的“条件”写不全：早上的低飞怎么算露水、对面那座山近到什么程度才算“近了”，这些要写成参数，就得把这条冲里四十年的看天全部写下来。真写得下来，它就成了另一条更大的知识；写不下来，它就只能活在这个社区里。说“社区”，就是承认有一些知识的条件不能被写完，它们只能连着人和做法一起活着。

反驳二：农谚常常是错的，有的根本是迷信。把它们叫知识，是不是把门开得太大了？

回答：门并没有开大，只是换了一把锁。本书不说凡是农谚都是知识，而说判断它对不对，不该用“能不能对全人类都一样”这把尺子，而要看它在它所在的社区里是否一次次对效、是否经得起修改。老钟那条认识之所以算数，不是因为爷爷说过，而是因为四十年里它被一次次验过，不准的地方被改过，连它在平原上不灵这件事，老钟自己都认了。一句只靠传、从来没被验过、错了也不改的话，在它自己的社区里就过不了关。怎样检验每一层的知识，卷七专门讲（见第 31—35 章）。

带走的话

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它在那里被生出来，也在那里被检验。问一条知识对不对之前，先问它住在哪里。

小账

承重句　知识的社区，是它被生出来并一直被检验、修改的那个范围

分离线　相对“适用条件”说——条件是普遍规律的参数，社区是知识的住处，里面有检验它的人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老钟那类认识的全部条件都可以无损写成普遍规律的参数，“社区”一词就是多余的

本章留下　老钟的燕子、对面那座山，以及“出了这条冲就看不准”

22

第 22 章

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

本章之问　如果每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那么“人人都一样”的知识又是什么？旧定义错了吗？

一、一袋种子，一瓶农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时间退回几个月，到那年三月下旬。

早稻要下种了。老钟从镇上的农资店扛回一袋稻种，又提了一瓶治稻飞虱的药，备着六月里用。吃过晚饭，他戴上老花镜，坐在堂屋的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包装上的说明。那个周末钟亮从学校回来，在旁边看他看。

种子袋背面印着：适宜区域，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每亩用种量若干公斤；适宜播种期，三月下旬至四月初。老钟看到“播种期”这一行，用指甲在上面划了一道，说：“这个要推后几天。”

钟亮问为什么。老钟说，冲里的田是山脚下的冷浸田，水是从山里渗出来的，比外面的田凉。外面的田三月底下种，秧苗长得欢；冲里的田要是一样早，秧苗前几天缩着不长，还容易遇上倒春寒烂秧。“袋子上写的是外面大田的日子，”他说，“我们这条冲，要看水温。”

然后他拿起那瓶农药。说明书上写着：稀释倍数；施药后若干天内不得收获；施药时穿长袖、戴口罩，避免药液接触皮肤；不得与碱性农药混用。老钟一行一行看完，说：“这个一个字都不能改。”

钟亮觉得好笑：“爷爷，种子袋上的你要改，农药瓶上的你就一个字不改？”

老钟说：“种子是跟着田走的，田不一样，日子就不一样。药是进人肚子的，人肚子都一样。这个药毒得死虫，也毒得死人，你我他都一样，城里人乡里人都一样。安全间隔期没到就割谷卖，吃到别人肚子里去，那就是害人。”

他把农药瓶放到碗柜最高那一格，又补了一句：“你爷爷我不是什么都看天的。”

◆ 二、旧定义说了什么，又漏了什么

老钟这一晚的两个动作，正好碰到了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说，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那么，农药说明书上那些“一个字都不能改”的话，它们的社区是什么？是全人类。药液对人体的毒性，不因为你在冲里还是在城里、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而不同。在这个范围里，人的身体足够相似，同一种药对每个人起同样的作用。所以这条知识对谁都一样，谁去验，结果都一样。

这正是旧定义说的那种知识。两千多年来，知识最底层的定义，就是“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你、我、他都能确认、都能重复、都一样的认识。卷二和卷三已经把这个定义的来路追了一遍：从柏拉图的永恒理念、经院哲学的“普遍者才可知”，到康德人人都有的同一个理性、胡塞尔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再到朱熹的理一分殊、印度的梵我一如（见第 6—15 章）。这里不重讲，只说它们的共同点：知识的标志，是同一。

现在可以说出本章的要点了：**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出来的样子**。

一条知识的社区如果大到全人类，那么全人类都是它的检验者，每一个人去验，结果都一样，这就是“主体间同一”。同一性不是知识的本性，而是知识在最

大社区里的样子。就像水在零度以下呈现为冰，冰是水的一种状态，不是水的定义。

所以，旧定义并不错。它描述的那一类知识，确实存在，确实重要，而且就是老钟碗柜最高那一格里的那种知识：药品安全、桥梁标准、疫苗、电压、交通信号。这些知识必须是全人类的，不能拆。一座桥的承重标准，不能“看这条冲的情况”自己改；一种疫苗的安全剂量，不能“看各家口味”。在这些地方，同一性是保护人的东西，拆了它，是要出人命的。

旧定义的问题，出在另一个地方：**它把一个社区，当成了唯一的社区**。

它看到了全人类这个社区里的知识，就以为知识只能是这个样子。凡是不能在全人类之间同一的认识，就被归进“经验”“手艺”“意见”。于是，种子袋上那一行“三月下旬至四月初”，也被当成了和农药说明书同一种的知识，好像它也应该对谁都一样。可是老钟知道，那一行字的社区其实没有那么大：它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大田里试出来、验出来的，冲里的冷浸田并不在它的检验范围里。袋子上把它印得和毒性警告一样整齐，看起来同样权威，这是旧定义的习惯：只有一个抽屉叫知识，放进去的东西，就都得穿上同一性的衣服。

◆ 三、SDE 怎样看同一性

用 SDE 来读，同一性是怎么来的，可以说得更细一点。

上一章说过，一条知识显露出来的样子（S），由它一步步长成的过程（D）和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E）共同决定（S＝F(D,E)）。现在问：什么时候，一条知识在每一个人那里显露的样子都一样?

答案是：当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在每一个人那里都足够相似的时候。农药的毒性，缠住它的是人的肝、肾、神经这些东西，而在这个层面上，人与人相差很小。所以无论谁来用、谁来验，这条知识一步步验下去的结果都收向同一个样子。E 在全人类之间几乎一样，D 在全人类之间收在一处，S 就在全人类之间同一。

播种期就不同了。缠住它的那一团，有水温、土壤、日照、山的遮挡、品种和当地的耕作习惯。这一团东西，在长江中下游的大田之间相似，到了山冲里的冷浸田就变了。E 一变，同样的做法一步步试下去，结果就收向另一个样子：要晚几天。显露出来的那一行字，就不能照抄。

这样看，同一性就不再是一个谜，也不再是一个神圣的标准。它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情形：社区里每一个成员身上的纠缠足够相似，差异序列在他们之间收在一处，显露才会同一。全人类是这样一个社区的极端情形：凡是在全人类身上都足够相似的那一部分，长出来的知识就是同一的。

发现学和发生学的分歧，也在这里显出来。发现学看到同一的知识，会说：它本来就在那里，人人发现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人人一样。发生学说：它之所以人人一样，是因为它是在一个人人都相似的地方发生的，又在人人那里被验过。前一种说法让同一性成了知识的出身，后一种说法让同一性成了知识的处境。出身不能改，处境可以说清楚它的边在哪里。

还有一点容易被看漏：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住着好几个社区的知识。老钟这一晚，手上拿着两样东西，就站在了两个社区里。拿着农药，他是全人类这个社区的一员，和城里人、外国人没有分别，所以一个字不改；拿着种子，他是这条冲这个小社区的一员，所以要划掉一行。他并没有在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他只是清楚每一条知识住在哪一层。这个本事，旧定义是给不出来的。旧定义只有一个尺度，要么一律照办，要么一律“凭经验”。照办的人，会在冷浸田里烂秧；凭经验的人，会把农药也“看情况”用，那就危险了。老钟的分寸，恰恰是因为他心里有几个大小不同的社区，各认各的检验。这一层分寸，正是本卷想替读者把它说出来的东西。

把种子袋那一行再看一眼，还能看出旧定义的另一个习惯：它不愿意写明社区。袋子上其实写了“适宜区域：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这已经是在说社区了，只是说得太大，又说得太轻，印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若是照社区性的写法，这一行应该写成：此播种期在某某范围内的大田里试验对效，山区冷浸田、高海拔田未

在试验之列。写明社区，不是削弱这条知识，而是告诉用的人，它在哪里验过，出了这个范围，请你自己再验。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三条承重命题的中间那句，和第二条命题的病根上。

第三条说：同一性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这一章把这句话说成了一个可以检查的情形：凡是条件在全人类之间足够相似的地方，知识就呈现为同一。

第二条说：现实世界那个吃人的“我们”，源头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这一章说明了病根到底在哪一处。病根不在于同一性的知识存在，那些知识救人；病根在于“只有一个社区”这个默认。一旦只认一个社区，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向全人类交代，交代不了的就不算数。种子袋上的那一行，本来属于一个中等大小的社区，却被要求穿上全人类的衣服；老钟的冷浸田，就在这件衣服里被抹掉了。

王德生说，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强制”两个字的意思，到这里可以先说一半：不是哪个人在强迫，而是一个定义在强迫。定义只给知识留了一个住处，所有知识都只好挤进去。另一半，强制怎样借着技术落到每个人身上，第 18 章已经讲过，第 24 章还要讲它怎样吃掉“我”。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照你这么说，物理定律也只是“一个很大的社区的意见”？那牛顿定律和老钟的农谚就只差在大小上，这不是把科学降格了吗?

回答：没有降格，反而是给了科学一个更结实的位置。说物理定律的社区是全人类，甚至是凡有物质的地方，意思是：它在一个极大的范围里，被极多的人用极多的方式一次次验过，每一次都收在同一处。这恰恰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它不必再证明自己的理由。“大小”在这里不是一个随便的量，它是“在多大范围里

被验过、而且验得住”。老钟的农谚只在一条冲里验得住，牛顿定律在整个地面上验得住。说它们都有社区，并不是说它们一样可靠；而是说，它们的可靠，都是在各自的社区里挣来的，不是天生的。

反驳二：旧定义说的是“主体间”，主体间本来就是人与人之间，你说的社区不也是人与人之间吗？这不是换了个名字？

回答：差别在一个字：“唯一”。旧定义里的“主体间”，默认的是所有讲理的人构成的那一个“之间”，人人都在同一个圈子里，圈子只有一个。社区性说的是很多个圈子，有大有小，彼此套着、挨着。老钟和他邻居之间是一个圈，长江中下游的种田人之间是一个圈，全人类之间也是一个圈。旧定义只看见了最外面那一圈，就以为里面没有圈。本书不是给“主体间”换个名字，而是把那一个圈，还原成许多个圈里最大的那一个。至于主体间性在西方哲学里怎样一步步被讲成同一性，见第 9 章。

反驳三：如果同一性只是一种特例，那么“人人都应该接受的公共知识”还有没有权威？

回答：有，而且权威变得更清楚了。公共知识的权威，过去来自“知识本来就该是同一的”；现在来自“它确实在全人类的范围里验过”。前一种权威可以被滥用：任何东西只要穿上同一性的衣服，就可以要求人人接受。后一种权威只给那些真在全人类里验过的东西：农药的毒性有，种子袋上的播种期没有。权威没有减少，只是被放回了它该在的地方。老钟把农药放到碗柜最高那一格，不是因为说明书印得整齐，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条知识在多少人身上验过；他在种子袋上划那一道，也不是不敬，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一行没在他的田里验过。敬与不敬，跟着社区走。

> **带走的话**
>
> 同一性不是知识的出身，而是知识在全人类这个最大社区里的样子。旧定义没有错，它只是把一个社区当成了全部。

小账

承重句　同一性＝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病根是“只有一个社区”的默认，不是同一性本身

分离线　相对发现学——同一性在那里是知识的出身，在这里是知识的处境

作废条件　若能找出一类知识，它在全人类之间同一，却不是因为条件在全人类之间相似、也未在全人类之间被验过，本章的说法就要修改

本章留下　老钟碗柜最高那一格的农药瓶，和种子袋上被划了一道的那一行

23

第 23 章

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

本章之问　一条知识该讲给多少人听？有没有一把尺子，能量出它的社区该有多大？

一、农技员的小本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八月底，镇上农技站来了一位年轻的农技员，姓谭，背着一个帆布包，挨家挨户收“老农经验”。县里要编一本小册子，把各乡各村种田人口头传的说法收起来，印出来发给年轻一点的种田户。小谭听人说老钟看天准，就找上门来了。

老钟很高兴，泡了一壶茶，坐在门槛上一条一条讲。小谭在本子上记。

第一条，老钟说：“立秋前，晚稻秧要插完。过了立秋插，抽穗的时候碰上寒露风，谷子灌不满浆。”小谭问，这一条全县都能用吗？老钟想了想，说：“全县都能用。我年轻时去过县城那边帮工，也去过南边那几个乡，都是这个讲法。再往南走，到广东那边，就不一定了，那边天热得久。”

第二条，老钟说：“燕子下午贴田飞，对面山又近了，一个钟头里要落雨，赶紧收谷。”小谭刚要记，老钟摆摆手：“这一条你莫写全县。这条要看山，我们这条冲有那座山，山口朝西南，风从那边灌进来。你写到全县去，平地里的人照着收

谷，收了不落雨，人家要骂你。你就写‘山冲里，山口朝风来的方向’，再写一句要自己去看几年。”

第三条，老钟说：“冲尾那三丘田，插秧前要多晒两天田。”小谭问为什么。老钟说，那三丘田底下有一股冷泉，不晒透，秧扎不下根。“这一条，”他笑起来，“你写进去也没有用，全县只有我那三丘田是这样。就是隔壁老刘的田，挨着我的，他就不用多晒，他那里没有泉眼。”

小谭把笔停下来，看着自己的本子。他本来以为，老农经验就是一条一条的话，记下来、印出来、发下去就行。现在他发现，每一条话后面，都跟着一个看不见的范围：这一条管全县，这一条管山冲，这一条只管冲尾三丘田。

老钟最后说：“我讲的这些，哪一条能传多远，要看它在多远的地方灵。灵到哪里，你就写到哪里。写多了害人，写少了可惜。”

◆ 二、旧做法只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理

小谭的本子碰到的，是一个旧的知识观很少认真回答的问题：一条知识，该讲给多少人听？

旧的回答很简单。知识只有一个社区，就是全人类，所以一条认识要么是知识，那就人人都该知道、人人都该照着做；要么不是知识，那就谁也不必理会。在这个回答里，“讲给多少人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答案只有两个：所有人，或者没有人。小册子要么把老钟的三条话都印上，要么一条都不印。

可是老钟一开口，就给了第三种答案：一条话该传多远，要看它在多远的地方灵。这个答案里藏着一把尺子。它不问“这是不是真理”，而问“它在多大的范围里对效”。

上两章已经说了：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第 21 章）；同一性只是社区大到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第 22 章）。有了这两步，就可以提出本书的判据了：

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

这句话里有两个“半径”，要分开说。

社区半径，是这条知识被讲给多大范围的人、被要求在多大范围里照着做。印进全县的小册子，社区半径就是全县；只在冲里口口相传，社区半径就是这条冲；只放在老钟心里，社区半径就是老钟一个人。

对效半径，是这条知识实际上在多大范围里一次次解决问题、经得起检验。立秋前插完晚稻，在全县都灵，对效半径是全县，也许再大一点；看燕子收谷，在有那座山、那个山口的冲里灵，对效半径是这条冲；冲尾三丘田多晒两天，只在那三丘田里灵，对效半径就是老钟的那三丘田。

判据说的是：这两个半径应当相等。讲给多少人，就应当在多少人那里对效；在多少人那里对效，就应当讲给多少人。

老钟的那句“灵到哪里，你就写到哪里”，就是这条判据的乡下说法。

◆ 三、SDE 怎样读这两个半径

为什么对效半径会有大有小？用 SDE 读，答案又回到那一团缠在一起的条件上。

一条知识显露出来的样子（S），是由它一步一步长成的过程（D）和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E）共同决定的。对效半径有多大，就看那一团条件在多大的范围里保持着足够相似。立秋前插完晚稻，缠住它的主要是季节和气温，这在全县范围里都差不多，所以它的对效半径是全县。看燕子收谷，缠住它的有那座山和那个山口，这一团只在这条冲里成立。冲尾三丘田，缠住它的是那股冷泉，那就只有那三丘田。

所以对效半径不是谁规定的，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是那一团纠缠的范围。纠缠相似到哪里，知识就灵到哪里。

社区半径则不同。社区半径是显露的范围：一条知识被摆出来、被说出去、被印成字，摆到多大的范围里。这是人可以决定的。小谭可以决定印进全县，也可以决定不印。

于是判据就可以换一个说法：**显露的范围，应当等于纠缠的范围**。 一条知识摆出去多远，应当和它的那一团条件缠到多远相一致。

用三原理看，两个半径一旦不相等，就会出矛盾，矛盾会推动第三样东西改变。如果小谭把看燕子收谷印进全县（显露大于纠缠），平地上的人照着做，收了谷不落雨，这条知识一次次失灵，它一步步被修改、被嘲笑、最后被丢掉（差异序列被迫改变）。如果老钟那条立秋插秧的说法从来没人记下（显露小于纠缠），它本来可以在全县对效，却只在一条冲里流传，等老钟这一辈人走了，它就断了（差异序列断掉）。两种不相等，都会让知识一步步变化的那条路走坏。判据的意思，就是让显露和纠缠对齐，好让那条路走得下去。

把小谭本子上的三条放在一起，是这样的：

老钟的话	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	对效半径	应有的社区半径
立秋前插完晚稻	季节、气温	全县乃至一个大区	印进小册子，发全县
燕子贴田飞、山近了要收谷	燕子、湿度、那座山、山口的风	山口朝风的山冲	写明“山冲里，自己看几年再用”
冲尾三丘田多晒两天	那股冷泉	那三丘田	留在老钟和接他田的人手里

这张表不是一张等级表。三条话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半径不同。第三条的社区最小，可它对老钟的收成一点也不比第一条次要：那三丘田要是不晒，秧扎不下根，第一条再对也救不了它。

“半径”这个词还要防一个误会：它不是地图上的公里数。老钟的三条话碰巧都和地方有关，所以半径看起来像距离。其实，社区的半径量的是“纠缠足够相似的那一群”，这一群不一定挨在一起。小谭后来在县里听说，邻省山区也有人讲“山近了要落雨”，那边的山冲同样山口朝风，燕子同样贴田飞。那么，老钟这条知识的对效范围，就不是“这条冲周围几里”，而是“所有山口朝风来的山冲”，它们隔着几百里，却是同一个社区。反过来，隔壁老刘的田挨着老钟的田，

却不在冲尾三丘田那条知识的社区里，因为他的田底下没有泉眼。离得近，不一定同社区；离得远，也可以同社区。

人身上的知识也是这样。同一种体质的人，散在各个城市，彼此不认识，他们对某一类饮食的反应却相似，那就是一个社区；同住一栋楼的邻居，体质各异，反倒不是。这一层要到卷六讲类我知识时才是主题（见第 27 章），这里只先说清：半径是纠缠的半径，不是地理的半径。说“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是说一条知识应当被摆给那些纠缠与它相似的人，不论他们住在哪里；也不应当被摆给那些纠缠与它不相似的人，哪怕他们就住在隔壁。

这样一来，判据就不只是一句“别说过头”的劝告，而是一项可以做的事：先问这条知识被什么缠住，再问哪些人身上也缠着同样的东西，那一群人，就是它该被讲给的社区。老钟对小谭说“你就写山冲里，山口朝风来的方向”，就是在替他的知识画社区：不按乡、不按县，按那一团条件。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承重命题的判据部分：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

这条判据有两个好处。

第一，它给了“公共性”一个可以量的意思。王德生说，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公共性强不强，不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一个范围问题：对效半径大的知识，公共性就强，就应当被摆到大社区里去；对效半径小的知识，公共性就弱，就应当留在小社区里。公共知识不是“更高级的知识”，而是“在更大的范围里对效的知识”。

第二，它让每一层知识都有了自己的合法位置。冲尾三丘田那一条，在旧的知识观里根本没有位置：它太小了，小到不配被叫作知识。在新的判据下，它的位置非常明确：它的对效半径是那三丘田，它的社区半径也就该是那三丘田。它不必冒

充全县的知识，也不必因为进不了小册子就自觉低人一等。它就在它该在的地方，对效。

还要点明一句：这条判据只说“应当相等”，并没有说两个半径怎样才算测准了。对效半径怎么测，一条知识在多大范围里验过几次才算数，那是卷七的事（见第 31—34 章）。本章只立判据，不讲检验。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对效半径谁来定？老钟说灵到全县，就是全县？这不还是凭一个人说了算吗？

回答：不是凭一个人说，而是凭一个人说出来以后，能不能被它的社区验住。老钟说立秋插秧全县都灵，这句话之所以可信，不是因为老钟年纪大，而是因为他说了自己在哪些地方见过它灵，也说了到广东就不一定。一个人对自己知识的对效半径，最可贵的不是说大，而是说出边在哪里。老钟说燕子那一条到平地不灵，是他自己在姑姑家看走眼之后认的。肯说出边，是这个人在替他的知识做检验。说不出边、只说“到处都灵”的，下一章会讲，正是一种病。

反驳二：对效半径会变。气候变了，立秋插秧也许就不灵了；冲尾的泉眼干了，三丘田也就不用多晒了。半径会变，判据还有什么用？

回答：半径会变，正说明判据有用。旧的知识观最难处理的，恰恰是知识的变：一条知识若是真理，它就不该变；它一变，就说明它从来不是真理。社区性的看法不怕变。纠缠的范围变了，对效半径就变了，社区半径也就该跟着变。这正是回写：发生之后改写自己的做法与材料。老钟哪年发现泉眼干了，他就会改掉多晒两天的做法，这条知识也就跟着改了，或者干脆退场了。判据不是一次量定的刻度，而是一条要一直对齐的线。

反驳三：照这样，每条知识都要先量半径才能用，岂不是太麻烦？

回答：大多数时候，人心里已经在量了，只是没有说出来。老钟拿农药一个字不改，拿种子划掉一行，就是在量。判据不是给每个人添一道手续，而是把会量的

人心里那把尺子说出来，好让不会量的人也有一把。小谭的小册子要是把每一条都写清“灵到哪里”，它就比一本只印话不印边的小册子有用得多。

> **带走的话**
>
> 一条知识讲给多少人，应当就是它在多少人那里灵。灵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多了害人，写少了可惜。

小账

承重句　社区半径（显露的范围）应当等于对效半径（纠缠的范围）

分离线　相对旧的“是不是真理”二分——旧问法只有所有人或没有人两个答案，新判据给出连续的半径

作废条件　若对效半径根本无法被任何社区以任何方式估出，或估出来与实际对效毫无关系，判据就不能用

本章留下　小谭的本子和那张三行表；“灵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24

第 24 章

两种错位

本章之问　社区半径和对效半径对不上的时候，会出什么事？今天最常见的是哪一种？

一、一张托管单，一段短视频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第二年开春，冲里来了一个承包大户，把好几家年轻人出去打工后撂下的田包了下来，连成一片。他和一家农业服务公司签了“全程托管”：公司统一供种、统一配肥，无人机统一打药，手机上一个软件，每一块田的播种日、施肥日、打药日都排好了，到日子就推送提醒。老钟冲尾那三丘田也在里面，是老钟的儿子做主租出去的，老钟心里不大情愿，可也没说什么。

四月下旬，软件推送：全部田块统一插秧。老钟去找大户，说冲尾那三丘田底下有冷泉，要多晒两天，晚两天插。大户很客气，也很为难：“钟叔，你讲的我信。可托管合同是按片算的，软件里这三丘田和别的田是一个地块编号，机手是排了班的，错过这两天，插秧机就调到别的乡去了。公司的方案是几十个县的数据算出来的，人家说照方案做，产量有保底。”

秧照排期插了。那三丘田的秧，前半个月缩着不发，有一角烂了根，后来补了一次苗。秋天一算，那三丘田比老钟自己种的时候少收了两成多。公司的产量保底

是按整片算的，整片平均下来，并没有掉到保底线以下，所以也谈不上赔。账上看不出什么问题，那三丘田的事，就这样消失在一个平均数里。

同一个春天，钟亮在手机上刷到一段短视频。一个穿着干净衬衫的中年人站在稻田边，背后是金灿灿的稻穗，他对着镜头说：“我种了二十年田，摸索出一套方法，亩产比别人高三成。我就用这三招：第一招，插秧前用我配的这个营养液泡种；第二招，分蘖期少放水；第三招，抽穗前喷一次我这个叶面肥。我能做到，你也一定能做到。全国的种田人，照着做，没有不增产的。”视频下面挂着购买链接，营养液和叶面肥一套卖几百块。评论区里有人说好，有人说没用，没用的那些评论，下面都有回复：“那是你没按我的方法做到位。”

钟亮把视频给老钟看。老钟看完，问：“他在哪里种田？”钟亮翻了半天，只知道是北方某个地方。老钟说：“北方的田，北方的水，北方的天。他讲‘全国’，他去过几个地方种田？”

钟亮说：“可他评论区里好多人说有效。”老钟说：“说有效的你看得见，没效的他删了，或者说人家没做到位。我种了四十年，看天也有看错的时候，错了我自己认。他一回错都不认，那就不是看天的人，是卖伞的人。”

◆ 二、两种对不上

上一章立了判据：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这一章看它对不上的时候。对不上有两种方向，正好对应这个春天的两件事。

第一种，**半径被强制放大**。一条知识本来只在某个范围里对效，却被一套制度、一台机器、一份合同推到了比它大得多的范围里，要所有人照着做。托管软件的排期，是用几十个县的数据算出来的，它的对效半径是“和那几十个县的平均情况相似的田”。可它被推到了每一块田上，连冲尾那三丘有冷泉的田也不例外。这里没有人撒谎，公司的方案在大多数田里确实对效；错位出在半径上：一个中等社区的知识，被当成了覆盖每一块田的知识来执行。

第二种，**半径被虚假放大**。一条认识的对效半径本来很小，小到可能只是一个人在一块地方的一次成功，说的人却宣称它对所有人都灵。短视频里的那三招，也许在他自己的田里真的管用过，但它的社区只是他和他的田；他把它说成“全国的种田人照着做都增产”。这是私见冒充规律。

两种错位方向一样，都是社区半径大于对效半径；来路却不同。

强制放大，来自技术的统一性。不是哪一个人要把那三丘田抹掉，而是合同按片算、软件按编号排、插秧机按班调，一整套统一的技术，只认得出统一的单位。冲尾三丘田的那一条知识，在这套技术里没有一个格子可以填。王德生说，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在一条山冲里，它的样子就是这样：不是谁宣布了全人类，而是一套为最大社区设计的技术，铺到了最小的田里。

虚假放大，来自一个人想让自己的私见占用大社区的权威。短视频里那位，借的正是旧定义留下的那个习惯：只有对所有人都灵的才算知识，所以要让人信，就得说成对所有人都灵。“我能做到，你也一定能”，这句话把一个人的社区说成了全人类的社区。这是成功学的老套路，在城里叫“成功的七个习惯”“年入百万的方法”，在田边叫“增产三招”，结构一样：一个半径为一的经历，穿上了半径为全人类的衣服。我们把它叫作“伪普遍”。

◆ 三、SDE 怎样读两种错位

用三原理读，两种错位都是显露和纠缠顶住了，推动差异序列改变，只是推的方向不同。

强制放大时，显露的范围（软件的排期、统一的方案）被硬性铺开，而冲尾三丘田的纠缠（冷泉、水温）不肯跟着变。两者一顶住，被迫改变的是那三丘田上一步步的做法：本来老钟每年在那里晒两天田，这一步被取消了；本来少收了会被记下、明年改，现在少收消失在平均数里，没有人去改。差异序列被截断了。被截断的不只是一种做法，还有那一条知识本身：再过几年，没有人记得那三丘田为什么要多晒，老钟的那一条，就从世界上没了。这就是“‘我’被吃掉”的确切意思：

不是哪个人被骂了、被压了，而是一个小社区里一步步长出来的知识，因为在统一的技术里没有位置，一步一步断掉了。

虚假放大时，方向反过来。一个人的显露被吹大到全人类，可他的那一团纠缠只在他的田里成立。两者一顶住，被迫改变的是买了营养液的那些人的做法：他们一步步照着做，不灵；不灵之后，又被告知“是你没做到位”，于是再改自己，再不灵。差异序列被引上了一条歪路：不是知识在回写，而是用的人在被迫回写自己，好去迁就一条本来不属于他的知识。私见没有改，改的是别人。

两种错位，一个截断，一个引偏，最后都落在同一处：真正住在小社区里的知识，没有地方长。

这两种错位还互相喂养，这一点值得多看一眼。

强制放大越厉害，人越觉得自己的那一块被抹掉了。冲里的年轻种田户，田交给托管，日子交给软件，他们心里并不服气：我的田不一样，我想有自己的办法。这股不服气是真的，它正是自我世界里那个越来越强的“我”。可是“我自己的办法”从哪里来？老钟那样一条冲里四十年长出来的知识，他们来不及长，也没人教；托管软件里又没有它的格子。于是心里空出来的那一块，最容易被短视频里的“三招”填上：它说的正是“你也能有自己的办法”，而且它看起来像知识，有方法、有步骤、有人作证。

反过来，虚假放大越多，大社区的统一方案就越有理由。公司会说：你看，农民自己找的那些办法，十个有九个是卖药的，还是照我们的方案来吧。于是连老钟那条真正对效的冷泉知识，也被和卖营养液的放在一起，一并不信了。

一头把“我”压下去，一头用假的“我”去填，填坏了又给压下去添了理由。今天许多人在“只能照统一的做”和“谁都能教你一招”之间来回跑，根子就在这里：两头都在半径上出了错，中间那一层真正属于小社区、又经得起检验的知识，被两头一起挤没了。卷六要讲的类我知识，正是被挤没的这一层（见第 27 章）。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一、第二、第四条承重命题上。

第一条说，在现实世界里，因为技术的统一性，“我”被“我们”吃掉。这一章把“吃掉”落到了一个可以看见的地方：强制放大。它是今天的主病。原因很直白：今天的技术越来越统一，越来越多的事情由一套方案、一个软件、一台机器替几十个县、几亿人一起安排。大社区的知识被铺到每一个小社区上的机会，从来没有这么多过。大模型更是把这件事推到了头：它把全人类写下来的东西压成一台机器，于是一个人最私人的问题，也先被交给“全人类”这个社区来回答（见第 18 章）。

第二条说，病根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两种错位都是这个病根的后果：强制放大，是因为技术只认同一的知识；虚假放大，是因为人只有把私见说成同一的，才能借到知识的名分。

第四条的判据，在这一章显出了它的用处：它是一把双面的尺子。拿它量托管方案，会说：你的半径太大了，冲尾三丘田不在你的对效范围里，应当给它留一个格子。拿它量短视频，会说：你的半径太大了，你只在你的田里验过，就只能说“在我的田里管用”。同一把尺子，一面护住了被吃掉的“我”，一面拦住了冒充的“我”。这一点很要紧：本书替“我的知识”争位置，同时也要拦住那些借“我的知识”之名卖私见的人。

还要说一句不能拆的东西。说强制放大是今天的主病，不是说凡是统一都是病。农药的安全间隔期，统一到每一块田，是对的，因为它的对效半径本来就是全人类（第 22 章）。病不在统一，而在把不该统一的也统一了。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托管公司的方案让整片田平均增产了，冲尾三丘田少收一点，是为整体效率付的小代价。为了三丘田，难道要整套方案都改？

回答：不必整套都改，只要给那三丘田留一个格子。判据并不要求大社区的知识让位，它只要求大社区的知识别冒充小社区的知识。托管方案在它的对效范围里照样执行；那三丘田，按它自己的知识多晒两天。这在技术上并不难，难的是那套技术从一开始就没有“小社区”这个单位。真正的代价也不在少收的那两成，而在那一条知识的消失：今年它被平均掉了，明年就没人记得，等哪天有人想知道冷浸田该怎么种，已经没有地方可问了。

反驳二：短视频里的人也许真的增产了，你凭什么说他是私见？万一他那三招真的全国都灵呢？

回答：判据不替任何人预先判死，它只要求说话的人交代半径。他可以说“这三招在我的田里管用”，这完全是一条正当的知识，社区小，但真。他若要说“全国都灵”，就得拿出在全国各种田里验过的东西：南方北方、水田旱田、冷浸田沙田。拿得出来，它就是公共知识，该讲给全国听；拿不出来，“全国”二字就是虚假放大。问题从来不在他的经验是不是真的，而在他说的半径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个记号很容易认：遇到不灵，只怪用的人“没做到位”，从不说自己的方法在哪里不灵。肯说边的是知识，不肯说边的，多半是在卖东西。

> **带走的话**
>
> 今天的主病，是大社区的知识被铺到每一个小社区上，“我”就这样被平均掉了；另一种病，是一个人的经历穿上全人类的衣服。同一把尺子，两头都量。

小账

承重句　强制放大（技术的统一性铺开大社区知识）是今天的主病，“我”被吃掉；虚假放大（私见借同一性之名）是伪普遍

分离线　相对一般的“反标准化”论——本书不反统一，只反半径错位；相对成功学——“我能你也能”是半径造假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统一技术对小社区知识的截断可以由平均增产完全补偿、且那些知识日后可无损找回，“主病”一说就要降级

本章留下　消失在平均数里的冲尾三丘田；“你没做到位”这句回复

25

第 25 章

知识的新定义

本章之问　把前四章合起来，知识到底该怎样定义？新定义会不会变成“各说各有理”？

一、一本旧账簿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腊月里，田里没有活了。钟亮放寒假回来，老钟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木箱，里面是一摞旧账簿，纸已经发黄，有的是他爷爷那时候的，大多数是他自己的。账簿上记的不只是账：哪年哪天下的种，哪天插的秧，哪天落了大雨，哪丘田收了多少担，旁边还歪歪扭扭写着一些话：“燕子低，早上，未落。”“山近，午后，落，大。”“冲尾三丘，晒二日，好。”“今年泉小。”

老钟说：“你读了书，帮我把这些理一理。我老了，这些东西，不理就没了。”

钟亮翻了一个晚上，起初想按年份抄，抄了几页觉得不对：同一条话，在不同年份里出现十几次，有时后面写“落”，有时写“未落”，抄成流水账，谁也看不出名堂。后来他换了一个办法，每一条话单独开一页，在页头写三栏。第一栏写“在哪里灵”：全县、山冲、冲尾三丘田，还是爷爷自己的腰。第二栏写“灵在

什么事上，灵了几回，错了几回”：收谷、插秧、晒田，账上记着哪年准哪年不准。第三栏写“话是怎么说的”：爷爷的原话，加上后来改过的几处。

理到半夜，他把本子拿给老钟看。老钟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翻，翻到“燕子低飞要下雨”那一页，看见第一栏写着“山口朝风的山冲；平地不灵（姑姑家那年）”，第二栏写着“午后烈日下低飞、绕田埂：账上记十九回，落雨十六回；早上低飞不算”，第三栏写着“原话：燕子低飞要落雨。后改：早上不算；要看对面山”。

老钟看了很久，说：“就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就是这么记的，只是没写成这样。”

钟亮说：“爷爷，我们老师讲，知识要能被所有人检验，要可重复。你这些，有的只在冲里灵，有的只在你身上灵，按老师的讲法，不算知识。”

老钟把老花镜摘下来，说：“那你这个本子，是什么？”

◆ 二、把前四章合起来

钟亮的三栏，正好把本卷前四章收在了一起。

第 21 章说，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它在那里被生出来，也在那里被检验。第 22 章说，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旧定义没有错，只是把一个社区当成了唯一的社区。第 23 章说，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第 24 章说，半径错位有两种，强制放大是今天的主病，虚假放大是伪普遍。

四步走完，新的定义就可以写出来了：

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

这句话有三个要素：社区、对效、认知。钟亮的三栏，正好一栏一个。

第一个要素：社区。“在哪里灵”那一栏。

社区是知识的住处：它被生出来、又一直被检验和修改的那个范围。这个范围由那一团缠在一起的条件来划，不由地理来划（第 23 章）；它有大有小，大到全人类，小到一个人和他自己的历史，比如老钟那副一变天就酸的腰。新定义说“某一社区”，意思是：一条认识要成为知识，必须说得出它住在哪一个社区里。说不出住处的认识，不是不对，而是还没有成为知识，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在哪里验它。

这一条要素有一个直接的后果：每一条知识，从此都要带着它的社区一起说。“燕子低飞要下雨”不是一条完整的知识，“在山口朝风的山冲里，午后燕子低飞要下雨”才是。旧定义里的知识不带社区，因为它默认社区只有一个；新定义里的知识必须带社区，因为社区有很多个。

第二个要素：对效。“灵在什么事上，灵了几回，错了几回”那一栏。

对效有三层意思，要一起说。第一，对效总是对着一件事：收谷、插秧、晒田。一条认识不对着任何要做的事，就谈不上对效不对效。第二，对效要在它的社区里一次次经得起，不是一次碰巧：十九回里落了十六回，这是对效；一回碰上了，不算。第三，对效包含着“错了几回”：那三回没落雨，老钟记下了，后来“早上不算”那一句，就是从错的那几回里改出来的。一条认识能在错之后被改写，这就是回写；对效不是从不出错，而是错了能被认出、被改正。

对效这个要素，替换掉的是旧定义里的“同一”。旧定义问：你我他确认的是不是同一个？新定义问：它在它的社区里，是不是一次次解决了它要解决的事？至于“一次次”到底要几次、过多久，每一层知识怎样检验，那是卷七的事（见第 31—35 章），这里只立要素。

第三个要素：认知。“话是怎么说的”那一栏。

说知识是“认知”，是要守住一条底线：知识是被说得出、被摆出来、能传给别人的认识，也就是有显露（S）的认识。老钟的燕子之所以是知识，不只是因为他的身体会在下午变天前收谷，而是因为他能把它说成话，讲给孙子听，讲给小谭听，记在账簿上。一个人会做、却从来说不出、也从来没被别人接过去的东西，是本事，还不是知识。

这一条底线不是要把“手感”“看锅”那类东西赶出门。许秀英说“盐放多少要看锅”，周伯年说“你多摸几年脉就知道了”，话说得很短，可它们说出来了，指向了一个能被接过去、能被检验的东西。说得出多少，可以有多有少；但要有一点被说出来，有一点摆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认知这一要素，守住的是知识和“我心里就是知道”之间的那条线。

◆ 三、SDE 怎样看三要素，同一性怎样被收为特例

三个要素不是随手凑在一起的，用 SDE 读，它们正好各落一维，我们读作：社区是那一团缠在一起的条件，是纠缠（E）；对效是一次次用、一次次准与不准、错了再改的那一串，是差异序列（D）；认知是说得出、摆得出来的那句话，是显露（S）。三方程里的第一条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放到这里，白话就是：一句话能不能站成知识，要看它在哪一团条件里、经过了怎样一串检验。少了社区，那句话不知道该在哪里验；少了对效，那句话只是一句说法；少了认知，那一串检验只留在一个人的身上，传不出去。

三方程的另外两条也在这里起作用。差异序列由显露和纠缠决定（D＝G(S,E)）：话一说出来、社区一划清，下一次该在哪里验、验什么，就定了，钟亮的本子以后每年都能往下记。纠缠由显露和差异序列决定（E＝H(S,D)）：话说得越准、验得越多，这条知识的社区也会被重新划过，老钟从姑姑家回来，“山冲”这个社区才被他划清楚。三个要素互相生，所以新定义不是三个条件的清单，而是一个会自己长的东西。

有了三个要素，就可以看清新定义和旧定义的关系了。

把新定义里的“某一社区”推到最大，让它等于全人类，会发生什么？对效的检验者就成了全人类，“在全人类里一次次经得起”，就是你我他去验、结果都一样，这正是“主体间同一”。也就是说，**当社区半径等于全人类时，新定义就变回了旧定义**。

这就是本书说的“收为特例”。物理学里有一个很好的类比：相对论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说明了，在速度远比光速慢的时候，相对论的式子就变回牛顿的式

子。日常的车、船、炮弹，用牛顿力学照样算得准；只有速度快到接近光速时，牛顿力学才不够用。牛顿力学不是错了，它是低速时的特例。

旧定义也是这样。在全人类这个社区里，药品安全、桥梁标准、疫苗、农药的安全间隔期，用“主体间同一”来要求，照样要求得对，而且必须这样要求。只有当社区比全人类小的时候，比如一条冲、一类体质、一个人，旧定义才不够用：它会把这些知识统统判成“不是知识”。新定义并没有在全人类这一层上改动一个字，它只是告诉旧定义：你管的是最大那一层，那一层你说了算；比它小的那些层，另有住处。

收编还要补一处细节，免得说得太满。旧定义看的是形：人人确认的一样不一样。新定义看的是实：在社区里对没对效。在全人类这一层，条件相似，对效的知识自然会呈现为人人一样，所以新定义推到最大，就落回旧定义的样子。可是反过来，人人说得一样的，不一定都对效：一个说法，全村人都点头，代代往下传，却从来没有谁拿它办成过一件事，旧定义数得上它，新定义数不上。所以到了全人类这一层，新定义比旧定义还严一点。这一点收紧不是夺了旧定义的地盘，而是替它守住了它本来就该守、却一直没有守住的那一条。

这样收编，旧定义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多。它失去的，是“唯一”这个名号；它得到的，是一个说得清楚的边。从此，它在自己那一层里的权威，不再是因为“知识本来就该如此”，而是因为“这一层确实在全人类里验过”。这比原来结实。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承重命题的全部：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主体间同一性是社区半径为全人类时的特例，旧定义被收编而不被推翻；判据是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

也落在第三条：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新定义一立，谱系就有了骨架：一条知识，可以按它的社区从大排到小，全人类、相似的一群人、一个人。钟亮的本子，按“在哪里灵”翻过去，就是一条小小的谱系，从全县的立秋插秧，一

直排到爷爷的腰。这条谱系分几层、每一层是什么样子、知识怎样从大的一层长到小的一层，是卷六的主题（见第 26—30 章）。本卷只把定义立住。

还要点一句第二条命题。病根是知识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新定义没有把同一性赶走，它把同一性放回了最大的那个社区里。病根拔掉的方式，不是砍断那一层，而是让那一层不再冒充全部。

◆ 五、这是不是相对主义

反驳：知识有很多个社区，每个社区有自己的知识，这不就是相对主义吗？你的冲里一套，我的平地一套，谁也管不着谁，最后人人都说“在我的社区里这就是对的”。

这是本卷最要紧的一条反驳，要认真回答。回答有四层。

第一层：相对主义说“我觉得对就对”，新定义说“对效才对”。相对主义的标准在人心里，新定义的标准在事情上。老钟说燕子低飞要下雨，不是他觉得会下就算数，是账上十九回里落了十六回；他在姑姑家看走眼的那一回，没有任何“在我的社区里这就是对的”可以替他辩护，雨不落就是不落。社区不是让人躲进去的地方，而是让知识被检验的地方。一条认识在它自己的社区里也不对效，它在哪里都不是知识。

第二层：社区之间不是各管各的，而是套在一起的。小社区在大社区里面，所以小社区的知识不能违反大社区在自己范围里已经验住的知识。老钟可以在冲里决定晚几天插秧，因为播种期的那一团条件在冲里确实不同；他不能在冲里决定农药的安全间隔期可以缩短，因为毒性的那一团条件在冲里和在全人类那里是一样的，这一层早已在全人类里验过。有些知识必须是全人类的，药品、桥梁、疫苗，不能拆，也不许任何一个小社区借“我们这里不一样”去拆。哪些知识必须是全人类的，也不是靠谁来宣布，判据自己就管着：一条知识的对效半径若伸到了社区的外面，它的社区半径就得跟着伸出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保护的是买谷子、吃谷子的外人，对效半径早已出了这条冲，所以只能是全人类的；冲尾三丘田的泉水，伤不到冲外的任何一个人，才可以留在自家。相对主义没有这道约束，新定义有。

第三层：两个社区的知识看起来“打架”时，往往并没有打架，而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软件说百分之十，老钟说一个钟头要下，两者问的不是同一件事：一个问一大片格子的平均，一个问这块晒谷坪的这一个钟头（第 21 章）。新定义要求每条知识带着社区一起说，就是为了让人看清楚，它们各自在回答哪一个问题。带着社区说话，争论反而有了着落：先问你说的是哪一个社区，再问在那个社区里验过没有。相对主义取消争论，新定义给争论找到了地方。

第四层：对效由事来判，不由社区自己判。这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层，要单独说。一个圈子若自己定义什么叫“效”，再自己数灵不灵，就可以永远对下去。算命的圈子里人人说灵，因为“灵”的算法是自己定的，不灵的都是“心不诚”，这和第 24 章那句“你没做到位”是一回事。新定义要的“效”，是社区之外的人也看得见的那种：谷子淋没淋雨，病人好没好，账上落没落雨，而且错的记录不删。还有两条跟着：社区不能自己挑成员，把说不灵的人请出去再来数灵的，不叫社区，叫挑选，社区由那一团条件画定，不由结果画定；小社区若真发现大社区的结论在自己这里不成立，不能自行宣布推翻，要拿回大社区去验，这条路叫回流，卷八专讲（见第 37 章）。

所以，新定义不是相对主义。它比旧定义多出来的，不是“随便”，而是“住处”；它比相对主义多出来的，是三条保险：一，检验由事来判，不由社区自己判；二，小社区套在大社区里，不得违反大社区已验住的知识；三，对社区之外要有交代，不自己挑成员，也不自行推翻大社区，而是拿回去验。后面各卷讲检验、讲回流，都是把这三条保险落到每一层上。

> **带走的话**
>
> 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说一条知识，要说出它住在哪里、在那里灵过几回、错过几回、话是怎么说的；“人人都一样”，是社区大到全人类时的那一种。

小账

承重句　知识＝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三要素：社区（住处）、对效（对着事、一次次、错了能改）、认知（说得出、能传）；社区＝全人类时变回主体间同一

分离线　相对相对主义——标准在事情上不在人心里，且小社区不得违反大社区已验住的知识

作废条件　若社区一旦被承认，人们普遍借“我们这里不一样”去拆全人类层的知识而无法被拦住，“不是相对主义”一说就站不住

本章留下　钟亮的三栏本子；“那你这个本子，是什么？”

卷 六

三层谱系

本 卷 各 章

第 26 章 公共知识（全人类的社区）

第 27 章 类我知识（相似的人聚成的社区）

第 28 章 我知识（最小的社区：我和我的历史）

第 29 章 谱系怎样往下长

第 30 章 类我社区就是新的“我们”

26

第 26 章

公共知识（全人类的社区）

本章之问　药方上印好的那几行字、菜谱上写死的那几样料，是“我”的敌人吗？

一张药方的正面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许秀英六十八岁那年春天，量血压量出了问题。女儿陪她去了街道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的是一位姓刘的医生，五十出头，说话慢。刘医生量了两次，问了她平常吃什么、睡得怎样、早上起来头晕不晕，然后开了一张方子。

方子是电脑打出来的。最上面一行是药名，一种很常用的药；下面一行是用法，一天一次，每次一片；再下面是几行打印好的注意事项：低盐饮食，适量运动，定期复查。药盒里还塞着一张说明书，叠了七八折，展开来比一张报纸还宽，密密麻麻写着成分、适应症、不良反应、禁忌、药物相互作用。

许秀英回到家，把说明书摊在饭桌上，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个钟头，看到“不良反应”那一栏，越看越怕。林远下班回来，帮她一条一条解释：这些反应是几万个吃过这种药的人里统计出来的，写上去是为了让医生和病人心里有数，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碰上。他顺口说了一句自己的事：他跑步用的那套心率区间，也是这样来

的，是运动科学从很多人身上量出来的平均，他拿来当起点，跑久了再按自己的感觉调。

许秀英听完，把说明书叠好，压在药盒底下。过了一会儿，她又从厨房拿出一张纸，是那年女儿让她写的辣椒炒肉的做法，一张纸，五样料，最后一行是那句她自己都觉得写不全的“盐少许”。她把两张纸放在一起，说：“这两样东西倒是一个脾气，写的都是大家的事。”

这句话说得很准。药方正面那几行打印的字、说明书上那几千字、菜谱上那五样料，写的都不是许秀英这个人，写的是“大家”。药理学说的是这种药在人身上一般怎样起作用，菜谱说的是辣椒炒肉一般怎样做，运动科学说的是人的心率一般怎样分区。它们都不认识许秀英，可是许秀英离了它们，一步也走不了：没有这种药，她的血压降不下来；没有那张菜谱上的基本做法，她女儿学不会这道菜；没有那套心率区间，林远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调。

（这里不讲怎样用药。方子上的每一个字和后来的每一次改动，都由医生决定。这一卷借这张药方，只是为了看清楚知识是怎样分层的。）

◆ 公共知识站在哪里

把这个场景里的问题拎出来：药方正面这一层知识，在整条谱系里是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有两种常见的旧答案，方向正好相反。

第一种旧答案说：这一层就是知识的全部。药理学是知识，说明书是知识，菜谱勉强也算；至于许秀英后来自己琢磨出来的那些东西，什么时候吃药头不晕，降了盐怎样还好吃，那都是“个人体会”，算不上知识。这是卷二到卷四一路追下来的那个定义：只有对所有人都一样、谁来重复都一样的认识，才叫知识。

第二种旧答案是对第一种的反弹。它说：既然公共知识把“我”吃掉了，那就该把它推开，相信自己的身体，相信自己的感觉，别听那些统计出来的东西。这种

说法在今天并不少见，养生的、反科学的、“我的身体我做主”的，都有一点这个意思。

本书前面五卷，花了很大力气说同一性的定义怎样造出统一性的技术、怎样把“我”吃掉。读到这里，读者很可能以为本书站在第二种答案那边。不是。本书和这两种答案都分开：第一种把根当成了整棵树，第二种要把根刨掉。

这一章要说的是：公共知识是谱系的根，不是敌人。

◆ SDE 怎样看：根是千万次发生沉下来的显露

用 SDE 的词来读药方正面那几行字。

那几行字是一个**显露**（S）：被摆出来、看得见、站得住。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显露，它的稳定程度极高。为什么能这样稳定？因为在它后面，是一条极长的**差异序列**（D）：这种药从实验室里合成出来，先在动物身上试，再在少数人身上试，再在几千人、几万人身上试，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不一样，剂量改了，人群换了，副作用一条一条被记下来。说明书上的每一行字，都是这一长串变化沉淀下来的。同时，在它后面还有一大片**特征纠缠**（E）：几万个病人的身体，各有各的年纪、体重、饮食、别的病，全都缠在一起；统计的办法，就是在这一大团缠绕里，把大多数人共有的那一部分剥出来。

用三方程的话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药方正面那一行“一天一次，每次一片”，就是由几万人的差异序列和几万人身体的纠缠共同决定的。它之所以对许秀英也大体有用，是因为许秀英的身体，在这个层面上，和那几万人足够相似。

所以公共知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真理”，它也是发生出来的。它发生在一个非常大的社区里，这个社区大到可以近似看作全人类。卷五说过，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见第 22 章）。药理学的社区之所以能这么大，是因为在药物作用这个层面，人和人的差别确实小；菜谱的社区也很大，因为五花肉遇热出油、辣椒遇油出香，在哪口锅里都差不多。

这样看，公共知识的特点就清楚了：它是千万次发生沉下来的一层显露，它最稳，最便宜，可以抄给任何人。它的局限也同样清楚：为了让几万人都适用，它必须把每一个人身上独有的那一部分剥掉。说明书上不会写“许秀英早上散完步再吃”，菜谱上不会写“许秀英家那口铁锅要多烧十秒”。不是它写漏了，而是它的社区太大，装不下这一行。

一棵树的根，在土里，它看不见叶子，也不需要看见叶子。可是没有一片叶子不是从它那里吸的水。许秀英后来琢磨出的每一条“我的知识”，都是从药方正面这几行字上长出来的：要是没有“低盐饮食”这四个字，她不会去想降了盐的辣椒炒肉怎么还好吃；要是不知道这种药一天一次，她也不会想到，把每天早上的起居排成一个固定的顺序。根决定了叶子往哪个方向长。

章题里列了三样公共知识：药理学、菜谱、运动科学。它们的社区大小并不完全一样，这一点值得多看一眼。药理学的社区最接近全人类，因为它管的是药分子和人体细胞之间的事，人和人在这个层面上最像。菜谱的社区小一些：辣椒炒肉的那张纸，在湖南人的厨房里几乎人人适用，到了不吃辣的地方，“青辣椒四个”就得打折扣。运动科学的心率区间，对二十岁的人和六十岁的人要用不同的公式，它的社区已经开始按年纪切开了。这说明“公共知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越往根部走，社区越接近全人类；越往上走，社区开始分叉，分出来的那些枝，就是下一章要讲的类我知识。根和干之间没有一条刀切的线，这正是谱系的样子——它是一路长上去的，不是几块拼起来的。

还有一点：公共知识之所以必须便宜，是因为它要被所有人用。说明书印几亿份，菜谱抄给任何人，心率公式写进每一只运动手表。它便宜不是缺点，是它尽到了根的本分。一棵树的根若是金贵得只给少数枝条供水，这棵树就长不大。所以，当本书后面说“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便宜、不再值钱”的时候，说的不是它没用了，而是它不再能单独替一个人说明“我是谁”。

◆ 回到命题：被收编的旧定义

这一章落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承重命题上。

第三条说，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发生出公共性很强的知识。药方正面这一层，就是谱系里社区最大、公共性最强的那一层。它的公共性不是谁规定的，是社区的大小带来的。

第四条说，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主体间同一性是社区半径为全人类时的特例。这句话里最要紧的是“特例”两个字。特例不是废品，第 25 章拿牛顿力学说过：造桥、发射卫星，用的还是它，因为在那个范围里它又准又省事。同一性的知识被收为特例之后，药品照样要经过几万人的试验，说明书照样要写清楚，菜谱照样可以抄给每一个人。收编改变的不是它的用法，而是它的地位：它不再是唯一的知识，而是第一层知识。

这里顺便把三层谱系的名字定下来，后面四章依次讲：

第一层，公共知识，社区是全人类，或者可以近似看作全人类的那么大的人群。

第二层，类我知识，社区是相似的人聚成的那一群（第 27 章）。

第三层，我知识，社区最小，是我和我的历史（第 28 章）。

三层不是三种互相竞争的知识，而是同一条谱系上的三段。根、干、叶，长在一棵树上。

还要说清一件事：公共知识里有一部分，是必须留在全人类这一层、任何小社区都不许拆的，比如药的剂量上限、说明书里的禁忌。它们不能拆，是第四条的判据本身要求的：这些知识的对效半径，早就伸到了任何一个小社区的外面，伸到了每一个会吃这种药的人身上，所以它们的社区半径也只能是全人类。许秀英可以在自己的锅里把盐放到一半，不能在自己的药盒上改剂量，那由医生定。本书替“我知识”争位置，从不争这一块。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前面五卷一直在说“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说这是“我”被吃掉的病根。现在又说全人类的社区是根，不是敌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回答：不矛盾，因为病不在根上，而在“只承认根”上。药理学的社区是全人类，这是对的，因为它的对效半径确实是全人类，几万人的试验证明了这一点。出问题的是另一种情况：一条本来只在小社区里对效的知识，被要求向全人类交代；交代不了，就被判为“不算数”。周伯年的方子写不进论文，许秀英的“看锅”写不进菜谱，都是这种情况。按第四条命题的判据，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药理学的半径等于它的对效半径，所以它是好的根；把“看锅”的半径强行拉到全人类，才是那个吃人的地方。卷五第 24 章把这叫作“半径被强制放大”。根本身无罪，被强制放大的半径才是病。

第二条反驳：说公共知识“也是发生出来的”，会不会削弱它的权威？要是人人都说“说明书也不过是某个社区的东西”，那不就给反科学的人递了刀子？

回答：恰恰相反。说公共知识是发生出来的，等于说清楚它凭什么站得住：它后面有最长的差异序列、最大的纠缠、最多次的检验。这比说它“天生就是真理”更有分量。一个人要推翻说明书上的一行字，他得拿出同样长的序列、同样多的检验来，而不是拿一句“我觉得”。本书给每一层都配了检验（卷七专讲），公共知识的检验最严，这一点不因为它被叫作“发生的”而降低。反科学的人要的是把根刨掉，本书要的是承认根之上还有干和叶，两者的方向不一样。

第三条反驳：既然公共知识这么好，许秀英照着药方吃、照着菜谱做，不就够了吗？何必要后面两层？

回答：对很多事情来说，确实够了。药方正面那一行，许秀英照着做，血压大体能降下来。可是“大体”之外，总有一块是公共知识照不到的：她吃了药早上头有点晕，菜少放了盐家里人不爱吃。这一块很小，却是每天都碰上的那一块。公共

知识越便宜，人和人在这一块上的差别就越显眼，因为大家手里的根都一样了，差别全在干和叶上。卷四第 19 章说“发现死亡”，说的正是这一点：根变得极便宜，它不再能把人和人区分开，也不再能单独凝聚人。所以后面两层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今天每个人真正要长出来的东西。

> **带走的话**
>
> 公共知识是千万次发生沉下来的根；它不认识你，可你长出的每一片叶子都吸它的水。病不在根上，在“只承认根”上。

小账

承重句　公共知识是社区半径近似全人类的那一层显露，是谱系的根，不是敌人

分离线　相对“唯科学”的旧定义：它承认根，但不承认根就是整棵树；相对反科学的“我的身体我做主”：它不刨根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某种“我知识”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公共知识而对效，本章“根”的说法要改

本章留下　药方的正面，以及三层谱系的名字

27

第 27 章

类我知识（相似的人聚成的社区）

本章之问　在“所有人”和“我一个人”之间，有没有一层知识，专门属于“像我这样的人”？

刘医生多说的那几句

还是那张药方。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接着上一章往下说。

许秀英吃了两个星期的药，回去复查。血压降了一些，她跟刘医生说，有几天早上吃完药，站起来会有一点晕。刘医生没有马上改药，先问她几点起床、几点吃药、吃药前吃没吃东西、早上是不是出去走了。问完，他说了几句说明书上没有的话。

他说：“像你这个年纪、平常又瘦一点的老太太，我这里看了不少。刚开始吃这一类药，有人早上起得猛了会晕。你先注意起床慢一点，记一记哪几天晕、晕之前做了什么，下回带来给我看。要是晕得厉害，别等，马上来。”

许秀英回家把这几句话学给女儿听。女儿说：“说明书上可没这么写。”许秀英说：“说明书是写给全中国人的，刘医生这几句，是说给我们这样的人听的。”

（怎样调药、要不要调，只有医生能定。这里只看刘医生这几句话属于哪一层知识。）

同一个月里，许秀英还碰到了另外两件事。

一件是做菜。她在菜市场碰到一个老乡，也是从湘中老家嫁到城里来的，也被医生交代了少吃盐。两个人站在辣椒摊前聊了二十分钟。老乡说，她们老家那种做法，辣椒先下锅干煸，煸出焦香，再下肉，豆豉多放一点，盐出锅前才撒，这样少放一半盐，吃起来也不觉得淡。许秀英一听就明白，因为她们老家本来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她从没想过这跟少放盐有关系。后来她发现，同一栋楼里另外两位湘中来的老太太，也在用差不多的办法，各人只是豆豉放多放少不一样。

另一件是林远的事。林远四十二岁，膝盖开始不太听话，跑多了第二天下楼发酸。他在河边认识了几个四十岁上下的跑友，每周六早上一起跑一次。几个人跑完蹲在河堤上拉伸，交换的全是“我们这个岁数”的经验：别每天都跑长距离，隔一天换一次快走；下坡步子放小；鞋底磨偏了就换。这些话，运动科学的书上大多也能找到影子，可在书上，它们混在给二十岁和六十岁的人写的一大堆建议里；在河堤上，它们被这几个年纪相仿、膝盖差不多的人筛过了一遍。

◆ 被漏掉的中间层

三件事放在一起看，问题就出来了：刘医生那几句、老乡的煸辣椒法、河堤上的那些话，算哪一层知识？

按旧的知识观，它们处境尴尬。说它们是公共知识吧，它们不对所有人成立：干煸辣椒对不吃辣的人毫无意义，“我们这个岁数”的跑法对二十岁的人可能太保守。说它们是个人体会吧，它们又不只对一个人成立：刘医生是在“不少”病人身上看到的，老乡的做法是一个地方几代人的厨房里传下来的，河堤上那几条是好几个人的膝盖一起试出来的。

旧的知识观只有两个格子：要么是“知识”（对所有人），要么是“意见”（对我自己）。这三件事两个格子都放不进去，于是常常被当成“偏方”“老家的规矩”“圈子里的说法”，地位比个人体会高不了多少。

本书要说：这里有一层完整的知识，它的社区既不是全人类，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相似的人。本书把它叫作**类我知识**。“类我”就是“像我的那些人”。这一层是三层谱系里最关键的一层，原因在下面。

◆ SDE 怎样看：相似是一种纠缠

先问：什么叫“相似的人”？

同年纪、同体质、同老家、同岁数的膝盖，这些都是相似。可是光年纪一样，并不让两个人成为类我。许秀英和楼下一位同岁的老太太，一个吃辣一个不吃，一个高血压一个没有，她们在辣椒炒肉这件事上不是类我。相似不是一两项指标相同，而是好几样东西一起缠在一起相同：湘中口味、少盐的医嘱、老派的铁锅、几十年煸辣椒的手，这几样缠在一起，才让许秀英和那位老乡成了类我。

这就是**特征纠缠**（E）。导论说过，纠缠是很多东西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整体的那股劲。类我社区的边界，就是由这股劲画出来的：几样特征缠成了同一个结，有这个结的人，在这件事上就是类我；没有这个结的人，哪怕年纪住址都一样，也不是。

所以类我知识的发生，走的是一条以纠缠为先的路。用三方程的话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到了类我这一层，决定性的那一项是 E：老乡的煸辣椒法之所以能对许秀英成立，不是因为它被几万人试过（那是公共知识的 D），而是因为许秀英身上缠着的那个结，和她老乡身上的那个结是同一个。几个相似的人各自试过的那些小变化（D），在同一个结上叠起来，才显露成一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这样做”（S）。

再看为什么说这一层最关键。

从公共知识直接跳到我知识，中间隔得太远。说明书写给几亿人，许秀英一个人，她要自己从“低盐饮食”四个字一路摸到“我家这口锅、我老伴这张嘴，盐该怎么放”，要试很多次，走很多弯路，还很可能摸错。类我知识就是中间的那一级

台阶：别的和她相似的人已经替她试过一段路，把一大半不合用的可能性筛掉了。她从老乡那里拿到的不是一条结论，而是一个起点，一个已经离她很近的起点。

反过来也一样。许秀英自己摸出来的东西，要想对别人有用，也不能直接拿去和说明书摆在一起；它得先在同她相似的人那里试一试，能不能在这几个人之间搬过去。搬得过去，它才可能继续往上走；搬不过去，它就只是许秀英一个人的事。往下走靠这一级台阶，往回流也靠这一级台阶（回流的道理留给卷八）。整条谱系能不能连起来，看的是中间这一段。

还有一处容易混的地方要分开：类我知识不是把公共知识切成小块。医学统计里也会按年龄、性别分组，给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另列一行剂量。这一行仍然是公共知识，它是从几万人的大数据里往下切出来的，切的刀是研究者事先选好的。类我知识的来路不同，它是从几个具体的人身上往上聚起来的：刘医生一个一个看过的老太太，老乡和楼里几位邻居一锅一锅炒过的菜，河堤上几个人一个周六一个周六跑出来的膝盖。前者是从上往下分，后者是从下往上长。从上往下分的，结是预先划定的；从下往上长的，结是在一次次试里自己显出来的。刘医生说“像你这个年纪、平常又瘦一点的”，“瘦一点”这一项，说明书上没有，是他自己在病人身上慢慢看出来的。

正因为是从下往上长，类我知识里常常带着公共知识没有的那种细：老乡说的是“煸到辣椒皮起白泡”，河堤上说的是“鞋底外侧磨出一个斜面就换”。这些细节写进说明书和教科书会显得太琐碎，可是对缠着同一个结的人来说，最有用的恰恰是这一点细。

下面一张表把三件事摆在一起：

例子	那个“结”（纠缠的特征）	类我社区	留下的类我知识
刘医生的几句话	年纪、偏瘦、刚开始吃这一类药	他看过的同类病人	起床放慢、记下晕的时候，带给医生看
老乡的做法	湘中口味、少盐医嘱、铁锅、煸辣椒的手	城里的几位湘中老太太	干煸出焦香、豆豉补味、盐出锅前撒

例子	那个“结”（纠缠的特征）	类我社区	留下的类我知识
河堤上的跑友	四十岁上下、膝盖开始发酸、每周跑几次	周六一起跑的那几个人	长短交替、下坡小步、鞋偏了就换

◆ 回到命题：最关键的一层

这一章落在第三、第四、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三条说，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类我知识让这句话第一次有了中间的刻度：社区不是只有“全人类”和“我”两个尺寸，中间有无数个大小不一的类我社区，大的像一个地方的口味，小的像周六河堤上的五六个人。

第四条的判据是：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类我知识最能说明这个判据好用。老乡的煸辣椒法，对效半径就是“湘中口味、要少放盐、会煸辣椒”的那群人；把它的社区说成全人类，是虚假放大，私见冒充规律；把它缩成许秀英一个人，又是白白浪费了别人试过的路。半径刚好对上，它就是一条好的知识。

第五条说，往下走是“我们→类我→我”。类我站在正中间。它既是“我”诞生的必经之路，也将是“我们”新生的必经之路。第 30 章还要接着说，这一层的社区本身，就是新的、有意义的“我们”。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所谓“类我知识”，不就是小圈子里的偏方和土办法吗？这类东西错得多，传得快，抬高它的地位，是不是在给谣言开口子？

回答：这条反驳说中了一个真实的危险，所以要认真回答。类我知识确实最容易出错，因为它的检验比公共知识松：几个相似的人试过有效，可能是巧合，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大家互相附和。可是“容易出错”不等于“不是知识”，而是说它需要自己那一层的检验。本书给类我知识的检验是：它能不能在相似的人之间迁移（第 32 章专讲）。老乡的煸辣椒法，搬到许秀英的锅里成立了，搬到楼里另外两位老太太的锅里也成立了，这才算数；要是只在老乡一个人那里灵，那它就还不是类我知识。另外，类我知识不能越过公共知识说话：刘医生那几句，前提

是“晕得厉害马上来”，它是在药理学的根上长出来的，不是来推翻药理学的。偏方的毛病，往往正是它想绕开根，或者把自己的半径吹大到全人类。

第二条反驳：人的相似是分不完的，同年纪、同老家、同血型、同星座……照这样说，类我社区岂不是可以无穷无尽地切下去，切到最后一文不值？

回答：能切，但不是随便切。决定一个类我社区的，不是哪一项特征相同，而是在某一件事上缠成一个结的那几项特征相同。在辣椒炒肉这件事上，星座不进那个结，老家口味进；在膝盖这件事上，老家不进，年纪和跑量进。哪几项进结，不是先定好的，而是在对效里试出来的：把一个特征去掉，那条知识还能不能在这群人之间搬过去？搬不过去，这个特征就在结里。所以类我社区不会无穷地切，它会停在对效的地方。

第三条反驳：现在网上什么都按“像你的人”推荐，“和你同龄的人都在买”“和你相似的用户还看了”。类我知识和这种推荐有什么两样？

回答：两样在来路和去处。推荐系统的“相似”是平台从后台算出来的，用的是点击和购买记录，被算的人不知道自己和谁相似、凭什么相似，也没法拿结果去改那套算法；它最后要的，是让你多点、多买。河堤上的跑友是自己凑到一起的，谁的膝盖怎样、谁试了什么，彼此当面说得出来；一条经验不灵，下个周六就有人说“我试了不行”，这条经验当场被改。前一种相似是被分进去的，后一种相似是自己走过来的。前一种不能回写，后一种时时在回写。这个分别，第 30 章还要专门讲。

> **带走的话**
>
> 在“所有人”和“我一个人”之间，有一级台阶，站着像你的那些人；他们替你走过的那一段路，是三层谱系里最关键的一段。

小账

承重句　类我知识的社区由“在某件事上缠成同一个结”的相似者构成，是往下走与往回流都必经的中间层

分离线　相对旧知识观的“知识／意见”两分：在两格之间立一整层；相对“圈子文化”：结由对效画定，不由身份画定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从公共知识直接摸到我知识，与经过类我相比不更慢、不更容易错，“最关键的一层”要降格

本章留下　那个“结”，以及三例类我知识的表

28

第 28 章

我知识（最小的社区：我和我的历史）

本章之问　只在我一个人身上成立的那一点认识，凭什么也叫知识？它的“社区”在哪里？

一个小本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接着前两章往下说。

刘医生让许秀英记一记哪几天晕、晕之前做了什么。许秀英是个认真的人，她让外孙女从文具店买了一个巴掌大的硬皮本子，放在药盒旁边。每天早上，她写一行：几点起床，起得急不急，几点吃药，吃药前喝没喝粥，出没出门走路，晕没晕。

头一个星期，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内容也乱。到第三个星期，她自己看出了一点名堂：凡是起得急、没坐一会儿就下楼去菜市场的那几天，十点钟左右容易晕；凡是先慢慢喝完一碗粥、在屋里坐一会儿再出门的那几天，基本不晕。她把本子带去给刘医生看。刘医生翻了翻，说：“你这个本子记得好。”他根据本子上的情况和量出来的血压，对她的用法作了交代。至于交代了什么，那是医生的事；这里要看的，是那个本子。

（本卷不提供任何用药建议。许秀英的每一处改动，都是医生看过她的记录之后定的。）

同一个本子，后来多了另一种用处。刘医生让她少吃盐，她做辣椒炒肉时开始用老乡教的煸辣椒法，可是头几回做出来，老伴总说“淡了”。她就在本子的背面也记：哪天的肉是隔壁菜场那家的、哪天是超市的；哪天辣椒是老家寄来的、哪天是本地的；哪天盐是出锅前撒的、撒了多少；老伴吃了几碗饭。

记到一个多月，她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原来我说‘看锅’，看的是这几样东西。”她说，她看的其实是：肉下锅以后出油出得快不快——出油快的肉肥，要少一点盐；辣椒煸的时候有没有呛人的辣味——辣得冲的那批辣椒能压住淡；还有锅底那一层豆豉有没有粘——粘了就是火大，盐要晚撒。还有一样她没写在本子上，可她心里清楚：老伴这几年牙口不好，嚼得慢，菜在嘴里待得久，同样的盐，他吃起来比从前咸。

前言里，“要看锅”三个字只是一句话。到这里，这三个字被许秀英自己拆开了。

◆ 一个人的社区

把问题说清：许秀英小本子上的那几条，算不算知识？

按旧说法，当然不算。它只对许秀英一个人成立，换一个人，换一口锅，换一张嘴，全都不灵。它没法被别人重复，不能写进教科书。旧说法会叫它“个人经验”“习惯”“手感”。

更麻烦的是，旧说法还有一个理由，听上去很有力：知识是“主体间”的，起码要两个人都能确认；只有一个人知道的东西，既没法检验，也没法和别人对质，那就只是这个人自己心里的事。

本书的回答是：我知识也有社区，只是这个社区最小。它的成员是“我和我的历史”。

这一层还担着前两层替不了的一件事：最后一段路。老乡的办法到了许秀英的锅里，只站住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小半，老乡不知道，说明书更不知道，因为它取决于这口锅、这块肉、这位老伴的牙。公共知识把根交给她，类我知识把路交到离

她很近的地方，可最后几步，只有她自己的历史才走得到。没有这一层，前两层再好，也只是别人的好办法；有了这一层，那办法才变成她家饭桌上的事。

◆ SDE 怎样看：历史是最小社区里的众人

先看许秀英那句“原来我说‘看锅’，看的是这几样东西”是怎样来的。

在小本子出现之前，“看锅”是一个整团的感觉：肉、辣椒、豆豉、火、老伴的嘴，全缠在一起，她一眼看过去，手就知道放多少盐。这是很强的**特征纠缠**（E），只不过它缠在她身上，她自己说不出来。小本子做的事，是把这一团纠缠一天一天摊开成**差异序列**（D）：今天肥肉、今天老家辣椒、今天老伴两碗饭；明天瘦肉、明天本地辣椒、明天老伴一碗半。一个多月的序列排下来，那一团纠缠里哪几根线管用，就**显露**（S）出来了。

这里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把这几样线显露出来的，不是别人的经验，也不是说明书，而是许秀英自己的历史。第一天的许秀英、第十天的许秀英、第四十天的许秀英，在那个本子上一行一行站着，互相对照。第四十天的她，可以拿第十天的她做检验：那天也是肥肉、也晚撒盐，老伴吃得好；今天照样做，老伴也吃得好。前后两个“我”对上了，这条认识就站住了。

这就是“我和我的历史”作为社区的意思。一个人不是一个点，他是一串。几十年里的许秀英，用过同一口铁锅三十年，从她母亲手里学来煸辣椒，跟老伴一起吃了四十多年饭，这一串“我”共同构成了她的那个最小社区。我知识就是在这一串“我”之间对效的认识。它当然也是“主体间”的，只不过那些主体，是不同时候的同一个人。

用三方程来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差异序列又由显露和纠缠决定（D＝G(S,E)）。到了这一层，两样都是许秀英自己的：纠缠是她自己身上、她家锅里的那一团；差异序列是她自己一天一天记下来的那一串。公共知识的 D 和 E 来自几万人，类我知识的 E 来自几个相似的人身上那个共同的结，我知识的 D 和 E 都只来自我和我的历史。

再看林远。他的膝盖跟着河堤上的跑友调了几个月，长短交替、下坡小步，都有用。可他慢慢发现，只有他自己才有的一条：雨后那段青石板路，他的右膝一跑就酸，换走旁边的水泥路就没事；还有，他一周跑到第三次，第二天早上下楼时右膝就会提醒他。河堤上别人的膝盖没有这个毛病，这两条只属于他。那段青石板、他的右膝、他这几年的跑量记录，构成了他的最小社区。

还要看小本子上没有写的那一条：老伴牙口不好、嚼得慢。这一条许秀英没写，因为它不是哪一天的事，而是这几年慢慢变出来的。它提醒我们，“我和我的历史”这个社区里，不只有我，还有缠在我生活里的那几个人和那几样东西：老伴的牙、那口用了三十年的铁锅、从老家寄来的那袋辣椒。它们不是这个社区的外人，而是那团纠缠的一部分。所以说“最小的社区”，不是说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而是说这团纠缠的中心，只有一个人。别人换进来，这团东西就散了。女儿拿走母亲的那一页去自己家炒，肉是一样的买法，辣椒也是老家寄的，可她丈夫林远口重，嚼得又快，那一页在她家锅里就要改。这一改，改出来的就是女儿自己的我知识了。

这也说明我知识为什么“抄不走”。抄得走的是那一页上的字，抄不走的是让那一页对效的那一团纠缠。字可以复制，纠缠只能在另一个人自己的历史里重新长一遍。这和导论里说周伯年的徒弟“抄方抄不下那一下”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这里换成了一口锅。

这样看，三层谱系里每一层的社区都是真实的人群：公共知识是几万、几亿人，类我知识是几个、几十个相似的人，我知识是一个人前后的许多个自己。社区半径从全人类一路收到一个人，可每一层都还是社区，都还有“主体间”，只是间隔的方式不同。

◆ 回到命题：半径为一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和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四条的判据是：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许秀英小本子上的几条，对效半径就是她和她的锅、她的老伴。社区半径收到这么小，正好和对效半径相等，所

以它是一条合格的知识，不是不合格的知识。旧定义的错不在于说它“只对一个人有用”，那是事实；错在于因此说它“不是知识”。

卷十二第 57 章会说到弗莱克与库恩，他们承认知识有社区，但那个社区是科学家的。本书在这里走到了另一头：社区的半径可以小到一。

第五条说，往下走是“我”的诞生。许秀英的小本子，就是“我”在这件事上诞生的样子：她第一次能说清楚，自己几十年的那一下手感，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在小本子之前，她当然也有“我”，可那是一团说不出的“我”；在小本子之后，这个“我”有了一条一条的显露。下一章要把这条路一步一步地画出来。

还要补一句，免得把“我知识”想窄了。一个人的我知识不是一条，而是很多条，散在他生活的各处：许秀英有吃药的那几条，有辣椒炒肉的那一页，大概还有腌菜、带外孙、和老伴拌嘴的许多条，只是还没有一个本子把它们记下来。这些条目各自从不同的公共知识、不同的类我社区里长出来，又都缠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人的“我”在理念世界里是什么样子，大体就是这许多条我知识怎样分布、怎样互相牵连。这件事本卷不展开，卷十一讲“我”的符号是分布、场、美的时候，会从这里接下去。

至于这一层怎样检验，什么叫“对效”，一次对上算不算数，要多少次，本书留给卷七专门讲（见第 33、34 章）。这里只先说一句：我知识的检验，是它真的解决了我的难题，而且我因此改变了做法。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说“不同时候的同一个人”构成社区，是不是偷换概念？说到底还是一个人自己说了算，没有任何外人能检验。

回答：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一个人的历史“算了数”。说了算是凭现在的感觉，算了数是凭记下来的序列。许秀英要是只凭感觉说“空肚子吃药会晕”，那确实只是她说了算；可她拿出了三个星期的本子，每一行都是当时写下的，后来的她改不了前面的她。这就有了对质的另一方。更何况，这个最小社区并不封闭：

刘医生翻过那个本子，女儿也看过那页菜的记录。我知识的社区虽然只有一个人，它的显露却可以拿给别人看。能拿给别人看，就不是关起门来的东西。维特根斯坦那条有名的反驳——世上没有只有一个人能懂的语言——本书在第 59 章专门回应，这里只先指一个方向：我知识是从“我们”长出来的，用的是“我们”的词，它也能流回去。

第二条反驳：许秀英记下来的这些，不就是很普通的生活经验吗？哪个会过日子的人不知道肥肉少放盐？把这种东西称为“知识”，是不是把知识说得太廉价了？

回答：单拿出“肥肉少放盐”一句，确实普通，它本来就是公共知识里的一句。可许秀英本子上那一页，不是一句，而是几样东西在她家这口锅里怎样一起起作用：出油快慢、辣椒冲不冲、豆豉粘不粘、老伴嚼得慢。这一组东西缠成的那个具体的样子，世上只有她家有，别人不知道，她自己从前也说不清。普通的是零件，不普通的是组合。知识廉价不廉价，不在它听上去高深不高深，而在它是否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难题。许秀英的难题是：盐少了一半，老伴还肯吃饭。这个难题，说明书解决不了，老乡也只解决了一半，最后是她自己的那一页解决的。

第三条反驳：照这样说，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怪癖、迷信叫作“我知识”。

回答：怪癖和迷信最大的特点，是不跟着序列改。一个人说“我穿红衣服就顺”，他不会去记哪天穿了、哪天顺，记了发现不对，也不改。我知识恰恰是跟着序列改的：许秀英发现超市的肉出油慢，下一回就改了撒盐的时候。能被自己的历史推翻、也真的被推翻过的，才进这一层。第 35 章会专讲那几种冒充我知识的东西。

> 带走的话
>
> 我知识的社区只有一个人，可那个人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串；昨天的你，是今天的你最严格的同行。

小账

承重句　我知识的社区是“我和我的历史”，半径为一，但仍是主体间的，那些主体是不同时候的同一个我

分离线　相对旧定义“主体间＝至少两个人”：把时间上的众我算作社区；相对“个人经验不算知识”：普通的是零件，不普通的是组合

作废条件　若一个人的历史记录不能对他后来的做法构成任何约束（记了也不改、改了也无据），“最小社区”不成立

本章留下　许秀英的小本子，以及被拆开的“看锅”

29

第 29 章

谱系怎样往下长

本章之问　药方上的“低盐饮食”四个字，到底经过哪几步，才长成许秀英本子上那一页只属于她家的辣椒炒肉？

从四个字到一页纸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前三章已经把这条路上的几个站点摆出来了，这一章把它们按时间串起来，从头看一遍。

三月初，刘医生的药方最下面印着“低盐饮食”四个字。许秀英看懂了，第二天做辣椒炒肉，盐放了平时的一半。老伴吃了一口，放下筷子说：“今天没放盐？”那一顿他只吃了小半碗饭。

接下来一个星期，她试了三次。第一次多放一点，老伴说还是淡；第二次加了一勺酱油，她自己尝着咸了，想起医生的话又不安心；第三次干脆不做这道菜，炒了个青菜，老伴更不高兴。她心里窝着一股火：医生的话要听，老伴的饭也要吃，两头都顶着。

三月中旬，她在菜市场碰到那位湘中老乡，听来了干煸辣椒、豆豉补味、出锅前撒盐的办法（第 27 章）。她回家照做，第一回就好了不少，老伴吃了一碗。可是接下来几回时好时坏：有一回又说淡，有一回说“有点焦”。

三月下旬，刘医生让她记小本子，她顺手把做菜也记在了本子背面（第 28 章）。到四月底，那一页成形了：看出油快慢定盐量，看辣椒冲不冲定要不要补豆豉，看锅底粘不粘定什么时候撒盐，再把老伴嚼得慢算进去，整体比老乡的办法再少一点盐。

五月里，她发现自己做别的菜也变了：炒豆角、炒藕片，她都开始出锅前才撒盐，先看一眼锅底。女儿回家吃饭，说：“妈，你的菜口味变了，可是比以前还好吃。”

这一串事，从三月初到五月，大约三个月。

◆ 谱系不是一张图，是一条路

把问题说清楚。

前三章分别讲了三层知识，读者容易得到一个印象：三层像三个格子，公共知识在上，类我在中，我知识在下，摆在那里。旧的知识观里也有类似的分层，比如“理论—应用—经验”，或者“普遍—特殊—个别”，都是一张静止的图。从普遍到个别，旧说法叫“应用”：普遍的道理已经在那里，个别的人拿来套到自己身上就行了。

可是许秀英这三个月，显然不是“套”。她不是拿着“低盐饮食”四个字往锅里一套就完事了；她是先被这四个字顶住，然后找路，然后在路上又被顶住，又找路。每一步都有东西被改掉，每一步都长出了上一步没有的东西。她最后那一页上，有好几条是“低盐饮食”四个字里没有的，也是老乡的办法里没有的。

所以这一章要说：谱系不是一张图，是一条路；从“我们”到“我”，不是应用，是发生。下面用 SDE 的六路径把这条路一步一步地描出来。

◆ SDE 怎样看：四步，四种次序

先把工具说一遍。导论说过，显露（S）、差异序列（D）、特征纠缠（E）三样东西发生的先后次序有六种，叫六路径。路径不是两维之间的一个箭头，而是三

样东西依次出场的一整套次序。一条知识从“我们”长成“我”，往往要走好几段路径，每一段的次序不一样。许秀英这三个月，可以分成四步。

第一步，S→D→E：一个公共的显露进门，搅起差异，缠出一个新的结。

起点是药方上的“低盐饮食”（S），这是公共知识的一个显露，稳定、简短、对所有高血压病人都成立。它进了许秀英的厨房，第一件事是引起差异（D）：盐减半，老伴少吃饭，多放一点还是淡，加酱油又不安心，干脆不做。这四次尝试是一串差异序列，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不一样，但都没有走出来。走不出来，是因为问题变了形：它不再是“少放盐”这么一件事，而是“少放盐”和“老伴的口味”“这道菜的做法”“她自己的不安心”缠到了一起（E）。到这一步，一个新的纠缠结出现了，这就是许秀英的难题。

这一步里，三原理已经在起作用。三原理说，两样东西顶住了，会推动第三样改变。这里顶住的是一个显露（医生的话，S）和一团纠缠（一家人吃饭这件事，E），两者顶着，逼着差异序列（D）一步步往前试。许秀英心里那股“两头都顶着”的火，就是这个矛盾在人身上的样子。

第二步，E→D→S：靠那个结认出类我，在自己锅里试几回，显露成一条类我知识。

菜市场那二十分钟，起作用的首先是纠缠（E）：许秀英一听就懂，是因为老乡身上缠着的那个结——湘中口味、少盐医嘱、铁锅、煸辣椒的手——和她身上的一样。结对上了，类我就认出来了。接着是差异序列（D）：她回家照做，第一回好了不少，后几回时好时坏，淡了、焦了，这又是一串变化。几回下来，“干煸出焦香、豆豉补味、出锅前撒盐”这条做法，在她手里站住了一大半（S）。注意，这时显露出来的，还是类我知识：它在她和老乡之间都成立，但还没贴到她家那口锅上。

第三步，D→E→S：记下的差异把那团纠缠重新理开，显露成只属于她的一页。

小本子让差异序列（D）第一次被完整地留下来：哪天什么肉、什么辣椒、什么时候撒盐、老伴吃几碗。序列一长，那团原本说不出的纠缠（E）就被理开了，几根管用的线露了出来：出油快慢、辣椒冲不冲、锅底粘不粘、老伴的牙。线理清了，那一页就显露出来（S）：一条只在她家锅里对效的知识。这一步的次序和第二步正好不同：第二步是先有结、后试；第三步是先有一长串试过的记录，才把结看清。

第四步，S→E→D：新的显露回头缠进她的整个厨房，改写了她往后的做法。

那一页成形以后（S），它没有停在辣椒炒肉上，而是缠进了她做菜的全部习惯（E）：炒豆角、炒藕片，她都开始先看锅底再撒盐。于是她往后每一天下厨的差异序列（D）都变了。这一步就是导论说的回写：发生之后，回过头改写自己原来的做法。到这一步，这条知识才真正成了“我的”：不是因为它写在她的本子上，而是因为她因此变了。

把四步摆在一起：

步骤	路径	起点	中间	落成	所在层
一	S→D→E	药方上的“低盐饮食”	四次试，走不出来	一个新的难题结	公共→进门
二	E→D→S	和老乡对上的那个结	自己锅里几回时好时坏	干煸、补豆豉、晚撒盐	类我
三	D→E→S	小本子上一个多月的记录	那团纠缠被理开	只属于她家的那一页	我
四	S→E→D	那一页	缠进整个厨房	往后的做法被改写	我（回写）

四步用了六路径中的四种次序。另外两种，D→S→E 和 E→S→D，这条知识里没有用到，但别的知识会用到。比如林远的右膝：他先是一身说不清的不舒服（E），某天雨后跑完，那段青石板和右膝发酸一下子对上了（S），从此他每次出门都换路、记跑量（D），走的就是 E→S→D。路径用哪几种、按什么顺序接，

是由事情本身决定的，不是先排好的。六路径不是一套固定的步骤，而是一套能描出每一条知识自己那条路的笔。

◆ 回到命题：往下走的一半

这一章落在第五条承重命题，也就是王德生口述里说的：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谱系发生，从共同性知识到“我知识”的谱系诞生。

许秀英这三个月，就是这句话在一口锅里的样子。“谱系发生”里的“发生”两个字，在这里看得最清楚：四步里每一步都长出了上一步没有的东西。第一步长出了难题，第二步长出了类我的办法，第三步长出了她自己的一页，第四步长出了一个改了做法的许秀英。没有哪一步是把上面现成的东西“拿下来用”。所以从“我们”到“我”，不是知识的稀释或者打折，而是知识的继续生长。根上的东西没有丢：“低盐饮食”四个字，一直站在这条路的起点，后面每一步都没有违背它。

同时也要看清，第五条命题说的是双向。这一章只走了往下的一半：“我们→类我→我”，这是“我”的诞生。另一半，许秀英那一页能不能回到老乡那里，回到楼里几位老太太那里，再往上能不能回到公共知识里，那是“我们”的新生。这一半本卷不讲，第 30 章只说类我社区是它的必经之地，卷八专讲回流。

这一章也顺带回应了第二条命题。旧定义把知识当成“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于是从普遍到个别只能叫“应用”，个别那一头长出来的东西不算知识。可这四步里，最后那一页恰恰是同一性最低的，也恰恰是解决了难题的那一条。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用六路径给一个老太太学做菜的过程贴标签，是不是牵强附会？任何过程都可以拆成几段，再说哪段先、哪段后。这种描述有什么用？

回答：问得好。描述有没有用，要看它能不能指出别的说法看不到的东西。至少有两样。第一，它指出了卡住的地方。许秀英在第一步卡了一个星期，是因为她

只在 D 上来回试（多放一点、加酱油、不做），而没有一样新的纠缠进来；换句话说，光在一维上用力走不出来。直到第二步，一个新的 E（老乡）进来，路才通。这对任何一个卡在自己难题上的人都是一句实在话：别只在原地多试几次，去找那个和你缠着同一个结的人。第二，它指出了“成了”的标志。第三步那一页出来时，很多人会以为事情完了；可第四步说明，一条知识要等它反过来改写了你的做法，才算真正长成“我的”。少了这一步，那一页只是一页笔记。这两样，“理论—应用”的老说法都看不出来。

第二条反驳：许秀英要是没碰到那位老乡，没被医生要求记本子，这条谱系就长不出来了。这说明它全凭运气，算不上一种“发生”的规律。

回答：她碰到老乡是运气，可那位老乡所代表的那一层，并不是运气。每一个有难题的人身边，大都有一些和他缠着同一个结的人，只是从前很难找到、很难聚起来，得靠在菜市场碰上。小本子也一样，从前得靠一位细心的医生提醒。本书后面几卷要讲的，正是怎样让这两样不再靠运气：让类我更容易相遇，让一个人的差异序列更容易被留下来（卷九、卷十）。这一章只说路是什么样的；路好不好走，是另一件事。

第三条反驳：说到底，这不就是“试错”吗？试错这件事人人都懂，何必说成谱系发生？

回答：试错只说了其中一样，就是差异序列（D）：一次一次试，错了再改。许秀英第一步就是在试错，而且试了一个星期也没走出来。光有试错，路是通不了的。让路通的另外两样，试错这个词都没有说：一样是那个结（E），它决定了该去向谁借路，老乡的办法之所以能用，不是因为她多试了几次，而是因为她和老乡缠着同一个结；另一样是显露（S）的接力，药方上的四个字、老乡的那条做法、本子上那一页，一段一段地显露、一段一段地被下一步接住。试错是在一个地方原地打转地找；谱系发生是带着根上的东西，经过类我，一站一站地往自己这里走。还有一点：试错的结果常常只剩一句“这样行”，试过的路就丢了；谱系发生会把路留下来，那个本子还在，那一页可以拿给女儿，也可以拿回给老乡。路留得下来，才谈得上后面的回流。

带走的话

从“我们”到“我”不是把现成的道理拿来套，而是一路发生：先被顶住，再遇见像你的人，再把自己的历史理开，最后让它改写你。

小账

承重句 往下走的谱系是四段路径接成的一条路（S→D→E，E→D→S，D→E→S，S→E→D），每一步都长出上一步没有的东西

分离线 相对“普遍—特殊—个别”“理论—应用”的静态分层：谱系是发生，不是应用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多数“我知识”可以不经难题结、不经类我、不经回写，直接由公共知识推出，本章的四步要改写

本章留下 四步四路径表，以及“卡在一维上”的诊断

30

第 30 章

类我社区就是新的“我们”

本章之问　几个相似的人凑到一起交换经验，这样的一群人，能不能成为今天的人还愿意加入的那种“我们”？

两个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也是本卷的最后一个场景。

许秀英的手机里，那年春天多了两个群。

第一个群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的，叫“高血压慢病管理群”，她一确诊就被拉了进去。群里三百多人，她一个都不认识。每天早上八点，群里自动推送一条健康提示，内容和药盒里那张说明书差不多：按时服药，低盐饮食，适量运动。每个月底，群里发一张表，让大家填血压数据，没填的人会被点名。偶尔有人在群里问一句“我吃了药脚肿怎么办”，回复的总是同一句：“请到门诊就诊。”许秀英在这个群里一句话也没说过。她没有退，因为不知道退了会不会影响看病。

第二个群没有名字，是她和那位湘中老乡在菜市场聊完以后，老乡拉的。一开始只有她们两个，后来楼里另外两位湘中来的老太太也进来了，再后来，老乡把她老家一个嫁到外省的表妹也拉了进来。还有楼里一位胃不好的老太太，看她们天天聊菜，也凑了进来。一共六个人。群里说的全是吃：今天谁煸辣椒煸焦了，谁家老头子嫌淡，哪个菜场的豆豉好。许秀英把自己本子上那一页拍了照发进去，老乡回

了一句：“你这个看锅底粘不粘，我怎么没想到。”第二天，老乡发来一张她炒的辣椒炒肉，说照许秀英的办法晚撒了盐，她老伴说比以前好吃。

又过了一个月，那位胃不好的老太太说，她吃不了辣，问大家有没有不辣的少盐办法。群里没人能答，过了几天，她自己退了，走之前在群里说：“你们这个我学不来，谢谢大家。”大家回了几个抱拳的表情。没有人觉得不对。

同一年，林远周六早上的那几个跑友，也是这样聚起来的：先是两个人在河堤上碰巧并排跑，聊了几句膝盖，下个周六约着一起跑，再下个周六多了一个人。其中有一位后来调到外地工作，不来了，走之前把自己那双磨偏了的跑鞋拍了照发到群里，配了一句：“记得换鞋。”

◆ 哪一个是“我们”

把问题拎出来：这两个群，哪一个是“我们”？

按人数和组织程度看，第一个群更像。它有名字，有管理员，有每日推送，有月底报表，三百多人都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被管理。第二个群什么都没有，六个人，聊的是鸡毛蒜皮，来去自由。

卷一第 2 章区分过两种“我们”：靠理念相连的有意义的“我们”，靠技术相连的没有意义的“我们”。第一个群是后一种：许秀英在里面是一个血压数据点，这个群把她和三百个陌生人按同一个标准装在一起。它并不坏，它背后是真实的公共知识和真实的医疗服务；可是它不需要许秀英这个人，只需要她的数据。

第二个群像什么呢？旧的眼光会说，它什么都不像，就是几个老太太聊天，太小、太松、太随便，算不上一个“我们”。在旧的理念世界里，像样的“我们”都是大的、紧的、有一个共同信条的：一个宗族、一个教会、一个民族、一种主义。卷四第 20 章说过，这些旧的“我们”有一个共同要求：先交出“我”，再加入“我们”。今天的人不再愿意交。

这一章要说：第二个群这样的类我社区，正是新的“我们”。它小、它松、它来去自由，这些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之所以新的地方。

◆ SDE 怎样看：统一是从外面捆，吸引是从里面缠

用特征纠缠（E）来读这两个群的区别。

第一个群里的人也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有高血压。可是这个特征是从外面贴上去的标签，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缠出来的结。三百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来往，他们的共同点只存在于管理员的表格里。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是一套统一的管理办法。这是**统一**：一个外面的显露（S），一套标准、一张表、一条推送，从上往下罩住一群人，让他们在这个标准上相同。

第二个群里的六个人，共同点不是一个标签，而是第 27 章说的那个结：湘中口味、少盐医嘱、铁锅、煸辣椒的手，好几样缠在一起。这个结不是谁贴上去的，是她们各自几十年的生活里长出来的。她们彼此一认出这个结，就互相走近了。我们把这种走近读作**吸引**：纠缠（E）在人和人之间起了作用，像的人自己靠过来。

统一和吸引，方向正好相反。统一是先有一个显露，再把人按进去；吸引是先有纠缠，人自己聚过来，聚起来之后，才慢慢有了一点共同的显露（那张照片、那一页做法、那双旧鞋）。一个从外面捆，一个从里面缠。

从这里能看出三件事，它们是被吸引来的“我们”跟被统一的“我们”不同的地方。

第一，加入它不用交出“我”，反而要带着“我”来。许秀英在第一个群里什么也不用带，只要交数据；在第二个群里，她带来的恰恰是她那一页只属于她家的做法。老乡也一样，她带来的是她自己锅里的经验。这个“我们”的内容，就是每个成员带进来的“我”。人越是“我”，这个群越有东西。这和旧的“我们”正好相反：旧的“我们”里，“我”越强，“我们”越不稳。

第二，它的边界由结画定，所以能自然地进出。胃不好、吃不了辣的那位老太太，不在这个结里，她在群里得不到对效的东西，就走了，没有人怪她，她也不欠谁。表妹在外省，可她缠着同一个结，就进来了。边界不按住址、单位、户口画，

而按在这件事上像不像画。人在这个群里，是因为这里对他有效；不对效了，就走。

第三，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很多个这样的“我们”里。许秀英在做菜的群里，也可以在另一个同样吃这一类药的病友的群里，还可以在一个带外孙的群里。每一个群对着她生活里的一件事、一个结。旧的“我们”常常要求一个人只属于一个：一个宗族，一个教会。新的“我们”是很多个小的，各管一件事，叠在同一个人身上。

还可以从另一头看这两个群：它们里面的知识往哪个方向流。第一个群里，知识只往一个方向走：每天早上八点，从管理员那里往三百个人身上推；月底，数据从三百个人身上往管理员那里收。推下来的是标准，收上去的是数字，中间没有一样东西被谁改过。那句“我吃了药脚肿怎么办”，问出来，得到的永远是同一句回复，问题本身没有在群里留下任何痕迹。第二个群里，知识是横着走的，而且走一趟就变一点：老乡的干煸法到了许秀英锅里，多了看锅底；看锅底回到老乡锅里，她老伴说好吃；表妹在外省，用的辣椒不一样，又会改出一点新的。每一条做法在群里转一圈，都带着几个人的手印回来。前一个群里的知识是被分发的，后一个群里的知识是被养着的。

这三件事合起来，就是这一章的题目：类我社区不是被统一的，而是被吸引来的。

◆ 回到命题：第三个世界里的“我们”

这一章落在第一条和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一条说，今天的人在自我世界里“我”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弱；在现实世界里，“我”被统一性技术的“我们”吃掉；这个矛盾只能由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许秀英手机里的两个群，正好是这个矛盾的两头和它的出路。第一个群是现实世界的“我们”，统一的，吃掉“我”的。她在自我世界里当然有很强的“我”，有她几十年的锅和手感。第二个群在哪里？它不在现实世界的管理表格里，也不只在她心里，它在理念世界里：六个人之间流动的是做法、道理、经验，

是知识。它让“我”不必交出去，也不必关起来，而是拿出来和像自己的人互相对照。“我”越强，这样的“我们”越有内容；这样的“我们”越多，“我”越不孤单。矛盾的两头，在这里第一次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互相加强。

第五条说，往下走是“我”的诞生，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类我社区站在这两个方向的交叉点上。往下走，许秀英从老乡那里借到了路；往回流，她的那一页又被老乡拿回自己锅里，老乡的老伴说好吃。这一来一回，就是那个新的“我们”在被“我”更新。这一半怎样一直流回公共知识，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叫调和而不是换一种方式吃人，判据是能回写、能退出，卷八第 39 章专门讲。这里只指出：那位老太太能体面地退出，老乡能把许秀英的一页回写进自己的做法，这两样在第二个群里都已经有了样子。

还要说一句，免得读者以为本书瞧不起第一个群。那个慢病管理群背后的公共知识，就是第 26 章说的根，许秀英离不开它。问题不在它存在，而在旧的理念世界里只有它这一种“我们”。新理念世界不是拆掉它，而是在它和每一个人之间，长出许多个第二个群。

三层谱系到这里讲完了。可是长出来的东西，谁来说它对不对？公共这一层有公共这一层的检验，类我和我也各有各的。下一卷就从许秀英的一杆老秤讲起（见第 31 章）。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几个老太太的聊天群，几个跑友的周六约跑，太小了，太轻了。说它是“新的我们”，是不是把一件生活小事拔得太高？宗教、民族那样的“我们”能把千万人凝聚起来，这种小群凝聚得了什么？

回答：它确实小，也确实轻。可正是旧的“我们”太大太重，今天的人才不愿意进去。被吸引来的“我们”，单个看都很小，可它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一个人身上叠好几个，全社会叠起来是数不清的。它的凝聚力不在规模，而在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走进来的，而且是带着自己的东西走进来的。宗族、教会能凝聚千万人，代价是要人先交出“我”；这一点，本书不认为今天还能做到，卷四第 20 章

已经讲过。何况，“小”并不是它的定义。一个类我社区可以只有六个人，也可以有几万人，只要聚起来的原因是那个结，而不是一个从外面罩下来的标准。它会长多大，取决于那个结在多少人身上缠着。第 47 章讲平台上的社区时，会看到这种“我们”怎样在更大的尺度上出现。

第二条反驳：被吸引来的群，不就是“物以类聚”吗？相似的人越聚越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这不就是今天人人都在批评的“信息茧房”？

回答：这条反驳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它说中了类我社区可能变坏的方向。分别在两处。第一，茧房里的人聚在一起，是因为观点相同，彼此说的是同一种话；类我社区里的人聚在一起，是因为难题相同、结相同，彼此带来的却是不同的做法。许秀英和老乡缠着同一个结，可她带来的是看锅底，老乡带来的是干煸，两人的做法互相补上了。相似的是问题，不同的是答案，这正是类我社区有用的原因。第二，茧房的边界是封闭的，它把不同的东西挡在外面；类我社区的根始终扎在公共知识里，任何一条做法都要经得起根的检验——“晕得厉害马上去医院”这一条，群里谁也不能改。一个类我社区，要是开始把公共知识当成敌人，开始只听自己人说，它就从类我社区退化成了茧房。卷七和卷八讲的检验和回流，就是防止这种退化的东西。

> **带走的话**
>
> 旧的“我们”要你先交出“我”才能进门；新的“我们”要你带着“我”才进得来，不对效时也走得开。它不是被统一的，是被吸引来的。

小账

承重句　类我社区是被吸引来的“我们”：由纠缠的结聚起，带着“我”进入，可同时在多个之中，可自然退出

分离线　相对宗族、教会、主义的旧“我们”：不要求交出“我”；相对统一性技术的“我们”（卷一第 2 章）：从里面缠，不从外面捆；相对信息茧房：相似的是难题，不同的是做法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类我社区普遍越聚越封闭、排斥公共知识、成员无法退出，“新的我们”之说不成立，它只是又一种吃人的“我们”

本章留下　许秀英手机里的两个群

卷 七

每一层的检验

本 卷 各 章

第 31 章 公共知识的检验——同一性与可重复

第 32 章 类我知识的检验——迁移

第 33 章 我知识的检验——对效与回写

第 34 章 对效的时间

第 35 章 伪我知识的三张脸

31

第 31 章

公共知识的检验——同一性与可重复

本章之问　一条说“对所有人都成立”的知识，凭什么让人相信？

一、一杆老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许秀英有一杆秤。秤杆是枣木的，用了几十年，被手磨得发亮；秤砣是铁的，拴着一根早就发黑的麻绳。这杆秤是她母亲传下来的，她自己又用了四十多年，称辣椒，称豆角，称外孙女出生那年腌下的一坛萝卜。她常说一句话：“秤是不会错的，人才会错。”

那个周六，她从菜市场回来，脸色不大好。她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两斤半青辣椒，回家习惯性地拿自己的秤一称，只有二斤出头。她把秤杆举给林远看：“你看，少了四两。”

林远去过那个摊子。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用的是电子秤，价钱向来实在。他说：“会不会是秤的问题？”

“我这杆秤用了四十年。”

“那个摊子上的电子秤，也是天天有人用。”

“那是机器，机器会出毛病。”

“秤杆也会。”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许秀英觉得自己被人当成了老糊涂，林远觉得岳母把一件能弄清楚的事，弄成了信不信的事。最后林远说：“吵没有用，让秤自己说话。”

下个星期天，他从学校借回一盒砝码，放在饭桌上。这是物理组同事做实验课用的，一块一千克，一块五百克，几块更小的，躺在海绵槽里，旁边附着一张小小的检定证书〔待核〕。外孙女林小溪放了学，凑在饭桌旁看热闹。初二的孩子，对“拿东西称东西”这类事最起劲。

林远先让岳母自己来。许秀英把那块一千克的砝码放进秤盘，提起秤纽，一手扶着秤杆，另一手往外挪秤砣。秤杆平下来的时候，砣停在“一斤六两”的星上。

“一千克是二斤，”林远说，“你这杆秤说它只有一斤六两。”

许秀英没吭声，把五百克那块放上去再称：八两。她又称了一遍，还是八两。

“换个人。”林小溪抢着来。她的第一次读数是一斤五两半，第二次一斤七两，第三次一斤六两。林远自己称，三次是一斤六两、一斤六两半、一斤五两半。三个人九次，读数撒了一把，没有哪两个人的哪两次完全一样。

小溪有点得意：“你看，连外婆自己称，也不是每次一样。”

“那就是有地方没写清楚。”林远把秤放平，一条一条地问：提秤纽的手稳不稳？秤杆是平着还是翘着？眼睛和秤星是不是一样高？小溪刚才是斜着看的，还有一次砣还在晃就读了数。他把这几条写在一张纸上，三个人照着再来一轮：手提稳，等砣停住，平视秤星，秤杆放平。九次读数，都落在“一斤六两”上下半两以内。

最后一步，林远从厨房拿来电子秤，一千克的砝码显示 1000 克，五百克的显示 500 克。第二个周六，他又揣着那块五百克的砝码去了菜市场，摊主看着稀奇，把它放到自己的电子秤上，也是 500 克。

事情清楚了：错的不是摊主的秤，也不是许秀英的眼睛，是那个秤砣。原来的砣十来年前就丢了，楼下修锁的师傅用一块铁给配了一个，说是“差不多重”，其实重了一截。砣重了，秤杆上的砣就不用挪到该去的那么远，读出来的数自然偏小。这些年她称出来的东西，一直比实际轻两成，她自己不知道，因为她称的多是自家的东西，从来没有谁拿它和别的秤比过。

许秀英把秤放在膝盖上，看了半天，说了一句：“秤是我的，可一千克不是我的。”

她没有换砣。她找了一截红线，在秤杆上系了个记号，说以后称出来的数，每四两补一两。这杆秤后面还要出场（见第 33 章）。这里先记住这个下午发生的事。

◆ 二、这个下午做了什么检验

把下午的事拎出来看。林远没有跟岳母争“谁对”，他做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换人。许秀英、林小溪、林远，三个人各称各的，结果应当一样。这是**同一性**的检验：这条认识，不管谁来用，得到的是不是同一个数。

第二件，换次、换处、换仪器。同一个人称三次，同一块砝码在饭桌上、在菜市场称，在老秤、电子秤上称。这是**可重复**的检验：这个数，过一会儿再来、换一个地方再来、换一种工具再来，还在不在。

第三件，追到同一块东西上。一千克的砝码，是这个下午所有秤共同对着的那块“标准”。三台秤读数不同，没有人去数“几台说一千克、几台说一斤六两”，大家只是各自去对那块砝码，对得上的留下，对不上的找原因。这叫**可追溯**。读数要有用，必须能一级一级往上追到一个大家都认的参照；菜市场里用来做买卖的秤，国家规定要定期送去检定〔已核大意：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周期检定〕；检定用的砝码，又要一级一级对到更高一级的标准上〔待核：溯源链条的具体层级〕，道理就在这里。

旧的知识观把这三件事合起来，叫“主体间同一性”：你我他确认的是同一个。前面几卷把这个定义的来路追了一遍，也说了它做病根的那一面（见第 2、4 章）。这一章要替它说一句公道话：对这一层知识，它是对的，而且严得有道理。

先看它严在哪里。最要紧的是，**第一轮的读数并没有对上**。九次读数撒了一把，如果当时的规则是“可重复就是知识”，那“一斤六两”这个数在那一刻就站不住了。可是林远没有把它判成“不可靠”，他去问：这九次读数的差异从哪里来？问出来的是手、眼睛、秤杆是平是翘、砣晃没晃，四五条事先谁也没写下来的条件。写下来、照着做，读数就收在一起了。

所以可重复不是一件碰运气的事，而是一件**把条件写清楚**的活。一条知识能不能重复，要看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能不能被写成一张别人也备得齐的清单。清单写得越全，越多的人可以照着在自己那里再做一遍。

◆ 三、SDE 怎样看：重复，是把条件写全

用 SDE 的话说。一条认识显露出来的样子（S），由它一步一步走过的过程（差异序列，D）和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特征纠缠，E）共同决定（S＝F(D,E)）。所谓**同一性**，是不同的人身上的 E 相似到足够的程度，同一串 D 走下来，显露收向同一个样子。所谓**可重复**，是把 E 一条一条写明，让别的人、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备齐这些条件，再把 D 走一遍。

这样看，第一轮的读数不一致，意味着 E 里还有几条没写明；写明以后读数收在一起，意味着 E 写全了。公共知识的检验，说到底是一场**把 E 写全**的检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共知识的社区可以大到全人类。要让全人类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备齐一份清单，这份清单里的东西就得是人人弄得到的：一块砝码，一双平视的眼睛，一只稳住的手。老钟那条“燕子低飞、对面山近了要下雨”之所以不能是公共知识（见第 21 章），不是因为它不真，而是它的条件——那座山、那个山口、那几十年的看天——写不成一张别人能备齐的清单。能被写成清单的范围，就是公共知识能到达的范围。这一点和第 23 章的判据正好扣上：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对公共知识来说，对效半径的边，恰好就是“条件能被写明并备齐”的边。

再看第三件事，追溯。那块砝码在这个下午起的作用，用 SDE 的话说，是一个**稳定到可以指着的显露**（S）。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砝码是稳定得可以被大家同时指着的一块东西。争论的双方不再靠嗓门，而是一起去对它。公共知识之所以能在一个很大的社区里调解分歧，就是靠这样一层层往下传的“可以指着的东西”。

这一层的检验，可以读出几个数：

读数一，偏差。拿标准去对，差多少。许秀英的老秤差两成，这是一个读数，不是一个罪名。

读数二，换了几个人、几台仪器、几个地方，读数收在多大的范围里。收在半两以内，比“大致差不多”有意义得多。

读数三，追溯追到了哪一级。能追到共同的标准，和只追到“我师傅说的”，是两种东西。

读数的作废条件也要事先说清：如果在条件已经写明、独立的人也照做了的情况下，仍然稳定地得不到同一个结果，这条认识就不能留在公共这一层，它要么退到一个更小的社区，要么回去重新写条件。注意措辞：是“稳定地”得不到，不是“有一次”得不到；是“条件已经写明”，不是随便谁随手一试。

还要说一句，这些读数不进任何人的考核。林小溪第一轮读数差了半两，不记在她名下；许秀英的秤偏了两成，也不是谁的过错。读数是拿来判断一条知识该住在哪一层的，不是拿来给人打分的。一旦读数变成对人的评分，大家就会去做漂亮的读数，而不是去把条件写全，这个道理，卷末（第 35 章）还要回头说。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承重命题上：主体间同一性，是社区半径为全人类时的特例，旧定义被收编而不被推翻。

收编的意思，就是这一章所做的：不推翻它的检验，把它的检验放回它的位置上。同一性和可重复，是公共知识这一层的检验，它严，是因为这一层的社区是全

人类，检验者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台仪器、任何一个年头，所以必须允许任何人、任何仪器、任何年头来查。门开得这么大，规矩就必须这么严。许秀英那杆秤的毛病，被一块砝码、三个人、两台电子秤查出来，正是这套规矩在工作。

它也落在第二条上，病根。病根不在这套检验，而在把它当成**唯**一的检验。设想许秀英那天用同样的规矩去检验她的“看锅”：换一个人来看锅，读数还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换了锅、换了肉、换了老伴的嘴，什么都不一样。按“唯一的检验”的逻辑，“看锅”就判作不是知识。这就是第 22 章说的，一个社区被当成了唯一的社区。同一把尺子，量秤砣是公道的，量“看锅”是错用的。后面两章就要换尺子。

最后一句，要把这一层放进谱系里去看。公共知识是根（见第 26 章），根要深，要稳，要经得起所有人来挖。这一章讲的严，就是根的深。上面的枝叶，不必也不能照着根的样子长，可它们离了这一层的检验，也长不稳：许秀英后来记的每一笔账，都是拿一杆校过的秤称出来的。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在医学、教育、心理这些领域，可重复常常做不到。同一个方法，换一批人就不灵，那这些领域的结论是不是都不算知识？

回答：不是。先看一个常见的情形：有些结论宣布的是“对人都成立”，实际只在某一类人身上做过试验，比如只在一所大学的学生里做过〔待核〕。换一批人不灵，不是知识不存在，而是它的社区被说大了，说成了全人类。这正好是第 24 章讲的“半径被虚假放大”，被可重复的检验当场抓了出来。再看另一种情形：有些方法，真的就是在某一类人、某一种环境里才对效，这不奇怪，它们本来就不是公共这一层的知识，该按第 32、33 章的检验去验。公共这一层的规矩，不是用来把这些全部赶出去，而是用来分清楚：这一条宣布自己住在全人类里，那就请接受全人类的检验。

反驳二：一千克是人定的，砝码也是人定的，追溯到最后，不过是大家约好了认同一块东西。这样的同一性不就是共识吗？

回答：单位的名字和大小是约定的，叫一千克还是叫两斤，是约定。可是“这块比那块重”“这杆秤称得比那块砝码轻两成”，不是约定。约定决定了怎么说，约定没有决定谁重谁轻。许秀英的秤再怎么发誓，也改变不了它称出来的数和砝码对不上这个事实。同一个约定之下，有的秤对得上，有的对不上，这个差别是秤自己的，不是商量出来的。如果同一性只是共识，砝码盒里那块东西就没有资格告诉她“你的砣不对”。她当时听了，心服，正是因为她明白，那不是林远在说话，是砝码在说话。

> **带走的话**
>
> 公共知识的检验，是让别的人、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在写明的条件下得到同一个数。它很严，因为它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

小账

承重句　公共知识的检验是同一性（换人）、可重复（换次换处，把条件写全）、可追溯（追到共同的标准）；能被写成清单的条件的边，就是公共知识的边

分离线　相对“共识即真理”——约定的是单位的名字，不是谁轻谁重；相对“同一性是唯一的检验”——它是公共这一层的检验，不是整棵树的检验

作废条件　若在条件已写明、独立者照做的情况下仍稳定地得不到同一结果，该条认识须退出公共层

本章留下　那杆系了红线的老秤；“秤是我的，可一千克不是我的”

32

第 32 章

类我知识的检验——迁移

本章之问　一条只对“像我的人”成立的做法，怎样知道它不是几个人互相附和出来的？

一、一条晒豆角的数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时间是八月底。

湘中的夏末，长豆角下得多又便宜，菜场里一堆一堆的。许秀英每年都晒干豆角，留着冬天炖肉。她母亲的办法是“晒到一折就响”：拿一根豆角对折，咔的一声脆断，就算晒透了，可以收。这一下手上的感觉，她用了四十多年，自己是不会错的，可要教给别人，就说不清了：“响”到什么程度才算响？女儿学了几回，不是收早了，豆角回潮发软，就是收晚了，晒得发硬。

这个夏天，她用上了那杆系着红线的老秤。晒了三回豆角，每回她在下锅焯水之前称一次鲜的，晒的过程中隔半天称一次，等“一折就响”的那一刻，再称一次。三回的账摆在一起，她看出一个数：十斤鲜豆角，晒到响的时候，总是剩一斤二两上下〔待核〕。秤偏了两成，林远替她验过，这个比值不受影响，因为鲜的、干的都是同一杆秤称的，偏的是同一把尺子，一比就抵消了。

她把这个数发到了那个做菜群里，附了一句话：“十斤鲜的，焯一下，摊开晒，称到一斤二两上下就收，不用等手上的响。”

她的用意很清楚：把一个靠手感传的东西，换成一个可以拿秤称的数，让没有她那只手的人也能做。她写的是“十斤鲜的晒到一斤二两”，不是“晒到多少克”，因为群里每个人用的秤不一样，只要鲜的和干的都用自己的同一杆秤称，这个比值就谁都用得上。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群里陆续有了回音。

老乡先报：她家南阳台，三天，称到一斤二两，一折也响，收进玻璃罐了。楼里的一位老太太也是南阳台，三天半，一斤二两，一样好。楼里的另一位老太太说，她家阳台朝北，见不到太阳，豆角摊了五天，称到一斤四两就再也下不去，中间还下了一场雨，她干脆收了，没几天罐口的豆角上起了一层白毛，倒掉了。老乡的表妹在外省，那边买不到长豆角，用的是扁豆角，天气又干，一天半就晒到了一斤二两，一折脆得掉渣，收了两个月，拿出来泡了一夜，煮了两个钟头还像嚼柴。她在群里说：“你这个数，在我这里不灵。我是不是该多留点水分？”

林远听岳母把这几条念给他听，没有说话，拿出本子，把它们一条一条抄成了一张表：

谁	阳台	豆角	晒了几天	称到	收了以后
许秀英（原条目）	南	长豆角	三天	一斤二两	好
老乡	南	长豆角	三天	一斤二两	好
楼里甲	南	长豆角	三天半	一斤二两	好
楼里乙	北，无太阳	长豆角	五天，中间下雨	一斤四两	起白毛
老乡的表妹	外省，干燥	扁豆角	一天半	一斤二两	太干，煮不烂

林远问了一句：“你们群里，有没有试过的人，和你们几个不一样的？”

许秀英说：楼里乙和表妹，不就是不一样的吗。

“对，”林远说，“所以这一张表里，最值钱的不是上面三行，是下面两行。”

◆ 二、这是哪一种检验

把问题说清楚。

许秀英这条“十斤晒到一斤二两”，是一条**类我知识**，它的社区是“湘中口味、有太阳阳台、做干长豆角的人”这一群（见第 27 章）。它不能拿公共知识的规矩去验：换成一个北方的人、换成一个没有阳台的人，当然得不到同一个结果，要求同一性，是用错了尺子。

可它也不能不验。这一层最容易出的毛病，是**互相附和**：群里一个人说好，下一个人也说好，大家都说好，一条做法就这样“成”了。如果群里谁也不拿它去和不一样的人对一对，那三个“好”，只证明了这三个人彼此很像，没有证明这条做法有什么道理。

这一层的检验，叫**迁移**：把这条做法交给另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条件下做一遍，看对不对效。

迁移和重复不是一回事。重复，是把条件写得一模一样，让别人再做一遍，要的是结果相同。迁移，是条件**相似而不相同**：阳台不是同一个阳台，天气不是同一个天气，人也不是同一个人，要看的是，做法能不能从一个人的手里，走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还是它，还对效。重复追问的是“能不能再来一次”，迁移追问的是“能搬到哪里为止”。

还有一层意思值得点出来。许秀英把“一折就响”换成“一斤二两”，这一步本身就是为迁移做的准备。手上的响，长在她那一只手上，递不出去；一个数可以写在群里，别人用自己的秤去对，对得上、对不上都看得见。类我知识要能被递给别人，总得有一个能离开原来那只手的显露（S）；数字、照片、一句口诀，都是这样的东西。可是数字一旦离开了那只手，就会带着一个假象走：好像它在哪里都一样。迁移检验，就是把这个假象留在门口的办法。

所以林远说下面两行最值钱。三个成功的人，说明这条做法在一群很像的人里站得住，这是它够格叫类我知识的底线。可是**两个没成的人，才把这条知识的边画**

了出来：没有太阳的阳台，不行；又干又凉的地方、扁豆角，不行，至少这个数不行。

◆ 三、SDE 怎样看：失败的人，是在帮你找那个“结”

第 27 章说，类我社区是由一个“结”画出来的：几样特征缠在一起，有这个结的人，在这件事上就是类我。那一章也说了，结是在对效里试出来的：把一个特征去掉，看这条知识还能不能在这群人之间搬得过去。当时说得比较抽象，这一章的表正好把它做成了一次实验。

用 SDE 的话说：一条做法显露出来的样子（S），由它走过的过程（D）和缠住它的那一团条件（E）共同决定（S＝F(D,E)）。同一个 S 摆到不同的 E 里去，D 重新走一遍，会落到不同的地方。如果落到的地方还是“好”，说明这两处的 E 在要紧的那几根线上是一样的；如果落到了“不好”，说明两处的 E 里，有一根要紧的线不一样。迁移失败，就是一次把“要紧的线”指给你看的机会。

楼里乙失败，指出的那根线是**太阳**。她的豆角摊了五天，最后卡在一斤四两，不是因为她手笨，是水分出不去，中间又碰上雨，霉就起来了。表妹失败，指出的线有两根缠在一起：**空气的干湿**和**豆角的品种**。扁豆角肉厚，长豆角肉薄，同样称到一斤二两，一个刚好，一个已经过头。这时可以在群里做第二轮：让表妹换一次长豆角，或者让楼里乙在南窗边试一次，看究竟是哪一根线在起作用，这样结就越画越准。

所以，**把结画出来的是失败的迁移**。一条类我知识如果谁试都成，反而可疑：要么没有人敢去试不像的人，要么它的半径被吹大了，要么它其实是一条公共知识。

于是，一次像样的迁移检验，要有三种受试者：

同结的人，条件上和原来那群很像，这条做法应当成。成，是底线；同结的人也不成，说明条目有问题，或者“结”里还有没写出来的线。

近结的人，有一两处不同，比如北阳台。他们成不成、怎样不成，是在画边。

远结的人，明明白白是不像的，比如外省、干地、另一种豆。他们是对照，应当不成；他们要是成了，也有价值：说明结画窄了，边还可以往外推，或者这条已经不只是类我知识了。

还有几条做法上的规矩。第一，**结事先写下来**：谁算同结、谁算近结，在大家动手之前就写好，不要做完了再挑人。第二，**读数要用秤**：记“称到几两、晒了几天”，不记“我觉得挺好”。光说“挺好”，附和就混进来了。第三，**必须有不抱期望的人**：楼里乙和表妹，一个是不顺的，一个是原本就怀疑的，她们的报告，比三个“好”重得多。第四，**失败要被写回条目**：许秀英把条目改成“湘中；南向见太阳的阳台；长豆角；十斤鲜晒到一斤二两上下，三到四天；无太阳的阳台、干燥的外省、扁豆角，这个数要自己再试”。这就是回写：知识的边，被失败的人替它画了出来。

这一层检验有它自己的读数：试过的人数；其中同结、近结、远结各多少人；各成了几个；不成的原因查明了几个；条目被改过几次。作废条件也要事先说：同结的人里，多数人在自己的条件下不成，这条类我知识要么作废，要么退成原作者一个人的我知识；如果连“谁算同结”都事先写不出来，说明它还只是个别的经验，不是一个社区的知识。没有人试过远结的，也不要下断语，只在条目后面标一句“未经远结对照”。这些读数不进考核。群里不排名，不统计谁的迁移成功率高；表妹的失败报告，是这个群当月最有用的一条。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四条的判据是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迁移检验，就是用来量一条类我知识的对效半径的办法：量的方式不是画一个圈，而是把它一次次递给不同的人，看它到哪里为止。许秀英的条目，经过两次失败的迁移，半径就从含糊的“大家”，收成了“湘中、有太阳的阳台、长豆角”。社区半径写到这里，才和对效半径对上。

第五条说，类我是谱系的中间一级，往下走要经过它，往回流也要经过它。这一章说清了“经过它”是什么意思：一条做法在类我这一层要先过迁移这一关，才

有资格往上走。许秀英的那个数，将来如果要进入更大的社区，比如被写进一本讲干货腌制的书，它必须带着“湘中、南向、长豆角”这几个字，并且已经被几个不像的人试过。没过迁移的东西往上走，就是第 24 章说的“私见穿上了公共的衣服”。这一半，卷八专门讲（见第 37 章）。

顺便回应第三条。社区性说的是，每条知识都有自己的社区。迁移检验是社区性在操作上的样子：谁是这条知识的社区，不由谁宣布，由一次次递过去、有的接得住、有的接不住的过程画出来。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林远是数学老师，他会第一个问：就这么五个人，统计上什么也说明不了。凭这么小的样本，就给一条做法画边，是不是太随便？

回答：这个问法是对的，可它问的是另一种检验。迁移检验不是要估一个“有效率”，不是要说“这条做法对百分之几十的人有效”。它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把明显不成立的筛出去；二，把边画出来。五个人，三个成、两个不成，已经足够做到这两件事，因为每一个失败，都指向一根具体的线（太阳、干湿、品种）。要做统计，要估有效率，那是这条知识想进入更大的社区、想成为公共知识的时候的事；那时需要多得多的人，也需要严得多的条件（回到第 31 章）。林远听了以后同意，不过他补了一句有分量的话：条目后面要写“试过五个人”，不要写得好像试过五百个。这句话本书全盘接受：类我这一层的检验较松，所以更要把“松”到什么程度写在明处。

反驳二：就算有表和秤，几个关系很好的老太太之间，难道不会给彼此面子？成功的报告会不会水分很大？

回答：会有这个风险，所以规矩里才有“用秤”“不抱期望的人”“失败写回条目”这几条。“称到几两、晒了几天、收后开罐是什么样”，不是靠面子能报出来的；一罐起了白毛的豆角，也不是靠面子能变没的。更要紧的是，这个群如果只剩下互相说好，它的价值就会很快归零，因为谁也没有从别人那里拿到自己没有的东西。能让一个类我社区保持清醒的，恰恰是它愿意接收“不成”的报告，并且改

自己的条目。楼里那位胃不好吃不了辣的老太太，当初体面地退了群（见第 30 章），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说“不成”和说“不适合我”，都是被欢迎的。

> **带走的话**
>
> 类我知识不靠“大家都说好”来验，靠“递给不像的人，看它到哪里为止”来验。失败的人，是替你把边画出来的人。

小账

承重句　类我知识的检验是迁移——条件相似而不相同，递给同结、近结、远结，成的是底线，不成的才画出边，边写回条目

分离线　相对圈子里互相说好——必须有用秤的读数与不抱期望的人；相对统计抽样——迁移找的是边，不估有效率

作废条件　若同结者多数不成，条目作废或退为一人的我知识；若事先写不出谁算同结，则只是个别经验

本章留下　那张五行表，以及条目里被失败者补上的三个“不”

33

第 33 章

我知识的检验——对效与回写

本章之问　一个人怎样知道，自己“知道”的这一点是真的，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一、倒菜的账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从六月初说起。

入夏以后，许秀英有一件心事：倒菜。每个星期日傍晚，林远一家吃完饭回去，她收拾厨房，总要往垃圾桶里倒一盆蔫了的青菜、半碗剩的炒菜，一边倒一边心疼。她跟林远说过好几回：“又倒了一盆，作孽。”

林远这回没有劝她“少买点”，而是问：“倒了多少？”

“多得很。”

“多少？”

她答不上来。林远说：“你现在有秤了。”

这句话把许秀英问住了。她用了四十年的秤，称的都是进厨房的东西，从没称过出厨房的东西。第二天，她把小本子翻到最后几页，在页头写了一行字，是林远教她写的，写在动手之前：

“难题：每个星期倒掉的菜，称出来。目标：一个星期倒掉的，少于半斤。”

她问为什么一定要写个数。林远说：“不写数，到时候你觉得少了，就是少了；觉得多了，就是多了。”

接下来三个星期，她什么也没有改，只是称。每天晚上收拾完，把要倒的菜放进秤盘，称出来的数，按秤杆上那根红线的规矩补一补，写进本子，旁边顺手记上是什么菜。三个星期的总数是：二斤四两、二斤七两、二斤二两。差不多是她目标的五倍。

她把这个数拿给林远看。林远没说什么，只是说：“好，这是你的起点。”

然后她开始想办法。

第一个办法，买少。这个她早就想过。第四个星期，她把每样菜都少买三成。倒菜的数立刻降下来，一周只倒了一斤。可是到了星期日，林远一家三口来吃饭，连她和老伴五个人，桌上的菜不够，她下午又跑了一趟菜场，补买了回来；老伴还嘀咕了一句“你是不是又在省”，饭桌上的气氛有点僵。再下一周，她买回来，倒掉的又回到了二斤出头。

第二个办法，是小溪帮着出的。小溪在网上看到一套带盖的保鲜盒，说把剩菜都分装好，就不会坏了。盒子买回来，漂漂亮亮一摞。接下来两个星期，剩菜都装了盒，冰箱里满满当当，可是称出来的数，还是二斤上下，只不过倒掉的东西从桌上的剩菜换成了盒子里放了三天的剩菜。

第三个办法来得有点意外。第七个星期，老伴被老家的亲戚叫回去办事，在乡下住了一个星期，家里只剩许秀英一个人。那个星期，称出来只有两三两。她很高兴，跟林远说：“我找到办法了。”林远翻了翻那一周的备注栏，只问了一句：“你那个星期，做了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

她想了想，说，没有，就是一个人吃得少。

“那这个数，是你的办法，还是你一个人吃饭？”

她沉默了一会儿，在那一周的账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老伴不在，不算。

真正的转机是她把账翻开，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往前看，才看出来的。她在每一笔倒掉的菜旁边，原本只是顺手写了菜名。翻到第七个星期，她发现：十八次倒菜里，十五次是青菜、空心菜、生菜这一类叶子菜；土豆、萝卜、南瓜，一次也没有倒过。再往下看，倒的叶子菜里，大半是买回来第三天以后才倒的，而且她发现，那些最先坏的，几乎都是放在冰箱靠里那一层的。

那台冰箱用了十四年了，靠里的那一层，背后有一块地方常年结霜，菜放在那里，会被冻伤，第二天就发黄，第三天就软了〔待核〕。这件事她一直知道，只是从没把它和倒菜连在一起想过。

于是她改了做法。叶子菜，每次只买够吃两天的小把，每个星期去菜场两趟，星期二和星期五，不再一口气买一个星期的；叶子菜只放冰箱上层、靠近门的地方，用报纸包好；土豆、萝卜、南瓜这些，星期日一次买够一个星期，放在阴凉的柜子里；星期日单独按五个人买。然后她把本子第一页上“买菜”那一条重新写过。

从第八个星期开始，称出来的数是三两、四两、二两半、三两。连着四个星期，没有一个星期超过半斤。

◆ 二、一个办法，两条腿

把问题说清楚。

许秀英这个故事里，有四个“办法”：买少三成、买保鲜盒、老伴回乡下，以及最后分叶菜与根茎、改冰箱位置那一个。四个里头只有最后一个，在林远眼里是“她知道了一件事”。为什么？

旧的说法在这里是含糊的。“实践出真知”“经验之谈”这几个词，把四个办法都装得进去：她买少了，她试过保鲜盒，她换过菜场的路线，她当然是有经验的。可是经验里面，有的是对的，有的是巧合，有的是白忙，光凭“我试过”“我觉得好了”，分不开。

本书对这一层的检验，只问两个问题，缺一不可：

第一，**难题解决了没有**。这里的“解决”，要看事先写下来的那个读数，不看事后的感觉。许秀英的目标是一个星期少于半斤，称出来是三两，就是解决了；称出来是二斤，就是没有。

第二，**我的做法变了没有**，并且是因为这条认识才变的。这是我知识和别的东西最根本的分别。一条认识，如果它没有改变我做什么、怎么做，它就和我这个人没有发生关系，不论它多对，它还只是别人的知识，放在我脑子里而已。

两个问题交叉，一共四种情形：

难题有没有解决	做法有没有变	它是什么	许秀英的例子
解决了	变了	我知识的候选	叶菜两天一买、上层存放，根茎一周一买
解决了	没变	不是我的功劳，是运气或别的原因	老伴回乡下那一周，只剩她一个人吃饭
没解决	变了	白忙，是仪式	买了一摞保鲜盒；剩菜换了地方继续坏
没解决	没变	只有难题，还没有知识	头三个星期的起点；买少三成之后又回到老样子

这张表最有用的是中间两行。“解决了但没变”，是最常见的自欺：读数好看，就以为自己有了办法，其实是碰上了好天气。“变了但没解决”，是第二常见的自欺：忙了一通，觉得总该有点用。两种自欺，靠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就是**只看一条腿**。

表上第一行叫“候选”，而不是“成了”，原因留给下一章：一次对上不算数（见第 34 章）。

◆ 三、SDE 怎样看：难题推着做法变

用三原理读这个故事。三原理说，显露（S）、差异序列（D）、特征纠缠（E）三样里，有两样顶住了，会生出一股力，推动第三样改变。

许秀英的难题，就是两样东西顶住了：显露是“我习惯的买法”，一个星期买一回，买够一个星期；纠缠是“我家的条件”，一台里层会冻伤菜的老冰箱，一类放不过三天的叶子菜，一个只在星期日才坐满五个人的家。习惯的买法和这团条件一顶，菜就坏。这股顶住的劲，推动的是第三样：差异序列，也就是她每天每周的具体做法。

所以对效的意思，用 SDE 的话说：**被顶住的那股劲，真的推动了差异序列改变，并且这改变化解了顶住**。 这就把“做法变了没有”摆成了一条检验。如果难题解了而 D 没有动，说明化解它的是 D 以外的东西，是老伴不在、是菜价、是天气，不是这条认识。

回写，是这条路的下一站。新的显露（“叶菜两天、根茎一周、上层存放”）回头缠进她厨房的其余部分：星期二和星期五成了固定的菜场日，报纸成了固定的包法，她后来买水果、买豆腐，也开始看一眼要放几天。这是第 29 章讲的 S→E→D，那一章走过一遍，这一章拿它做检验：一条认识，要等它回头改写了你生活里别的东西，才算真的长成了你的。回写不是一个仪式，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本子上第一页被改了几处，菜场的日子变了几天。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谁在检验”的问题。我知识的社区只有一个人，她会不会自己骗自己？第 28 章说，最小的社区是“我和我的历史”，昨天的我可以检验今天的我。这一章要补三个锚，让这个检验不会飘：

第一个锚是秤，而且是校过的秤。读数不是“我觉得少了”，是称出来的数。她的秤能用，是因为公共知识那一层先把它校准了（见第 31 章）。我知识不是不要公共知识，它站在公共知识上，借它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事。

第二个锚是事先写下的难题和目标。“少于半斤”写在动手之前，后来怎么想都改不了它。

第三个锚是别人看得见的账。林远翻过她的备注栏，问出了“老伴不在，不算”那一句；老伴自己也是见证人，他那句“你是不是又在省”，和后来的一句“最近的菜怎么都是新鲜的”，是两个不在她心里的读数。

读数一共四样：难题的读数，每周倒掉多少，连续几周，事先定的线在哪里；做法的读数，改了几条；回写的读数，本子和习惯里被改写的地方有几处；反事实的读数，同期有没有别的条件变化，写在备注栏里。作废条件有两个：一是读数回升，而她的做法已回到老样子；二是读数下降的那几周里，有别的原因同时在起作用，并且别的原因去掉后读数就回来了，那几周不算。这些读数不是评分，不会贴在冰箱门上比谁家浪费得少。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四条给的新定义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到了我知识这一层，“对效”的意思被压到最小、最实：一个人，一件事，一个读数，一条做法。本书开头（前言）自己说过一个作废条件：如果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类我社区里、借三位一体的方式长出来的知识，并不比他只用公共知识时更能解决自己的难题，那么“我的知识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就要大打折扣。许秀英这四个星期的账，是检验这件事的一种小办法：先有三个星期不动手的起点，再有动手之后的读数，二者之间的差，就是“我的知识”比“只用公共知识”多出来的那一块。叶子菜容易坏，是公共知识，谁都知道；“我家这台冰箱靠里一层冻菜，所以叶菜只放上层、两天一买”，是只有她家才有的。起点的二斤多和后来的三两，是两者之差，写在纸上。

第五条说，往下走是“我”的诞生。这一章补上了诞生的判据：一个“我知识”不是被一个人**拥有**，而是被一个人**用了**。她在第 28 章写小本子时，已经是在显露自己的经验；这一章说的是，显露还不够，要显露出来的东西真的改变了她明天买什么菜，才叫诞生。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许秀英自己的秤，自己的账，自己的目标，自己判断解决没解决，这不还是自说自话吗？

回答：有三处不是自说自话。读数用的是校过的公共秤，不是她的感觉；难题和目标是动手之前写下的，不能事后挪；账是别人翻得开、问得出的，林远一眼就看出“老伴不在，不算”，她自己都没发现。再往下，她是可以被自己驳倒的：那一周的好成绩，是她自己亲手划掉的。自说自话的特点，是没有东西能让它改口；这里的账，恰恰让她改了口。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别人，而在于有没有一个不听她话的东西：秤不听，账不听，昨天写下的目标不听。

反驳二：要求“做法必须变”，未免太苛刻。有的知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心里踏实了，但并不需要我做任何改变，这难道不是知识吗？

回答：这里要把话说准。“变”指的是**相对于没有这条认识时我本来会做的**，不是相对于昨天。有一类情况，一个人本来动了念头想改，后来靠账弄清楚了，现在这样就是对的，于是不改。这条“不用改”的认识，也在改变他本来会做的事：他省下了一次白折腾。这样的认识是我知识。至于那类只让人“明白”、不影响任何选择的东西，它们当然也是认识，多半属于公共或类我那一层：它们对很多人都成立，本身没有什么错。我知识这一层的门，拴在对效和回写上，不是因为别的认识不好，而是因为这一层要回答的问题是：**这条认识，对这一个人，改变了什么**。

> **带走的话**
>
> 我知识要过两道门：难题真的动了，我的做法也真的变了。只过一道的，不是运气，就是白忙。

小账

承重句　我知识的检验是对效（难题按事先写下的读数解决）加回写（做法因此改变，且改写了别处）；“变”指相对没有这条认识时我本来会做的；读数靠校过的公共秤、事先写下的目标、别人看得见的账

分离线　相对“实践出真知”的泛泛之论——实践要有账、有起点、能被自己驳倒；相对“只用公共知识”——两者之差就是我知识多出的那一块

作废条件　若读数回升而做法已回旧，或读数下降期间有他因且去掉他因读数即回，则该条不算

本章留下　本子最后几页那行“难题：每个星期倒掉的菜，称出来”；四种情形表

34

第 34 章

对效的时间

本章之问　一次对效不算数。那么要过多久、对上几次，才能把一条认识记成“我的知识”？

一、腊月里的一次追问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时间是腊月初。

星期日午饭后，林远在厨房帮岳母擦灶台，擦着擦着说了一句：“妈，我们办公室一位老师，她爱人的菜也总是买了烂。我想把你那个办法讲给她听。”

许秀英说：“行啊。”

“你这个办法，试了几回了？”

“几回？”许秀英愣了一下，“从六月到现在，天天在用。”

林远是数学老师，职业病上来了：“天天用是一回事。我问的是，它被验过几回？比如说，对上了几次？”

“对上了就是对上了。”

“那要是只对上一次呢？三次呢？”他把抹布放下，“三次不算样本。”

许秀英没吭声。她擦干手，走到客厅的柜子前，拿出那个小本子，翻到最后几页，放在餐桌上。然后她说了一句她母亲留下的话：“秤要用过一个夏天，才晓得准不准。”

“为什么是夏天？”

“天一热，秤绳会松，木头会胀，砣也会走样。新秤你拿到手，称得再准，都不算，要过了一个夏天，还是准的，才是准的。”

林远看着她，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三次不算样本”。他把本子拿过来，一页一页往后翻。

从六月起，七个月，三十来个星期的账，一个星期一行总数。他翻着翻着，发现里面有几个地方，岳母用红笔做了记号。

第一处在七月底。那一周是三伏天里最热的几天，她“叶菜隔天买”的办法，那一周忽然不灵了：称出来倒掉了一斤二两，几乎全是前一天买的叶子菜，放了一天半就蔫了。她在旁边写：热，叶菜一天半坏。后面一行是新写的：“三伏，叶菜天天买，每次小半斤。”之后连着四周，数又回到了三两以内。

第二处在国庆。林远一家要在她家住三天，等于五个人连吃了九顿饭，是对“星期日按五人买”这条的一次大考。她提前把菜单列了，叶菜买了两趟，根茎一次买够。三天过去，称出来倒掉的，是四两。

第三处在十一月底，天凉了，她发现叶菜放在阳台背阴处，包上报纸，能放四天不坏，比放进那台冰箱还好。那台冰箱的毛病在冬天更厉害，里层冻得更狠，她干脆不用了。她又改了一条：“冬天，叶菜放阳台，四天一买。”

林远翻完，抬起头。许秀英说：“我还没写完呢。过了这个年，要看。过年的菜，是十几个人的量，我这个办法管不管，我自己也不晓得。”

林远想了一会儿，说：“这几个红笔的地方，才是你这个办法被验过的地方。”

◆ 二、三道门

把问题说清楚。

“一次不算数”，大家都同意。可“几次才算数”，两个极端的回答都靠不住。一个极端是：对上一次就当成了，从此照做，不再看。许秀英要是在第一个好星期就收了笔，七月底那一周，她会把热天的坏菜归怪到“今年菜不好”，叶菜的账就从这里断了。另一个极端是：永远不够，永远还要“再观察”，一辈子停在候选，不敢把它当自己的知识用。

林远那句“三次不算样本”，是他在课堂上用惯了的话，对统计检验是对的。可是用在这里，有一点不贴切。一个人的我知识，不靠样本的多寡取胜。许秀英的账里，真正有分量的不是“对上了几次”，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上、又在什么情况下被改写”。她最重要的几次验证，是七月底失灵的那一周，是国庆那三天，是十一月底阳台那一次。三个难场合，比三十个平常星期更说明问题。

所以，这一章不给一个数字，给的是三道门。每道门都能事先写下来，到时候照着看，不靠感觉。

第一道门，记账。 账要当时记，不是事后回忆。同一类场合，读数至少要有一个完整的周期乘以几遍：许秀英的事以星期为节律，那就至少连着四个星期、每周一个读数。同一天做三遍不算，同一个星期里量三次也不算，因为条件根本没变，三遍只是一遍。账里要有备注栏，记下同期有什么别的变化，“老伴不在”这样的事。

第二道门，回头看。 对效之后，不要等自己想起来，而是事先在本子上写下一个日子，隔一个周期的几倍之后，回头再验一次。验的时候不准“表演”，不要为了好看多留点心，照常过日子，照常记账。这里借“复诊”这个词，只取它“过些日子回头再看一眼”的意思，别无其他：一个人好了不等于就完事了，要隔一阵再看看，还是不是好的。许秀英的本子上有这样两行：“八月三十一日回头看。十月三十一日回头看。”

第三道门，过一次变化。 这条认识至少要经过一次明显的条件变化：换一个季节，多一个人，换一件器具，换一个地方。它要么在变化里站住了，要么在变化里被改写了，两样都算过，什么也没变化的几个月，不算。难场合比顺场合更算数，因为顺场合里，谁的办法都灵。

三道门走完，这条认识才可以说是“在册”的我知识。没走完之前，也不是废物，只是换一个称呼。下面是一张状态表：

状态	怎样进入	怎样退出
候选	难题解决了、做法变了，一次对效（第 33 章）	过了三道门；或读数回升而退出
在册	过了记账、回头看、过一次变化三道门	超过一年没有回头看，退为待复验；或被新账推翻，作废
待复验	在册之后太久没验，或条件已经大变	补一次回头看，回到在册；或作废
作废	事先写明的作废条件触发	不退出；账留着，将来可以重新立为候选

那么“过多久”，答案是一个读法，不是一个定律：**至少走完这件事自己的一个整周期，重复几遍，再遇到一次变化。** 日用小事，节律是一周，那就大约四个星期再加一次变化，一般是两三个月；节律是一个季节的事，比如晒干货、腌菜，一年才一回，那就至少要两个年头，第二年才能从候选转为在册；节律是一年一回的大事，一次变化就是换一个年头。门槛的数字是各件事自己定的，不是本书给的魔数。要紧的是**事先写下来**：事先写，就不能事后挑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算法。

还要补一条。牵涉身体的事，门要定得更高，而且不能只靠自己的账：许秀英在本子上记的起床、吃药的情况，都是交给医生看的，由医生判断，这个本子只是帮医生看见，没有替医生做决定（见第 28 章）。门的高低，要跟着“错了的代价能不能挽回”走：错了可以挽回的，比如倒几斤菜，门可以低；错了难以挽回的，门就要高，该交给专业的人判断的，要交出去。

◆ 三、SDE 怎样看：显露要站稳，要在变化里站

用 SDE 的话说，一次对效是一个点，不是一个序列。差异序列（D）的意思，就是一步一步的变化，一个点不构成序列，更没有“变化中的稳定”可言。

前面几章说过，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S）。一次对效，是显露闪了一下；三道门要问的，是这个显露能不能**稳定下来**。稳定下来的意思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纠缠（E）有小幅变化的时候，仍然站得住。

季节变了，是 E 变了。许秀英的“叶菜隔天买”这个显露，碰上三伏的 E，两样东西顶住了：习惯的买法与一天半就蔫的叶子。三原理说，顶住会推动第三样改变，这回推动的是 D：她改成了天天买小把。这个改变又被写回条目，显露变成了“三伏天天买，春秋隔天买，冬天放阳台四天买”。显露长得更细，也更稳了。这是第三道门的意思：稳定态不是躲着变化得来的，是穿过变化得来的。

所以“过多久”的底层道理，是**让显露在不同的纠缠里各走一遍**。一年四季，是 E 自己提供的变化；国庆多出来的三个人，是家里 E 的一次变化。账越多地覆盖了不同的 E，这条认识的稳定态就越牢。时间本身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时间带来的变化。

什么算“一次变化”，也可以事先说清楚，免得自己给自己放水。月份翻了一页不算，星期二换成星期三不算，因为缠住这件事的那团条件一根线都没动。算数的是那种会把“缠住它的线”真的拨动一根的变化：气温过了一个坎，家里多了人或少了人，用的器具换了，买菜的地方搬了。拿不准的时候，问一句：这一回，会不会有某条旧线对不上？对得上的变化，是顺场合；有可能对不上的，才是难场合。

这一层的读数是：在册的条数；每一条过了几道门；回头看过几次，隔多久；被不同的纠缠改写了几次。许秀英那一条，是改写了三次。改写次数多，不是坏事，说明这条认识遇到了真实的条件。它的作废条件也要两头说：如果过了三道门的认识，在门外还是频繁翻车，说明门太松，要把门加高；如果几乎所有的候选都

过不了门，说明门太紧，或者这件事本身太稀（见下面第二条反驳）。这些读数同样不进考核，不会为了凑“回头看了几次”而补写账，补出来的账，一眼就能看出是同一支笔一次写的。

◆ 四、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四条里的“对效”，一直带着一个未说破的副词：一次次。第 25 章说，对效不是一次碰巧，要在它的社区里一次次经得起，并说“一次次到底几次”留给卷七。这一章把这个“一次次”解成了三道门：记账、回头看、过变化。对一个人的我知识来说，社区只有一个人，所以“一次次”没法靠别人的人数来凑，只能靠**时间和变化**来凑。这是我知识这一层的检验，与公共知识靠“人”、类我知识靠“相似的人”相比，最不一样的地方。

第五条说，往回流的资格，要靠检验。许秀英这条认识要是将来有一天递给林远办公室那位老师，递过去的不应该是“你就这么买”，而是一张带着状态的条目：在册，三道门走过，改写三次，过年未验。这样递，对方才知道该信几分。这也是为了下一卷：回流的东西，必须带着自己的检验记录走。

还要提一句。在册之后还有“退出”。一条认识超过一年没有回头看，就退为待复验；被新的账推翻，就作废。能进，也能出，这是第 39 章讲新“我们”时的判据，在我知识这一层，已经先做了一遍：每一条我的知识，也要带着自己的退出口。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四个星期、两个年头，这些数字是谁定的？换成五个星期、三个年头，又有什么不同？这样的门槛不就是随便定的吗？

回答：门槛确实不是自然界给的，同样的事实，门高一点低一点都说得通。可这里的重点不是哪个数字对，而是三件事：数字要**事先**写下，数字要**随事情自己的**

节律走，数字要**带着代价**选。门太低，伪我知识就会混进来（见第 35 章）；门太高，一辈子停在候选，人不敢用自己的东西。候选也不是不能用：它可以谨慎地指导行动，只要这件事错了可以挽回。每件事自己去权衡门的高低，是我知识的本分，不是别人替你定的规矩。

反驳二：人生里很多重要的事，一辈子只有一回：选哪所大学、要不要换城市、买哪套房子。这些事没有“一个整周期乘以几遍”，没有第二次对效，难道就没有我知识了？

回答：对这些事，确实没有。一次性的决定，当时只能靠公共知识（别人写下来的）和类我知识（像我的人走过的路）来判断，我知识在这里帮不上整个决定，只能帮上决定里的**零件**。比方说选房子，一套房子只买一回，可“看房时我会注意什么、我家人对朝向的真实脾气”，是看过二十套房、住过几处房子的人，早就在小事上验过无数次的东西。大事是一次的，零件是反复的。本书不替一次性的事假装有它没有的检验，只提醒：不要把一次的结果，说成“我验过了”。

> 带走的话
>
> 一次对效只是显露闪了一下。要在不同季节、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难处里，各站一遍，才叫我的知识。事先写下门，才不会事后给自己开门。

小账

承重句　我知识的“一次次”靠时间与变化凑——三道门：记账（当时记、至少一个整周期乘几遍）、回头看（事先写下日子、不表演）、过一次变化（难场合比顺场合算数）；状态有候选、在册、待复验、作废

分离线　相对“熟能生巧”“日久见人心”——时间本身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时间带来的变化；相对统计样本——一个人的我知识靠难场合，不靠次数

作废条件　若过了三道门的认识在门外仍频繁失灵，则门太松须加高；若一年未回头看则退为待复验

本章留下　本子上用红笔标出的三处改写（三伏、国庆、阳台），以及“秤要用过一个夏天”

35

第 35 章

伪我知识的三张脸

本章之问　什么东西长得像“我的知识”，其实不是？怎样一眼认出来？

一、饭桌上的三句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仍在腊月，隔了一个星期。

星期日中午，许秀英家的饭桌边坐了四个人：许秀英，她的老伴，林远，外孙女小溪。小溪的妈妈那天加班没来。桌上有一盘辣椒炒肉，一盘上层存放、两天前买的青菜，一碗汤。

吃到一半，老伴放下筷子，说起米缸的事。“你们年轻人不晓得，”他对林远说，“米缸里放几瓣干辣椒，米就不生虫〔待核〕。我放了三十年，一回都没生过。”

林远还没接话，许秀英先开口了：“去年夏天缸底不是有虫吗？”

“那是米不好，不关辣椒的事。”

“你告诉过隔壁老陈，他放了不是也生虫？”

“他那个缸盖都盖不严，他懂什么。”

小溪在一旁笑。她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一会儿，说：“还是外婆做的好吃。我妈做的也是这几样料，可就是不对。外婆的才是正宗的，别人做的都不正宗。”

“你妈做的怎么不正宗？”

“就是不正宗。”小溪说得很干脆。

林远这时候掏出手机，说他也有一样东西想让大家看看。前几天他想帮岳母，在手机上问了一个大模型：给我岳母写一份适合她的低盐饮食和买菜方案。他把屏幕翻给大家看：标题是“为许秀英女士定制的饮食与采购方案”，开头一段写着“根据您的年龄、饮食习惯与居住地区”，下面是几条建议，少盐，多吃新鲜蔬菜，叶子菜尽量当天买当天吃，根茎类可以一次多买，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全都对，条理清楚，读起来很有道理。

许秀英听完，说：“说得都对。”又问：“哪一条是我的？”

林远一时没答上来。小溪伸手拿过手机，把标题里的名字删了，改成另一个名字，顺手把开头那句“根据您的年龄”里的数字也改了，递回给大家：别的地方，一个字都没动。

桌上安静了一会儿。许秀英看着屏幕说：“你把这个给楼下的王家老太太，也是这一份。”

她又补了一句：“我的叶菜放阳台四天，三伏天天买，冰箱里层不放菜，这几样，它写了没有？”

没有。

◆ 二、两种偷懒的回答

三句话，三种东西，都带着“我”字：老伴的“我放了三十年”，小溪的“我只认外婆的”，手机上的“为许秀英女士定制”。哪些是我知识？

有两种偷懒的回答。

一种说：凡是我说的、我信的、我用的，都是我的知识。这是把门大开，来者不拒。这样一来，老伴的米缸、小溪的口味、手机上的方案，全都算数；反正都是“我的”，谁也不能说不对。这条路的尽头，是“人人各有各的真理”，也就是第 25 章回答过的那个相对主义。

另一种说：凡不能被所有人重复的，都不是知识。这样一来，三句话全部出局，连许秀英的本子也出局。这是旧定义的老办法，也是本书从第一卷就在反对的。

本书走第三条路：**有真的，也有假的，假的有名字，认得出来**。　前四章给每一层配了检验，也就是给“真”配了标准。有了标准，“假”才有地方站：长得像、但过不了检验的，就是伪我知识。一个没有假货的体系，不是宽容，是没有标准。

◆ 三、SDE 怎样看：三张脸，各缺一样

伪我知识有三张脸。用 SDE 的三方程读，它们缺的东西各不相同。回忆一下：显露（S）由差异序列（D）和纠缠（E）共同决定（S＝F(D,E)）。一条合格的我知识，它的 D 和 E 都是我的：我的历史一步一步走过的变化，和缠在我身上的那团条件。

第一张脸：私见。　老伴的米缸。它有显露：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放了三十年，一回都没生过”。可是看它的差异序列，就会发现里面没有序列。三十年，是同一个动作重复了三十年，每一年都放，没有一年不放。一个点重复三十遍，还是一个点。没有对照，不放辣椒的那一缸从来没有过；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哪一年改过做法；没有被验过，递给隔壁老陈，老陈的缸里生了虫，立刻被“他缸盖没盖严”解释掉了。所以私见是**有 S 而没有 D**：话很响，后面没有序列。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和第 24 章说的“私见冒充规律”是一路的：错了，怪别人。不灵的时候，从来是用的人没做到位，从来不是自己的话有边。

第二张脸：偏好。　小溪的“正宗”。偏好不是坏东西，要先说清这一点。小溪喜欢外婆的辣椒炒肉，这是真的；这份喜欢，缠着她小时候的饭桌、外婆的灶、

很多年的记忆。它是特征纠缠（E）的一部分，很深，也很真。偏好这张脸的毛病，不在它存在，在于它**说话的口气**：它说“正宗”，把一个“我喜欢”说成了“这样才对”。偏好没有难题顶着它：她没有一个需要解决的事，不需要 D 去推动；它也不会错：没有哪个读数能证明“小溪喜欢外婆的味道”是错的。一条认识，如果设想不出任何一个读数能说它错，它就谈不上对效不对效。所以偏好是**有 E 而无难题**：土是深的，上面没长出东西。

第三张脸：被包装的共同知识。 手机上的方案。它的显露（S）最漂亮，条理、措辞、名字，样样齐全。可是它的差异序列和纠缠，是别人的：是千万个读到过、写过这类建议的人的，是公共知识那一层的。贴上许秀英的名字，写上“根据您的情况”，并没有让这些 D 和 E 变成她的。小溪那一下改名字，做的是一次**换名测试**：把“我”的名字换成另一个人，如果文字不用动，那说明这条东西跟“我”没有发生关系。真正的我知识，换了名字就用不了：把“冰箱里层不放菜”换给楼下的老太太，她家的冰箱可能好好的，这条就是错的。所以包装是**有 S 而 D、E 都不是我的**：外观是我的，内里是大家的。

三张脸，缺的东西各不相同：私见缺序列，偏好缺难题，包装缺“我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用一把尺子去量它们。

三张脸也常常叠在一起，认的时候要分开看。老伴的米缸里，有私见，也有一份确实的偏好：他就是喜欢缸里飘着一点辣椒味。小溪的“正宗”里，有偏好，也掺着一个没验过的判断：妈妈做的“不对”。手机上的方案里，大半是公共知识的好材料，只有那个标题和那句“根据您的情况”是包装。所以三问不是拿来给一个人定性的，是拿来给一句话、一条建议、一页内容分层的：这一半是土，那一半是根，只有标着“我”的这一小块，要等账来说话。认的时候也不必板着脸，老伴那一缸米，不过是一桩可以明年夏天做一次对照的小事。

◆ 四、回到命题，兼答：这不是相对主义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承重命题上，也回应前言里自己留下的第三个作废条件。

第四条给出的判据，是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三张脸都是半径对不上：私见把半径吹成了“大家都该放”，偏好把半径从“我”说成了“正宗”，包装把大社区的东西当成了一个人的。这一章要补的是它们的识别办法：不是看它们说什么，而是问三个问题。

问私见：有没有对照？有没有哪一次失败被写下来，并且改过条目？递给不一样的人，失败时怪谁？

问偏好：它解决了哪一个难题？设想得出什么读数说它错吗？

问包装：换名测试，名字换了文字要不要动？追问一句：这一条是从我的哪一笔账里来的？

问了三个问题，三张脸现原形。它们不是永远的“假”，而是一种**状态**：老伴的米缸，如果明年夏天真的放两袋米，一袋有辣椒、一袋没有，记账，让隔壁老陈也试一次，它就从私见变成了候选；小溪如果哪天说“我想自己学会做外婆那个味道”，偏好就碰上了一个难题，成了做功课的起点；手机上的方案如果她拿来逐条对着自己的账，改掉不合她家冰箱的那几条，包装就被拆开，成了她的材料。三张脸是起点，不是判决。

第六条说，大模型是基础设施，不是谱系发生本身。这一章的第三张脸，就是一个预告：一个账号里堆满机器生成的内容，换上主人的名字，没有经过他的回写和认领，那就不是他的知识。这个检验，卷十讲平台时会再用一遍（见第 50 章）。

现在可以把整卷的检验排成一张表，每一层的读数和作废条件放在明处：

层	检验	读什么数	什么情况下作废
公共知识	同一性与可重复（第 31 章）	偏差多少；换几人几次几处收在多大范围；追溯到哪一级	条件写明、独立者照做，仍稳定得不到同一结果
类我知识	迁移（第 32 章）	同结、近结、远结各试几人、成几人；不成的原因查明几个	同结者多数不成；事先写不出谁算同结

层	检验	读什么数	什么情况下作废
我知识	对效与回写（第 33 章）；时间（第 34 章）	事先定的读数；做法改了几条；过了几道门；改写几次	读数回升而做法已回旧；他因去掉后读数即回；一年未回头看则退为待复验
伪我知识	三问（本章）	有无对照；有无难题；换名后动不动	不适用：它们本来就没过关

表后要说清楚四件事，来回答一个老问题：这是不是相对主义？第 25 章给过三条保险，这四件事是把它们落到每一层上，再补上一条。

第一，每一层都有会失败的检验，并且读数和作废条件是**事先写在明处**的。相对主义里没有“作废”这个词，因为一切都“在我这里是对的”。这里每一条都写明了在什么情况下它算错。

第二，各层是套着的，小的不得违反大的已验住的（见第 25 章）。许秀英可以在她家决定叶菜放阳台，不能在她家决定“盐不用控制”，因为那一层，早已在全人类里验过。

第三，标准在事情上，不在人心里（见第 25 章）。小溪觉得“正宗”，不能让一碗菜变得正宗；许秀英的秤称出的数，也不因为她信不信而变。谁说了算，不是谁声音大，而是那个不听人话的东西——秤、账、一罐起了白毛的豆角。

第四，有假货，并且认得出来。三张脸就是它们的名字。

至于“读数不进考核”，这句话在这一卷里反复出现，有它的道理。林远讲过一件办公室里的事：有一段时间学校检查错题本，查页数，结果各班本子的页数一夜之间都涨了，涨得很整齐，错题却一道没少错。读数一旦变成对人的评分，大家就会去做漂亮的读数，不再去做那件读数本来想反映的事。本卷所有的读数，都是帮一条知识判断自己该住哪一层、该不该退出，不拿去给人打分，不拿去比谁的我知识更多。一个把读数拿来排名的社区，会很快长出第三张脸。

每一层都有了自己的秤，秤验过的东西，接下来往哪里去？如果只往下走、各自揣在怀里，会出什么事？这是卷八的第一个问题（见第 36 章）。

◆ 五、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反驳一：你说小溪的偏好不是知识，可是小溪真的分得出外婆和妈妈做的菜，这个“分得出”不是知识吗？

回答：是。如果她蒙上眼睛，尝三碗，三次都能指出哪一碗是外婆做的，那她身上有一条确实的认识：她能分辨。它有读数（三次对了几次），能出错（尝错了就是错），能被别人重复验证（换一位家人来试）。这条认识是知识，并且是一条小小的我知识。被拿掉的只是“正宗”那两个字：能分辨，和这样才对，是两件事。本书不贬偏好，偏好是土，决定了她有什么样的难题、什么才算解决；它只是不能穿上知识的衣服，替自己做主张。

反驳二：那份包装过的方案，内容都对，对许秀英有用。有用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分清它是不是“她的”？

回答：有用，不等于是我的。三点理由。其一，人会把没验过的东西当成验过的：标题写着“为您定制”，读的人就容易以为这里面的每一条都对过她家的账，其实一条都没对过。其二，如果包装也能算作我的知识，人就不再去建自己的账了，“我知识”这一层会在没有长出来之前就被覆盖掉，只剩下一层贴着不同名字的公共知识。其三，到了那一步，“我的知识”就不再稀缺：谁都能一键生成一份，谁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第 19 章说的“共同知识变得极便宜”，就换了一个名字，原样回来。这份方案并不坏，它是根，值得好好用。只是用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根，要自己去长叶。

> 带走的话
>
> 合格的我知识，有账，会失败，会改，换了名字就不能用。伪的有三张脸：一张没有账，一张不会错，一张不是我的账。

小 账

承重句　伪我知识三张脸——私见（有 S 无 D，无对照、错了怪别人）、偏好（有 E 无难题，不会错）、被包装的共同知识（S 是我的、D 与 E 是大家的，换名测试）；不是相对主义，因每层检验会失败、读数与作废条件事先写明、各层套着、假货认得出

分离线　相对相对主义——有“作废”；相对把偏好当作“我”的推荐系统——偏好是土，不是树；相对旧定义——不因为不同一就判为假

作废条件　若三问挡不住伪我知识的混入（经三问的条目在后续对效中频繁失灵），三张脸的识别须重写；若读数一旦公布就被刷成漂亮数字，则读数制度失效

本章留下　小溪的“换名测试”，以及“哪一条是我的”这一问

卷 八

双向回流

本 卷 各 章

第 36 章 只往下走的危险

第 37 章 回流的机制

第 38 章 “我们”的新生

第 39 章 回写与退出：新理念世界的判据

第 40 章 与历史上的理念新生划界

36

第 36 章

只往下走的危险

本章之问　如果人人都只顾着从“我们的知识”里长出自己的知识，长完就揣在自己怀里，会出什么事?

一条渠，和各家的田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许秀英的老家在湘中一个叫沙坪的村子（村名是构想的）。正月里，林远陪岳母回老家走亲戚，吃完午饭，岳母要在村里转一圈。转到村口，她站住了，指着一条干巴巴的水渠说：“这条渠，我小时候是满的。”

渠是从山脚的小水库引下来的，一路穿过村子，两边是四十来户人家的水田。渠边坐着一位七十一岁的老人，叫蒋福生，当过几十年的渠长。他说，渠是早年村里人一锹一锹挖出来的，每年开春，各家出人淘一遍渠，清淤，补口子，然后按规矩放水。

规矩他背得出来。头一条：渠尾的田先灌，渠头的田后灌。道理很简单，渠头的人要是先放，水一下灌满自己的田，渠尾就吃不到了。第二条：哪一段渠漏水，由挨着那段的人家先出工。第三条：遇到旱年，轮着放，三天一轮，次序刻在渠头一块木牌上。这些规矩，没有哪一条是一个人想出来的，都是几十年里一个旱年、

一个涝年，一回一回吵出来、试出来、改出来的。哪一条为什么有，村里的老人都讲得出一个故事。

“后来呢？”林远问。

“后来各家都打了自己的井，买了抽水机。”蒋福生说，“渠没人淘了，木牌烂了，规矩没人讲了。”

他接着说了一件事。有一年夏天大旱，四十来户的抽水机差不多在同一个星期开起来，井水一天比一天浅，村东头五六口井抽干了，两台抽水机空转烧坏。那个夏天，村里有的田收成还行，有的几乎绝收。事后蒋福生挨家转，发现了一件怪事：几乎每一家，对自己那几块田都摸得极清楚。

他举了两家。村西的老龚，有一块靠山的田，渗水厉害，灌下去的水一天就漏掉半寸。老龚有个办法：灌水之前，先赤脚在田里踩一遍泥，把底踩实，再灌，水能存住大半。村东的老段，有一块低洼田，水冷，秧苗泡在里面不长。老段的办法是早上不灌，等晌午太阳把渠里的水晒暖了再放进去。两个办法都灵，都是自己的田一年一年试出来的。

蒋福生问老龚，这么好的办法，怎么不跟邻居说一声。老龚愣了一下：“他没问我。”问老段，老段说：“说了人家也不一定信，我的田是我的田。”

那个旱季，老龚的踩底法，邻居有两块田恰好用得上；老段的晒水法，渠尾的几户也用得上。可是每一家都在自己的田里各自对付，隔着一条田埂的邻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秧苗干掉。蒋福生说：“每家都对，可是全村都输了。”

许秀英在渠边站了很久，后来对林远说了一句话：“我那个小本子，要是一直放在药盒旁边不拿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 问题：往下走之后，谁来接住

先把问题说清楚。

卷六讲了谱系怎样往下长：公共知识是根，类我知识是干，我知识是叶。读到这里，读者很可能松一口气：旧的知识观把“我”挡在门外，现在门开了，每个人都可以长出自己的知识，难题解决了。

沙坪村的故事说的是：门开了，也可能出新的事。

老龚的踩底法、老段的晒水法，都是地地道道的我知识。它们有自己的社区（一个人和他的田），有对效的证据（秧苗活了），也经得起一年一年的回写（每年都在微调）。按本书的标准，它们是合格的知识。可是整个村子在旱年里输了，输在哪里？输在这些知识只往一个方向走：从公共的渠规，往下长成各家的田，然后就停在各家的田埂里。没有任何一条往回走。

前言里留过一个作废条件：如果将来的事实表明，“我的知识”一旦被承认，人们就各自关进自己的知识里，再也不往公共知识里回流，社会的共同知识反而越来越贫乏，那么第五条命题说的“双向谱系”就没有成立，新的理念世界也没有调和矛盾，只是把矛盾换了一个地方。沙坪村是这个条件的一个小号样子：渠规（公共知识）没人再添一个字，各家的田（我知识）一天比一天懂，村子（“我们”）一年比一年散。

旧的知识观担心的是“我”太弱；这一章担心的是另一头：我知识长出来之后，“我”太强，“我们”断了。

◆ SDE 怎样看：显露递不出去，纠缠就断

先借三方程里的一条来读。**纠缠**（E）是很多东西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那股劲，三方程里它由显露和差异序列决定（E＝H(S,D)）。人和人之间的纠缠也是这样：要缠得上，先得有东西摆出来让对方看得见（显露，S），还得有一串共同经历的变化（差异序列，D）。老龚的踩底法只存在于他的脚和他的田里，没有显露；他和老段各自经历的年年试，没有对上同一串序列。显露递不出去，序列对不上，人与人之间那股纠缠就越来越稀，直到只剩下“他没问我”这四个字。

沿着这个读法，往下走不回流，至少有三种危险。

第一种，无人检验。我知识的检验靠对效和回写，这一层可以由自己的历史来完成（见第 28 章）。可是自己的历史有个盲区：它只包含自己遇到过的那些情形。老龚的踩底法，在他那块沙性重的田里灵，他会越来越相信“田要踩底”。如果他把这条经验传给在另一处黏土田里种稻的亲戚，就可能害了人。没有第二个人来对照，盲区就一直在那里。用三方程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共同决定（S＝F(D,E)），只用自己的 D 和自己的 E，显露就会越来越像自己，越来越看不见边界。

第二种，根枯了。渠规是公共知识，它之所以几十年管用，是因为每个旱年、涝年都有新的差异序列进来改它。现在没有人往里添了，渠规停在了最后一次被修改的那一年。公共知识若没有新的东西汇进来，会一天天老化，越来越只能说明“一般情况”，越来越不管事。人们发现它不管事，就更不指望它，更往各家的田里缩。这是个往坏里转的圈。

第三种，孤立加深。这一种最要紧，因为它正好是第一条命题说的那个矛盾换了一副样子。第一条命题说，自我世界里“我”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弱。如果新的理念世界只提供“往下长”，没有“往回流”，那就是给每个“我”配了一份更好的材料、更强的能力，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走到一起的路。结果是“我”更强了，“我们”更弱了，矛盾没有调和，反而在自我世界这一头被加深。用三原理的话说，两样东西顶住了（一个人的显露越来越清晰，人与人之间的纠缠越来越稀薄），推动第三样东西改变；如果那股劲找不到出口，它不会消失，只会憋在每个人里面，变成各自的孤立和焦虑。

下面这张表，把三种危险放在沙坪村里对一对：

危险	沙坪村里的样子	缺的是哪一块
无人检验	老龚的踩底法只在自家沙田里验过，传给黏土田的亲戚就失灵	别人身上的对照
根枯	木牌烂了，渠规停在最后一次修改，旱年没法用	新的差异汇进公共知识
孤立加深	邻居隔着田埂看秧苗干死，谁也不问谁	人与人之间的显露和纠缠

还有一层不能漏：老龚那句“他没问我”、老段那句“说了人家也不一定信”，听上去像是脾气，其实是没有场合。从前淘渠、轮水，四十来户人家每年要碰几回头，田里的事自然会在渠边说开；渠不用了，碰头的理由也没了。人不是变得不愿意说，是不再有一个非说不可、说了又有人接的地方。所以补救的办法，不能只劝人“多交流”，得先把那个场合造出来，让一句话说出去，有人接，有人试，有人回话。

◆ 一条河的样子

不妨把沙坪村的渠，放大成一条河来想。

一条真正的河，从来不只是水往下流。山上的雨水汇成溪，溪水汇成支流，支流一条条汇进干流，干流才有了水量，也带上了沿途各处的泥沙和颜色。水流到下游，一部分入海，一部分被晒成水汽，升到天上，再变成雨落回山里。河之所以是河，是因为这一圈是通的。

只往下走的谱系，像一条被截断了的河：上游的水一路送到各家的田里，每块田都灌得很好，可是田里的水不再汇回去，也没有水汽再升上来。几年之后，田还在，河没了。沙坪村那条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本卷要讲的“回流”，说的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是让河重新成为河的事。

还要补一句：这一章没有说“我知识”都会出毛病。沙坪村的两位老人，一位懂踩底，一位懂晒水，都是好手。出问题的是他们之间没有路，不是他们的手艺有问题。修一条路，比教每个人重新学一遍手艺，要便宜得多。

◆ 回到命题：谱系只走一半，等于没走

这一章落在第一条和第五条承重命题上。

第五条说，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谱系发生，往下走是“我”的诞生，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沙坪村说明，这两句是绑在一起的，缺一半，另一半也立不住：只往下走，“我”诞生了，但生下来就孤零零的，没有

人检验它，也没有谁受它的益；根也因为没有新的东西汇进来而慢慢枯掉，最后连往下长的材料都拿不出来。

所以，卷六写的“往下长”，只是谱系的一半。读者若是读完卷六就以为“每人一份自己的知识”就是答案，那就和本书的意思差了一半。真正能调和第一条命题那个矛盾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和大家的知识之间，有一条来回走的路。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我知识本来就是我的。老龚的踩底法是他的本事，凭什么要求他往外说？要求回流，不又是“我们”要吃“我”了吗？

回答：这条反驳说中了一个必须守住的底线，所以先把话说明白：本章不是在要求谁必须交出什么。第 39 章会专讲，一个“我们”若是强迫回流、不许退出，那就恰恰是换一种方式吃掉“我”。本章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不回流，受损的首先是“我”自己。老龚没问邻居，邻居没问老龚，旱年里首先是两家的秧苗一起遭殃。我知识若是没有对照，会慢慢变成私见（第 35 章讲伪我知识的三张脸）；没有受益的人，它的对效也永远只有一块田那么大。回流不是一份义务，是“我”的知识长大的一条路。路在不在、走不走，应当由本人决定，但路必须是有的。

第二条反驳：今天人人都在网上晒，朋友圈、短视频，什么都往外说，怎么会没有回流？

回答：晒和回流不是一回事。晒是单向的显露：我把我的拿出来，你点个赞。点赞不是检验，没有人拿自己的田去试一试，也没有人把试出来的结果告诉你。回流要的是后面那半截：别人试了，对不对效，哪里不灵，这些回来，改写原来的东西。而且今天的平台常常把人按口味分进一个个圈子，推给你的永远是你爱看的，晒出去的东西也只落到爱点赞的人手里。这样的显露，递出去了，却没有递到能检验它的人手上，纠缠依然是稀的。第 30 章区分过“被分进去”和“自己走过来”，这里是同一个道理。

第三条反驳：沙坪村的问题，不是因为各家有了自己的知识，而是因为各家有了自己的井，是物质条件变了。把账算到“我知识”头上，是不是冤枉了它?

回答：这条反驳有一半是对的。渠的荒废，直接的原因确实是各家有了井；我知识不是原因，它是这件事里长出来的东西。本章要说的，不是“我知识导致孤立”，而是：当物质条件把每个人推向各自为政的时候，如果知识也只往下长，那就等于给这种倾向配了一套更好的工具。沙坪村的老龚和老段，没有谁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没有一条路让自己的知识流出去。路不是自己长出来的，要有人修。怎么修，是后面几章的事。

> **带走的话**
>
> 往下走是把水引进每一块田；只引不汇，田越灌越好，河却干了。

小账

承重句 ——只往下走的谱系，会让我知识无人检验、公共知识枯竭、自我世界的孤立加深

分离线 ——相对“有了我知识就好了”的乐观读法：往下走是谱系的一半；相对“回流是义务”的强制读法：路必须有，走不走由本人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人们只拥有自己的知识而不回流，共同知识并未贫乏、孤立也未加深，本章的三种危险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沙坪村那条干了的渠，以及三种危险的表

37

第 37 章

回流的机制

本章之问　一个人自己长出来的知识，要经过哪几道关，才能回到大家的知识里去，而且不被弄走样？

六户人家的十一个坛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回到许秀英的那个六人群。

湘中人家几乎都会腌剁辣椒：青辣椒或红辣椒剁碎，拌上盐，装进坛子封好，吃一年。老办法是一斤辣椒二两盐，菜谱上也大多这么写。许秀英被医生交代过少吃盐，她看着那个二两的数字发愁：这一坛吃下去，盐比炒菜还多。

她想少放一点，又怕坛子坏掉。于是在小本子上开了新的一页，记了第一坛：盐比老办法少三成，加一小杯白酒，蒜多放一些，坛口封了两层。放了二十天，开坛，颜色正，味道也行。第二坛她手痒，把盐又少放了一点，放在灶台边，半个月后坛口长了一层白花，倒掉了。她把这一坛也记进本子：盐减得更多，放的位置太暖，坏了。

（这里不是食品安全建议，也不是对任何人的饮食指导。故事只用来看知识怎样流动。）

她把两页拍照发进群里。老乡说，她们老家有个讲究，坛口一定不能沾油，沾了油的坛子容易坏。楼里的另外两位老太太各自回家腌了一坛，一坛成了，一坛坏了。坏的那一坛后来查出来，是封坛用的盖子之前炒过菜没洗净，沾着油。老乡那位嫁到外省的表妹说，她那边天气潮，同样的盐，她得多放一点才稳得住。前后一个多月，六户人家，一共腌了十一坛，坏了三坛。

群里后来进来一位话不多的阿姨，退休前在街道办事处做过文书，说：“这么多户试过了，不整理一下太可惜。”她把十一坛的记录抄成一张纸：谁家、盐比老办法少多少、放在哪里、封了几层、成没成。三坛坏的，她一坛一坛写了原因。纸的最后，她列了几条：盐可以比老办法少，但坛口要干净无油，要用酒封，要放阴凉处；天热的时候不做，或者放进冰箱；潮湿的地方盐要多放一点。

后来这张纸被表妹拿去，贴到一个叫“家常菜谱”的网站上（网站是构想的，任何一个大家都在用的菜谱网站都是这样）。那个网站里“剁辣椒”那一条下面，本来只有一份标准做法，下面几百条留言，有说好的，有说咸的，吵吵嚷嚷。表妹这份东西不像留言，它有记录、有失败、有适用条件。网站的几位常驻用户看过，有人照着做了，有人在自己家里试了，有人补了一条：“北方干燥，盐可再少，但要多放蒜。”又过了一阵，这一条在菜谱页面上挂出了一个新的小标签：“少盐版（适用于需要控盐的人群，注意事项见下）”。

那个冬天，很多年轻人的朋友圈里出现了“轻盐剁辣椒”。一个老得几乎没人再认真看的菜谱，因为多了一个分支，重新活了起来。

◆ 回流不是搬上去，是过关

把问题说清楚。

许秀英的本子，是一个我知识。从这个本子，到菜谱页面上那个小标签，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种想法是：我知识很好，直接放到公共知识里去就行了，也就是把那一页纸原样贴上去。可是你想，如果那天许秀英把她第一坛的做法原样贴上去，会怎样？

别人照做，一部分人会成功，一部分人在灶台边、在沾油的盖子下失败，然后骂这份菜谱不靠谱。直接搬上去，回流就变成了污染。

另一种想法是：我知识只对我有效，没有资格上去。可是你想，如果这十一坛的经验永远只留在六个人的群里，那些同样需要控盐的人，就得一个一个重新摸一遍，再坏一遍坛子。回流若被堵死，公共知识就成了一潭死水，第 36 章说的“根枯”就发生了。

真正发生的是第三种：它过了几道关，一道一道地变了样，最后才上去的。

◆ SDE 怎样看：四道关，一路改变

用一张表把这条路摆出来：

关	谁来检验	检验什么	过关之后留下什么
第一关：我	许秀英的历史（本子里的两坛）	在我家我的锅里，成没成	一页有成有败的记录
第二关：类我	六户人家十一坛	能不能搬到别人家；搬不动的地方在哪里	做法加上“它在哪些条件下成立”
第三关：整理	那位做过文书的阿姨	能不能让一个陌生人读懂，包括失败的	一张带成败记录和适用条件的纸
第四关：公共	菜谱网站上的陌生人	在更大的人群里是否还对效	公共菜谱里多了一个有条件的分支

按 SDE 的说法，这是一条从“我”出发、一路回到“我们”的路径。起点是许秀英那页记录，一个**显露**（S）；进了六户人家，它被各家的锅拉出了一串**差异序列**（D），十一坛，成的、败的，各不相同；这串序列又画出了一个**纠缠**（E）的轮廓，也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成立”：少盐、坛口无油、阴凉、不潮；最后，这个带着条件的东西，落成了公共菜谱上一个新的显露。走的是 S→D→E 这条次序，最后又落回一个新的 S，等于绕了一圈。

再用三方程把最后一步说清：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菜谱页面上原来那个“一斤辣椒二两盐”，是几百年里千万户人家的 D 和 E 沉下来

的。现在有一批新的 D（十一坛）和一块新的 E（需要控盐的人）进来，S 就被重算了一次。注意重算的结果不是把旧的换掉，而是长出一个分支：二两盐的老办法还在，因为它对大多数人仍然对效；旁边多了一个带条件的新办法。公共知识被回写了，但没有被推翻，这和第 25 章里旧定义被收编、不被推翻是同一个意思。

三原理在这里也能看到。公共菜谱的显露（二两盐）和一团新出现的纠缠（一大批要控盐的人）顶在了一起，这两样一顶，就推动差异序列（D）的增加，也就是更多人去试。第三样东西被推动，是因为前两样顶住了。

还有三件事值得单独说，它们是回流和“直接搬上去”的区别。

第一，上去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做法加条件”。许秀英那一页，在她家成立；经过类我这一关，才知道它在哪些条件下成立。回流上去的，必须带着这个条件。不带条件的回流，就是把半径虚假放大，第 24 章说的“私见冒充规律”。

第二，失败的记录必须一起上去。十一坛里的三坛坏了，这三坛恰恰是整份东西里最值钱的部分，因为它们划出了边界。只回流成功的，等于只把支流里清的水放进干流，沙子留在岸上，干流以为一切顺利，下一个人又掉进去。

第三，每一道关的检验人不同、检验的东西也不同。第一关是自己的历史，第二关是相似的人，第四关是更大的人群。这正是卷七讲的每一层有自己的检验，回流只是把这几层检验按顺序接在了一起。

回流上去的时候，东西最容易在三个地方走样，正好对应前面说的三件事。一是丢了条件：“盐少放三成”传着传着，只剩下“盐可以少放”。二是丢了失败：三坛坏的不见了，只剩下成的八坛，读的人以为随便怎么腌都行。三是丢了来路：不知道是谁、在哪里、哪一年试出来的，后来的人想追问一句“你家是什么天”，找不到人。三样都丢，剩下的就是一句漂亮的结论，和“直接搬上去”没有分别。所以那张纸每一行后面都留着名字和日期：不是为了表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有处可问。

◆ 第三关为什么容易被忽略

四道关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关，也就是整理。

许秀英的本子，字是写给自己看的：“今天肉出油快，晚撒盐。”这样的一行字，她自己一眼就懂，因为后面站着她几十年的手感；别人拿到手，一个字也用不上。类我社区里的人彼此相熟，一句话能意会大半，可是再往外一步，面对的是不认识的人，意会就失效了。整理要做的事，是把那些“自己一看就懂”的东西，翻译成“陌生人也能照着试”的东西：条件写出来，数字写出来，失败的原因写出来。

这一步要有人做，而且往往不是知识最多的那个人做。许秀英自己未必愿意做，也未必做得好；那位做过文书的阿姨，手上有的是整理的本事，却没有一坛剁辣椒。回流这条路上，有人腌坛子，有人记录，有人整理，有人在网站上留言，各管一段。这也是为什么说回流是“我们”的事：一个人走不完这四道关，走得完的是一群人。后面讲平台的几卷（第 47、49 章）会看到，这一步如果能由工具帮着做一部分，回流就不必再靠碰巧遇到一位热心的阿姨。

另外，回流也需要时间。这十一坛，从第一坛到菜谱上挂出标签，隔了差不多一个季节；坛子要放，网站上的人要试，试完要回话。急不得。一件东西若是今天想出来、明天就要上公共页面，那它多半是没有过关的。时间本身就是一道检验，第 34 章讲的“对效的时间”，在回流这条路上又用了一次。

◆ 回到命题：回流的一半

这一章落在第五条承重命题上，说的是它的后一半：往回流（我→类我→我们），是“我们”的新生。

河的比方在这里能用得上。一条支流汇入干流，干流不会改名字，但它带上了支流的水和泥沙，河床在下游也会被慢慢改变。公共知识就是干流，类我社区里的

东西就是支流，汇进去的是带条件的、带失败记录的东西。干流的名字没变，仍叫剁辣椒；干流的内容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这里补一个辅证，不当主例。中国古代医书里有一些民间验方，后来被现代研究者拿来重新检验，部分进入了公共的药学知识。常被提到的一例是青蒿治疟：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有一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据新闻报道所引，原书版本未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屠呦呦带领的研究组受这类记载启发，改用乙醚在低温下提取，最后得到有效成分，屠呦呦为此获二〇一五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核：句子与获奖年份见报道所引；七十年代具体月份、研究组分工，须对原始文献核实〕。这一路也是过了关的：民间和古书里的做法（我与类我的积累），在新的检验里（公共的检验）重新做了一遍，条件被画清楚，才成为公共知识。本书不借这个例子说任何用药的事，只借它看路径：民间的东西进入公共知识，从来不是直接搬，是过关。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许秀英辛辛苦苦试出来的东西，凭什么白白给公共？这不是让“我”吃亏吗？

回答：第一，回流不是义务，更不是无偿，谁来署名、谁有份，是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里讲的所有权问题，本章不展开。第二，从这个故事里看，许秀英并没有吃亏，她得到的比她给出的多：六户人家替她把盲区补上了，沾油的盖子是别人发现的，潮湿地方要加盐是表妹告诉她的。回流这条路，往外走一步，往回收一圈。一个人若是连类我这一关都不过，就等于放弃了别人替自己检验的机会。

第二条反驳：公共知识的检验是最严的，几户人家在群里试一试，凭什么就能改写它？

回答：本章没有说群里试一试就能改写它。群里的这一关只是第二关，第四关是在更大的人群里，面对陌生人的重复。过不了第四关，那个小标签就挂不出来。况且上去的不是替换，是一个带条件的分支，不对效的人自然会弃用，不会损害原

来那条。需要回写根本身的，比如发现二两盐这个数字对某类人是错的，那就要走公共知识自己最严的那套检验（第 31 章），不是几个人说了算。

第三条反驳：大多数人的“我知识”其实没什么价值，都往公共知识里送，不是灌水吗？

回答：对，所以回流的数量应该很少。过了关的才上去，十条里能上去一条，已经很多了。回流不应当被当成一个指标：不要考核谁回流了多少条，那样一定会催出一堆没经过关的东西灌进来。本书的禁令之一就是读数不进考核。回流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是任务。

> 带走的话
>
> 回流不是把自己的东西搬上去，是让它过几道关，带着条件、带着失败，一路变成大家也用得上的样子。

小账

承重句 ——我知识经“我、类我、整理、公共”四道关回流，上去的是带条件、带失败记录的分支，公共知识被回写而不被推翻

分离线 ——相对“直接发布”的乐观读法：直接搬是污染；相对“野中郁次郎的 SECI 螺旋”（卷十二第 58 章详论）：回流的终点是公共知识，不止企业资产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过了类我这一关的东西与未经类我直接上去的东西，在公共检验里表现没有差别，“四道关”的说法要缩减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十一个坛子的记录表，以及“做法加条件加失败”的回流格式

38

第 38 章

“我们”的新生

本章之问　一个“我们”如果不断被里面的“我”改写，它还是同一个“我们”吗？这样的“我们”，凭什么站得住？

第七版教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林远教初二数学，他们年级的数学备课组一共五个人，组长是方老师，四十多岁，说话不快，手里总拿着一个旧保温杯。每周四下午第七节课后，五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开半个钟头的会。

他们有一份共用的教案，叫“一次函数单元”，存在一个共享文件夹里。这份教案已经改到了第七版。第一版是前些年方老师刚接手备课组时，从上一任手里接过来的，上一任又是从再上一任手里接的，谁最早写的，没人说得清。

这一周的会上，林远讲了一件事。他发现班上很多孩子把“斜率”当成“斜得厉不厉害”，一看到直线陡，就说斜率大，可一碰到向下倾斜的线，立刻糊涂了。他后来换了个办法：让孩子们站在教室后面的两级台阶上，往上走一步，数升了几格；往下走一步，数降了几格。走完再回到座位上画图。他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课后记。

方老师听完，没有马上说好。他说：“你这是你们班的情况，台阶是你们教室有。”于是下一周，另外两位老师各在自己班里试了一次，一个班用教室门口的斜坡，一个班用楼梯。试完回来说，升降的数法确实管用，但有一个班孩子们太兴奋，一节课差点收不住，要提前把规矩讲好。

这样试过两周，方老师才动手改教案。第七版里新添了一页，叫“数台阶”：写明做法，写明三个班的情况，写明“需要提前定规矩”，并在页脚用小字注了一行：“第七版增订，林远提供做法，两位老师补充验证。”

林远事后说过一句话，说得很准。他说，这份教案从来没有“最终版”，每年都在变，但是每年的变，都有迹可循，你能翻到哪一页是谁改的、为什么改。他又说：“我当年接到这份教案的时候，觉得它是别人的东西；现在翻开它，里面有我的一页，我就觉得它是我们的。”

◆ 同一个“我们”，不同的内容

先把问题说清楚。

旧的“我们”，靠的是“一样”。一个宗族靠同一个祖宗，一个教会靠同一套信条，一个标准靠所有人照同一份文本。它稳，靠的是不许动。有人想改，就是在动摇“我们”，所以一个旧的“我们”对“我”的态度，天然是警惕的：你越有自己的想法，我越不安。

这就带来第一条命题说的那个矛盾。今天的“我”不愿意再被“一样”地罩住，旧的“我们”又只能靠“一样”来保持，于是“我”和“我们”越来越对立。

第 30 章已经说过，类我社区是被吸引来的新的“我们”。这一章往前推进一步：这样的“我们”，在时间里是什么样子？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一直被里面的“我”更新的东西。

用河来想。同一条河，今年和十年前叫同一个名字，可是里面的水没有一滴是原来的。河床改了道，沙洲换了位置，上游多了一条支流，下游少了一个码头。人们仍然说“这是我们的河”，并不觉得它变成了别的东西。河的同一，不在于水不

变，而在于水一直在流、一直在被补充。旧的“我们”像一块石头，靠不动保持同一；新的“我们”像一条河，靠不停地被更新保持同一。

◆ SDE 怎样看：稳定态也在动

SDE 里有个说法，叫“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教案是一个结构，它是备课组这个“我们”的显露。稳定，不是不动，是在被不断冲击的同时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形状。

三方程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第七版教案这个显露，背后有两样东西：一串**差异序列**（D），也就是每个老师每周课后记里写下的变化；一团**特征纠缠**（E），也就是五个人、三个班、孩子们的反应、教室里的台阶和斜坡，缠在一起。每当有新的 D 进来，比如林远的“数台阶”，或者新的 E 进来，比如换了一位新老师、换了一届学生，这个显露就会被重新算一次。算出来的新结果，保留了大部分原来的形状，改了一小块。这就是“稳定态”的动态：形状在，内容在变。

怎么才能让这个更新不乱？看这份教案的页脚，能看出几条做法。把这几版的改动列成一张表就清楚了：

版本	谁提供	改了什么	怎样验证
第五版	一位已调走的老师	习题顺序重排，先易后难	两届学生的作业错误率对照
第六版	方老师	删掉一道过时的情境题	组会上五个人一致同意
第七版	林远，两位老师补充	增加“数台阶”一页，写明条件和注意事项	三个班各试了一次

这张表里藏着一个新的“我们”的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处改动都有来路。教案里不是一团无主的文字，是一层一层、谁改的谁认领的东西。“我”没有消失在“我们”里，而是一条一条地写在“我们”身上。

第二，每一处改动都经过了检验才进来。林远的办法不是他说了算，而是别人在自己班里试过、回来说过，才写进去。这正是上一章四道关的缩小版。

第三，旧的东西没有被粗暴地抹掉。第五版重排的习题，第六版删掉的那道题，都留在历史里，必要的时候能翻回去。“我们”带着自己的历史在更新。

第四，进出自由。这个备课组里有一位老师，两年前调去了别的学校，走之前把自己的课后记都留在了共享文件夹里；今年新来的一位老师，第一周就被问了一句：“你们原来学校怎么教这个？”新人带进来的东西，也成了更新的材料。

这样的“我们”也有它的代价，要老实说。每改一处，就要有人试、有人记、有人写页脚；第七版前后，备课组每周的半个钟头，常常拖到四十分钟。“数台阶”那一页，因为两位老师对“该不该写进去”意见不同，拖了两周才定。旧的“我们”一句“历来如此”就能省掉这些麻烦。新生的“我们”靠这点慢和麻烦换来了名字、记录和能撤回的余地；如果觉得这笔账不值，那是另一个真问题，不能装作没有。

◆ 速度分层：叶快根慢

有人会担心：天天改，那还有什么可靠的？

可靠在于，更新的速度是分层的。同一份教案里，有的部分几年不动，比如“一次函数的定义是什么”，那是公共知识里最稳的一层，写进教材，全国都一样；有的部分一年一动，比如习题的顺序；有的部分每个学期都可能动，比如“数台阶”这样的课堂做法，每个班用起来都不同。越靠近根，改得越慢，需要的检验越多；越靠近叶，改得越快，检验也越轻。

这和谱系是同一个结构：根慢、干中、叶快。新的“我们”不是整体都在高速变化，而是不同的层以不同的速度变化。教材的修订要几年才一次，备课组的教案每年一次，老师自己的课后记每天都在写。叶的变化往上传，到了根那里，要过更多的关，所以很慢，慢是应该的。

◆ 改错了怎么办

更新不是只往好处走，也会改错。

方老师记得有一年，备课组把一个概念的讲法换成了一种更“漂亮”的说法，几位老师在组会上都觉得好。结果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作业反而错得更多。第二年开学，有老师在课后记里写：“这一版的讲法，孩子们更糊涂。”组会上翻出来一对，发现确实如此，于是撤回了，换回旧讲法，只保留其中一个例子。撤回这件事，也写在了页脚：某某版撤回某处，原因见某某课后记。

这件小事比成功的更新更能看出一个“我们”是不是新生的。旧的“我们”改错了，常常不肯认，因为认错等于说“我们”错了，会动摇它的稳。新生的“我们”不同，它的稳不靠不错，靠的是错了能被看见、能被撤回。撤回本身，就是一次回写（见导论：发生之后，回过头来改写自己的做法和材料）。一个能撤回自己的“我们”，比一个从不改的“我们”更让人放心，就像一个会认账的人，比一个从来不出错的人更值得合作。

还有一点：这个备课组并不是孤岛。它的教案偶尔也会被拿到更大的教研活动里去说，“数台阶”这样的东西，有可能被别的学校试用；教材编者修订时，也可能留意到各地一线老师反复提出的同一个问题。这条路很长，大多数课堂做法走不到那么远，也不必走到那么远。但路是通的，这一点要紧：叶子上的变化，有可能一层一层往上传，传到哪一层，看它在哪一层过得了关。

说到底，新生的“我们”有一个很容易测的特征：翻开它的材料，能不能在里面找到具体的人。旧的“我们”的文本，常常是无名的，“大家公认”“历来如此”；新生的“我们”的文本，处处有名字、有日期、有“在谁的班里试过”。那些名字不是装饰，是这个“我们”里“我”还活着的证据。

◆ 回到命题：被“我”更新的“我们”

这一章落在第五条承重命题的后一半上：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

“新生”这两个字，容易被读成“重新生一个”。不是。备课组还是那个备课组，教案还是那份教案，教材也还是那本教材。新生的意思是：这个“我们”每一次被里面的“我”改写，都是在重新活一遍。一个不被改写的“我们”，看上去最稳，实际上是死的，只是还没倒下。旧的理念世界里的“我们”，大多属于这一类：靠不动来保持，所以必须警惕每一个“我”。

第一条命题说，“我”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弱。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旧的“我们”需要“我”弱才能稳，所以“我”一强，它就弱。新生的“我们”相反，它靠“我”来更新，所以“我”越强，它的内容越丰富，“我们”也就越强。这是两者第一次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互相成全。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总在改，使用的人怎么办？学生上这一课，难道要看它是第几版？

回答：使用的人当然不需要时时追着版本跑。改的节奏是有规矩的：备课组的教案是每学年定稿一次，学期中间不动；改动经过组会，不是谁想改就改；定稿之后，学生拿到的是一个稳定的版本。更新和稳定不矛盾，因为更新是在一个节奏里发生的，而不是随时随地的。凡是真正要求“绝对稳定”的东西，比如桥梁的载荷标准、疫苗的剂量，都在根那一层，走的是最慢最严的检验。把根的节奏用到叶上，叶会僵；把叶的节奏用到根上，根会摇。两头要分开。

第二条反驳：说“谁改了谁认领”，可实际上，改教案的还是方老师，他是组长。所谓“被我更新”，会不会只是少数人说了算？

回答：这是个真问题。方老师确实动手改，他有把关的位置。但是他改的依据，是别人试过的结果，不是他个人的好恶；他的改动留有记录，谁都可以翻，也可以在下一次组会上说“这一处我不同意”。区别在于：权力是有的，但它必须通过检验和记录来行使。如果有一天方老师不理会这些，只凭自己的意思改，这个备课组就开始变回旧的“我们”了。所以更新的机制要能被所有成员看见，这是第39 章要讲的判据的一部分。

第三条反驳：这么看来，任何团队的“持续改进”都是新生的“我们”，这有什么新意？

回答：企业里的持续改进、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确实和这里有相似之处，本书不否认。卷十二第 57、58 章会专门讲，它们的分离线在哪里：这些改进，多半在一个组织的内部、朝着组织的目标进行，进来的“我”是要为组织服务的。本书说的新生，是任何人的我知识，都有一条路能经过类我，回到公共知识，而且这个人可以随时离开，不因此失去什么。差别在两处：进来的“我”是不是被预先限定了身份，出去的“我”是不是被留下了代价。

> **带走的话**
>
> 旧的“我们”靠不动来保持，所以怕“我”；新的“我们”靠被改来保持，所以需要“我”。

小账

承重句 ——新生的“我们”是被里面的“我”持续更新的稳定态：改动有来路、有检验、有历史、进出自由，更新速度根慢叶快

分离线 ——相对宗族、教会式靠“一样”保持的旧“我们”；相对企业持续改进与科学共同体（卷十二详论）：进来的“我”不预先限定身份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被“我”不断更新的“我们”，比不被更新的“我们”更不稳定、更易分裂，本章“新生”之说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第七版教案页脚那一行小字

39

第 39 章

回写与退出：新理念世界的判据

本章之问　一个“我们”，怎样才算是调和了“我”，而不是换一种方式把“我”吃掉?

两个家长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远的女儿林小溪读初二，林远和妻子手机里有两个与她有关的群。

第一个是班级家长群，班主任建的，五十来人。某个星期，群里有几位家长私下嘀咕作业太多，孩子晚上做到十一点。后来有一位家长在群里很客气地说了一句，林远也跟着补了一句，说他自己是老师，知道某些作业重复练习的效果有限。班主任第二天回了一条长消息：作业量她会看一下，下周先在周三试一试不留书面作业，试两周，两周后请大家再说效果。过了两周，她又发了一条，说周三试下来，孩子睡得早一些，成绩看不出区别，但有几位家长觉得孩子复习得不扎实，所以改成周三只留一道思考题。也有家长不同意，仍然觉得该多留，班主任回复：这几位的意见她也记着，可以在下个学期再看。

第二个是小溪周末去的一家书法班的家长群。这家书法班有个“每日打卡”：孩子完成当天的练字，家长拍照上传，群里每晚公布谁打了卡、谁没打。第一个月，林远夫妻觉得孩子累，想把周日下午的一节课停掉。他们在群里问了一句。老

师私下回复：“别的家长都没觉得有问题，您考虑一下是不是孩子状态的问题。”第二天，群里多了一句话：“家长要配合，不要让孩子掉队。”

后来他们决定退出。退群之前，课时费的退费条件看了一遍，剩下的课时不退，只能转给别人。孩子这几个月的练字作业和老师的批注，在书法班自己的小程序里，导不出来。退群后，书法班的老师私下发来一条消息：“您是不是不太重视孩子的学习？”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指任何一家机构，也不代表某一类机构。放在一起，只是为了看两个“我们”在同一件事上的不同。）

◆ 两个“我们”，哪一个调和了“我”

两个群，同样是一群家长围着孩子的学习，同样有人组织、有人管理、有统一的安排。从外面看，它们差不多。

差别在哪里？不在严不严，也不在大不大。班级群里作业调过，书法班群里规矩更多，但“规矩多”本身不是问题。差别在家长的一句话说出去之后会怎样。在第一个群，这句话会进入班主任的考虑，改变下周的作业，而且改与不改都会有一个回话。在第二个群，这句话被挡了回来，换成了对说话人的疑问。

再看进出。第一个群，如果林远不满意，他随时可以退，退了之后孩子照常上学，班主任不会找他的麻烦。第二个群，退出是有代价的：钱拿不回来，孩子的记录带不走，还要承受一条私信里的质问。门是开着的，可是门口站着人。

这两件事，一件叫**回写**，一件叫**退出**。本书认为，这是判断一个“我们”有没有调和“我”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准。

◆ SDE 怎样看：动力要有出口

先用三原理。三原理说，三样东西里有两样顶住了，会推动第三样改变。本书最大的那个矛盾，就是自我世界里的“我”和现实世界里的“我们”顶住了，它推动的第三样，是理念世界。那股推动的劲，要变成什么，取决于它有没有出口。

出口有两个方向。一个通向“我们”：我这边有话、有发现、有不同意见，能不能进到“我们”的材料里，改变它。这就是**回写**。一个通向“我”：我在这里待得不对效了，能不能走，走的时候能不能带着自己的东西。这就是**退出**。

两个出口都通，那股劲有地方去：该改的“我们”被改了，该走的“我”走了，矛盾被消化。两个出口堵上一个，那股劲就憋着。堵住回写，“我”只有服从的份，“我们”成了一块石头，要么“我”闷下去，要么爆出来。堵住退出，“我”想走走不掉，只能留在里面忍着。两个都堵上，这就是一个把“我”吃掉的“我们”。

用一间屋子来想更清楚。有门有窗的屋子，空气是活的，人进得来，也出得去。只有进没有出的，是仓库，进来的东西压在里面，慢慢发霉；只有出没有进的，是空屋，没有谁再需要它，慢慢荒掉。“我们”如果能让“我”的东西收进来（回写），又让“我”自由地走出去（退出），它就是一间住得了人的屋子；只进不出，就是把“我”压在里面的仓库；只出不进，是一个谁都不需要它、慢慢荒掉的空壳。

◆ 四个问题，一张判据表

可以用四个问题来测。这四个问题不涉及这个“我们”自称是什么，只看它的做法：

问题	调和的“我们”	吃掉“我”的“我们”
回写有没有通道	有明确的地方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并有回话	意见被转成对提意见的人的评价
回写有没有痕迹	被采纳的、被拒绝的，都留有记录和理由	改与不改，不留痕，也不说理由
退出有没有代价	退出可以，不被追问、不被罚	退出要付钱、付名声、付关系
走时能不能带走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记录、自己的作品，可以导出带走	带不走，或者带走就要放弃

这张表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测的是结构，不测动机。书法班的老师未必是坏人，也许她真心觉得不掉队对孩子好；但一个“我们”是否调和了“我”，不看里面的人心不心善，看出口通不通。心善的人可以被换掉，结构留着。其二，它是可以被一个普通人逐条去问的。林远用不着懂什么理论，他提了意见，看有没有回话；他想走，看有没有人拦。

还要说明白，“能退出”不等于要退出。大部分人一辈子不会退出绝大多数他们所在的“我们”。退出的通道，像楼里的灭火器，平时没人动它，但有它在，楼才让人住得安心。一个“我们”如果知道成员随时可以离开，它就会更认真地对待成员的话，因为回写做得不好，人就走了。这是出口之间的一条暗线：退出的可能，保证着回写的质量。

还有一个容易漏掉的人：孩子自己。两个群里说话、提意见、决定退不退的，都是家长，可受影响最直接的是小溪。一个调和的“我们”，不能只让大人有出口。班主任试周三不留作业之前，其实先问过班上几个孩子睡得怎么样；书法班那边，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孩子想不想去。判据四问，也该对着最小的那个成员再问一遍：她的话进得去吗？她想停，有没有人听？

◆ 判据对谁都一样，包括小群

这张表不只用来量大的、陌生的“我们”，也用来量好的、亲近的“我们”，包括前面几章夸过的那些。

许秀英的六人做菜群，拿四个问题过一遍。回写有没有通道：她把本子上的一页拍进去，别人试了就回话，“看锅底粘不粘，我怎么没想到”，这是通的。回写有没有痕迹：十一坛的记录里，成的败的都有名有姓。退出有没有代价：那位吃不了辣的老太太走的时候，大家回了几个抱拳的表情，没有人觉得不对。走时能不能带走自己的东西：她当初发进群里的话，都在她自己的手机里。四问都过。

可是想一想，如果这个群换一个样子呢？假如群里有一位说话最有分量的人，大家慢慢习惯了“听她的”，谁要是提出不同做法，就被说“你这不正宗”；假如有人想走，被劝了又劝，说“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这时候，它从一个类我社

区，变成了一个小号的旧“我们”。群的大小、亲不亲，都不能保证它过关，保证的只有这四个问题。第 30 章末尾写的作废条件，说的正是这个：类我社区若是越聚越封闭、成员无法退出，它就只是又一种吃人的“我们”。

所以这份判据要定期拿出来问，每一个“我们”、每一次，不分新旧。越是感觉良好的时候，越应该问。

◆ 先保哪一个口

最后说一个顺序。回写和退出两个出口，同时通最好；如果只能先保一个，应该先保退出。

道理是这样的：回写靠对方愿意回话，退出靠自己的脚。对方愿不愿意回话，我管不了；我能不能走，要看有没有人拦着。一个人手里握着“可以走”这张牌，回写的质量自然会被逼上来；如果连这张牌都没有，回写再好听，也不过是对方的恩赐。班级家长群的班主任，如果不是家长们随时可以反映、随时可以转学，她的“周三试验”也许不会那么认真。这是退出对回写的撑腰。

反过来，只有退出没有回写，也不行：那就是一个谁都能走、没人能改的地方，成员只剩下“用脚投票”一条路，这个“我们”永远不会长进。所以两头都要有，先后有别。后面讲平台的几章，会再回到这一点：一个平台，要让人带得走自己的东西（第 48 章），这是退出能不能成立的物质基础。

◆ 回到命题：调和与吃人的分界线

这一章落在第一条承重命题，以及全书反复用到的回写判据上：能回写、能退出的“我们”是调和；不能的，只是换一种方式吃掉“我”。

回头看第 20 章说的旧的理念世界为什么救不了：宗教、民族、主义的“我们”要求先交出“我”，今天的人不再愿意。那里说的毛病，用这一章的话说，就是回写和退出这两个口都窄。这一章把这个毛病变成了可以问的问题。新的理念世界不是不要“我们”，而是要这样的“我们”：我在里面，能改它，也能走。

还有一种常见的偷换，值得提醒。有些“我们”嘴上说着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实际上是把“我”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计算和推荐的数据，然后用算法“个性化”地对待你。这样的“我们”，对你的每一次点击都有回应，看上去回写很灵敏。可是那是在回写它自己想要的东西：你的点击改变的是它给你的下一条推荐，不是改变它对你的做法本身；你想走，走不了，因为你的账号、你的记录、你的关系都在里面。表面上的回写，加上实际上的不能退出，仍然是吃人。这样的“个性化”不是调和。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能随时退出的“我们”太松了，做不成大事。靠的是约束才能凝聚。

回答：约束和凝聚确实重要，但约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你不能走，所以只好守规矩；一种是因为你愿意留，所以守规矩。第一种看上去紧，其实脆，约束一松，人全走了。第二种看上去松，其实韧，因为每个留下的人都是自己决定留下的。班级群的班主任不需要靠退群的代价来管理，她靠的是家长们愿意信她。况且，能退出并不意味着随便退出：一个人加入一件事，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积累，他不会轻易走。门开着，不等于人都走。

第二条反驳：表面上能退出，实际上有看不见的压力，比如熟人的眼光、“大家都在”的感觉。判据表上的“退出无代价”，怎么量？

回答：量不全。表上写的是硬的代价（钱、记录、关系的明文惩罚），软的压力确实没法完全写进表里。但有两点可以做：一，硬的代价必须清零，这是底线；二，软的压力至少不能被这个“我们”自己制造和放大，像“您是不是不重视孩子”这样的话，就属于制造。一个调和的“我们”并不能保证没有人感到压力，只能保证它自己不用压力来留人。

第三条反驳：回写要是人人都能写，会不会被少数吵得最凶的人劫持，或者被恶意的东西污染？

回答：回写不是投票，也不是谁嗓门大谁说了算。第 37 章说过，回写要过关，经过类我检验、整理、再经更大范围的检验。班主任那个周三试验，就是一次检验：试两周，看效果，再决定。被采纳的要有理由，被拒绝的也要有理由并留下记录，所以少数人的意见不会被无声地吞掉，恶意的东西也要过关才能进去。回写通道的意思是“能提、能被认真对待”，不是“提了就算”。

> **带走的话**
>
> 看一个“我们”调和不调和，别听它怎么说，问两句：我说的话进得去吗？我想走走得掉吗？

小账

承重句 ——能回写、能退出的“我们”是调和；两个出口堵一个，就是换一种方式吃掉“我”

分离线 ——相对看动机、看口号的判法：只看结构；相对“个性化推荐”式的假回写：回写要改变这个“我们”的做法，不只是改变推给你的东西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能回写、能退出的“我们”在对“我”的伤害上并不比不能的更小，本章判据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判据四问表，以及“进得去、走得掉”两句话

40

第 40 章

与历史上的理念新生划界

本章之问　历史上一次次的“新理念”，起初都是为了解放人，后来往往又吃掉人。这一次凭什么不同?

一个业主群的十八个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指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区。

一个老小区，一栋楼里有人建了个业主群。头几个月，群里热闹得很：谁家漏水了，楼下的老师傅推荐了一位修水管的，价格公道；谁家想拼车去郊外的批发市场，约着一起去；楼上一位退休的电工，主动说愿意帮邻居看线路。大家带着各自的本事进来，群里的东西一天比一天丰富。许秀英的邻居也在这个群里，说不上话，但每天看着，觉得“这才像个邻里的样子”。

过了半年，群里人多了，吵架也多了。有人建议立几条群规：不发广告，不骂人，不传没证据的消息。大家都同意。群规一共五条，贴在群公告里。

又过了半年，群规变成了十几条。多出来的几条，是“不得质疑物业收费”“重大事项以业主代表的意见为准”“有异议请私下反映，不要在群里讨论”。业主代表是当初热心的一位老先生，现在成了群里说话最有分量的人。有位业主发了一条质疑，当天被提醒了一次，第二天消息被撤回，第三天发现自己被移出了群。别的业主看见了，群里安静了许多。

又过了半年，群里只剩下两种消息：通知，和附和。当初那位推荐修水管师傅的老人，早就不说话了。想知道漏水怎么修的人，转而去了另一个没人管的小群。

十八个月里，没有谁是坏人。老先生是真心想把这个群管好，群规的每一条，起先也都有理由。

◆ 为什么这个故事值得认真对待

这个小故事，是一个大故事的缩小版。

本书反复说，新的理念世界要靠“新生”来调和那个矛盾。可是人类历史上，“理念的新生”并不是第一次。一次又一次，有人带来一个新的理念，起初是为了让人活得更明白、更自由、更有意义，后来却常常长成一个要人先交出自己的“我们”。如果这一次只是又一轮同样的循环，那本书说的一切就是白说。所以本卷最后一章，必须正面回答：这一次凭什么不同？

先要说明这一章的立场。本书不评价任何宗教、任何主义里的内容是真是假、是善是恶，也不评价任何具体的政党、国家。这里只看一个结构上的毛病，一个用上一章的判据就能问出来的毛病：回写和退出，这两个口，后来是不是窄了。

◆ 一个常见的走法

把业主群放大，可以看到一个常见的走法，分三步。

第一步，起点常常是“我”。许多新的理念，起初是从一个人的觉悟、一个人的呼召、一个人的发现开始的，吸引来的人，也是因为这个理念在自己身上对了效。比如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强调每个信徒自己读经文、自己与上帝相通，不必事事经过教会〔待核：具体主张与时间，须对史书核实〕；中国的禅宗，后来常被概括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把觉悟放回每个人自己身上〔待核：宗风表述与历史分期，须核实〕。这里只取它们的起点作例，起点都带着“把‘我’还给我”的意思；它们后来走成什么样，各有各的历史，不在本书评说之列，也不能从这个业主群的故事里推出来。

第二步，理念变成一个固定的答案。人多了，要有共同的说法，才好传，才好管。于是有了信条、教义、纲领、标准解释。起初这些是为了方便沟通，后来变成了衡量标准：合标准的，是自己人；不合标准的，是异端、是落后、是不纯。业主群的群规，从五条长到十几条，走的就是这一步。

第三步，出口收窄。有了固定答案，就要有看守答案的人；有了看守的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成了需要被处理的事；处理多了，大家学会不提。回写的口窄了。紧接着，离开的代价抬高了：离开，等于背叛，等于脱离这个群体所有的意义和关系。退出的口也窄了。到这一步，理念起初要解放的那个“我”，反而成了这个理念最需要管住的东西。卷四第 20 章说旧的理念世界救不了今天的人，指的就是这个结果：它们要求先交出“我”。

这个走法，业主群里走了十八个月，历史上的大理念走了几十年上百年，快慢不同，形状相近。读者若想拿它去对号，对哪个教会、哪个政党、哪个国家，本书都不替你对；要对，请先用第 39 章的四问，一条一条去问，别拿一个名字去套。

这个走法为什么常见？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因为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一个“我们”一旦靠“一样”来保持（见第 38 章），它就必须用固定的答案和看守的人来保持这个“一样”。这条路从结构上说，是自然而然地通向吃人的。

◆ SDE 怎样看：这一次，哪里不同

在前面几卷的基础上，可以把“这一次不同”的地方列成五条。每一条，都能拿业主群的故事去对照。

历史上常见的走法	这一次	对照业主群
以一个固定的答案为核心	以一条谱系为核心：答案会从各层的对效里不断长出来（卷六）	群规越来越多，是在固定答案
答案由看守者定，成员接受	每一层各有检验，检验靠对效，不靠职位（卷七）	“以业主代表为准”，是职位定答案
靠好心保证回写与退出	把回写与退出做成结构，用四个问题随时可问（第 39 章）	靠老先生“想把群管好”的好心

历史上常见的走法	这一次	对照业主群
不谈自己可能错	每章写明作废条件，连这本书自己的也写明	群规里没有一条说“本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作废”
以“我们”覆盖“我”	以“我”为材料，“我们”靠被“我”更新而活（第 38 章）	想知道漏水怎么修的人，转去了别的群

这五条里，第一条和第五条是内容上的不同，第二条是检验上的不同，第三条和第四条是做法上的不同。把它们合起来说就是：这一次，不拿一个答案当起点，拿一条会生长的路当起点；不靠好人来保证不吃人，靠出口通不通来保证；不假装自己不会错，把怎样算错写在前头。

注意，这五条说的是设计，不是保证。设计是一回事，实际走成什么样，是另一回事。下面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 这一次也可能走偏

如果这一章只写到这里，它就违背了自己的立场。一个把“作废条件”写在每章末尾的书，对自己最大的那个主张，更该写清楚：它可能怎样走偏。

先看几条路。

第一条路，平台变成新的“全人类”。这本书说的原始模型，是一个平台（卷九、十）。如果平台做大了，大到所有人的我知识、类我社区都在它上面，它就有可能重新变成那个统一的、吃人的“我们”：所有人用它的格式、它的推荐、它的标准，走出它就什么都不是。这时候，第 39 章的两个口，谁来保证？平台的主人自己说“我们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外部的、普通人也能问的办法。

第二条路，回流变成指标。本书有一条禁令：读数不进考核。回流若被当成业绩——每人每月回流几条——一定会催出大批没有过关的东西灌进来，公共知识反而被污染，真正过了关的东西被淹没。业主群里的“不得质疑”，当初也是为了“秩序”这个好指标。

第三条路，伪我知识冒充我知识。大模型可以替人写出像模像样的“我的经验”。账号里堆满机器写的东西，没有经过这个人的回写，没有过类我检验，却占据了回流通道。前言里已经把它列为作废条件之一：如果平台上的“我”只是被包装过的公共知识，原始模型只是一个愿望。第 35 章讲的伪我知识的三张脸，会在这里换一种方式重新出现。

第四条路，新的教条。SDE 这套词，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本身也有可能被当成固定答案。如果有一天，有人拿“你这不符合 SDE”去压另一个人的说法，用这套词做成“异端”的标签，这本书想要避开的那条路，它自己就走上了。一套方法，只要有人拿它当裁判而不是当工具，就在往这个方向滑。

第五条路，创始人的位置。这本书的承重命题来自一个人的口述，书里也如实写着。一个理念在早期，很难避开对其提出者的依赖：他的话分量最重，他的判断最后算数。业主群里的老先生，起初也是最热心的那一位。本书的署名和责任，落在提出承重命题、并对它负责的那个人身上；这是责任，不应当同时成为不能被质疑的理由。

再看怎样发现自己在走偏。三个早期的信号，业主群的故事里都出现过：

一，提不同意见的人，开始被问“你是不是真的懂”，而不是被问“你试过吗”。二，翻开这个“我们”的材料，越来越找不到具体的名字、日期和失败记录，只剩下“大家都认为”“按规定”。三，想离开的人，需要想很久，或者离开时要解释很多。出现其中任何一条，就该拿第 39 章的四问，从头问一遍。

这五条路和三个信号，本书无法保证全部避开。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读者有一把尺子，可以用在这个平台上，用在这本书的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用在作者身上。

◆ 回到命题：新生与吃人的界线

这一章落在第一条和第五条承重命题上，也是全书第五条命题的结尾：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而新生的“我们”，凭的是出口。

回头看卷八的五章：第 36 章说只往下走，“我”会孤立；第 37 章说怎样回流；第 38 章说回流之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第 39 章给出判据；这一章把判据对着历史和对着自己各问了一遍。结论不是“这一次一定行”，而是：这一次，有了一个可以随时问的办法，且这个办法适用于所有的“我们”，包括它自己。

上编、中编的论证和两个出口的判据，到这里都立好了。接下来要问的是：有没有一个东西，已经在照着这些做？下编从大模型说起（见第 41 章）。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所有的新理念，起初都说自己与众不同，都说自己有出口。你怎么证明你这一次真的不同？

回答：证明不了，这正是这一章要老实说的。起初说得好听的，历史上确实不少。本书能做的不是证明，是留下可以被检验的东西：判据四问、三个走偏的信号、每章的作废条件。这些不是承诺，是把门开着让别人来查。如果有一天事实是，回写通道被堵了、退出被抬高了代价、没有人能质疑，那就是这本书说错了，也是它该被放下的时候。一个愿意写下自己“何时该被放下”的理念，和一个从不谈这个问题的理念，至少不是同一类。

第二条反驳：宗教、主义也曾给人带来真实的意义和归属。你把它们都归为“后来又吃掉‘我’”，是不是太轻率了？

回答：这条反驳是对的，本书不否认。许多宗教和思想传统，给过无数人安顿、意义和共同的生活，其中不少人在里面活得很好，也有许多传统本身就有自己调节的办法。本章只讲一个结构上的毛病，只说“往往”，没有说“一定”，也没有评价它们内容的真假善恶。本书不是要取代它们，卷四第 20 章说的“救不了”，是说对今天不愿先交出“我”的人，那种先交出再加入的路走不通了。愿意走那条路的人，不在本书反对之列。

第三条反驳：你说“以一条谱系为核心，不拿答案当起点”。可谱系本身不也是一个固定的框架吗？三层、三方程、六路径，不也是一套答案？

回答：这条反驳有一半击中了。谱系作为一个框架，确实是一个答案，所以上面第四条走偏的路里才把它写出来。区别只在于，这个框架自己说自己可以被改：它的三层如果被事实表明站不住，它承认要改。一个框架只要承认自己可能错，并且给出了怎样算错，它就还是一个工具；一旦这句话被删掉，它就变成了教条。这个界线很薄，所以需要随时有人盯着。

> **带走的话**
>
> 历史上的新理念往往不是死在敌人手里，是死在自己把出口一个一个关上的时候。判断这一次有没有不同，就看那两个口，是不是一直开着。

小账

承重句 ——新生与旧循环的区别，不在理念内容，而在回写与退出两个出口是否被做成结构并可随时被问；这一次也可能走偏，且给出了五条路与三个信号

分离线 ——相对历史上以固定答案为核心的理念新生；不评价任何宗教、主义的内容真伪，也不评价具体政党与国家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按四问判据通过的“我们”，同样会在若干年内走向压制“我”，则本章“这一次不同”的说法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业主群十八个月的故事，以及五条走偏的路、三个早期信号

下　编

原始模型：SDE 知识发生平台

编　序

定义有了，要有一个看得见的样子。下编三卷讲三位一体——SDE 发生学、个人 RAG、大模型的调用（卷九），讲平台本身怎样就是一条谱系（卷十），讲“我”的 SDE 化：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卷十一）。本编凡说到平台，只写公开页面能确认的，其余一律写“应当是”。

卷 九

三位一体——谱系发生的发生核心

本 卷 各 章

第 41 章 大模型为什么是为这件事来的，又为什么只是基础设施

第 42 章 个体 RAG：我的锚

第 43 章 SDE 发生学：从“我们”到“我”的机制

第 44 章 删一方测试

第 45 章 第一个按谱系设计的技术

41

第 41 章

大模型为什么是为这件事来的，又为什么只是基础设施

本章之问　大模型号称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在它旁边另外搭两样东西，才轮得到“我的知识”？

同一个晚上的两个问题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何小满二十九岁，在一家卖棉麻家居服的网店做运营。店不大，三个人：老板齐姐，一个兼职客服，加上她。她和两个人合租一套老房子，厨房很小，只有一个灶眼，冰箱是房东留下的旧款，门上的胶条有点松。

周三晚上十点，她加班回来，肚子饿了。打开冰箱，里面有半颗卷心菜、两个鸡蛋、一块姜、半盒豆腐、昨天剩的一碗米饭、一把蔫了一点的小葱。她把笔记本电脑放在灶台旁边的案板上，问大模型：“冰箱里有这些东西，十五分钟内能做什么？我口轻，爱吃一点酸。”

答案几秒钟就出来了，写得很周到：米饭和鸡蛋炒成蛋炒饭，卷心菜切丝一起下锅；豆腐煮一碗葱花汤；起锅前挤几滴醋，提一点酸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一步几分钟，都写了。她照着做，吃得很满意。

吃完饭，她没有马上睡。电脑还开着，她把另一个问题也敲了进去。这是齐姐前两天交给她的难题：店里的好评率一直很高，可是老客回头买第二次的人太少，怎样提高复购率？

答案也是几秒钟，同样周到：优化详情页的信任背书；建立会员等级；发复购优惠券；上新时用短信召回；提升售后体验；做内容种草。每一条下面还有三四行细则。

她看完，没有觉得好，反而有点泄气。这六条，她入行第一年就听过。隔壁店的米粒，也是做家居服运营的，和她是朋友，两个人上个月吃饭时，已经把这六条聊过一遍。她给米粒发了条消息，问她有没有拿这个问题问过大模型。米粒回了个摊手的表情：“问了，一模一样。”

同一个晚上，同一个大模型，第一个问题答得让她满意，第二个问题答得让她泄气。差别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里，她把冰箱里的东西和自己的口味说了出来，这两样一进去，答案就贴上了她这个人，那盘蛋炒饭是这个晚上、这个厨房、这个口轻爱酸的人才有的。第二个问题里，她只递进去一个行业里人人都会问的问法，什么也没带，回来的就是对所有卖家居服的店都成立的那一份。

◆ 两种说法，都放不下这个晚上

关于大模型，今天流行两种说法。

一种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答，以后还要别的做什么？照这个说法，何小满的泄气是她问得不够好，换个高明的问法，大模型会给出她想要的。

另一种说：它不过是一台把别人说过的话拼起来的机器，会胡说，没有真东西，不必当回事。照这个说法，那盘蛋炒饭不值一提，复购的六条更是废话。

这个晚上两种说法都放不下。蛋炒饭是真的，它让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十五分钟后吃上了饭；六条建议也是真的，每一条都没有错，错只错在它们不是何小满的。

本书的看法在这两种说法之间。王德生说，大模型的使命就是为“基于我们的知识来发生我的知识”这件事来的，但她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这一章把这句话拆成两半讲：为什么说它是为这件事来的，为什么说它只是基础设施。

◆ SDE 怎样看：菜市场

先用白话说清楚，大模型是什么。

它是一台读了极多极多人类写下来的文字之后，学会了“在这种情形下，接下来最可能怎样说”的机器。它读的东西包括菜谱、说明书、论文、新闻、客服对话、论坛里的吵架。读得足够多以后，你对它说一句话，它能顺着接下去，接得像模像样，有时候接得比大多数人都好〔待核：白话概括〕。卷四第 18 章说过，它是“全人类”这个社区被压缩成的一台机器。

放进厨房里，它就是一座菜市场。什么摊位都有，菜蔬、肉、豆腐、调料、干货；离得极近，张口就问；价钱极低，几乎不要钱；它还听得懂你的话，不用你认识菜名。

为什么说它是为这件事来的。

回头看第 29 章那条往下走的路，第一步是一个公共的显露进门：药方上的“低盐饮食”四个字进了许秀英的厨房。这一步，从前其实最费事。公共知识虽然写在书里、论文里、说明书里，可是要让它走到一个具体的人面前，变成这个人听得懂、用得上的话，得靠有人翻译：读书、请教前辈、花钱找顾问、托人打听。何小满刚入行时，要弄明白什么叫复购、怎么算复购率、行业里的人都怎样提高它，花了差不多一年，靠的是前辈的指点和自己踩的坑。

大模型把这一步变得几乎不要钱：任何问题，任何深浅，任何时刻，用你自己的话问，用你听得懂的话答。公共知识第一次可以走到每一个人面前，而且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按各人的问法走到。我们读作：往下走的路上，“我们的知识”进门这一段，第一次便宜到可以让每个人都走。所以说，大模型的出现，是为“从我们的知识长出我的知识”打开了最宽的一道门。

要说明白，这是一种读法，不是在讲造大模型的人心里怎么想。造它的公司想的可能是搜索、客服、写代码，也可能只是想做出更会说话的机器。本书的断语是功能上的：不管谁怎么打算，它在谱系里恰好占住了入口这一格。

为什么说它只是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意思，是自来水、电网、公路。它们不决定你煮什么，却决定你煮得起。一座菜市场再大，也不会替你做出你家的菜。

SDE 平台自己也是这样摆放大模型的。平台的介绍页（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取）把 ChatSDE 写成一个调度层：它去调用通用的基础大模型和站内的智能体，把 SDE 的知识接上来，把一个问题变成一份产出。ChatSDE 的页面则说，用的是使用者自己的模型密钥，密钥只存在自己的浏览器里〔以页面自述为准，未逐项验证〕。读成厨房的话：平台不自己开菜市场，只是替你拿着一张通行证去买菜。这里要分清两件事：平台怎样摆放大模型，是它的自述；它有没有真把“我的知识”发生出来，是另一回事，那是卷十的账。

具体说，大模型有三个局限，必须如实写出来。

第一，**它会胡编**。它学的是“这种句子通常怎样说”，不是“去查一查对不对”。只要一句话听上去像，它就会说出来，说得很有把握。何小满有一次问它，棉麻面料洗后缩水率的行业要求是多少，它给了一个具体的百分数，还附了一个看起来像标准编号的号码。她去查，查不到这个编号。如果她直接把这个数写进给供应商的验货要求里，后果就是供应商对着一个不存在的标准和她吵架。菜市场里的菜坏了，看得见、闻得到；大模型的话坏了，看不见，这一点比菜市场更危险。

第二，**它是平均**。它读的是大家写下来的东西，越多人说的话，分量越大。所以它给的，是最常见的答案，是各家都会这么说的答案。复购六条，就是平均的复购办法。它不一定错，平均的东西常常是对的，所以才成了平均。可是平均的答案，对每个人都“大体合适”，对哪个人都不“恰好合适”。这是统计的性质，不是它偷懒。

第三，**它不认识你**。你不把自己带进去，它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这次说的话，它下次通常不记得；就算它设法记住了一些，记住的也是一份关于你的描述，不是你自己认领、改过、用过的那一堆材料。同一个问法，米粒得到的和何小满得到的，字句未必逐字相同，骨架却是同一副，因为在它那里，两个问法就是同一个问法。它没有“我的历史”，也不会因为你试了一个办法没用，回头改写自己。

三个局限放在一张表里：

局限	厨房里的样子	何小满碰上的
会胡编	摊主随口报一个不存在的菜名，说得像真的	一个查不到的标准编号
是平均	货架上摆的都是最多人要的那几样	六条各家都有的复购办法
不认识你	摊主不知道你家冰箱里有什么、谁口重谁口轻	米粒问出来的和她一模一样

三个局限合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大模型能把“我们的知识”送到你面前，却不能替你把它变成“我的”。要变成“我的”，需要另外两样东西：一样把“我”带进去，一样教这一进一出怎样做才对。这就是后面三章要讲的个体 RAG 与 SDE 发生学。

厨房这个比方也有它的边界，趁早说明。菜市场里的东西是实物，买回来能看、能闻、能退；大模型给的是话，话好不好吃，要靠你自己的舌头和手艺去验。所以比方里的“手艺”，在真实情形里比做菜更要紧：它不只是把食材做熟，还包括分辨哪一样东西该信。

◆ 把问法改好，够不够

有人会说，那就把问法改好，把自己的情况多写一点。

何小满那天夜里也试了。她花了二十分钟，把店的情况打进去：做什么面料，客单价多少，主要客人是哪一类，去年大促卖得怎样。答案果然近了一些，说到了“可以按洗护周期设计召回”，这一句有点意思。可她很快发现这条路的限度：她能打进去的，只是她此刻记得起来的、愿意花二十分钟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三

年的客服聊天、几百条差评、每次大促后写的复盘，全躺在不同的文件夹和聊天记录里，她既记不全，也不可能每次提问都重新敲一遍。这和做饭时一样：你只能凭记忆报出冰箱里有什么，报漏了的那一样，大模型就当它不存在。她需要的不是更会说的嘴，而是一个能替她把整个冰箱打开、让大模型自己看的办法。这是下一章的事。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承重命题的前半句：大模型的使命是为这件事来的，但它仅仅是基础设施。同时也碰到第三条和第四条。

大模型是“全人类”这个社区压缩成的机器（第 18 章），所以如果把它当成知识的全部，等于把社区半径放到最大，旧定义就换了一副面孔回来：谁问，它都答同一份。这就是何小满收到的那六条。把它当成基础设施，就是把它收为谱系的根：根要有，而且越便宜越好，可是根上要长出东西来。第 26 章说公共知识是根不是敌人，这一章补一句：根现在变成了自来水。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说大模型“使命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是不是事后附会？它是一个商业产品，怎么会有使命？

回答：如果“使命”指的是造它的人的意图，那这个说法没有根据，本书也不这么主张。本书的主张是功能上的：谱系往下走的第一段，需要一个极便宜的、能按每个人的问法把公共知识送到面前的东西，而大模型恰好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主张可以被推翻：如果事实表明，人们用它得到的东西，大部分并没有进入后面的类我与我知识，而只是停在“拿一份通用答案”，那么说它“为这件事来”就说大了，它只是又一个更好用的搜索。这个检验留给后面几卷的读数去做。

第二条反驳：胡编会被治好的，记忆功能也已经有了，模型越来越会“了解你”。等它足够强，还要另外搭两样东西吗？

回答：胡编大概会少很多，这一点本书不争。但是后两个局限，不是技术还不够强，而是位置问题。平均，是因为它面向所有人；你要它面向你，就要有一份只属于你的材料站在你这一边，而且这份材料是你认领过、改过的。记忆功能也一样：由模型一方替你记下的“关于你的描述”，和你自己攒下来、可以翻看、可以删改、可以带走的材料，是两种东西。前者是别人对你的画像，后者才是你的历史。至于了解你的程度，哪怕模型做到极好，它也只是对着你说话；你要的不是它了解你，而是你的做法被你自己的材料推翻、改写。这件事谁也替不了。

第三条反驳：说它是“平均”，不对吧？它也能写出很怪的、没人写过的东西。

回答：能。但怪不等于对效。大模型的新奇来自抽样，同一个问题多问几次，会得到不同说法，其中有一些很少见。少见的说法并没有经过谁的检验，它不比常见的说法更靠得住，只是更不常见。本书说的“我的知识”，要的是在某个社区里对效，是可检验的；新奇只是原料，不是成品。何小满让它写十个不一样的复购创意，十个都不一样，可她没法判断哪个对她的店有用，她需要的是另一个东西来帮她判断。

> 带走的话
>
> 大模型是一座很大的菜市场，什么都有，离得很近，可它不会替你做出你家的菜。

小账

承重句 ——大模型把“我们的知识”送到每个人面前，是谱系入口的基础设施；它会胡编、是平均、不认识你，所以只能是基础设施

分离线 ——相对“大模型已经是知识的全部”的乐观说法：根要有，但不是整棵树；相对“不过是拼接的复读机”的轻视说法：它是真有用的根与入口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用大模型得到的东西多半不进入后面的类我与我知识、只停在拿通用答案，“为这件事来”要收回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大模型三局限表，以及何小满那一晚的两个问题

42

第 42 章

个体 RAG：我的锚

本章之问　同一个大模型，凭什么在我这里答出来的东西是“我的”，在别人那里答出来的就不是？

周末，开冰箱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从冰箱之后的那个周末说起。

那个周三之后，何小满用了一个周末，做了一件她拖了两年的事：把自己手头的材料收到一起。

她先在电脑里翻。近三年的客服聊天记录导出来，有三千多段，她把客人的姓名和手机号一个一个地批量删掉，只留对话。退货原因表，每月一张，她存了三十几个月。每次大促之后写的复盘，长短不一，有的两页，有的只有一行“今年不行”。供应商在微信里说过的话，她截图存过一些，比如“这批布洗两次就软了，不用担心”。差评的截图，她单独建过一个文件夹，叫“疼”。还有她自己零零碎碎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东西：哪个客人加过三次购物车才买，哪款颜色拍出来比实物深。

收到一起，她吓了一跳：这堆东西乱得像一个很久没人收拾的冰箱。有的东西没写日期，有的是半截话，有的前后矛盾，去年写“藏青卖得最好”，今年写“藏青别再进了”。

她没有急着整理得整整齐齐。她给自己定了三件事：每份材料标上大致的时间和来源；删去能认出个人身份的信息；然后新建了一页，标题叫“我的口径”。

这一页是她写得最慢的。她把自己平时不说出口的东西写了下来：这家店不做低价清仓，宁可少卖，也不让老客觉得“原来平时买贵了”；差评里提面料的，比提物流的更要紧，因为物流可以补偿，面料出了问题就是店的根本；三年前那次双十一，为了冲销量降价清仓，当时账面很好看，她心里一直认为是店里“卖得最难看的一次”。

她写完这一页，对着屏幕坐了一会儿。这些话，她从来没有对大模型说过，也没有对米粒说过，齐姐大概知道一半。

◆ 把问题说清：冰箱和菜市场差在哪

周三那晚的泄气，原因上一章已经讲了：大模型面向所有人，所以回答也是面向所有人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怎样让它面向何小满这一个人？

旧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靠提问的人自己把情况一点一点说给它听，上一章说过，限度很明显：你能说出来的，只是你此刻记得的。另一种是把大模型“训练”成你的专用模型，用你的材料重新教它，这在一般个人那里既贵又难，而且教过之后它也不容易随着你的新材料改。

还有一种办法，现在已经相当常见，叫 **RAG**。这个词是“检索增强生成”的英文缩写。白话是这样：**先到“我的材料库”里找，再让大模型带着我的材料作答**。

这个名字出自二〇二〇年 Lewis 等人的一篇论文，题目是《面向知识密集型任务的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for Knowledge-Intensive NLP Tasks）；此后它成了用大模型做应用的一种通行做法〔题录已核，细节以原文为准〕。

做饭的人最容易懂：先开冰箱，看里面有什么，再决定做什么。大模型自己不看你的冰箱，所以才会给你一份“一般的做法”；RAG 做的事，就是替大模型把冰箱门拉开，让它看见里面的东西，然后再做菜。

具体是三个动作〔待核：技术做法的白话概括，各系统细节不同〕。第一，**收**：把你的材料放进库里，系统把它们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按意思编好索引。第二，**找**：你提问的时候，系统先不去问大模型，而是到库里按意思找出和这个问题最相关的几段。第三，**答**：系统把你的问题和找出的几段一起交给大模型，让它依据这几段回答；做得好的系统，还会标明每一句话出自哪一段。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关键：回答必须能指回出处。这是本书对个体 RAG 立的要求，不是所有 RAG 都做到的：一个合格的个体 RAG，每一个判断后面都挂着“出自哪份材料”，你点进去能看原文。指不回出处的，大模型就可能又在凭空说，那这个库就没有起到锚的作用。

◆ SDE 怎样看：答案的 D 和 E 从哪里来

用三方程来读。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一个答案是一个显露（S）；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串变化（D）和一团缠绕（E）。

没有 RAG 的时候，大模型回答复购问题，它背后站着的 D 和 E 是谁的？是它读过的所有人的。它读过无数家店的运营文章、客服话术、促销方案，这些是千千万万个店的 D 和 E，揉成一团平均，才有了那六条。六条显露，没有一条是从何小满这家店的变化和缠绕里长出来的。

有了 RAG，同一个大模型被接上了一份新的 D 和 E：三年的客服聊天，是这家店三年里一串又一串的变化；退货表和差评，是这家店特有的缠绕，哪一款布、哪一类客人、哪一种尺码，缠在一起出了问题。大模型的本事不变，仍然是把话说顺、把线索对上；变的是它手里摆着的食材。

所以，**RAG 决定了发生出来的东西是谁的**。这一句要好好说。大模型的能力是公共的，所有人用的是同一座菜市场；决定一盘菜是谁的，不是菜市场，而是冰

箱里放了什么、这个人的口味是什么。我们把个体 RAG 叫作“我的锚”，意思是：大海一般的大模型，水流总是往平均的方向漂，锚不让船停在原地，却让它围着一个点转，这个点就是“我”。

这里顺便把“大模型的调用”说清楚。三位一体里的第三样，不叫“大模型”，叫“大模型的调用”，用词是有讲究的：大模型不是你的，是公共的，你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去调用它。就像你不拥有菜市场，只是每天去买。你拥有的是冰箱和手艺。这个区别，后面讲到“又贵又慢”时还会用到。

再让何小满问一次。这次，她问的是同样一句话，但库已经接上了。

答案变短了，也变得不那么圆滑。大意是：材料里，老客的第二次购买大多发生在首单之后四十到六十天；退货表里写“偏大”的，集中在两款宽松款；客服记录里有十几位客人说过类似的话：“洗了两三次才软和，刚拿到有点硬”；上一次召回短信是发货后第二十天发出的，那一批的回购记录几乎是空的。每一句后面都挂着出处，她点了两条回去看，原话都在。

她看着这些，心里动了一下。这些东西，每一条她其实都“见过”，可是从没有人把它们摆在一起。六条通则里的“短信召回”，在这里第一次有了一个可疑的地方：召回发得太早了，客人还没洗到第二次，还没喜欢上这件衣服。

要说明白，这只是**线索**，不是知识。线索是 RAG 给她的，把分散的东西对到了一起；这条线索对不对，要经过检验才知道。从线索到知识那一段，是下一章要讲的手艺。这里先记住：锚只管“是谁的东西”，不管“对不对”。

◆ 第一次，它找错了

事情没有这么顺。何小满第二天又问了一个问题：“哪几款最该下架？”RAG 找出来的几段，大半是讲“断货”的，因为库里“下架”和“断货”常常出现在同一句话里。答案于是建议她下架三款“卖得好但常断货”的衣服，这和她的意思正好相反。

她是看了出处才发现的。点回原文，每一段都在讲断货，没有一段在讲质量。如果答案里没有挂出处，她很可能就信了。这件小事教给她两条规矩：第一，永远看出处，不看口气；第二，提问要尽量把意思说死，比如“哪几款的差评集中在面料”，而不是“哪几款不好”。找对，是整个锚的第一道关口，找错了，后面所有的发生都是在别人的菜上做文章。

◆ 口味：库里不只放事实

何小满写的那一页“我的口径”，值得单独说一句，因为它是个体 RAG 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类材料。

冰箱里的东西决定能做什么，口味决定做成什么样。同样一堆食材，口轻爱酸的人和口重嗜辣的人，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菜。运营这件事也一样：同样的数据，一个把“冲销量”当第一位的人和一个把“老客信任”当第一位的人，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如果库里只有数据，没有口径，大模型默认的口径是平均的口径，也就是“销量越高越好”。这样的话，何小满库里那次降价清仓的数据，会被它读成一次成功的大促；只有读到那页“最难看的一次”，它才会把这次放到“不要重复的”那一类里。所以，一个人的材料库里，应当有他的判断、他的标准、他的取舍理由。事实是食材，口径是口味，缺一样，做出来的菜都不是他的。

◆ 几个如实的局限

冰箱本身也会出问题。

材料太少，冰箱是空的，RAG 找不到东西，就会退回大模型的平均，答案和没有库时差不多。材料太偏，只放成功的、好看的，库就变成一面只照好处的镜子，大模型会把偏见放大。材料太旧，上一年的做法和今年的情形已经不一样，库里没有标日期，大模型一视同仁地用。检索也会找错：问“退货”，它找出一堆讲“退款”的，意思相近，但不是同一回事。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把“过去的我”当成“我”，库越大，越容易被自己三年前的判断拖着走。

最后是安全：材料里有客人的对话，有供应商的话，有自己的取舍。这些放在哪里、谁能看到、怎样删除，是很实在的事。本书不替任何平台做技术保证，只提一条原则：一个材料库，必须能被它的主人看见、修改、删除、带走，否则就谈不上“我的”。平台具体怎么做，卷十再看。

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库里的东西，要分清哪些是原始的记录，哪些是她自己事后写的判断。客服的原话、退货表上的数字，是食材；“今年不行”这一句复盘，是别人（过去的她）已经做过的加工。两样混着放，大模型会把加工过的当成原料，错误一层一层往上叠。何小满后来在每份材料的开头加了一个字：原，或者评。很小的一个习惯，对后面的检验帮助很大。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承重命题，也和第五条相接：个体 RAG 是“我知识”这一层的入口，它让谱系末端那一格有了一个能放东西的地方。但要明确，库本身还不是我的知识。库里放的是材料，是食材；材料要经过发生，才成为知识。就像冰箱里的东西，不叫菜。

同时，这一章也回应了第一条承重命题里“我被我们吃掉”的一个细节：在没有锚的时候，哪怕你一个人对着大模型，你得到的也是“我们”的答案，你的问法被它吸收，被它平均，被它还给你一份通用的东西。锚的作用，是让“我”在这个场里有一个重量。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RAG 不就是“搜索加问答”吗？很多企业早就在用，技术上没什么新东西，凭什么说它是“我的锚”？

回答：技术上确实不新，本书也不说它新。本书说的是它在谱系里的位置。企业用 RAG，是为了让客服机器人回答得更准；那里的库是公司的，目标是让每个客人得到同一份正确答案，是统一性的用法。同一种技术，库属于谁、为谁而答，

决定它是统一性的还是谱系性的。何小满的库属于她自己，里面有她的口径，答案要回到她的做法里去，这才是锚。技术是同一种，用法的朝向不同。

第二条反驳：材料库全是过去的东西，一个人越依赖它，不是越被过去锁住吗？

回答：这是一条真实的危险，上面已经列过。回答分两层。第一，锚不是锁链：锚让你围着一个点转，不让你不动。库里的东西要靠新的试验和新的记录不断更新，旧判断要有被推翻的路径，这是下一章讲的回写。一个只往库里存、从不改的库，会变成博物馆。第二，要把“过去的我”作为一个社区看待：第 28 章讲过，昨天的你是今天的你最严格的同行。库让昨天的你能出席，但出席是为了被质疑，不是为了发号施令。

第三条反驳：材料放在平台上，就是交给了别人，凭什么说是“我的”？

回答：这条反驳很实在，本章只给判据，不给保证。判据是：库的主人能看、能改、能删、能带走；答案能指回出处；平台不得把一个人的库拿去喂给别人的答案。做不到这几条，它就不是锚，只是又一个收集你资料的地方。本书在这件事上留一个可检验的口子：若平台的做法不满足这几条，读者有理由说它没有做到本书所说的东西。

SDE 平台这一边，眼下能查到的是这样（介绍页，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取）：页面写的是默认不公开，应当设私有、团队、公共三种空间，私有材料未经同意不得进入公共知识库；也写了使用者应当知道哪些对话被保存、哪些用来改进智能体。但同一页没有写导出或删除的办法，而且用的是“应当”的口气，是目标，不是已经实现的功能清单〔待核〕。个人知识库在介绍页里被列为会员权益，“私有知识、专属智能体”排在远期规划里。所以本章的材料库，请读者读作“一个个体 RAG 应当是什么样”，不要读作“平台今天已经给了你什么”。

> **带走的话**
>
> 大模型是大家的，冰箱是自己的。锚不管菜对不对，只管这盘菜是谁的。

小 账

承重句　——个体 RAG 把“我”的 D 与 E 接进大模型，决定发生出来的东西是谁的；答案须能指回出处，库里要有口径

分离线　——相对“企业 RAG”：技术同，朝向不同，库属于我并回到我的做法；相对“训练专属模型”：不改模型，只摆食材，随时可改

作废条件　——若有库与没有库的回答，对当事人而言没有可辨的差别，“锚”之说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何小满的材料库，以及那一页“我的口径”

43

第 43 章

SDE 发生学：从“我们”到“我”的机制

本章之问　冰箱开了，菜市场也在，剩下的那一步，把别人的东西做成自己的，具体怎样做？

一个太顺滑的方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从太顺滑的那一晚说起。

何小满手里已经有了线索：召回短信发在第二十天，也许太早。她还有一个接好了材料库的大模型。周日晚上，她在厨房的案板上摊开电脑，偷了一个懒：她直接对它说，基于我库里的材料，给我一个完整的提高复购率的方案。

方案十几秒钟出来了，写得漂亮。它建议把召回短信改到第四十五天发出；附上一段洗护小贴士，提醒客人“洗两三次后会更柔软”；推荐的商品是“同款另一种颜色”；再配上一个“二次购买专享价”；最后还加上会员等级和内容种草，说是长期做法。每一条后面都有出处，有的出自她的材料，有的是别的。

她把方案从头读到尾，觉得很顺。顺得不对劲。她拿笔在屏幕截图上画：哪些是出自她的材料，哪些是原来那六条通则？画到一半发现，画不清楚。“第四十五天”和“同款另色”是她库里的，“会员等级”和“种草”是通则里的，可方案把它们织在一起，针脚细密，看不出缝在哪里。更要紧的是，她不知道这里面哪一条

是靠得住的。齐姐要是问她“这个方案你有把握吗”，她只能说“看起来都挺合理”。

她差一点把方案转给了齐姐。后来她停了手，因为她想起一件事：一份方案如果看不出哪一部分是自己的，就算里面有自己的数据，也只是被包装过的共同知识。这是本书第 35 章要专门讲的东西，何小满当然没读过，可她做了三年运营，见过太多“数据都对、方案都是别人的”的复盘。

她合上方案，重新开始，这次换了一种用法：不再要结果，而是一步一步地走。

◆ 把问题说清：缺的是中间那一手

前两章各讲了一样东西：大模型是菜市场，个体 RAG 是冰箱和口味。有了这两样，是不是就够了？何小满那份太顺滑的方案已经回答：不够。菜市场和冰箱都有了，做出来的却是一盘看不出是谁做的菜。

差的是做菜的手艺。

旧的说法，会把从公共知识到个人情形这一段叫作“应用”：普遍的道理已经在那里，个别的人拿来套上去。第 29 章已经说过，这不是应用，是发生。可是说“是发生”还不够，一个想自己做的人要问：发生，具体怎么做？总不能靠碰上一个老乡、遇上一位细心的医生。

SDE 发生学要回答的，就是这一问。本章先说一件事：这里讲的是本书对做法的白话化。“立顶、认层、找结、小试、回写”这五个名字，和“认领、对效、回写”三关，是本书为了讲清楚而起的，不是 SDE 学派现成的术语，也不是平台上的功能名。这套东西在平台里实现到哪一步，卷十只能交代公开页面上看得见的部分；本章只讲它的道理，和一个人用它的样子。

◆ SDE 怎样看：五个动作，三个关卡

先把三样工具说成三种“问法”。

三方程是三种问法。问一：这个显露，由哪些变化和哪些缠绕撑着？（S＝F(D,E)）问二：在这个结构和这团缠绕下，接下来变化该是什么？（D＝G(S,E)）问三：这一串变化和这个显露之间，缠着的是什么？（E＝H(S,D)）问来问去，是把一件事从三个方向看透，哪个方向看不清，就去补哪个方向的材料。

六路径是“从哪里起手”。有时候先看结果往回问，有时候先看缠绕，有时候先摊开记录。卡在哪里，就换一种起手的次序。

三原理是“找动力”。两样东西顶住了，就推动第三样改变。把难题写成“哪两样在顶”，等于知道该去改哪一样。

然后是何小满六个星期里走的五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立顶**。她让大模型帮她把难题写成“两样顶住”：一边是显露（S），店的口碑很稳，好评率高；一边是差异序列（D），客人的购买序列大多断在第一次。口碑稳，序列断，两样顶着。按三原理，顶住的两样会推动第三样改变，所以她要找的，是第三样：她没看清的那团缠绕（E），也就是客人为什么买、买回去怎么用、什么时候喜欢上它。

第二个动作，**认层**。她让大模型把那六条通则一条一条标出来：这是公共知识。然后逐条到库里找：哪一条在她的材料里对得上，哪一条对不上。召回短信那条，对不上：她发过，回购几乎是空的。优惠券那条，勉强对上，但差评里没有一条说“太贵”。对不上的地方，就是这家店和别家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个动作，**找结**。她让大模型把库里“买过两次的客人”和“只买过一次的客人”摆在一起，看哪些特征缠在一起出现。第一次，什么也没找出来。她卡住了。这时她用了六路径里的换法：不先找缠绕，先摊开记录。她让大模型把每位二次购买者的订单序列一个一个列出来，她一行一行地看。看了二十多位，她看出一件事：这些人在首单之后，几乎都给店里留过一条关于“洗过之后”的话，买“同款另色”的比买新品的多得多。缠绕从序列里自己露了出来：她的客人，是洗过两次之后才真正喜欢上这件衣服的。

第四个动作，**小试**。线索不是知识。她设计了一个很小的试验：下一批发货的客人里，随机分成两组各一百五十人左右，一组第二十天发召回，一组第四十五天发，其他一概不变，记录各自的回购。大模型帮她拟短信、定记录表，试验她自己跑。

第五个动作，**回写**。试验结束后，她把结果写回库里：第四十五天那一组，回购比第二十天那一组多了几个人，但人数太少，她不敢说是这条做法起的作用。这条记录她照写，标上“未证实”。同时她把运营日历改了：召回暂且统一放到第四十五天，原因是成本低，改了没有坏处。然后她在库里新增一页，标题是“洗两次才爱上”，注明来源、日期、证据强弱，下次问任何有关复购的问题，系统会先读这一页。

举一个第三个动作里的具体问法，让“问法”不至于太空。她换了起手次序之后，对大模型说的是：“只看库里这四十一位买过两次的客人，把每个人从首单到二单之间发生的所有记录按时间排开，不要总结，不要下结论，每条记录标出出处。”这句话里没有一个术语，可它体现的就是 D→E→S 的次序：先摊开序列，再看缠绕，最后才让显露出来。术语是写书的人用的，做事的人用的是这样的一句话。

五个动作放在一张表里：

动作	白话	SDE 里的什么	谁来做
立顶	把难题写成“哪两样在顶”	三原理	她定，模型帮着写
认层	把别人的办法标出来，逐条去自己材料里对	公共显露对上自己的 D、E	模型找，她判
找结	看哪些特征缠在一起，卡住了换起手的次序	特征纠缠、六路径	模型对比，她命名
小试	做一个小到不怕错的试验	差异序列	她跑，模型帮着设计和记录
回写	把结果与做法一起改回库里	回写	她改，系统记下

这五个动作里藏着三个关卡，一条知识要从“我们”变成“我”，必须逐个过去。

第一关，**认领**：这条东西，哪一部分是公共的，哪一部分是我的材料里长出来的，来路标清。过不了这一关，就是何小满头一天的那份顺滑方案，织在一起，分不清。

第二关，**对效**：它是否经过了检验，哪怕只是很小的检验。过不了这一关，就是线索，不是知识。

第三关，**回写**：它是否改变了我的做法，也改变了我的材料。过不了这一关，就是一页漂亮的笔记。

三关过了，才能说这是“我的知识”，而且是眼下最弱的那种：“暂记为我的”。第 34 章说过，对效要看时间，一次不算数。

和第 29 章接在哪里。第 29 章讲许秀英三个月的四步，是一条自然长出来的路，其中有老乡，有小本子，有运气。何小满这六个星期的五个动作，是同一条路，被摊开成了可以照着走的步骤。许秀英的“老乡”，在这里没有对应的人，她一个人走完了全程，她事后说，比想象的孤单，也慢。类我社区能不能把这一格补上，是卷十第 47 章的事。

这套手艺可能失败在哪里。

不能只讲成功的样子。何小满六个星期里，至少有四处差点走偏。一是问错了题：头两天她把难题写成“怎样提高复购率”，这是个结果，不是顶住的两样，写了半天没有方向，后来改成“口碑稳、序列断”才动起来。二是小样本：三百人的试验，几个人的差别，抽签运气也能造成，她只敢写“未证实”，但有的人会忍不住写成“已证实”。三是迎合：模型顺着说，上面已经讲了，只能靠先找反例压一压。四是太重：五个动作做下来，她前后花了六个星期里的大部分晚上；换一个下班就累的人，很可能做到第二个动作就放弃了。如果这套手艺只有时间多、耐心足的人才用得起，它就还不是大多数人的路。这一点本书不回避：重，是现在的真实

状况，能不能变轻，要看平台怎样把动作做进日常；卷十只能交代已经见到的部分，其余是待证的。

还有一处是方法本身的限度：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是一种读法，帮人看清一件事、排好动手的次序，却不是保险。按它做错了，错的还是你；它只保证你知道自己错在哪一关。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承重命题，也和第五条、第四条相接。第六条讲三位一体里的“SDE 发生学”一方，它的位置是：从“我们的知识”到“我的知识”的那只手。第五条讲往下走的谱系，这一章是它的操作面。第四条讲知识是在某一社区内对效的认知，何小满那条“洗两次才爱上”，社区是她的店和她的客人，检验是一次小试，暂时的结论是“未证实但可用”，这正好是新定义下的一条知识的初生样子：不是真理，是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带着证据强弱标记的认识。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这些词是不是给常识贴标签？“先立问题，再对材料，再试验，再总结”，哪个咨询顾问不会说？

回答：每一个单独的动作，确实都是常识。贴不贴标签，要看标签有没有改变做法。这一章里至少有三处改变了：一，“立顶”把一个含糊的“提高复购”换成了“口碑稳而序列断”，使她知道该找缠绕而不是再找新办法；二，“卡住了换起手次序”使她在找结卡住的时候，没有再问一遍同样的问题，而是转去摊开记录；三，“认层”强制每一条建议标明来路，这是一般咨询方案里最不愿意做的事。标签不改变做法，就是标签；改变了，就是工具。读者可以拿这三处检验：如果不用这些词，同样的事一样会做，那么这些词对她就是多余的。

第二条反驳：这不就是“提示词技巧”吗？教人怎么问大模型，每个月都有新花样。

回答：提示词技巧活在一次对话里，对话一结束，它就忘了。这五个动作里，立顶和认层可以放进一次对话，可小试和回写不能：它们要跨好几个星期，要有一个会被改写的库，要有真实世界里的一次试验。一个只活在对话里的方法，没有办法把“我的”留下来。这是为什么 SDE 发生学必须和个体 RAG 绑在一起。

第三条反驳：模型顺着你说，你说有道理它就说有道理。你怎么知道“洗两次才爱上”不是它顺着你编出来的?

回答：不知道。这正是第四个动作存在的理由。何小满在第三个动作里留了一个规矩：每提出一个假设，要求大模型先找三条库里不支持它的材料。她在“洗两次才爱上”上找到了两条反例：有一批夏季薄款，客人第一次洗之前就复购了。她把这两条也写进了那一页。一条知识带着自己的反例，比不带反例更可信。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没有被顺着说，所以结论只能是“暂记”。

> **带走的话**
>
> 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要过三关：认领、对效、回写。过不了，就是一份看起来像自己的别人的方案。

小账

承重句 ——SDE 发生学是从“我们”到“我”的那只手：用三方程提问、六路径换起手、三原理找动力，把一条知识推过认领、对效、回写三关

分离线 ——相对“应用”：不是把公共道理套上去；相对提示词技巧：方法须跨时间、须有会被改写的库

作废条件 ——若按这五个动作做出的结论，在对效上不比不按步骤直接问的结论更好，本章的“手艺”之说要收回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五个动作表，以及“洗两次才爱上”那一页

44

第 44 章

删一方测试

本章之问　说三样东西“缺一不可”，凭什么？把其中一样拿掉，到底会掉出什么？

米粒来串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米粒头一回上门。

何小满做完“洗两次才爱上”那一页以后的第二个周六，米粒来她的出租屋吃饭。米粒就是隔壁店做家居服运营的那位朋友，上个月她们发现各自问大模型，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复购六条。

米粒一边帮着洗菜，一边听小满讲这几个星期的事，听完，哼了一声：“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比我多喂了它一些资料吗？你那些‘五个动作’，听着像套路。”

何小满没有争。她说，那我们来试一下。

她们找了一个两家店都在犯愁的问题：明年春天，要不要上一个亲子款，大人孩子穿同一个面料。这个问题是小满的，米粒作评判，因为她了解小满的店，也了解行业。

小满用三种办法各做了一份答案，周日晚上做完，打印出来，没写名字，只在角落里记了 A、B、C。

A 是**只接库，不走步骤**：材料库开着，大模型开着，直接问“基于我库里的材料，给我一份亲子款的判断”。几十秒出来了。

B 是**不接库，走步骤**：库关掉，大模型开着，五个动作照走，但没有库可以对，小满只能凭记忆口头回答模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花了两个晚上。

C 是**不用大模型，库和步骤都有**：她自己在表格和聊天记录里用关键词搜，自己读，自己对，自己写。她很认真地做，前后用了九天的晚上。

米粒周一晚上过来，一份一份地读，读了一个小时。

读完 A，她说：“这个有你们的数字，客单价、复购都在，可这个骨架，是‘家居服店做亲子款要考虑的五个因素’，我看过一万遍。你们的数字像撒上去的葱花。”

读完 B，她说：“这个好，逻辑清楚，每一步都问到点上，还提醒要先做小试。可是，”她停了一下，“这是一份‘一家做棉麻家居服的店要不要做亲子款’的好分析。我拿去改改名字，用在我的店里，也行。”

读完 C，她说：“这个像你。你们去年那批给小孩买的家长的反馈，你们自己的退货规律，都在里面，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然后她翻了翻最后几页，“不过，你这儿写着，‘儿童服装的安全标准我没看明白，先空着’。九天，你只写了一半。”

小满说：“对。所以我才说，三样我一样也拿不掉。”

米粒没有马上同意。她说：“你这是一次演示，不是证明。”小满说：“对，是演示。”

临走时，米粒站在门口换鞋，忽然说：“我回去也想把我的东西收一收。”过了两秒又补一句：“可我的库里，大概没有你那页‘口径’。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的店到底最不愿意干什么。”

小满说，那一页最难写，她写了一个晚上。

◆ 把问题说清：缺一不可是怎么回事

先说清这次测试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缺一不可”这个说法，有它特定的逻辑。要检验一样东西是不是必要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它拿掉，看剩下的东西还能不能成事。拿掉以后照样成，说明它可有可无；拿掉以后坏了，而且坏的方式正好是它原本负责的那一块，说明它必要。这样检验有一个好处：它不要求你先相信三位一体的道理，只要你肯看拿掉以后掉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逻辑只证明“必要”，不证明“充分”。三样都有了，也不保证就能发生出好的“我的知识”，这一点后面还要回来。

所以，“删一方测试”问的是：三位一体里，每一方各自负责什么，拿掉以后，掉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好是它负责的。

◆ SDE 怎样看：三种坏法

三次拿掉，坏法各不相同，下面三段的小标题就是它们的名字。

拿掉	剩下什么	缺什么	厨房里的样子	坏的种类
SDE 发生学	库＋大模型	认领、对效、回写	冰箱和菜市场都有，随手炒一盘	质：拼贴
个体 RAG	大模型＋步骤	我的材料与口径	手艺好，没有冰箱，只能做大众菜	质：无主
大模型	库＋步骤	公共知识的便宜入口	有冰箱有手艺，菜只能自己种	价：又贵又慢

拿掉 SDE 发生学，是拼贴。

方案 A 其实就是今天很多“个人知识库”类工具的用法：把材料切段、检索、拼进答案。它不是坏东西。但它缺少的恰恰是三个关卡。没有认领：方案里哪一块是库里的，哪一块是通则，被织在一起，分不清。没有对效：没有人要求它先去库

里找反例，也没有人叫它设计小试。没有回写：这份方案做完就完了，库里没有因此多出一页。

这样的答案，骨架还是通则，库里的数字是点缀。用第 35 章要讲的话说，它是“被包装的共同知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模型有一个往平均方向的引力：同样的材料摆在面前，它先拿最常见的结构来组织，你的数字被放进别人的框子里。这个引力，不是 A 的毛病，而是任何没有人去拉住它的使用都有的毛病。SDE 发生学的作用，正是那只拉住的手：在每一步要求它标来路、找反例、给小试。拿掉这只手，剩下的就是“检索加拼贴”。

拿掉个体 RAG，是无主。

方案 B 的步骤是对的，问题是对的，每一步的追问也是对的，甚至有些追问比 C 还好。但它缺一样东西：它从头到尾，面对的是一家“一般的棉麻家居服店”。小满口头回答的那些，只是她此刻记得的，而上一章已经说过，凭记忆报冰箱，漏掉的就当不存在。

无主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归属：这份分析谁拿去都可以用，所以不是谁的。第二重更要紧，是对效没有对象：小试要在她的客人身上做，要用她的记录来比，没有库，小试设计出来也只是“一般的小试”。发生出来的东西若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社区去对效，它就没有办法成为知识，只能是论述。这是第 42 章说的“锚”在这里的另一面：没有锚，船会随水漂，漂到的地方是每个人的地方。

拿掉大模型，是又贵又慢。

方案 C 最有意思，因为它是唯一没有“质”的毛病的。米粒看得出这是小满的，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从她的材料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三个关卡她也都过了。C 的毛病是价钱：九天的晚上，换来一份只写了一半的答案。

“贵”在这里不是钱，是她的时间和精力。她得自己读几百页行业资料，自己去找儿童服装的安全要求，自己判断哪份可信；每一样“公共知识的入口”，她都得自己一寸一寸地凿。这是 AI 以前的世界：一个人要有“我的知识”，要么像周伯年那样，花五十年，要么像做学问的人那样，有大把时间和一张书桌。绝大多数

人没有，所以我们读作：绝大多数人的“我的知识”，一直留在“一团说不出的手感”里（见导论）。

C 缺的还不只是时间。有一类东西，一个人再用功也很难凑齐：别的行当的做法。亲子款这件事，牵着童装的安全要求，牵着母婴客人的购买习惯，牵着别的品类做亲子款时踩过的坑。这些知识都在公共的那一层，散在无数个角落里，一个做了三年家居服运营的人，不可能一样样去找。B 里，大模型一口气给她摆出了七八个值得问的方向，其中有三个她从没想到过。C 里没有这个，她只能在自己已经知道的圈子里转，转得再认真，也还是在自己的圈子里。

这个差别很重要：前两种拿掉，是“质”坏了，做出来的不是“我的知识”；第三种拿掉，质没坏，是“价”坏了，只有极少数人付得起。三位一体的第三样，用的是同一条路，把价钱降到大多数人也走得起。这是为什么第 41 章说它是为这件事来的。

反过来，只留一方会怎样，也值得顺便看一眼，因为这三种情形我们都见过。只留大模型，是何小满第一晚收到的那六条：周到，平均，谁问都一样。只留个体 RAG，是在自己的库里按关键词翻：能翻出旧东西，但翻出来就是翻出来，没人替你把它们对到一起，更没人叫你去试。只留 SDE 发生学，没有库也没有大模型，就是一套纸上的方法：知道该怎样问，却没有东西可问，也没有人把公共知识送到手边。每一方单独留着，都只是三位一体里的一个零件，做不出一盘完整的菜。

三位一体怎么对上那句话。

王德生的原话是：“基于我们的知识来发生我的知识”。把这句话拆开，三位一体正好各占一处：

“基于我们的知识”，是大模型的调用，它是便宜的根，把公共知识送到面前。“我的”，是个体 RAG，它是锚，决定东西是谁的。“发生”，是 SDE 发生学，它是手艺，使“基于”变成“长出”。我们读作：三位一体，不是三样功能的叠加，而是同一句话里的三个词，少了任何一个，这句话就不成句。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承重命题，是它的核心论证：原始模型必须是三位一体，因为每一方负责一处，拿掉任何一方，坏法不同，都不能得到“基于我们的知识发生的我的知识”。同时它也预先回应了第七条命题的一个担心：平台上的“我”若只是被包装的公共知识，原始模型就只是愿望。拿掉 SDE 的 A，正是这个担心的样子。

还有一个小小的收获：这个测试给“最原始”一词（本书把它收窄为“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划出了一个可操作的含义。原始，是指它是把这三样合在一起的最小系统，再少一样就不成其为谱系发生。至于它之后怎样长大，是另一回事。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你们做的是一次演示，米粒是朋友，三份答案是小满自己做的，没有对照组，没有统计，这算什么检验?

回答：算不上正式检验，这一点必须承认。它是一次演示，用来看清三种坏法的样子。还有一处不公平要说破：三份答案耗时从几十秒到九天不等，评判的又是小满的朋友；投入的时间越长，认真的程度越高，这本身就可能让 C 显得更像她。所以演示最多能说明三种坏法“长什么样”，说明不了哪一种配置“更好”。要做一个像样的检验，需要这样的设计：找二十位各有一个真实难题的人，每人在三种配置下各做一份，由他们本人在三个月以后评判两件事：这份东西是不是“我的”，有没有改变我之后的做法。评判的人不能知道哪份是哪种配置。这个检验，本书没有做过。读者如果看到有人做了，结果与本章的预言不合，本章说“缺一不可”就应当收回。这是一个写明了的作废条件，不是一句客套。

第二条反驳：这个测试只能说明“需要某种发生的方法”，没有说明必须是 SDE。换成设计思维、第一性原理、咨询公司的框架，也许一样能把拼贴变成“我的”。

回答：这条反驳说中了，而且本章没有办法单独回答。删一方测试只证明三个位置各要有一个东西，没有证明第三个位置必须由 SDE 来坐。本书对 SDE 的理由是：它的做法围绕“来路、对效、回写”组织，直接对着“我们→我”这一段路设计，而不是一般的问题解决。这个理由到底成不成立，要拿别的方法放在同一个位置去比，本书没有做。这里只好老实写下：SDE 在这个位置上的“必须”，是一个有待比较的主张，不是已经被这个测试证成的结论。

第三条反驳：现在的大模型太贵、太集中，以后也许用小模型、本地模型、甚至普通搜索就够了，“大模型”这一方未必还在。

回答：本书说“大模型”，指的是它在三位一体里的职能：一个便宜的、能按你的问法把公共知识送到面前的入口。哪样东西担任这个职能，是技术的事。小模型、本地模型、更好的搜索，只要能担任，就是这一方。拿掉的测试问的是：没有这个职能时，价钱会怎样。如果将来某样东西以很低的代价担任了，测试的结论不变：这个位置得有，换谁坐是次要的。

> **带走的话**
>
> 拿掉 SDE，是拼贴；拿掉 RAG，是无主；拿掉大模型，是又贵又慢。三样合起来，才是那句话：基于我们的知识，发生我的知识。

小账

承重句 ——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拿掉 SDE 是拼贴，拿掉 RAG 是无主，拿掉大模型是又贵又慢；三方正对应“基于我们的知识／我的／发生”

分离线 ——相对“只做个人知识库／检索增强”：缺手艺则只是拼贴；相对“只靠好的提问方法”：缺锚则无主

作废条件 ——若二十人三配置的盲评表明，拿掉任一方后的产出，在“是我的、改了我的做法”上与三方齐备者无可辨差别，“缺一不可”之说收回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三种坏法表，以及“基于・我的・发生”的拆句

45

第 45 章

第一个按谱系设计的技术

本章之问　同样是技术，三位一体做出来的东西，和我们熟悉的那些技术，根本的不同在哪里？

同一个周二的两套技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也是本卷的最后一个场景。

何小满周二早上九点半打开电脑。她开店所在的电商平台，商家后台弹出一条推送（这一节里说“平台”，都指这家电商平台，是构想，不指任何具体平台，也不是后文的 SDE 平台）：本周行业爆款趋势，家居服类目，前五名款式。她不用点开就知道，这条消息，同类目几万家店都收到了，一字不差。后台首页的数据看板也是统一的：访客、转化、客单价、复购率，每个商家看到的是同一套指标、同一种颜色的曲线，旁边有一行小字：您的复购率低于同类目平均水平。

十点，大促活动报名通知下来。规则、折扣区间、报名时间，对所有商家一样。齐姐在群里发了一句：“按平台的节奏来，别落下。”

她按平台的节奏做着自己的活，没有觉得不对。这就是她入行三年的日常：一套大家共用的看板，一套大家共用的日历，一套大家共用的“最佳打法”。这套东西在很多地方是好的，它让几十万家店有了共同的规矩，让她这样的新手很快知道一个行业的常识。

下午三点，齐姐忽然走到她桌边，问：“你上个月没跟平台的召回时间走，为什么？”

小满把“洗两次才爱上”那一页调出来，给她看了出处，看了小试，看了那条“未证实”的标注。齐姐看了一会儿，说：“你这个，米粒他们那边能不能也用？”

小满想了想，说：“不知道。他们的客人不一定是洗两次才喜欢。不过我可以把这页发给米粒，让她拿去对她自己的库，看对不对得上。”

齐姐说好。过了一下，她又问：“那平台的看板，为什么没有这一条？”

小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下班以后在厨房里想了很久。

同一个周二，她身边有两套技术：白天的平台后台，晚上的自己的库和那一套手艺。它们做的是同一类事，帮一个人弄清楚怎样把店做好；可是它们是两种东西。

◆ 把问题说清：技术是知识的落地

先回到第二条承重命题：技术是知识的落地。一种知识被怎样定义，就会落成怎样的技术。

旧的知识定义，是“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大家都能确认、都能重复、都一样的认识。照这个定义落地的技术，是**统一性技术**。它的逻辑是：找出对大多数人成立的那一份，做成一个东西，发给所有人。规模越大，同一份东西越便宜，越划算。所以它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同；人越像，它越好用。

平台后台的看板是这样，标准化的教材是这样，流水线上的工装是这样（见卷四）。它们有真实的好处：便宜，可靠，可以协作。第 26 章说的公共知识是根，统一性技术就是根的落地，没有它，几十万家店没法共用一个市场。

它碰到“我”的时候，办法是**个性化**：在同一台机器上多装几个旋钮。推荐算法更懂你，页面按你的喜好换位置，看板可以自选指标。导论说过，这是用“我

们”的办法去照顾“我”，照顾得越周到，那台机器越大。旋钮是机器的旋钮，不是你的。你转得再细，机器还是那一台。

那么，新的知识定义，知识是在某一社区内对效的认知，会落成什么样的技术？它不能只是更多的旋钮。它得是另一种东西。

◆ SDE 怎样看：同根异果，能回写，能退出

我们把这另一种东西叫作**谱系性技术**。它的意思是：造出来，不是为了让所有人得到同一份东西，而是让所有人从同一个根出发，各人长出各人的，长出来的又能流回根里。

判断一样技术是不是谱系性的，可以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同根异果吗？**同一个公共的根，是否长出因人而异的果，而且每个果都能指回自己的来路？何小满的“洗两次才爱上”，根是大模型送来的公共知识，果是她这家店、她这些客人的结论，每一句都挂着她材料的出处。米粒拿同样的根，会长出别的果。如果一样技术给所有人长出来的果都一样，它是统一性的；如果果不一样，但说不清来路，它是千人千面，是被算出来的，也不是谱系性的。

第二问：**能回写吗？**用的人的结果，能不能改写他自己的材料和做法，并且在经过检验之后，有一条路流回更大的社区？前一半，在何小满的库里已经做到：小试结果写回库里，运营日历跟着改。后一半，是齐姐那句“米粒他们能不能也用”所指的方向：何小满的那一页，要给米粒的库去检验；对得上，它就成了一条类我知识；再往上，才可能成为更大范围的公共知识。这条路怎样走通，是卷八和卷十的事。

第三问：**能退出吗？**一个人能不能带着自己的材料和结论走开，而不失去它们？统一性技术常常把人锁在里面：你的数据在它的系统里，你的习惯被它养成，你走了，什么也带不走。谱系性技术要求相反：库是你的，你可以看、改、删、带走。第 39 章会把“能回写、能退出”说成新理念世界的判据，技术在这里是它的落地。

三个问题合起来，可以把两种技术放在一张表里对一对：

	统一性技术	谱系性技术
给每个人的东西	同一份	同一个根，不同的果
规模的意义	人越多，越便宜，越相同	人越多，根越厚，类我越多，果越不同
个性化的办法	在同一台机器上加旋钮	每个人自己的库，自己的口径
怎样对待“我”	作为数据点	作为最小的社区
检验	看是否对多数成立	看是否在各自的社区里对效，并有回写
退出	带不走	带得走

为什么说“第一种”。

这个说法要收得很窄，收窄到三层意思。

第一层，本书不是说此前没有任何技术做过其中一块。搜索引擎把公共的根摆得很近；笔记和知识管理软件替人存下了自己的材料，如今能与自己的笔记对话的个人检索工具也已不少；推荐算法替人挑出可能合口味的东西；社交群让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维基和问答社区让个人的贡献流进公共的库，是“往回流”的老例子；联邦学习（McMahan 等人二〇一七年提出的办法）让数据留在各人手里，只把学到的东西汇回共享的模型，也有“下发”和“上传”两个方向，不过汇回去的是模型的参数，不是别人能读、能检验的认识，中间也没有类我社区这一层〔联邦学习的出处凭记忆，待核〕。它们各做了一块，有的比平台做得好得多。

第二层，本书比的是三问的合取：同根异果、能回写、能退出，再加上“公共—类我—我”三层和往下、往回两个方向。凭常识把上面几类技术过一遍，我们没能举出哪一类同时过全这几关。所以我们读作：这是一种与它们方向不同的技术形态，本书称为谱系性技术。要说清楚这个比较的分量：它没有做过系统的在先技术检索，只是“没能举出反例”，不是“已经证明没有”。

第三层，“第一种”说的是这种技术的方向，不是说哪一个平台已经做完。SDE 平台的介绍页（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取）自己写着，它的三个部分是“同一

件事的三个面”，要互相回写；同一页也承认，三位一体的完成度“最终取决于身份、数据、知识与行动的真正贯通”，统一身份、统一检索等被列在第一阶段的路线里；首页又把浏览、对话、社区写成“三个入口，互不隶属”。所以拿三问去量这个平台，今天只能说：设计的朝向是谱系性的，实现到哪一步，要一问一问去核，第 50 章会把已经见到的和没见到的逐项摆出来。合起来读，本章题目里的“第一种”，我们读作“按这三问设门槛的第一种设想”，本书不拿它去压别人。

这是第 50 章要完整讲的“最原始的模型”：原始是“起点”的意思，它做得粗，会长。这一章只先点出它在技术上的位置：从统一性技术走向谱系性技术的第一步。

一个必须说的危险：基础设施的重力。

谱系性技术有一个自己的危险。它依赖大模型，而大模型是共用的，一个共用的地基，天然往平均的方向拉。哪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库，如果所有人的答案都从同一个模型里出来，用词、结构、思路，都会慢慢变得相像。久而久之，“各人的果”可能悄悄变成“同一种果加上各人的名字”，谱系性技术滑回了统一性技术。

这不是凭空的担心。已有研究报告了类似的方向：二〇二四年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的一项实验（Doshi 与 Hauser，题为《生成式 AI 提升个人创造力，却降低新颖内容的集体多样性》）说，借助 AI 的个人写得更有创意，可是放在一起，集体的多样性下降了；同年国际学习表征会议（ICLR）上 Padmakumar 与 He 的《用语言模型写作会降低内容多样性吗？》，也在其实验设置下报告了类似的趋同〔这两项只核对了题录与大意，方法与适用范围未逐页核对〕。谱系性技术要不要退回去，取决于两件事：库里是否一直有新的材料、新的试验把答案往各人的方向拉；类我社区里是否一直有人在对质，指出“这听着像你，其实像所有人”。

所以，一个谱系性的系统需要看自己的读数：同一批用户，在同一类问题上，答案之间的相似程度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越来越高，说明它在滑回去。要说明，这类读数是系统自查用的，不进任何人的考核，更不能拿来给个人打分。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二条和第六条承重命题上，也牵着第一条。

第二条说：技术是知识的落地，同一性的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的技术。这一章是它的反面：如果知识的定义换成社区内对效的认知，落地的技术就应当换成另一种形态。谱系性技术是这个反面的第一个样子。这样，病根的诊断（第二条）和原始模型（第六条）接上了：病根在定义里，药也要从技术的形态里开。

第一条说，“我”被“我们”吃掉，是因为技术的统一性。如果技术换了形态，它就不再要求“我”先变成相同的数据点，才能被它服务；矛盾的一头，在技术层面上第一次松了一点。当然，只是松了一点。

◆ 这一卷收在哪里

把五章放在一间厨房里，从头回看一遍。

第 41 章：菜市场很大，什么都有，可它不替你做你家的菜。第 42 章：冰箱和口味是你的，它们决定这盘菜归谁。第 43 章：手艺是把别人的东西做成自己的那一手，要过认领、对效、回写三关。第 44 章：三样缺一不可，拿掉任何一样，坏法各不相同。第 45 章：把这三样合起来，做出来的是另一种技术，和我们每天用的那些统一的东西，方向不同。

这一卷讲的是发生的核心，一个人在一间厨房里能做成什么。它只是谱系的一小段，是末端那一格，也就是“我”在其中发生的地方。何小满的知识库，从头到尾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社区，没有回流，没有网站。她那一页“洗两次才爱上”，现在只对她一家店有意义，也许对米粒的店有意义，也许没有。要让一间厨房变成

一条谱系，需要有一个公共的入口，一个让像她的人相遇的地方，一条让东西流回去的路。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是下一卷要讲的平台。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说自己的平台是“第一个按谱系设计的技术”，是不是王婆卖瓜？

回答：这个担心合理，所以“第一种”要写成一个可以被推翻的主张。它的内容是：按公共知识、类我社区、个人的库三层，加往下走与往回流两个方向，再加上面的三问去量，我们没能举出已有的系统三问全过。只要有人举出一个更早的实例做到了，这句话就要改；而且，平台自己的介绍页也承认它的三部分还没有完全贯通，所以连“这个平台已经做到了”也不能说。本书在写作时，没有做过系统的在先技术检索，这一点列入〔待核〕。更要紧的是，“第一”不代表“好”，也不代表“已经做成了”：它是起点，粗糙，还没有被足够多的人用过。

第二条反驳：每个人一个库、一套步骤，成本比统一推送高得多。技术的好处本来就是规模和标准，谱系性技术会不会又贵又慢，只能供少数人用？

回答：很可能比统一推送贵。第 44 章已经看到，三位一体里的“价”是靠大模型降下来的，但它仍然比一条统一推送昂贵。要说明的是：谱系性技术不打算在统一推送擅长的地方打败它。看板、日历、标准教材，仍然应该是统一的。它要做的，是统一性技术做不到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的知识”。至于这部分有没有人愿意付钱，付多少，是知识经济的问题，卷十一第 55 章和第 198 号会接着讲；这里不下结论。若事实表明，几乎没有人愿意为“我的知识”付出任何代价，谱系性技术只能是少数人的玩具。

第三条反驳：现在的“千人千面”不就是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吗？你们和它有什么区别？

回答：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只是果不一样。区别在三处：千人千面的“不一样”是平台算的，你不知道它依据什么，说不清来路；你不能让它的结果改写你自

己的材料，只能被动接受，没有回写；你也带不走，离开平台就什么都没有。这三处，对应三个问题：同根异果有没有来路，能不能回写，能不能退出。三个都答不上来，它就是旋钮更多的统一性技术。

> **带走的话**
>
> 统一性技术把同一份东西发给所有人；谱系性技术把同一个根交给每个人，让各人长出各人的，再把长出来的送回根里。

小账

承重句 ——谱系性技术的三问：同根异果（有来路）、能回写、能退出；按这三问设门槛，我们读作“第一种设想”（未做系统在先技术检索，平台自身也尚未完全贯通），原始在于起点

分离线 ——相对统一性技术及其“个性化旋钮”：旋钮不改变机器；相对搜索、笔记、推荐、社交、维基、联邦学习各做一块：它们没有同时过三问、并把三层与回流放进一个系统

作废条件 ——若举出更早的实例已三问全过，“第一个”要改；若用户增多后答案越来越相像，说明滑回统一性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统一性技术与谱系性技术对照表，以及三问

卷 十

平台就是一条知识谱系

本 卷 各 章

第 46 章 网站：公共知识

第 47 章 社区：类我知识

第 48 章 ChatSDE 的 RAG：我的知识

第 49 章 倒过来读：回流

第 50 章 为什么说它是最原始的模型

46

第 46 章

网站：公共知识

本章之问　一个人走进 SDE 平台，最先碰到的是什么？它凭什么算“我们的知识”，又为什么只是谱系的入口，不是谱系的全部？

校友日，先去图书馆

何小满二十九岁那年秋天，收到母校的校友日邀请。母校是她老家县城的一所中学，她毕业十一年了。先交代一句：这所学校是我构想的，平台是真的。本卷里凡是写学校的地方，都是借它来看清平台，学校里的事不当作平台的事实。

那天她到得早，同学还没来，她先去了图书馆。图书馆在教学楼后面，一栋三层的旧楼，门口还摆着那本登记簿。管了二十多年书的邓老师还在，头发白了一半，看见她，没问她做什么工作，先问：“还记得你借过哪本吗？”

她记得，是一本讲怎么写议论文的薄书，高二借的，借了三次才还。邓老师翻了翻柜台后面的册子，说那本书早就换了新版，旧版下架了，他指给她看新版在哪一排。

小满在书架之间走了一圈，想起图书馆的几个脾气。谁都可以进，不查成绩，不问班级。书是别人写好的，摆在那里，同一本书借走的人，读到的是同样的字。每本书都有编号，有作者，有出版的年份，哪里引用了什么，都能查回去。还有一条，邓老师当年常说：“图书馆不教你，它摆着。”

她站在那排书前面，忽然觉得这几个脾气，和她每天在用的另一个地方很像。

◆ 平台的入口是一排书架

那个地方是 SDE 平台。小满当初也是从这里进来的：先看到的不是对话框，也不是什么社区，而是网站上的书。

按我们能确认的部分说（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取），这个网站是 sdeuniverses.com。首页只有三个入口：SDE 浏览（专栏、专著、学员专栏、全站检索）、SDE 对话（ChatSDE）、SDE 社区（群聊、私聊、会议、广场）。本章走的是第一个。浏览之下的专著栏目，页面标明总数是三百二十三部图书，数字会随上新而变。每本书有书名、书号和简介；点进去，可以读全文网页或 PDF；列表上有的书标着“全文开放”“全文公开”“完整开放阅读”，也有标“初稿”“修订稿”的。多数书另有一个“书生”智能体页，挂在书页的路径下面，可以就这本书发问；这个入口在页面上叫什么、是不是每本书都有，〔待核〕。像“试读到第一编”那种只开放前面一部分的档位，在列表页上没有看到明确的标注〔待核〕。网站上还有成组的专栏：今日文章、每日必读、学科通融、文化与文明、新思想前沿、期刊论文、学员专栏。

这一整片，就是本卷要说的谱系的第一层：公共知识。

把问题摆明白：为什么说这一片是“公共知识”，而且是谱系的入口？

旧的想法很直接：书摆在那里，谁都能读，那就是公共的，是知识的本体，读者去读就是了。图书馆式的知识观，用一句话说就是“知识在那里，你去取”。本书一路批评的发现学，说到底就是这个姿势。

◆ SDE 怎样看：入口是一层显露

用 SDE 的词读这一层，最省事。网站在平台里的位置，我们读作**显露**（S）。这是王德生已经定下的读法，本书照用。

显露的意思是：一件事被摆出来，看得见，站得住。导论说过，结构就是显露的稳定态。书页是一个很稳的显露：同一页，今天读和明天读一样，你读和我读一样。稳定带来三样东西。一是便宜，抄给多少人都不费力。二是不认人，书页不知道谁在读。三是可查，有版次，有出处，有人可以回头对质。图书馆的三个脾气，在网站上一个不少。“可查”还有一个具体的样子：网站有一页“出处账本”，公开记着 ChatSDE 回答问题时调用了哪些文章，记篇名、归在谁名下、什么时候调的，不记提问和答案，也不记读者是谁（页面自述）。一条被用到的说法，因此能回到它的来路。

用三方程再看一遍：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一页书的背后，是一串写作和修订的差异序列：初稿、改稿、旧书的修订版、新版代替旧版，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不同。同时有一团纠缠：作者的积累，引用的材料，同行的说法，缠在一起，才有了这一页的样子。读者看到的是最后稳定下来的那一层。所以说这一层是“千万次发生沉下来的显露”，在第 26 章讲药方时已经这样说过，这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放在谱系里，这一层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做**共同的词**。后面社区里的人彼此说话，ChatSDE 里的对话展开，用的都是网站上摆出来的那套词：显露、差异序列、纠缠，三方程，六路径。没有一套公共的词，类我的人互相认不出对方，一个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许秀英能听懂老乡说“煸焦”“晚撒盐”，是因为这些词在她们那一带是公共的。平台上的公共词，就放在网站这一层。

第二个作用，是做**共同的根**。导论和第 26 章都说过，公共知识是谱系的根。一个人从网站上读到一个方法，才有东西可以往自己的材料上去用；一个社区里的做法被检验，也要拿网站上摆着的说法当参照。往下走时，根提供起点；往回流时，根接住新长出来的东西。后面几章会反复回到这一点。

◆ 要说清楚的两件事

这一层不能说得太满。有两件事必须说清楚，否则“公共知识”这个名字会骗人。

第一件，网站上的公共，是**一家的公共**。书架上的书绝大部分出自同一个学派，围绕 SIO 和 SDE 展开。按本书第四条命题的判据，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那么它并不是“全人类的社区”，它是这个学派的“我们的知识”，公开摆出，开放可查。药理学那种半径接近全人类的公共知识，不在这排书架上，平台是靠大模型的调用补上的（卷九讲这一点）。所以我们说网站是公共知识，意思是：它是公开的、稳定的、可查的“我们的知识”，不是“全人类共同认定的知识”。这两个意思差得很远，本书不想混。

第二件，**网站只是入口**。只有网站，没有后面两层，平台就退化成一座很大的图书馆，读者读完合上书，知识还在书里。小满当年借了一堆书，真正帮上她的，却是后来同桌说的一句话。书架能摆出“我们的知识”，却没法替读者长出“我的知识”。这一点，要到下一章的食堂才补得上。

◆ 平台怎样说自己

平台的介绍页把自己写成“三位一体”：浏览是知识“显露”的地方，对话（ChatSDE）是“差异发生”的地方，社区是“共同体纠缠”的地方；并且说三者“不是并列摆着的三个产品，而是同一件事的三个面”，要“互相回写”。这和本书的读法几乎重合，所以本书沿用“我们读作”的口径时心里有底。但要看清一个区别：介绍页是平台的自述，说的是它要成为什么；本书引它，是借它的名称，不是把它当作已经做成的证据。同一页还写明，三位一体的完成度“最终取决于身份、数据、知识与行动的真正贯通”，统一身份等排在路线的第一阶段；首页又把三个入口写成“互不隶属”。三层已经摆出来了，层与层之间通到什么程度，是第 50 章要逐项交代的。

◆ 一个好入口要过哪三关

既然是入口，就可以问：怎样才算一个好入口？本书给三关，每一关都是普通人能看得出来的。

第一关，找得到。小满当年没有先读到哪一本，是先搜到一个问题，才摸到书页上。一个入口如果只对已经知道书名的人开放，那就是自家人的门，不是谱系的门。第二关，读得懂。导论里那套“显露、差异序列、纠缠”的白话说法，之所以要放在最前面，就是为了这一关：一个词如果必须先读完三本书才懂，它就守不住公共的名义。第三关，用得上。读完以后，能不能把其中一个方法，拿去碰一碰自己手边的一件事，哪怕只是一次。

三关里，前两关是出版的功夫，第三关才是谱系的功夫：入口的价值，要看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进了下一层。这个数字平台现在有没有、是多少〔待核〕，本书写作时没有拿到，所以不下结论，只留一个读法：它以后若要看，应当看“走进下一层的人”，而不是“翻过页的人”。

◆ 同一页书，两次读

稳定还有一个代价，值得单独讲，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入口之后必须有别的层。

小满刚入行做电商运营的时候，读过网站上讲六路径的那一章。那时她管的是一家店的上新和详情页，每天忙得很顺，读那一章只觉得是个有意思的说法，合上就忘了。后来有一个季度，店里的退换货压不住，她每天晚上对着退货单发愁，又翻出同一章来读。字一个没变，她读出来的东西却完全不同：原来她一直只在“换文案、换图”这一条线上反复试，也就是在同一维上用力，卡了一个月，没有一样新的东西缠进来。

页没变，变的是读它的人身上缠着的东西。书页不认人，它对所有读者摆出同一张脸；可读者一个一个都带着自己的难题来，同一页在不同人眼里，长出不同的

意思。网站这一层做不了的，正是这件事：它不知道你的难题，也没法在你读完之后问你一句“那你打算怎么改”。能问的，是下面两层。所以公共知识这一层越稳、越便宜，越要靠后面的层，把读者身上那团说不出的纠缠接过去。

◆ 公共层也会改

再补一点，免得把网站想成一座只增不减的碑。

德麦国际有一批早年出版的老书，只有书号和简介，没有全文，后来按“保留原意的修订”一本一本补出来，原貌保留，修订处写明〔具体形式待核；列表页上可见“初稿”“修订稿”的标签〕。这个做法本身说明了公共层的性质：它是稳定的，但不是封死的。图书馆里邓老师把旧版换成新版，旧版还在登记簿上，哪一年换的、换了什么，有据可查。一层好的公共知识，能被改写，而且改写的痕迹留得下来。

这一点现在先放着，第 49 章要用它：回流的终点，就是网站这一层被新长出来的东西改写。如果这一层只能增加、不能被下面的人改，谱系就只剩往下的一半。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三条和第六条承重命题上。

第三条说，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里发生出公共性很强的知识。网站这一层，就是平台里社区最大、公共性最强的那一层，可它的“大”是相对的，是一个学派加上它愿意公开的部分，这一点要老实写在前头。

第六条说，SDE 知识发生平台本身就是一条知识谱系：网站是公共知识，社区是类我知识，ChatSDE 里的 RAG 是我的知识。这是本卷的总纲。拿学校来对一遍：

学校里	平台上	谱系里的位置	社区的大小
图书馆	网站	公共知识，“我们的知识”	最大（这里是一家的公共）

学校里	平台上	谱系里的位置	社区的大小
食堂里相似的人坐一桌	SDE 社区	类我知识	相似者聚成的几桌
自己书桌上的笔记	ChatSDE 里的 RAG	我的知识	我和我的历史

三层不是三个并排的功能，而是一条路上的三段。本章走的是第一段。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你自己承认书架上多半是一个学派的书，却把它叫作“公共知识”，这是不是给自家的东西挂了一个大牌子?

回答：这条反驳说中了一个真实的风险，所以上面先把话说在了前面。“公共”在这里取的是它的开放和可查，不是它的半径。一家的公共，也是公共：任何人可以读，可以引，可以反驳，这正是公共知识的最低要求。真正要防的，是把这一家的公共，当成全人类的公共，那就是第 24 章说的“虚假放大”。所以后面第 50 章会把这个局限列进平台的短处里，不躲它。

第二条反驳：书摆在网站上，和任何一家出版社把书放上网有什么不同？这也算谱系?

回答：单看这一层，没有不同，它就是一排书。要说不同，得看它的“出口”。多数书的书页下有一个“书生”智能体页，可以就这本书对话；网站另有 ChatSDE，检索全站文章与专著作答并给出站内出处。往下一步是对话，再往下是自己的材料。这个出口，是别的书架上少见的。但出口是否真的通到一个人的“我知识”，不在这一章的证据里，要看后面两章。这一章只主张一件小事：谱系有一个入口，入口是一层稳定、公开、可查的显露。

第三条反驳：书都公开摆出来，谁都能读、能下载，知识不就越摆越便宜、越没人当回事了吗?

回答：这一层本来就该便宜。第 26 章说过，根要被所有人用，所以必须便宜，说明书印几亿份，菜谱抄给每一个人，没有人因此说它们没用。便宜是根尽了本分，不是根出了毛病。值钱的不在这一层。第 19 章讲过，共同的知识越便宜，越不能单独说明“我是谁”，真正稀缺的是下面两层：像你的人，和你自己的历史。网站这一层应当做到的是够稳、够清楚、够好找，不是够贵。

> **带走的话**
>
> 网站是谱系的入口，它把“我们的知识”摆出来，不认人，可查，是根；根不是树，只有根的平台，不过是一座大图书馆。

小账

承重句 ——网站是平台谱系的第一层：公开、稳定、可查的“我们的知识”，读作显露，是共同的词与共同的根

分离线 ——相对“知识在那里、你去取”的图书馆式发现学：它是入口，不是全部；相对把一家之公共说成全人类之公共：半径要老实标

作废条件 ——若进入平台的人读完网站内容之后，没有任何一例能把它用到自己的材料上，“入口”之说不成立，它就只是一座图书馆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学校与平台的三层对照表

47

第 47 章

社区：类我知识

本章之问　平台上，相似的“我”在哪里相遇、怎样互相检验？一群人要具备什么，才算类我社区，而不只是又一个群？

食堂里的三桌

校友日的中午，小满去了食堂。

食堂还是老样子，长条桌，不锈钢的餐盘，窗口前排着队。十二点一过，学生涌进来，小满端着盘子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人排座位，可桌子自己分好了：靠窗那一桌是篮球队的，嗓门最大；中间几桌是住同一栋宿舍楼的女生，说话压着声音；角落里一桌高三的，盘子推在一边，几个人伸头看同一张卷子，一个在画图，一个在摇头。

没有谁规定谁坐哪里。邓老师那一套图书馆的规矩，到了食堂就不管用了，在这里，能把人聚到一桌的，是那一刻他们手上有同一件事。

她在靠墙的位置坐下。旁边是两位也回来参加校友日的人。一位叫沈岚，三十一岁，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线上女装小店，一个人做，进货、拍图、客服都是她。另一位叫阿凯，二十七岁，做直播带货。三个人一聊，都是做电商的，都觉得算是一桌的人。

可聊了十来分钟，桌子又分开了。沈岚说她最愁的是尺码：客人看着模特图下单，穿上不合适就退，一个月退换占了三成，来回的运费吃掉了利润。小满说，巧了，她店里也是这样。阿凯听着，点了点头，说他的难处是直播间留不住人，几十个人进来，三分钟就走一半。他听了一阵尺码，实在插不上话，端着盘子去了隔壁桌，那里坐着几个也做直播的学弟。

沈岚和小满没有动。她们从尺码聊到面料，聊到客人的身高体重，聊到怎么在页面上放一句话让人别看模特、看自己，一直聊到食堂的人走空。

◆ 同行不等于类我

这个场景里藏着一个很常见的误会，也是本章要拆的。

旧的想法是，社区按身份分：做电商的是一个圈子，做直播的是一个圈子，同行同业的人聚在一起，就是“社区”。平台上的“社区”二字，很容易被读成这种东西：一个电商群，一个教育群，一个医疗群。

可是食堂里发生的事，不是这样。三个人都是电商从业者，坐在一桌，却只有两个人留了下来。把沈岚和小满拴在一起的，不是“电商”这两个字，而是第 27 章说的那个**结**：客人不量尺寸，只看模特图下单；货是同一类的面料；店很小，没有专门的客服；退换一次，利润就被吃掉一截。几样东西缠在一起，才让她们成了彼此的类我。阿凯和她们同行，却不在这个结里：他的难题缠着的是直播间的节奏、流量的涨落，两边的做法几乎搬不过去。

所以问题要这样问：平台上的社区，是按身份分的群，还是按结聚的社区？这一层是不是谱系里的类我知识，全看这一点。

◆ SDE 怎样看：我们读作吸引

先说读法。第 30 章已经分过：统一是从外面捆，吸引是从里面缠。本书对平台社区的读法，沿用前面说过的默认口径：网站读作显露（S），ChatSDE 的模态发生读作差异序列（D），社区的互相吸引读作特征纠缠（E）。这是我们读作

的，不是王德生的原话。平台介绍页的措辞与此相合：它把浏览说成“显露”，把 ChatSDE 说成“差异发生”，把社区说成“共同体纠缠”发生的地方（第 46 章已引）。

照这个读法，社区在平台上做的事，是**把一个个“结”摆到能被认出来的地方**。沈岚和小满能在食堂认出彼此，靠的是一句话：“我也是这样。”这句话在食堂里要碰运气，坐到同一桌才说得上。社区这一层，就是要把这个运气换成一条路。

一个社区要成为类我社区，至少有三样东西，缺一样就变成普通的群。

第一，以难题进门，不以身份进门。沈岚在食堂说的第一句不是“我是做女装的”，而是“我一个月退三成”。难题是结的入口。平台社区里的发言，若开头都是“我是某某行业从业者”，聚来的是同行；开头是“我的难题是……”，聚来的才可能是类我。

第二，拿出来的是带条件的做法。类我知识最怕的是一句话传开：“这样做有用。”有用，对谁？在什么条件下？一条类我帖，至少要讲清下面几样：

要写的	写什么	为什么要写
我的难题	一句话，什么没解决	让人认出结
我的条件	店多大、客人什么样、货是什么	边界由条件画，不由身份画
我的做法	具体怎么做的，不说大话	别人才搬得动
结果与时长	变了什么，看了多久	一次对上不算数（第 34 章）
不灵的情形	哪些时候没用	这是检验的一半

最后一行常被忘记，却最要紧。第 28 章里许秀英那一页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有记录、能被前面的自己推翻；类我帖要靠得住，就要把“不灵的情形”也交出来，让别人少走一段冤枉路。

第三，检验靠迁移，并且“不灵”算贡献。第 32 章说过，类我知识的检验是能不能在相似的人之间搬过去。一条做法，沈岚试了说灵，第三个人试了说不灵，

两条回报放在一起，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一个社区里若永远只有“好用”“感谢分享”，反而可疑，真正在检验的社区，会有一半的回报是“我这里不行，因为……”。

此外还有第 30 章讲过的两条：可以退出，可以同时在好几个社区里。吃不了辣的老太太体面地走掉，阿凯端着盘子去隔壁桌，都不是社区的失败，而是它在按结画边界。

◆ 设想一次来回

把上面几条放进小满的一周里，是这样的。以下是我设想的一次来回，不是对平台实际运行的记录。

小满回去以后，在社区里贴了一条帖子。开头一句：“我的难题：模特图下单的客人，M 码退换比 L 码高很多。”接着写条件：三个人的小店，老板、一个兼职客服和她自己，面料偏软，客人多半不量尺寸。再写做法：她在尺码页最上面放了一句话，“请先看自己的身高体重，再看下表，不要对照模特”，并把表里的“胸围”一栏挪到了后面。结果：改后四周里，退换原因里“偏大”的记录少了，“偏小”没有变。最后一行她写了不灵的情形：有几位客人是替家人买的，这一句话帮不上。

沈岚第二天回了话。她照着改了自己的页面，一个星期后说：对她灵一半。她的客人里小个子很多，“身高体重”这一栏他们自己也报不准，退换原因没怎么变。她补了一句自己的发现：这批客人更习惯拿自己最合身的一件衣服去量，页面上加一句“拿你最合身的那件平铺量一下”，比报身高体重更有用。

一条做法在两个人手里走了一圈，长出了一条条件更清楚的认识：对于“客人不量尺寸”这个结，要看客人是不是报得准自己的数字，报不准的，让他拿衣服量。这条认识不在小满的材料里，也不在沈岚的材料里，在她们之间。这就是类我知识的样子：哪一个人单独都长不出来，要两个缠着同一个结的人互相接力。

◆ 社区的另一种死法

还有一种死法要提前说一下：社区变成答题处。

一个人问，一个人答，答完走人，没有谁回来说灵不灵，也没有谁在别人的答案上再加一笔。这样的地方人气可以很旺，因为问题多，答案快，可它只是公共知识换了一个窗口在发放。判断一个社区是活的类我社区，还是答题处，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看有没有人回来。第一个人用了别人的做法之后，有没有回到原帖说一句结果，有没有把改动写出来。回来的人多，这一桌就在吃饭；回来的人少，这一桌只是路过。

◆ 为什么不能让大模型代替这一层

这里有一个平台特有的诱惑，要单独说。

有了 ChatSDE，有了大模型，一个人完全可以直接问：“像我这样的小店，一般怎么处理尺码退换？”模型会答得头头是道，好像它把所有的沈岚都见过。那么，还要社区做什么？

答案在第 27 章里：类我知识的来路，是从几个具体的人身上**往上聚**起来的，不是从大数据里**往下切**出来的。模型回答的“像你这样的小店一般怎么做”，是把几乎全人类写下来的东西压缩之后，按你给的条件切一刀。这样切出来的东西，有用，却是公共知识的一个切片。它没有哪个人在哪一个周六真的试过，也没有哪个人回来说一句“我这里不灵”。

换成学校里的话：模型能给你一份“食堂里各桌常聊的话题”的汇总，却没法替你坐到那一桌。汇总里没有沈岚。所以平台上的类我层，必须是真人、真事、真试过，这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也是它最容易被稀释的地方，第 50 章会回来谈。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三、第五和第六条承重命题上。

第三条说，知识的谱系就是社区性。平台的社区层把“社区”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进出的地方：半径可以只有两个人，沈岚和小满，也可以长到几十人几百人，只要那个结还缠着。第五条说，往下走经过类我，往回流也经过类我，所以社区是整条谱系的中段，下一章小满的材料从哪里借路，第 49 章她的发现从哪里验证，都要经过这里。第六条说，社区是平台里的类我知识，这一章把它的条件说清了。

必须如实交代的是现状。社区这一层，平台上是有的（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取）：首页的第三个入口，页面题为“SDE 社区 · 群聊与私聊”，有群聊、私聊、会议室、公开的讨论广场、一条可以发文字和图片的社区动态，还有通讯录；页面说，群和私聊只有成员看得见。进门要输入名字和入口密码，密码向学员发放，名字须与学员名录一致，所以它目前不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地方。成员有多少、每天有多少人说话，页面没有写〔待核〕。另有一种叫“候选卡”的东西：要填三栏，核心命题（约五十字）、它区分了什么、什么时候算它错了的可检验标准；发出之后，别人在七十二小时内可以反驳；页面特别说明，候选卡不是发帖。

按本章的判据看这些，怎么算？候选卡把“什么时候算错”写成必填，与上面表格最后一行是同一个精神，是个好的开头；可它交的是命题，不是“我的难题、我的条件、我的做法”。群聊和动态，可以聊成一桌，也可以只是一个热闹的群，光看页面分不出来。凭学员名录进门，更像是按身份分，而不是按结聚。所以结论只能是：平台提供了让人相遇的场地，它是不是类我社区，要看里面发生的事，也就是本章的那三条。这一章写的是这一层应当是什么，以及怎样判断它是不是，不是对它日常运转的报道。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相似的人那么少，平台上凑得起一个社区吗？沈岚这样的人，在食堂里碰上是运气，在平台上就不是运气了吗？

回答：这是这一层最难的地方，也是实情。结是很具体的东西，同一个结缠在多少人身上，决定了社区能长多大。一个具体的结下面，人数可能是零。第 30 章

说过，六个人就可以是一个类我社区，这说明门槛不高，可也说明：平台能提供的是让相似者更容易相遇的地方，提供不了相似者本身。若某个结下面真的只有一个人，那这个人的路就是直接从公共走到自己，隔得远一些，走得慢一些，也没有别的办法。本书不拿“平台有社区”当作结已经相遇的证据。

第二条反驳：把自己的做法、条件、结果都拿出来，不怕被同行抄走，不怕泄露店里的事吗？

回答：这个顾虑是对的，而且拿多少出来，应当由本人定。类我帖要的是条件和做法，不是客户名单和进货价；一个人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材料留在自己的知识库里，只拿出一层去掉了私人信息的东西。这正是三层的好处：未经提炼的材料留在“我”这一层，社区里流动的是提炼之后的、带条件的认识。至于平台怎样保证材料不外流、帖子归谁，是平台要回答的问题，也牵到第 198 号讲的来源链和所有，本书不替它回答。能查到的只有两句：社区页说群与私聊只有成员看得见，那是对现有功能的说明；介绍页说应当提供私有、团队、公共三种空间，默认不公开，那是“应当”的目标。帖子的归属和材料的外流，页面没有细说〔待核〕。

第三条反驳：你说社区靠“吸引”聚人。吸引最强的地方是明星和大 V，一个人说话，千万人跟着。这算类我社区吗？

回答：不算。千万人围着一个人转，是统一换了一张脸：中间有一个显露，大家向它看齐。类我社区里的吸引是横向的，沈岚被小满吸引，是因为小满说出了她自己的结，小满也被沈岚的补充吸引，每个人既拿又给。判断的办法同样简单：一个社区里，是不是多数成员都有过“被别人的做法改了自己的做法”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改别人，别人从不改他，那不是一桌饭，是一个讲台。

> 带走的话
>
> 食堂里把人聚到一桌的，不是行当，是此刻手上同一件事；平台上的社区，也是这样的一桌桌，不是一个个名号。

小 账

承重句 ——社区是平台里的类我知识层，以难题入、以结聚、拿出带条件的做法、靠迁移检验、可退可多，读作吸引

分离线 ——相对按身份分的行业群与按标签推荐的统一：相对大模型代答的“像你的人一般怎么做”：那是往下切的公共切片，不是往上聚的类我

作废条件 ——若平台社区里的帖子绝大多数既无条件、也无不灵的回报，或不是真人试过，则这一层不成立，只是一个热闹的群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一条合格类我帖的五个字段

48

第 48 章

ChatSDE 的 RAG：我的知识

本章之问　在平台的最后一层，“我”是怎样发生的？一个对话框，凭什么长出只属于我的认识，而不是一篇替我写好的文章？

一张自己的桌子

校友日的晚上，聚餐散了，小满没有马上走。教学楼的晚自习教室还亮着灯，她推门进去，找了一张靠窗的课桌坐下。这不是她当年的那张，那一批桌子早换了，只是桌面还是同一种绿漆，抽屉还是同一个位置。

她想起高中时的桌面。图书馆里的书，谁借都一样；食堂里说的话，是一桌人的。只有这张桌子上的东西，是她一个人的：摊开的课本，边上写满的字，一张草稿纸，划掉了三行，圈出一行，旁边画个箭头。同学看了，多半看不懂，那些缩写和箭头，只有她知道指的是什么。

她还记得一件小事。班上发的是同一本参考书，每人一本，字一模一样。可期末前同学互相借来看，借到她的那本，翻几页就还了：“你这本我看不进去。”不是书不好，是她那一本的边上全是她自己的字。同一本书，边上有了你的字，就变成了你的那一本。

她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打开了 ChatSDE，翻到她的知识库。里面有她存进去的东西：每一笔退换的登记，订单号、尺码、客人报的身高体重、退换原因；

客服聊天里值得留的几十段；供应商打样的笔记；几个版本的尺码页，每一版上线的日期。再往上翻，是一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她和 ChatSDE 的一次长对话。她把那一晚重新看了一遍。

◆ 对话框不是问答机

先把问题摆明白。

大家对一个能对话的智能系统，通常的想象是问答机：你问，它答，答案来自“网上”或者来自它“学过的所有东西”。你问一句，别人也问同一句，得到的是同一个回答，回答越是一模一样，越被认为靠得住。这个想象和旧的知识观是一路的：答案是同一的，才算可靠。

本书要换一个看法。同一个问题，两个人来问，得到不同的回答，不是毛病，而是应该有的样子。小满问“我店里 M 码的退换为什么比 L 码高”，和沈岚问同一句话，答案本来就不该一样，因为两家店的客人、面料、页面都不同。能给出不同回答的前提，是系统手里有**她自己的材料**。

这就是 RAG 的白话意思：把自己的材料放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柜子；提问的时候，先从柜子里把相关的找出来，再让大模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回答。大模型是菜市场，什么都有；柜子是你自家的冰箱；做出来的是你家的菜（这一层的道理，卷九第 42 章讲过“我的锚”，这里只用，不重讲）。

◆ 先把实情说在前头

这一章的对话是构想，所以先把平台公开页面上能看到的说在前头（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取）。ChatSDE 的页面说，它检索全站文章与专著来作答，并给出站内出处，也能直接和你对谈 SDE；用的是使用者自己的模型密钥，只存在自己的浏览器里。页面没有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订单和聊天记录放进去。介绍页另有几句：ChatSDE 有长期记忆，使用者有“问题账户”，把长期的问题记成有版本、有提醒的东西；个人知识库被列为会员权益之一，“私有知识、专属智能体”排在第四

期的规划里；上传的私有材料，未经同意不得进入公共知识库。最后这几句是规则的写法，是否已全部实现，我们没有逐项试过〔待核〕。

所以，下面小满的柜子和对话，请读作“一个个体 RAG 在 ChatSDE 里应当怎样用”，不要读作“今天的 ChatSDE 已经这样做了”。已经看得见的，是几根骨头：站内出处、长期记忆、问题账户。这个差别，读者要自己记着。

◆ 一个多月前的那个晚上

下面是我设想的一次对话。它是从机制推出来的构想，不是对 ChatSDE 实际运行的逐字记录；平台的实际表现，以它自己的页面为准〔待核〕。

小满问：“我店里 M 码的退换比 L 码高很多，为什么？”

系统没有急着答。它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翻她的柜子。从她的登记表里，把 M 码的退换单挑出来，看客人填的身高体重分布。分布并不集中在哪一段，M 码的客人，身高体重和 L 码客人差不多。这说明退换的原因不在“M 码选错了人”，至少不只在这里。

第二件，调公共的知识。它拿出一般的说法：尺码偏差常见的原因有哪几种，服饰电商里模特图和实物的落差怎样影响下单。这些是“我们的知识”，来自大模型，也来自网站上摆出来的方法。

第三件，它问了她一个她没有想到的问题：“退换 M 码的这些客人里，有多少是第一次在你店里买的？”

小满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有按“新客老客”拆过那张表。她回头去查，一查才发现：M 码的退换单里，八成以上是新客；老客买 M 码，几乎不退。

这一问，是整次对话的转折。它没有给她一个结论，而是把她的材料换了一个切法，结果，原来缠在一起的几样东西松开了：M 码本身没有问题，M 码是新客的默认选择，而新客最依赖模特图，也最不了解这家店的尺码偏不偏。于是她得到了一条只属于她这家店的认识：**这家店的 M 码退换，主要不是尺码问题，而是新客太依赖模特图的问题**。

她接着往下问：“那怎么办？”系统没有替她写一个完整的页面，它列出几种可能的做法，让她按自己的店挑，她选了最省事的一种：在尺码页最顶上放一句话，请客人先看自己的身高体重，不要对照模特，并把表里的“胸围”一栏挪到后面。她当晚改了页面。

四周以后，她回到对话里，把结果告诉系统：退换原因里“偏大”的记录少了，“偏小”没变。系统把这一段记进她的柜子，又提醒她：登记表里还没有“是否新客”这一栏，下次不好直接对比。她就加了一栏。

◆ SDE 怎样看：从一团材料到一条认识，再回头改写材料

先交代一件容易混的事。第 46 到 50 章，把平台的三部分读作 S（网站）、D（ChatSDE）、E（社区），那是在读“平台这一整条谱系”怎样分工。这一节读的是“ChatSDE 里一个人的一次发生”，在它的内部，材料是 E，对话是 D，认识是 S。两层读法是分开的：一个管平台怎样分工，一个管一次发生怎样走，不要叠在一起去套。

用 SDE 的词，把这一晚拆开。

她的柜子里那一堆东西，订单、聊天、打样笔记、几版页面，缠在一起，互相影响，是一团**特征纠缠**（E）。这团东西以前就在，她也天天在用，可是它没有被说出来，所谓“感觉退换有点高”，就是这团纠缠压在她身上的样子。

对话是一串**差异序列**（D）。我们把 ChatSDE 的模态发生读作 D：一问一答，每一轮和上一轮不同。先看分布，再看公共的说法，再换一个切法按新客拆，一轮换一个角度，每一轮都从上一轮的结果往前走。最后，那条认识**显露**（S）出来：“主要不是尺码问题，是新客依赖模特图。”这一晚走的路径，是 E→D→S，和第 29 章里许秀英第二步的次序相同：先有一团纠缠，再靠一串差异把它理开，最后落成一个显露。

接下来更要紧的一步，是回头。认识落成之后，没有停在对话框里，而是缠回了她的整个做法：尺码页改了，登记表多了一栏，以后每一笔订单的记录方式都变

了。这就是**回写**，是第 29 章第四步那个 S→E→D：新的显露回头改写纠缠，纠缠改变了往后每一天的差异序列。一条认识是不是“我的”，不在于它是怎样漂亮地说出来的，而在于它有没有让她的东西变了样。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分清。一款笔记软件，也能把她的材料存得整整齐齐，可它只会存，不会“问回来”。没有那一问，新客老客这一刀就切不出来。一般的聊天机器人，也能回答得头头是道，可它没有这个柜子，说出来的是对所有人的话。RAG 管“这是谁的”，大模型管“公共的东西有什么”，SDE 的做法管“怎样一步步发生”。三样缺一个，这一晚都发生不了，这是卷九第 44 章的结论，这里借来一用。

◆ 柜子里最值钱的，是没成的那几版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一晚能把“新客”这一刀切出来，靠的不是她成功的页面，而是她柜子里那几个没成的版本。她存了几版尺码页，其中两版上线之后退换没有动，她当时很沮丧，差点删掉。系统在对话里把这几版摆在一起，问她：这三版有什么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三版都在换图、换文案，没有一版动过“客人是谁”。这个观察，是她后来想到按新客拆的由头。

失败的记录，在公共知识里最容易被丢掉：说明书上只写有效的，教科书只收成立的。可在“我和我的历史”这个最小社区里，没成的那几版是最值钱的材料，因为它们精确地标出了她这家店“什么办法不灵”。第 28 章里许秀英本子上记下的“哪几天晕”，也是同一类东西。所以这一层有一个朴素的要求：不光存成功的，把没成的也存进去。柜子里没有失败，系统就只能顺着成功的方向猜，猜出来的，是公共知识的平均。

◆ 这条认识接下来去哪里

小满那天晚上在教室里坐了很久，最后合上电脑，想的是另一件事：这条认识现在是“我的”，在她的柜子里，对她的店成立。可它会不会对别人也成立？沈岚的店面料不同，客人不同，说不定一半灵一半不灵。要知道，得拿给像她的人试。

试出来的，又可能是一条比她这一条更好的认识。而试过以后，如果真的有用，它值不值得放到网站上，让更多不认识她的人也能用？

这三个问题，就是下一章要走的路。这一层是谱系的末端，也是回流的起点。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四条和第六条承重命题上。

第四条的判据是：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小满得到的这条认识，对效半径就是她这一家店、她这一批客人、她这一个季度的面料。把它说成“M 码退换主要是新客依赖模特图”，当作全行业的规律，就是半径被虚假放大；只说它对她这家店成立，半径刚好。这一层的认识，从来都应当带着“在我这里”几个字。

第六条把这一层放在谱系的末端：“我”在这里发生。第 33 章给我知识定的检验有两样：真的解决了难题，而且我因此改变了做法。这一晚都有了：退换原因里“偏大”的记录少了，页面和登记表都变了。如果只有一篇看上去很对的分析，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改变，按这个判据，它还不是她的知识。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关键的一问“是不是新客”，是系统问出来的。分析是模型做的，凭什么说这是她的知识，而不是模型的？

回答：先看这一问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她的柜子里来的：因为她的登记表里有“订单”这一栏，系统才可能想到按订单历史去拆。换一个人的柜子，同一个模型会问出别的问题。再看这一问之后发生了什么：是她自己去查，是她自己确认，是她自己改了页面，四周后又是她自己回来报告结果。机器说的那句话，在她动手之前什么都不是，一句好听的话而已；在她改了页面、数据动了之后，它才成了她的认识。如果她只是让系统写一版漂亮的尺码页文案，原样贴上去，没有查，没有改，没有回来报告，那就是第 35 章说的“被包装的共同知

识”，伪我知识。对话框里发生的东西，是不是“我知识”，看的是那个人有没有被它改变。

第二条反驳：她把这么长一段材料都放进了平台。这个柜子到底是谁的？万一她想走呢？

回答：这是这一层的命门。第 39 章讲过，能回写、能退出，是新“我们”的判据；放在一个人和平台之间，也是一样。“我的锚”只有在她拿得走、删得掉的时候才是她的。平台是否让用户导出自己的材料，是否承诺不拿它做别的用，这些是平台要作答的问题，本书不能替它答。介绍页写到的，是用户应当知道哪些对话被保存、哪些用来改进智能体、哪些进入公共知识库，以及默认不公开；导出或删除的办法没有写〔待核〕。ChatSDE 的页面则说，使用者的密钥只存在自己的浏览器里。这里只立一条判据：一个让人走不出去的柜子，不管它多好用，都不是“我的”，只是又一种方式的被吃掉。

第三条反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长段登记表。一个新手，柜子是空的，这一层怎么发生？

回答：对，空柜子发生不了这样的事。这一晚能发生，是因为小满有长长一段登记，也就是第 28 章说的“我和我的历史”，历史越长、越细，这一层能做的越多。柜子很空的时候，ChatSDE 的回答会靠近公共知识，也就是菜市场卖的菜；它能做的，是帮着人把“从今天起该记什么”想清楚，就像第 28 章里刘医生让许秀英买一个本子。我知识不是对话框里变出来的，它是日子攒出来的，系统只是让攒下来的东西能被问回来。

> **带走的话**
>
> 同一本书，边上有了你的字，就是你的那一本；平台最后一层要做的，是让那些字能被问回来，再让问回来的东西，改写你的做法。

小 账

承重句 ——ChatSDE 里的 RAG 是谱系的末端，“我”在这里发生：自己的材料（E）经一串追问（D）落成一条认识（S），再回写到做法与材料里

分离线 ——相对“问答机”的同一答案观：同一问题因材料不同而答案不同是应当的；相对笔记软件与无锚的聊天：只存不问、只答不属于谁

作废条件 ——若用户在对话框里得到的认识，大多没有引起任何做法或材料的改变，或材料无法带走，则这一层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小满的“新客”一问，以及登记表里新加的那一栏

49

第 49 章

倒过来读：回流

本章之问　小满在 ChatSDE 里长出的那条认识，怎样才能走出她的柜子，经过类我的检验，变成网站上别人也能用的公共知识？走通了，凭什么看得出来？

靠门的那个小书架

校友日第二天上午，小满去图书馆还一张她自己早就忘了的借书卡，邓老师在柜台后面接过去，顺手指了指门边的一个小书架。

书架只有三层，书脊都很薄，不像书，更像小册子。架子侧面贴着一张纸，字是邓老师写的，写着“校友文库”。她抽出一本：一位毕业了的学长写的《怎样在宿舍里把一盆花养活》，二十来页，油印的，封面上有名字。翻到最后，夹着两张纸条，是两个同学写的：“照做了，我的叶子没黄。”“阳台朝北的不行，要加灯。”

邓老师说，这个架子上的册子，收进来要三样：署名；写清楚是在什么条件下做出来的；至少两个同学照着试过，留了话。他又补了一句：“这一架不是我挑的。是食堂里先传一遍，传得动的，才拿到我这里。”

小满站在那里，把这句话在心里倒了一遍。一张书桌上的笔记，拿到食堂里被同学试，试过了写上条件，才进图书馆。路是从书桌走到食堂，再走到书架的。她

前两天在学校里走的方向，是从图书馆到食堂再到书桌；这个小书架，是反着走的。

◆ 往下走过了，还要往回走

前面三章，走的都是往下的一段：网站的公共知识，到社区的类我知识，到 ChatSDE 里的我知识。这是第五条承重命题的前一半，“我”的诞生。命题还有后一半：往回流，从我知识经过类我，回到公共知识，这是“我们”的新生。本章把平台倒过来读一遍。

先把问题说清楚。一个人长出了一条“我的知识”，它能去哪儿？旧的想法大体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自己手里，当作私人的诀窍，不拿出来；另一条是直接发出去，发到网上，谁看到谁用，发出去就算“公共”了。第一条路，“我”越来越关进自己的知识里，这是第 36 章说的只往下走的危险。第二条路，一个人在自己店里管用的东西，一下子被当作通用的规律，这是第 24 章说的“私见冒充规律”。两条路少的是同一样东西：中间那一道检验。

所以回流不是“发出去”，也不是“交出去”，而是**一段一段地把半径挣大**。

◆ SDE 怎样看：一站一站倒读

用小满那条认识，把回流的几站摆出来：

站	发生什么	过什么关	最可能的走偏
一　柜子	认识落成，已改了做法（第 48 章）	对效：做法真的变了	没改，只是一篇好看的分析
二　整理	抽成带条件的一条，去掉私人信息	条件讲清，不灵的情形交出	只剩结论，没有条件
三　社区	相似的人拿去试，回报灵与不灵	迁移：在别人那里能不能搬过去	全是“谢谢分享”
四　改写	条件被别人的情形改写	边界变清楚	作者不肯改

站	发生什么	过什么关	最可能的走偏
五　上站	成为网站上一条带署名、带条件、带来路的说明	比社区更严的一关：可复核	没人把关，或一股脑全上
六　被用	别人从公共层调到它，小满自己再问时起点已变	真被人用过	上了站，没人读

六站里，第一站在第 48 章已经走完了，下面从第二站说起。

小满把那条认识整理成帖子，是第 47 章里那一条：难题，条件，做法，结果，不灵的情形。她把客户名单、进货价这些私人的东西留在了柜子里，拿出去的是提炼过的一层。

沈岚试了，回报“灵一半”，补了“拿你最合身的那件平铺量一下”。这时社区里另一位做大码女装的店主，我们叫她阿荷，也试了，回报说：在她那里不灵。大码的客人不缺数字，缺的是肩宽和袖长，页面上放“请先看身高体重”，她的客人看了还是退。三个人的回报放在一起，那条认识的边界清楚了：它对“客人偏轻薄款、中小体型、多是新客、报得出自己数字”的店灵；对“客人拿衣服量更准”的店要换一句话；对大码、要看肩袖的店，是另一个结，要另找办法。

这一幕，用三原理读最清楚。三原理说，两样东西顶住，会推动第三样改变。小满的新写法（显露，S）撞上了阿荷的客人（纠缠，E），两边顶住了；被推动的，是第三维，差异序列（D）：条件的那几句话被一条条补进去，这条认识才变成现在的样子。顶住的那一下，就是检验；条件，是检验留下的伤疤，也是它的价值。

第五站是上站，这一站最重，也是现状最需要交代的。网站现在摆着的主体是专著和专栏，社区检验过的东西以什么形式上站、放在哪个栏目、署谁的名、谁来把关，我们没有拿到确定的东西〔待核〕。平台上站前有一道人工把关的程序，这件事只能算听说〔待核〕。所以这一站，本书只写它**应当怎样**，不写它**已经怎样**。

眼下能看到的，只有两样近亲，都不等于这一站。一样是社区里的“候选卡”（第 47 章）：必填“什么时候算错”，别人有七十二小时反驳。它把检验的

精神摆出来了，可它走完之后去哪儿，页面没有说。另一样是站上的“出处账本”：公开记着 ChatSDE 答题时调了哪篇文章、归在谁名下、什么时候调的；每条答案旁有一个“这一答我用上了”的按钮，按一下，账上多一个确认，累计出一个数字（页面自述）。这是第六站“被用”的一个雏形：东西被谁用上了，有账可查。但账本记的是站上已有的文章被调用，不是社区检验过的认识被写进站里，所以它是“来路”的账，还不是“回流”的账。还要提醒一句：这样的数字，一旦被拿去给作者排名，就违背了下一章要立的规矩，读数是看路通不通的，不是给走路的人打分的。

应当怎样？上去的东西，和小满柜子里的那一条，有三处不同。一，**去掉了只属于她的**：客户的名字，她店里的数字，不上站。二，**加上了条件**：它不再是“M 码退换主要是新客依赖模特图”，而是“在什么样的店、什么样的客人里，M 码退换主要是新客依赖模特图，不是这样的店另当别论”。三，**带上了来路**：这条说明是怎样发生的，谁提出的，谁改写的，在哪个社区试过，哪一天上站，将来被谁改过。第 198 号讲过，知识要为别人生产，就必须有来源链；回流的这一站，是把来源链接回去。

第六站是闭环。一个月以后，另一位从没见过小满的新店主，在网站上读到这条说明，或者在自己的 ChatSDE 里调公共知识时，系统把它调了出来。再往后，小满自己有一天又来问尺码，系统摆在她面前的公共部分里，多了一条：是她的，也是沈岚的、阿荷的，比她当初那一条好。**她的认识回来了，变成了别人起点的一部分，也变成了她自己下一次的起点**。这就是第 38 章说的“我们”的新生：不断被“我”更新的“我们”。

◆ 正着走和倒着走，不是镜子里的两个影子

读到这里，容易以为倒读不过是把正读反过来放一遍。不是，它们至少有三处不对称。

第一，**快慢不同**。往下走可以很快，小满在一个晚上就得到了那条认识，因为路上有现成的根和现成的材料。往回流必须慢，因为每一站都要等别人：等沈岚试

一周，等阿荷回话，等有人把关。快的一头在“我”，慢的一头在“我们”，这是正常的。倒是要警惕反过来的情形，一条刚在一个人身上灵了一次的做法，三天后就出现在公共层，这不是回流快，而是检验被跳过去了。

第二，**损耗不同**。往下走，公共知识到了她手里，几乎不会变少，她可以取走一部分，根还在原处。往回流，每一站都会掉东西：私人信息去掉，没被验证的说法去掉，条件写进去之后，普遍性会变小。上站的那一条，比她柜子里那一条窄，也比她当初想象的更可靠。窄一点，就是挣来的价钱。

第三，**不走完也有价值**。往下走，走到一半就能用；往回流，走到哪一站，就在哪一站有一份价值。认识停在第三站，社区里几个人都能用，已经是一份类我知识；停在第一站，是她自己的我知识。不是所有认识都要上站，也不该都上站，第 40 章要划的界线之一，就是公共层不可以变成一个所有私人经验的堆放处。

◆ 怎样看出回流发生过

回流如果真的发生，会留下一些别人能看见的痕迹，不需要听谁说“我们做到了”。

第一，帖子里有“不灵的情形”，而且回报里有人说“在我这里不行”。第二，一条做法有版本，第二版比第一版多了条件，改的人署了名。第三，上站的说明后面，能追到它是在哪个社区、经过几个人试过的。第四，有人读到站上的说明之后，回到社区里报告自己的结果，也就是第 47 章说的“有人回来”。四样里缺得越多，越说明走的是单程；齐了，才叫一条往返的路。这些痕迹在平台上现在有多少，本书没有数字〔待核〕，所以只给出读法，不给读数。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五条承重命题上，尤其是它的后半：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

往下走，靠的是借路：每一层的社区更小，半径更窄。往回流，靠的是检验：每一站半径更大，每扩一步都要有证据。第 24 章讲过两种错位，半径被强制放大，半径被虚假放大。回流正好是它们的反面：半径被一步一步**挣**大。小满的认识先在她一家店里成立，再在沈岚那里成立一半，在阿荷那里划出边界，然后才上站，进入一个更大的社区。它的半径等于它的对效半径，一寸不多，一寸不少。这样放大的公共知识，才不是“同一性”，而是一条带着条件的新枝。

这里也回应了前言里的一个担心：如果“我的知识”一旦被承认，人们各自关进自己的知识里，不再回流，那第五条命题就没有成立。这一章给出的是回流成立时的样子，也等于给了作废条件：这条路若走不通，命题就是一个愿望。下一章会把这一点摊开说。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什么都要经过这么多关，才有资格进公共知识，最后上去的，岂不全是磨平了的通用结论？个性不是又被磨掉了吗？

回答：磨平的是平均，回流上去的不是平均。小满的这一条，上站之后仍然带着条件：只对什么样的店成立，阿荷那样的店不在其中。公共层因此长出了一个新枝，而不是把所有枝都削成一样粗。对比一下旧的路：一本权威的书，写一句“尺码页应当如何如何”，对所有的店一刀切。这一条不是。公共知识变得更厚，而不是更一。第 22 章说过，同一性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的特例；回流上来的东西，大多数永远是特例，它们应当带着特例的牌子上架。

第二条反驳：整理、去身份、等人试、改写、上站，每一步都费功夫。小满凭什么愿意做？而守上站那道门的人，会不会成为新的权力？

回答：这两个问题都是真问题。先说动力。小满做这些事的好处，是她的认识被检验后更好了，沈岚和阿荷替她补上了她自己看不到的边界，署名也留下了；但这是我们推出来的理由，平台上人们是否真的这样想、这样做，要看数据〔待核〕。再说守门。凡有门，就有人站在门边，这是难免的；能做的是让门的规矩摆在明处，让被拒的人知道为什么，让上站的东西本身可以被后来的人改写，也就是

第 46 章说的“公共层也会改”。如果一道门既不公开规矩，又不接受后人改动，那它守的就不再是谱系，而是一座新的围墙，这在第 39 章是要被判为“换一种方式吃掉我”的。

第三条反驳：这些整理、归纳的活，交给 ChatSDE 自动做不就行了？让它把社区里各人的做法汇总成一条，直接上站，岂不省事？

回答：汇总可以让机器做，检验不能。机器能把三个人的回报写成一段通顺的话，可“通顺”和“试过”是两回事。汇总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店里照着做过，没有一个人回来说“这里不行”，那是第 47 章说的“往下切”的公共切片，披着类我的外衣。机器可以帮着整理格式、对照条件、提醒漏了哪一栏，这样的帮忙很有价值；但“这条认识可不可以上去”的那一关，必须有真人的试和真人的回话垫底。回流的材料如果不是真人试出来的，回流就变成了公共知识自己和自己循环。

> 带走的话
>
> 回流不是把我的东西交出去，而是让它一站一站地被别人试过、改过，带着条件和来路，长成大家的一个新枝。

小账

承重句 ——回流是倒读的谱系：我知识经整理、社区检验、条件改写、上站、被用，半径一站站挣大，终点是公共层被改写

分离线 ——相对“私人诀窍”与“直接发出去”的两条旧路：缺的都是中间那道类我检验；相对一刀切的权威结论：上来的是带条件的新枝

作废条件 ——若平台上很长时间里没有一条认识完整走完“社区检验后上站”，或者上站的东西都不带条件与来路，回流之说不成立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回流六站表，以及“挣半径”的说法

50

第 50 章

为什么说它是最原始的模型

本章之问　凭什么说这个平台是“谱系发生的最原始模型”？“原始”是在夸它，还是在说它还很简陋？它最可能在哪里走偏？

校史馆里的第一年

离开学校之前，邓老师带小满上了二楼。图书馆楼上还有一间小屋，是校史馆，也归他管，一共两面墙。

最里面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黑白的，有点发黄。照片里是一间改成教室的旧仓库，砖墙，木梁。靠墙立着一排木书架，书不多，看得出来有十几本。屋子中间一张长桌，旁边的说明牌写着：中午作饭桌用。再往里，几张课桌歪歪斜斜地摆着。二十几个学生站在门口，脸看不清。下面一行小字：建校第一年。

邓老师说，这张照片他看了二十年，每次看都有同一个感想：那时候什么都小得可怜，三样东西却一样不缺，书架，饭桌，课桌。他指了指照片边上的另一页说明：那一年的学生中午在长桌上吃饭，说起哪道题怎么做、哪本书怎么读，说得有用的，晚上由值日的同学抄在门边的壁报上；老师看过，觉得靠得住的，周末再抄进书架旁边的册子里。反过来，册子里的好办法，第二天又会被拿到长桌上去说。

“这条路，”邓老师说，“那时候就有了。后来房子盖大了，没人记得它是第一年就有的。”

他又讲了另一件事。有一年，壁报没人写了，长桌上的人只吃饭不说话，学校就只剩两样：书架和课桌。书还是那些书，课桌上的人各读各的。“那几年，”他说，“学生考得不差，可是毕业以后没人回来看。”

小满看着照片，想到一个词：原始。

◆ “原始”是什么意思

先把问题摆明白。第六条承重命题说，SDE 知识发生平台是“谱系发生的最原始模型”。这个“最原始”很容易被误读，往两个方向误读都有。

一种误读是夸奖，以为“最原始”是“最根本”“最正宗”“别家都不如”。另一种误读是贬低，以为“最原始”是“粗糙”“不成熟”“还没做好”。本书取的是第三种意思：**第一个按双向谱系去设计的系统实例；原始在于它是起点，还会长**。

拆开说，有三层。其一，是**起点**：它是这类东西里较早的一个，后面的做法可以拿它做参照，也可以把它改掉。其二，是**最简**：三层各只有一个，网站、社区、ChatSDE，通道也各只有一条，像第一年的仓库教室，书架一排，长桌一张，课桌几张。其三，是**会长**：简，不是终点，层可以多，通道可以多，别人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个”这个说法要老实交代，而且要收两回。第一回，据我们能看到的，没有发现把“公共知识、类我社区、个人 RAG”三层用往下、往回两个方向的通道连成一个系统的同类，但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我们没有做过全面比较〔待核〕。第二回，就是下一节要摆出来的：按这个平台自己公开的页面，三层已经齐了，往回的那一半通道还没有看到走通的证据。所以本书说的“第一个”，是“第一个按双向谱系去设计的系统实例”，“做成”的另一半留待证明。本书因此把话说在判据上，不说在名次上。

判据是：**一个系统是不是谱系的模型，不看有几层，看层与层之间有没有两个方向的通道**。往下的通道，是公共知识能被调到我的材料上，再借类我的路；往回

的通道，是我的认识能经过类我的检验，回到公共层，并改写它。单有三层，不够。一部网络百科，一个讨论区，一款笔记软件，三层都有，可是彼此是三座孤岛：百科里的词条不知道谁在读，讨论区里的好办法不会进词条，笔记里的东西出不了笔记。第 36 章说的“只往下走”的危险，就是这样的情形。

◆ 平台怎样读作一条谱系

回看前面三章，通道在设想里各有一个落点。往下：网站摆出共同的词和根，多数书页下的“书生”智能体页把人引进对话；在 ChatSDE 里，公共的东西被调到一个人自己的材料上（第 48 章，那一段是“应当”）；社区则是中间那一层的借路（第 47 章）。往回：一个人的认识整理成带条件的帖子，在社区被试、被改写，再上站，成为公共层的新枝（第 49 章，同样是“应当”）。

放在 SDE 的读法里，网站是显露，ChatSDE 是差异序列的发生，社区是纠缠的吸引，这是我们读作的。三者怎样合成“我”的符号，也就是理念的分布、场、美，是卷十一的论证，这里只点到：平台之所以能是一条谱系，正因为这三样东西要在一个系统里互相接着。

◆ 通道通到哪儿：已见到的和没见到的

设想是一回事，页面是另一回事。下面照 2026 年 10 月 10 日读到的公开页面，把通道逐条对一遍。

往下的通道，有两段看得见。一段是网站到对话：ChatSDE 检索全站文章与专著来回答，并给出站内出处，出处还记进公开的出处账本。一段是网站到社区：社区页说，站内已有的文章只贴链接、不上传，别人点进去读的是最新一版，文章下面的讨论汇集在消息列表的顶部（页面自述）。没有看到的，是对话到“我自己的材料”：个人知识库在介绍页里是会员权益，私有知识排在第四期。

往回的通道，我们没有看到走通的证据。社区里有“候选卡”，但页面没有写它的去向；没有看到社区检验过的认识进入网站的做法，也没有看到网站内容被后来的人改写的记录（列表上的“修订稿”是出版一方的修订，不是读者的回流）；

出处账本记的是网站被用，不是回写。介绍页写的是“互相回写”，同一页也写明还没有完成。

首页的“三个入口，互不隶属”，可以有两种读法：三者平行、各自可单独使用；或者三者没有隶属关系，却不排斥互通。介绍页后面的说法显然是第二种意思，但页面只给了意图，没给通道的证据。

这样，用本章自己的判据去量，今天能说的是：公开页面上能确认的主要是网站这一层，往下的通道有雏形，往回的通道还要证明。“最原始”在这个意义上才站得住：它是起点，是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系统实例；还不是第一个已经证明双向通着的系统。

◆ 如实写出它的局限

一个模型被说成“原始”，最该做的事是自己先把短处写出来。下面几处，是平台最可能走偏的地方。

走偏	长什么样	早期征兆	该怎样读
社区太小	多数“结”下面没有第二个人	帖子发出去没有回话	看“有人回来报告结果”的帖子占比，不看总帖数
账号堆满机器生成的内容	柜子里、社区里、站上都是机器写的，没有人认领、回写	内容很多，条件很少，没有“不灵”的回报	看有多少条认识留下了做法被改的痕迹
回流不发生	只有往下走，平台成了高级的个性化消费	没有一条认识走完“社区检验后上站”	看完整走完的条数
公共层偏窄	站上多半出自一家，被当成全人类的公共	引用来回在同一批书里转	看有没有外部的材料与反对意见进来

逐条说。

社区太小。这是最现实的一条。类我社区靠结聚人，结越具体，同结的人越少。第 47 章已经说过：平台提供的是相遇的地方，提供不了相遇的人。社区现在

有多大〔待核〕，这个数字本书没有拿到；它目前凭学员名录和密码进门，也就是说，起点就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社区若始终很小，往回流的第二站、第三站就缺人，整条往回的路会在半途停住。这时平台还是一座带对话框的大图书馆，往下的一半成立，往回的一半不成立。

账号堆满机器生成的内容。这一条要说得严一点，因为它同时是前言里的第三个作废条件。有了大模型，生成一篇像样的“经验帖”几乎不花力气。如果柜子里存的是机器写的，社区里贴的是机器写的，站上收的也是机器写的，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为它试过、改过，那“我知识”就只是被包装过的公共知识，第 35 章的“三张脸”之一。这条短处，本书自己也在其中：这本书的结构、论证和文字，是智能体执笔的，前言里写明了。它靠的是承重命题出自一个人的口述，署名和责任落在他身上，每卷末尾写了〔待核〕和作废条件。这些只是减轻，不是免除。对平台也是一样，机器可以帮人整理，认领和回写必须是人的事。

回流不发生。这是最要命的一条，第 49 章已经给了它的作废条件。要是往下的路畅通，往回的路始终没有一例走完，那么这个平台就只是把“我们的知识”更好地分发给每个人，让每个人关进一个更舒服的自己的房间。这恰恰是第五条命题要防的东西。

公共层偏窄。第 46 章说过，书架上的书绝大多数出自一个学派。如果这一层长期只有一家之言，社区检验得再好，回流上去的东西，也只是在一家之内循环。药理学那样的大半径公共知识，是靠大模型的调用补上的，而大模型本身，是第 18 章说的“全人类社区被压缩成的一台机器”。平台没法替它负责。

◆ 读数怎么用

上面表格的最后一栏，是读数的读法。有一条要在这里说死：这些读数用来看平台长得怎样，不用来给人打分。不进考核，不用来给任何账号排名，也不拿它去评一个人的“我知识”值多少钱。读数一旦进了考核，人们就会为读数而写，“回来报告结果”变成任务，“不灵”变成可以被惩罚的话，社区会立刻变成第 47 章说的答题处。一个靠回报真话活着的系统，不能拿回报去排名。小满的那一句“在

我这里不灵”，如果会让她在平台上少得一点分，下一次她就不会说了，而那一句，恰恰是整条谱系里最值钱的一句话。读数只能用来看路通不通，不能拿来给走路的人打分。

◆ 起点，所以还会长

最后回到“起点”二字。

它会长，第一种长法是层数：类我之下还可以有更小的类我，一个大社区里可以分出几十桌。第二种是通道：社区之间也该有通道，沈岚的社区和另一个行业的社区，若缠着同一个结，应当能互相走动。第三种是别人也来做：本书不主张这是唯一的做法，更好的实现出现，第六条命题只会更站得住，因为它的内容是判据，不是某一个平台的名字。

也要写下作废条件：平台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若没有一例完整的回流，或者柜子里的“我知识”大多没有引起任何做法的变化，那“最原始的模型”这句话，就只剩一个愿望，应当退回去改成“一个设想”。

◆ 还有两件事，留给后面

这一章没有展开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谱系诞生为什么也是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当公共知识便宜得近乎免费，值钱的是“我的知识”，而“我的知识”怎样成为可以交换的东西，要靠类我社区里的检验来定价，这一层在第 55 章接着第 198 号的第五、六编讲。另一件是平台为什么能作为“我”的符号，也就是分布、场、美，留给卷十一。这里只提醒一句：不管将来这两件事怎样说，它们都建在“通道真的通着”这个前提上；通道若断了，后面的话都成了空话。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承重命题上，同时用到第五条。

小满回到自己的店。那条关于新客的认识，已经带着沈岚和阿荷的补充走了一圈。她没有觉得自己做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发现自己的店，第一次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连在了一条能走的路上。这条路很窄，很短，路上的人也不多，像照片里那间仓库。本书要说的是：窄不要紧，要紧的是路是双向的，而且有人在走。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自己的平台，自己说是“最原始的模型”，这不是自卖自夸吗？

回答：话是说在自己身上的，所以要格外小心，办法有三个。一，把话说在判据上，不说在名次上：所说的“第一”只是“据我们所见”；有没有两个方向的通道，是任何人都能去看的。二，把短处写在同一章里，这一章用了一半的篇幅。三，把作废条件写明白：若干条件成立，这句话就算错。一句话如果不给自己留下被驳倒的办法，才是自卖自夸。至于这些条件最后成不成立，本书写作时还没有答案〔待核〕。

第二条反驳：既然它这么简，回流还没验证，为什么不等做好了再讲？

回答：因为模型的用处，就是被拿来检验。照片里那间仓库，如果等盖好了大楼再讲，就没人知道壁报那条路是第一年就有的，也没人知道某一年它断了。一个还没做好的模型，把双向的路和它可能断的地方一起讲出来，别人才有东西可以指着说“这里不对”。等做好再讲，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少了一次走偏时能够发现的机会。

第三条反驳：现在的论坛加一个“分享到知识库”的按钮，也能做出三层。所谓“原始模型”，有什么独特？

回答：也许能。若它真的有往下和往回两个方向的通道，真的有类我的检验，真的把检验后的东西改写进公共层，那它同样是一条谱系，本书的命题因此多了一个例子，没有少。独特之处，不在“平台”二字上，在判据上：三层有几个，通道有几条。只有一座论坛加一个按钮，却没有人回来报告、没有检验、没有条件，那就是第三层的孤岛加了一座桥的图案，没有桥。

带走的话

原始，不是粗糙，也不是第一名，是第一年那间仓库：书架、长桌、课桌，一样不缺，一条路通着，还会长，也可能断。

小账

承重句 ——平台是谱系发生的最原始模型：据所见，第一个按“公共—类我—我”三层与往下、往回两个方向的通道去设计的系统实例；三层已齐、往下有雏形、往回待证；原始在于是起点、最简、会长

分离线 ——相对三层各自为政的百科、论坛、笔记：判据是两个方向的通道；相对“最好最正宗”的夸耀与“粗糙未成”的贬低：它是起点

作废条件 ——平台运行足够久而往回的通道始终没有一例完整回流，或“我知识”多由机器生成而无人认领回写，则本章结论退回为“一个设想”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四种走偏的表，以及“读数不进考核”这一条

卷 十 一

我的 SDE 化——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

本 卷 各 章

第 51 章 为什么“我”不能被描述

第 52 章 理念分布：网站与显露

第 53 章 理念场：ChatSDE 与模态发生

第 54 章 理念之美：社区与互相吸引

第 55 章 平台就是“我”的符号，也是知识经济的符号

51

第 51 章

为什么“我”不能被描述

本章之问　把一个人的五十年写成三千字、五千字、几万字，写得再准，为什么读的人还是不认识他？

一份写了两天的总结

周伯年今年七十三岁，读过导论的人已经认识他了：湘中一座小县城，看了五十年病，诊室角落里那只樟木箱装满医案。这一卷，他要走完平台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路。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里面的新人物也是构想的。

县中医药学会要出一本“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集”，每位老先生交一份“学术经验总结”，不少于三千字。表格寄到周伯年手里，他戴上老花镜，在诊室的空档里写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孙女周晓晴从省城回来过周末，二十六岁，在一家公司做数据整理。她把爷爷写的稿子从头读到尾，读得很认真，读完没有说话。

周伯年问：“怎么样？”

晓晴说：“爷爷，这上面每一句都对。”

“对就好。”

“可是，”晓晴把稿子放下，“这篇东西，方立叔也能写，隔壁县的郑伯伯也能写。”

周伯年愣了一下。方立是他带了十年的徒弟，现在四十一岁，在县中医院坐诊。稿子上写的是：以辨证论治为本，重视脾胃，注重扶正祛邪，衷中参西，主张因人制宜。他反过来想了想，这些话方立确实会说，郑伯伯也确实会说，说的还都是实话。

晓晴想了一个办法。她把三千字交给一个大模型，让它润色。不到一分钟，回来五千字，层次分明，引经据典，文笔比周伯年自己写的好得多，读起来活脱脱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晓晴念给爷爷听，念到一半，周伯年摆摆手。

“你别念了，”他说，“这个人我不认识。”

晓晴问他，那他觉得稿子里缺什么。周伯年想了很久，说：“病人刚坐下，我先不开口。我数他喘几口气，数完了才问第一句话。我这个习惯五十年了，是被一个人教坏的，也是被好几个人救回来的……这些，你叫我怎么写进‘学术特点’里去？”

他说完就不再往下说了。晓晴后来回忆，爷爷那天晚上没有睡好，在诊室里坐到很晚，也没有去翻樟木箱。

（说明一句：本卷不谈任何病怎么看、怎么治。周伯年的每一张方子，都是他在诊室里对着具体的人定的。这一卷借这位老中医，只为了看清楚一个人的“我”在哪里。）

◆ 描述的毛病在语言本身

把问题拎出来：三千字不对吗？五千字呢？再写到三万字呢？

旧的想法是：描述得不准，是因为描述得不够。简历太短，就写总结；总结太浅，就写传记；传记不够，就把五十年的医案都录进去，把所有谈话都录下来，再加一个“画像”。信息越多，越接近那个人。今天有了大模型，信息可以多到无穷，又能自动归纳，似乎“把一个人完整地描述出来”终于有了办法。

周伯年那天晚上的沉默，说明这条路有一个毛病，毛病不在量，在材料。

描述要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读得懂。要读得懂，用的就必须是大家都懂的词、大家都认的范畴。“辨证论治”“重视脾胃”“因人制宜”，每一个词都是大家的。用大家的词去装一个人，装进去的就是这个人身上与大家相同的那一部分。写得越精确，每一个词用得越地道，越像一份标准档案，里面的人就越像“一位老中医”，而不是周伯年。这就是章题要说的：描述用的是“我们”的语言，描述得越精确，“我”越少。

说得再日常一点。相亲的时候，媒人给你介绍对方：一米七五，本地人，有房有车，性格开朗，爱好旅游。每一条都是真的，你听完，仍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换一个人，也可以是这几条。你真正想知道的，是他说话前停不停一下，是他夸别人的时候是真夸还是顺口，是他一个人坐在车里的时候在想什么。这些条目里一样都没有。不是媒人偷懒，是这些东西，用“一米七五、有房有车”这类词，就是说不出来。

◆ SDE 怎样看：描述是压平了的显露

用 SDE 的词，可以把这个毛病看得更细一点。

导论说过，显露（S）是一件事摆出来、站得住的样子，稳定下来就成了结构；差异序列（D）是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特征纠缠（E）是很多东西缠在一起的那股劲。三方程说，三样互相生，谁也离不开谁。

一份描述，是一个很典型的显露。它稳定、清楚、可以抄、可以传。可它是怎么稳定下来的？是把后面的两样压掉了：把纠缠（E）展平成一条一条并列的条目，把序列（D）抽成一条一条的结论。周伯年“先数他喘几口气，再开口”，这句话在他身上是什么样子？它是一段有次序的做法（D）：先不说话，数，然后问第一句，问的是哪一句，要看刚才数出来的是什么；而这段做法又缠着一大团东西（E）：被他叫“教坏”的那个人，被救回来的那几次，他自己的脾气，县城里病人说话的习惯。这团东西抽成一句“注重望诊与问诊相结合”，条目留下了，序列和缠绕都没有了。

所以用三方程的话说，显露由差异序列和纠缠决定（S＝F(D,E)）。没有 D 和 E 的 S，是一张没有血的皮。你想从皮出发，把血补回来，不管补多少字，都还是在皮上补。这就是为什么“再写长一点”“再细一点”救不了：它在同一个层次上加量，而缺的是另外两样。

那么，“我”的符号应该是什么？本书这一卷的回答，来自七条承重命题的最后一条：最重要的是“我的 SDE 化”，也就是理念的我的主体性的 SDE 化；它的模型是“我的理念世界各种信息的分布、场、美”，也就是三号位形成的系统；它的符号不是几万字的描述，而是一个理念分布、一个理念场、一个理念的美价值。

先把“三号位”说一句白话。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第三编，第 19—24 章）讲，主体间性不是两个站好的人之间架起的一座桥，而是在三号位上慢慢长出来的一场发生；分布、场、美是这个位置的三层，三层一起加厚，不是三级台阶〔据该书页面转述，已对页面核；页面未逐一定义三个词，下面三章对它们的读法是本书的借用〕。本卷把这个想法用到一个人的理念世界上：一个人的理念，在三号位上有分布，有场，有美。三者各是什么，下面三章分别讲：

分布，是我的理念摆在哪里，哪里密，哪里疏，看得见，查得到（第 52 章）。场，是新问题一进来，我的整个体系怎样把它重新排布，生出一个新回答（第 53 章）。美，是和我相像的人，为什么自己靠过来（第 54 章）。

这三样在 SDE 平台上各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网站是理念分布，是显露；ChatSDE 是理念的模态发生；社区是理念之美，是互相吸引。至于三者怎样对应显露、差异序列、纠缠，本书按默认口径，读作网站对 S，ChatSDE 对 D，社区对 E。这是“我们读作”，不是别人替这三样东西盖的章。

◆ 堆出来的分布，算不算“我”

写到这里，一个尖锐的问题必须马上提出来，因为整卷的可信与否都压在上面。

如果“我”的符号是分布，那么，一个账号里堆满了机器生成的东西，难道没有分布吗？有。几千篇文章，有主题，有疏密，有链接，查得到。要是一个人让机器替他写出一整个“周伯年学术体系”，上网，分类，打标签，从外面看，同样是一个漂漂亮亮的理念分布。那它是不是“我”？

不是。可凭什么说不是？不能凭“机器写的”三个字，这一点下面的反驳里还要回答。要凭一个可以检验的东西。本书给四条，它们都不是看内容像不像，而是看这个分布与一个活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回写。这些内容有没有被后来的事改过？周伯年的一条札记，写下时是一个判断，半年后在诊室里碰了壁，他回来改了一笔，旧稿留着，改的原因写在旁边。这样的痕迹是时间留下的，一口气生成的内容没有。**认领**。他能不能当面说清哪条是自己的，哪条是借来的，哪条是机器替他拟的、他看过认下的，哪条他不认？认领不是署名，是在被问到的时候答得出来。**改变做法**。这些内容有没有让他做事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分布如果对它的主人毫无影响，那它就是一份展品，不是一个“我”。**自来回访**。没有被推送、没有被付费拉来，有没有人自己回来，带着新的情况，甚至带着反驳？

四条放进一张表里：

	堆出来的分布	活的理念分布
回写	一次成型，没有改动的痕迹	有旧稿、有改痕、有改的原因
认领	主人说不清哪些是自己的	主人能当面分出：我的、借的、机器拟我认的
改变做法	主人的做法与它无关	主人的做法因它改过，改过的地方能指给你看
自来回访	靠推送和购买来人，来了不再来	有人自己回来，带来新情况，也带来反驳

要注意几点。第一，四条必须一起看。单拿一条，都能作假：改痕可以伪造，回访可以买。可是要同时伪造四条，而且伪造得前后连贯、一年两年不露馅，就等于要真的活出一个人来，那时它也就不是伪造了。第二，这四条看的是来路和去处，不是用不用机器。第三，这四条是用来分辨的读数，不是拿来考核人的指标。

一旦有人把“回访次数”写进评优评先，人们就会去拉人头，读数立刻失真。这一点，第 54 章还要再说。

◆ 回到命题：从描述到符号

这一章落在第七条承重命题上：我的符号，是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不是一段几万字的描述。它也用到第六条：平台上的三样东西，是这三个符号的落脚处。

同时，它在回应第一条。第一条说，今天的人在自我世界里“我”越来越强，在现实世界里“我”被“我们”吃掉。被吃掉的方式之一，就是“我”被写成了表格、档案、画像：一份又一份用“我们”的词写成的描述。描述的体系越发达，“我”越容易被当作一个条目的集合。要不被吃，不能指望再写一份更好的描述，要换一种符号。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你说“我”不能被描述，可你这一章不正在描述周伯年吗？本书也在描述“分布、场、美”，这岂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回答：这一章并没有说“我”不能被说，说的是“我”不能只被一份描述装下。本书对周伯年的描述，是为了指出描述哪里装不下，用来指路，不用来替代。分布、场、美也是词，也在用“我们”的语言；它们和“辨证论治”这类词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不是在给周伯年填条目，而是在指出三个地方：去哪里看他摆出来的东西，去哪里看他对新问题怎么反应，去哪里看有谁自己走到他身边。一个词指向的是一个可以去看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已经装满的盒子，这个词就还没有把人压平。

第二条反驳：四条判据都能演。认领可以事先背好，改痕可以编，回访可以请人。你拿一套可演的东西去分辨真假，意义何在？

回答：单条确实可演，所以第一要求四条合看，第二要求在时间里看。演一年容易，连演三年、前后改痕之间互相咬合、每次被问到的认领都对得上、回访的人带来的新情况又真的改动了他的做法，这样的“演”已经和“活”没有区别了。第三，本书不拿这四条当奖惩的依据：没有名额、没有职称、没有排名挂在它上面，作假的好处就小得多。第四，我们也承认它有失手的可能，作废条件写在下面：若有一类账号能稳定地同时满足四条，而它的主人确实不存在，这套判据就要重做。

第三条反驳：周伯年的稿子被大模型润色，如果他读后认下、再按自己的话改过，那不就是机器参与了“我”？按你的说法，这算不算“堆出来”？

回答：不算。第一版机器稿他没有认，所以不是他的；如果他读完，改掉三处，把“我不认识这个人”的地方划掉，换上自己的话，那就是他认领的稿子，里面有机器出的力，也有他的回写。本书从头到尾说的“复合主体”，就是一个人和机器一起做事，只是责任和认领落在人身上。所以判据看的不是谁动了笔，而是谁认、谁改、谁因此变了。

> 带走的话
>
> 一个人写得再全，那还是“别人眼里的他”；“我”要靠三样东西在场：摆在那里的分布，遇到新事能重排的场，以及自己走来的人。

小账

承重句 ——“我”不能被描述，描述是压掉了序列和纠缠的显露；“我”的符号是分布、场、美；判分布真伪看回写、认领、改变做法、自来回访四条，合看

分离线 ——相对“完整画像／数字孪生”一类想用更多信息逼近“我”的路线：加量不补缺；相对只看“是不是机器写的”的做法：看来路和去处

作废条件 ——若有稳定同时满足四条的账号而其主人并不存在，或有大量真人同时不满足四条却显然是真的“我”，这套判据要重做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四条防伪判据表，以及“先数他喘几口气”这一句写不进总结的话

52

第 52 章

理念分布：网站与显露

本章之问　把樟木箱里的东西搬到网站上，只是换了个地方放吗？

一张全景图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接着上一章往下说。

那次“不认识这个人”的晚上过去一个多月，周晓晴又回了县城。她带来的不是更好的稿子，而是一个提议：把樟木箱里的东西，一部分放到 SDE 平台上去。

周伯年一口回绝。他的理由很实在：医案里是病人，一个一个活着的人，名字、住址、毛病，哪一样都不是他能拿出去给别人看的。晓晴说，不放病人，放你的想法。他又说：我的想法都长在病人身上，剥下来就不是想法了。晓晴没有争，只是说，那先让我看看箱子里有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晓晴和方立坐在诊室里翻箱子。箱子里是一百多本医案，纸张从发黄发脆到相对新的都有，笔迹也在变：年轻时一笔一画，后来越来越草。他们的做法是：病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一律不碰，只把周伯年自己写在页边和每本末尾的“按语”抄出来，那是他当时对自己说的话：这个方为什么这样改，上一次错在哪里，下回碰到这样的情形要先留意什么。抄了三个多月，攒下四百多条。

晓晴把这四百多条按内容摊开，做了一张图：每一条是一个点，意思相近的靠在一起，互相引用的连上线。图做出来，她拿给爷爷看。

周伯年戴上眼镜，对着图看了很久。图上有一大片点密密地挤在一起，黑得发团，那是讲脾胃的。边上另一片也不稀，是讲“病人开口之前”的，也就是他的问诊习惯。往右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小团，有的不过三五个点。再往右下角，有一整块空着，空得干干净净。

“这块空的是什么？”周伯年问。

“皮肤上的毛病，”晓晴说，“您的按语里几乎没有。”

“我看过的。”

“看过，可您没有写过自己的想法。”

周伯年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另一块说：“这里有几条，是我自己早就忘了的。”那几条讲的是上了年纪的人夜里睡不实，他一共写了十几条，相互之间还连着线。他说：“我从来不觉得我研究过这个。”

他把眼镜摘下来，说了一句晓晴记了很久的话：“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

他一辈子都说自己什么病都看，什么病都懂一点。图上的周伯年不是这样，他有一团浓的、几片淡的、一块空的，还有几处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暗线。这张图不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比任何评价都更像他。

◆ 摆出来，和堆起来

把问题说清楚：樟木箱里本来就有这四百条按语，一条不少，现在不过是被抄出来，又摆在一张图上，值得说成是换了一种存在吗？

旧的想法会说：只是整理，换了个载体。纸变成了字节，箱子变成了服务器，收藏变成了检索。如果有什么好处，就是方便。

可周伯年那句“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说明发生的远不止方便。箱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让他看见过自己的整体。他翻箱子，翻到哪一本是哪一本，每次看到

的是一个局部。五十年的积累，是一堆，不是一个分布。堆放着的东西，主人也不知道它的形状。

◆ SDE 怎样看：显露不是仓库

用 SDE 的词，这件事要从“显露”说起。

显露（S）是一件事摆出来、看得见、站得住的样子。注意“站得住”三个字：一堆东西丢在那里，不算显露；它得有位置、有次序、有彼此的连线，别人能找到、能看见整体，它才算被摆出来。结构是显露稳定下来的样子。樟木箱里的医案，是被保存了，但没有显露。晓晴那张图里的点和线，才是它第一次显露。

本书把这个叫作**理念分布**：一个人的理念世界里，各种信息怎样摆开，哪里密，哪里疏，哪里连着哪里，摆在公共知识的哪一根上。从周伯年这张图可以读出三样东西，对应分布的三个读法。

第一个读法，**密和疏**。脾胃那一片黑得发团，说明他在那里下的功夫最多，被病人一次次检验的次数最多；皮肤那一块空着，说明那里他没有形成自己的想法。浓淡不是评价高低，是形状。密的地方是他的“我”最实的地方，疏的地方是他的“我”没有长到的地方。一个人的分布，首先是一张这样的浓淡图。

第二个读法，**连线**。图上有些点之间连着线，那是同一个想法在不同年份被一次次拾起来。夜里睡不实那十几条，晓晴最初是按日期排的，排到一起才发现它们互相接着：前一条的疑问在后一条里有了回答，后一条的回答又引出新的疑问。一条一条看，每条都是随手写的；连起来看，是一个周伯年自己都没察觉的“课题”。这说的是**差异序列**（D）在分布里留下的痕迹：序列被摆出来，才看得见。

第三个读法，**位置**。他的按语不是悬空的。每一条都能说出，它是在哪一个公共知识的根上长出来的：是前人留下的哪一类说法，在他手里改成了什么样，改的地方对不对效。这样一来，他的分布不是一座孤岛，它的每一片都扎在公共知识上，扎得深浅不同。谱系的根在哪里，分布上看得清楚。

读法一和读法三合起来，还有一个很有用的作用：它把**社区半径**画了出来（卷五）。密的地方，是他的对效半径；疏的地方和空白，是他自己的对效半径的边界。一位医生知道自己哪里不行，是本分。图上的空白，就是他的诚实。

（这里要先交代一件事，免得读者混。卷十第 46 章说，网站是公共知识，是谱系的入口。那是竖着读：同一座网站，一层一层看，上面摆的是“我们的知识”。这一章是横着读：同一座网站里，一个人的那一片，是他的理念分布。竖读和横读不冲突，第 55 章会把它们摆在一起。）

◆ 摆出来，才有后来的事

分布有一个很朴素的好处：摆出来，才有后来的事。

四个月后，周伯年的一小部分按语，经过挑选、去掉了所有可能指向某一个人的细节，上了平台。一开始没有什么动静。直到有一天，晓晴在后台看到一条留言，来自广西一位姓莫的乡镇卫生院医生，名叫莫青，四十四岁。留言很短，说的是“问诊先不说话”那一条：

“周老师，这一条我在我们这边试了，不太一样，我这边的病人好多是边干活边来的，坐下来的时候本来就喘着，您说的数喘气，我数不出来。但是我发现另一个办法……”

下面是他的办法。

周伯年读了两遍。他对晓晴说：“这个人是真的试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事：在原来那条按语下面，添了一段，写明这是广西一位同行的补充，旧稿不动，新段另起。

这件事里，分布做了三件箱子做不到的事。

一，**被找到**。莫青之所以能留言，是因为他搜到了这一条。箱子里的东西是不会被陌生人找到的。

二，**被引用、被反驳**。显露出来的东西，就有了可以对质的对象。莫青说“不一样”，这句话要有一个“一样”的东西摆在那里才能说。

三，**被回写**。周伯年在旧条目下面加了新段，这就是第 51 章说的第一条判据：回写。有了分布，回写才有地方写。

这三件事说明，显露并不是“展示”。展示是摆给人看，看完走人；显露是摆出来让后来的东西能在上面发生。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把分布、场、美放在三号位上，说它们是一起加厚的，不是台阶。借这个想法来看：周伯年的这些按语，在摆出来之前，只是和别人“同在”一个世界上；摆出来之后，才第一次与另一个人的试验发生了相互影响。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该书的原话。

◆ 分布是活的，形状是签名

分布还有一个简历没有的性质：它会动。

一年以后，晓晴把那张图重新做了一遍。脾胃那一团还是最黑，不过边缘毛了一圈，因为有几条按语被同行补充过，旁边多出了新点。“夜里睡不实”那一小团长大了不少，里面一半的点来自莫青和另外两位同行的往来。皮肤那一块仍然空着，空白上却多了一个标记：这里的问题，请看方立。更有意思的是，问诊那一片的中心悄悄挪了位置，原先是“先数喘气”，现在周伯年自己在旁边添的话越来越多，全是讲“数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莫青带来的难题把他推到的地方。

简历是死的，写完就定了；分布是跟着一个人的生活在长的，长的方向就是这个人的理念在走的方向。

分布的形状还有一个特点：很难冒充。文字风格可以学，口吻可以仿，一篇“像周伯年写的”文章，模型几分钟就能写出来。可是脾胃一片多密，睡眠一片和哪些点连着线，空白落在哪里，这个形状是五十年的病人、五十年的碰壁一点点压出来的。别人要仿，得先有同样的五十年。所以第 51 章说“回写”“认领”这些判据，分布的形状是它们共同的底，一个冒充的分布，最容易露馅的地方恰是形状：太均匀、太完整、没有一处是空的。

◆ 回到命题：分布是“我”的第一层符号

这一章落在第七条承重命题上：网站就是理念分布，是显露。也呼应第四条：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分布上的浓淡和空白，把这个半径画了出来。

还要补一句，别把分布当成“我”的全部。上一章讲防伪时说过，堆出来的东西也有分布。分布只是第一层，一个人只有分布，没有场、没有美，也只是一份很漂亮的展品。所以下面两章不是附带的，是必须有的。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说到底，这不就是一个个人资料库、一个博客吗？为什么要给它取一个“理念分布”这么大的名字？

回答：资料库只管存，博客只管发，它们都不管形状。理念分布和它们有三处不同：一，它要求看得见整体的浓淡，包括空白；二，它要求条目之间有线，线是序列和回写留下的；三，它要求每一片扎在公共知识的某一根上，说得出自己长在哪里。一个博客可以是一百篇互不相干的文章，每篇都很好，但摊不成一张图。能不能画出一张像周伯年这样“有团、有淡、有空”的图，是区分一堆文章和一个分布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那个人第一次看见自己。

第二条反驳：摆出来就是被人抄走。现在大模型什么都吞，你把五十年的想法放上去，等于白送。

回答：这是一个真实的担心，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讲的就是它的另一面：过去知识要为别人生产，就必须先被交出，来源链一断，知识第一次可以成为私产；那本书第五编讲知识第一次成为私产，第六编讲“我的知识”与“锁定的公共可用知识”两部分；具体规则在那里，本书不重讲，只在第 55 章接一句。这里只说本书的观点：摆出来的是显露，不是手感，更不是场。大模型吞得走四百条按语，吞不走周伯年看到新问题时的重排，吞不走那个数着喘气再开口的人。而且摆到什么程度，摆哪几条，一律由他定；病人的事，一律不摆。

第三条反驳：分布把空白也晾出来，对一个人来说多难堪。谁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没有想法”的地方？

回答：难堪是真的，但它换来的东西更大。一个在空白处假装有想法的人，最容易出事，医生尤其如此。知道自己哪里空，是对效半径的诚实。周伯年看到那块空白之后，并没有退缩，他对晓晴说：“皮肤上的，我往后都转给方立。他在那边下过功夫。”空白被看见，没有让他变小，反而让他和方立之间第一次有了清楚的分工。反过来想，一个所谓“全能”的简介，才是最容易让后来人受害的东西。

> **带走的话**
>
> 箱子里的东西，只是被保存了；摆出来，有了浓淡、有了线、有了位置，才第一次让一个人看见自己，也让别人能走到他面前。

小账

承重句 ——理念分布是一个人的理念世界摆开的形状，读作密疏、连线、位置；网站是它的显露

分离线 ——相对“个人资料库／博客”：分布要求整体形状、序列连线与扎根位置，不只存发；相对“展示”：显露为的是让后来的回写能发生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把个人札记按此摆开后，人们并没有因此更清楚自己的密疏，也没有引来可回写的回应，“分布是‘我’的第一层符号”要降格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周伯年那张“有团、有淡、有空”的全景图，以及莫青的第一条留言

53

第 53 章

理念场：ChatSDE 与模态发生

本章之问　一个人在和 ChatSDE 一轮一轮说话的时候，他的“我”到底是怎样“发生”出来的?

三个夜晚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接着上一章往下说。

分布上线以后，晓晴给爷爷在 ChatSDE 里开了一个自己的空间，把那四百多条按语放了进去，作为这个空间的底。这样，爷爷同它说话的时候，它能随时翻出他自己写过的东西，而不是凭空编一个“老中医”的腔调出来。这一点很要紧，卷九已经专门讲过：大模型是基础设施，个体的 RAG 是锚，发生出来的东西是谁的，由那个锚定。

一开始周伯年不爱同它说话。他说，机器能懂什么。是方立把他拉了进来。

第一个晚上，方立在诊室里坐着，他刚带了两个实习生，遇到一个问题没法回答。实习生问他：“方老师，问诊的时候先问什么？”他按师父教的，说得出一大套，可是说到“先问什么”，他发现自己说不出一个固定的次序，每个人都不一样。他把这个难处讲给周伯年听，周伯年想了想，随口说了一句：“问话的次序，要跟着他心里的次序走，不能让他跟着我的次序答。”

方立说：“师父，您把这句话打进去试试。”

周伯年让方立代敲，敲进去的就是这一句。ChatSDE 的回应很快，它没有夸他，也没有展开一大篇道理。它做了两件事：一，从按语里翻出三条，都是他在不同年份写的页边字，每一条里他都改过问话的先后；二，翻出了第四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条，写的是“问诊须有定序，依次问之，以免遗漏”。它把四条并排放在一起，问了一句：“这一条和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在顶着？”

周伯年愣住了。他对方立说：“那条是我年轻时写的，我早忘了。那时候怕漏问，漏一样要出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不全是错的。”

这一夜，他们就停在这里。

第二个晚上，周伯年自己来了。他带着前一夜的问题，一轮一轮地说下去。说的过程中，那句话被拆开、被改写、被反驳了好几次。他先说：定序是防漏的，随人的序是顺人的，两个要分开。ChatSDE 问：防漏的那部分，是不是可以在最后统一再过一遍？他说，可以，这等于把定序放到末尾做核对。再往下，他自己补了一句：开头不定序，结尾定序。这是他前一夜没有的。

第三个晚上，这条思路碰上了另一条。就是平台上那十几条“夜里睡不实”的按语，他在上一章已经认出，那是自己的一个“课题”。ChatSDE 把两条思路放到一起：随人的序，怎样同“老人夜里的话”接上？周伯年想了很久，才慢慢说出一个新的东西：病人开口的第一句，常常不是他最要紧的那一句，而是他最容易说出口的那一句，问话的次序，要给最要紧的那一句留出路。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说完他对方立说：“这句我以前没有想过。”

（说明：这些对话讲的是怎样问话、怎样教人问话，不涉及任何病怎么诊断、怎么治疗。ChatSDE 在这里没有也不能替医生看病。）

◆ 粒子、波、场

把问题拎出来。这三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一个七十三岁的人，一句话说了三夜，就说出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这是对话，是记忆，还是别的什么？

旧的想法有两种。一种说：这只是机器帮他整理了记忆。他说的东西本来就在他脑子里，机器翻了出来，没有任何新东西。另一种说：这是机器的创造，是它生成了一句新话。两种说法都把“东西”当成一个现成的物，要么在人那里，要么在机器那里。

SDE 看这件事，用的是另一组眼睛：这三个夜晚，是**一个理念在对话里发生**的过程。王德生把这个过程叫作理念的模态发生，说它里面有粒子、波、场的发生。这几个词借自物理，但在这里，它们是三种读法。以下是我们读作：

粒子，是一个具体的新命题。就是那一句“问话的次序，要跟着他心里的次序走”，那一句“病人开口的第一句，不一定是最要紧的那一句，次序要给最要紧的一句留出路”。粒子的样子是：可以用手指着说“就是这一句”，而且在此之前，这一句没有以这个形状存在过。

波，是一条思路在多轮对话中传开、起伏，并且与别的思路干涉。三个夜晚里的那条思路，一夜比一夜走得远：第一夜是一句话，被拿去同三十年前的一条旧笔记对质，出现了第一次起伏；第二夜被拆成“防漏”和“顺人”两层，又接上了“开头不定序、结尾定序”；第三夜碰上“夜里睡不实”那一团思路，两个波相遇，叠出来第三句话。波不是一个命题，是命题的运动：传，涨，落，碰到别的波，彼此加强或抵消。

场，是整个理念体系形成的引力区。周伯年五十年的积累、四百多条按语、他的做法与脾气，合起来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有“拉力”的地方：任何新问题一靠近，就会被它拉过去，按它的方式重新排布。粒子和波都是在场里出现的，场不是某一句话，是让这些话出现得像“他的话”的那个背景。

用三方程的话说，这是差异序列（D）占主位的一段发生：三夜里每一轮都和上一轮不一样，一轮一轮的差异，被已显露的分布（S，那些按语）和他整体的手感（E）共同决定（D＝G(S,E)）。所以在 SDE 平台上，我们读作 ChatSDE 对应 D。它不是网站那样的“摆”，是“走”。

三个读法还有各自的检验，读者可以拿它们去对任何一段“智能对话”：

粒子：能不能指出一句话，说“这一句以前没有”，并且主人认领它？没有这句，只是聊了一晚。波：轮与轮之间有没有被改、被接、被反驳的痕迹？如果每一轮都是各说各话，那是三个粒子，不是一道波。场：换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新问题进来，有没有被重新排布，排出来的东西，像不像这个人的？

“模态”二字的意思，也值得说白。粒子、波、场，不是机器里三个零件，更不是三道工序，而是同一个理念出现的三种样子。拿周伯年那句话来说：当你盯着“就是这一句”，它是粒子；当你顺着三个夜晚看它怎么走，它是波；当你退远一步，看它为什么长得像周伯年而不像别人，它是场。同一件事，换一个距离看，样子就变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理念不能只用“一句话”来摆：只摆粒子，是一堆格言；只讲波，是一场场聊天；只说场，是一个说不清的“气质”。三样合起来，才是一个理念真实发生的样子。

这三个夜晚还说明一个朴素的事实：新命题不是一次说出来的。第一夜的那一句只是个由头，真正有分量的那一句，到第三夜才出来，中间隔着两次反驳、一次自我否定。一句话放进去，立刻要一个漂亮的回答，得到的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让它在几轮里被顶、被拆、被接，出来的才是发生。这和卷六第 29 章许秀英用三个月才长出一页做法，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这里的时间短了许多，因为这一回，他有分布做底，有一个肯翻旧账的对话者。

◆ 场的一次外来测验

场的测验，周伯年家里恰好出了一个。

过了一个多月，晓晴有一天打电话回来，说公司要她给五个新同事排一周的上岗培训，她排了几次，总觉得不对。她随手把这个问题发给了爷爷的那个空间，原本只是想看看会说出什么来。

ChatSDE 的回答大意是：先别排你想让他们学的，先让每个新人说出他们最容易说出口的那件事，哪怕与工作无关；你的课表，要给他们最要紧的那一个疑问留出口子；最后一天再统一核对一遍该学的是否都学过。

晓晴把这段话念给爷爷听。周伯年听完，沉默了一阵，说：“这句不是我说的。”晓晴心里一沉。他又说：“但是我会这样说。”

这就是场。医案里没有一个字讲培训，问话的次序，也不是为新人排课写的。可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靠近时，那个场把它拉了过去，按它的方式重排，排出来的是一条他认得、他认领的路：开头不定序，给要紧的话留口子，结尾核对。这句话不是他的原话，是场的产物；他认领，不是因为他说过，而是因为他会这样说。

这里要把几个界线说清楚。一，场里发生的东西，机器出了很大的力，但是锚在他的按语上，认领权在他手里。他说“这句不是我说的，但我会这样说”，已经把“出自谁”与“是不是我”分开了。二，如果他说“这个我不会这样说”，那这句就是噪音，不进他的体系。三，这个测验只说明一件事：这个场有拉力，对一个陌生问题也有。它不说明这个场一定对。对不对，还要看晓晴照着排了之后，五个新人的第一周怎么样，那是对效，要靠回写来检验（卷七）。

◆ 回到命题：模态发生是“我”的第二层符号

这一章落在第六条和第七条承重命题上。第六条说，“我的知识”要靠 SDE 发生学、个体的 RAG 和大模型的调用三位一体发生。三个晚上里，三样东西各在各的位置：按语是锚（RAG），一轮一轮把粒子、波、场发生出来的做法是 SDE 发生学，翻出来、拆开、排布的力气是大模型。去掉按语，那句话就是没有主人的话（卷九第 44 章）。第七条说，ChatSDE 就是理念的模态发生，粒子、波、场的发生，是“我”的符号的第二层。

分布是“我”的形状，场是“我”的动力。形状让别人看见他，动力让别人看见他怎样遇事。一个只有分布的人，是一张静止的图；一个有场的人，是一张会活动的图。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粒子、波、场，是不是在拿物理学的名词装点门面？用“对话”就能说清楚的东西，非要说成“模态发生”，是不是故弄玄虚？

回答：这三个词只是三种读法，不是借物理学的权威。拿掉这三个词，也能说“一句新话、一条思路、一个背景”。但要注意，它们回答的是三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就说不清：“有没有出现新东西”是粒子的问题，“这条思路有没有走起来”是波的问题，“这个人的整体有没有拉力”是场的问题。周伯年那三个夜晚，三样都有，可是可以拆开：一个人可以说出一句金句（粒子）而没有一条思路接着走（波）；也可以聊得热闹（波），却没有任何东西被一个体系拉过去重排（场）。要是将来发现这三个读法拆不出这些不同，我们愿意丢掉它们，这一点写在小账里。

第二条反驳：大模型自己就会生成新句子，“病人开口的第一句不一定是最要紧的那一句”这句话，说不定本来就是模型编的，周伯年只是被它说服了。粒子到底是谁的？

回答：这个反驳要正面回答。粒子的资格不在于新，在于两样：一是它能不能追到他的底上，二是他认不认。“新”的东西，模型每天生成成千上万条，绝大多数是噪音。这一句之所以算周伯年的粒子，是因为它出现的路径可查：从第一夜那一句，经过三十年前那条旧笔记的顶撞，经过“防漏”和“顺人”的拆分，到第三夜与“夜里睡不实”相撞，每一步都踩在他的按语上，每一步他都改过、认过。如果有一句话，不是从这条路上长出来，而是模型凭空抛出，他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收下，那它至多算一条借来的公共知识，要经过他自己的对效才能变成他的。所以，粒子是谁的，看的是路，不看谁先说出那几个字。

第三条反驳：场看不见摸不着，你说周伯年有场，怎么证明？晓晴那个培训的例子，也可能只是一条通用的好建议。

回答：说得对，一次测验不足以证明。通用的好建议确实有，“先让人说话再讲课”，随便一个培训书里都有。所以场的测验要多做，而且要设计得有区别：把他的按语里某一部分先藏起来，不给 ChatSDE 看，看同一个问题问出来，答案有什么不同；换一个他不曾涉足的领域，看答案里有没有他那种特有的先后与留口。这样才分得出“他的场”与“一般的好建议”。这套测验是本书的提议，还没有做过〔待核：设计提议，尚无实验结果〕。在做出来之前，本章只敢说一句话：周伯年和 ChatSDE 的三个夜晚，出现了粒子和波，场的拉力有一个初步的外来迹象，但还没有被证实。

> **带走的话**
>
> 粒子是一句以前没有的话，波是一条往前走的思路，场是让这些话像“你”的那个拉力；“我”在这里不是被查出来的，是被一轮一轮发生出来的。

小账

承重句 ——ChatSDE 是理念的模态发生，我们读作：粒子＝具体的新命题，波＝多轮中传开、起伏、干涉的思路，场＝整个理念体系的引力区；三者对应 D 占主位的发生

分离线 ——相对“机器帮我整理记忆”：有新命题出现；相对“机器创造了一句新话”：粒子的资格在路径可查与主人认领，不在新

作废条件 ——若粒子、波、场三个读法在实际对话中拆不出不同情形，或场的外来测验在严格设计下总与“一般好建议”无别，这三个读法要丢掉或合并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三个夜晚，以及“这句不是我说的，但我会这样说”

54

第 54 章

理念之美：社区与互相吸引

本章之问　一个人的理念，值多少？为什么说“有人自己走过来”是最真实的读数？

腊月二十八的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接着上一章往下说，新出场的人也是构想的。

又过了一年。腊月二十八，县城的诊室早已不接新病人了，周伯年坐在炉子边，手里端着茶，眼睛却在手机上。晓晴把那个群给他拉在了手机桌面上，他现在每天要点开看三四回。

这个群没有名字，最开始是莫青建的，后来大家给它起了个叫法：“问诊札记”。群里一共十一个人。莫青，广西那位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如今每隔几周就发来一段他那边的试验。方立，坐在周伯年对面，也在看。汪桂兰，六十六岁，湖北一家县医院退休的护士，做了四十年护理。季然，二十四岁，在省城读中医学研究生，是在平台上读到周伯年的按语以后自己加进来的。还有几位，一个开药店的，一个村医，一个陪着老父亲看了很多年病的中年人。

这天群里在说一个小问题。汪桂兰发了一段话，说她在病房里有个习惯：新病人入院，护士要问一大堆，她从来先坐下来，什么也不问，坐两分钟，让病人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她问：“周老师，这跟您数喘气是不是一回事？”

周伯年对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像，又不像。我数，是为了听他。你坐，是为了让他松下来。但是你坐下的那两分钟，我数的时候也在做，只是我没有这样说过。你替我说出来了。”

莫青回了一句：“我这边的病人，两分钟坐不住，他们要赶回地里。”

季然回：“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两分钟放在后面，等他们回地里以前？”

群里安静了一会儿。方立在对面说：“师父，这个问法，我们这边没有想过。”

周伯年没有回，他把茶杯放下，在诊室的小本子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他抬头对方立说：“明天开诊，你注意看，有没有哪个病人是想走的。”

整个下午，群里没有一个人说“周老师您太厉害了”，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转发，全是活儿。可是到了晚上，周伯年对晓晴说了一句话：“这个群，我比从前哪一年都不孤单。”

◆ 他改了什么

说“互相改动”，不能停在口头上，要指得出改了什么。

第二天开诊，周伯年真的留意了。上午来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位是赶着回去的，坐下来的时候一直看门口。周伯年没有先数他喘几口气，而是先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赶时间？你先说，最要紧的那句。”那人愣了一下，把话一口气说完了。周伯年事后在小本子上写：数喘气是给不赶时间的人用的，赶时间的人，要先把门打开。这是莫青的难题和季然的问法逼出来的一条，比他一年前在“数不出来怎么办”下面添的几句又进了一步，五十年里他没有这样写过。

晚上他把这一条补进了平台，放在“先数喘气”那条按语下面，注明是谁的难题、谁的问法引出来的。莫青第二天回了一个字：“对。”

这件事很小，可是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回路：别人的做法顶住了他摆出来的东西，他在诊室里改了做法，又把改动回写到了分布上，被顶的那个人认出了这个回

写。第 51 章的四条判据，除了“认领”，这里一次走了三条：回写、改变做法、自来回访。

◆ 美不是好看

把问题拎出来。这个群里发生的事，是一种什么价值?

我们习惯用来衡量一个人“值多少”的办法，有几种。一种是职称、奖项、论文，这是旧理念世界的货币。周伯年当年就吃了亏，评职称的时候，他的方子写不进论文，他的手感写不进表格。一种是流量、关注、点赞，这是新平台的货币：你的东西被多少人看过，你有多少粉丝。还有一种是市场的价格，卖得出多少钱。

三种货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数“多少人”。多少篇论文被多少人引用，多少人点了赞，多少人付了钱。数的是人头。

可是腊月二十八那个群里，值钱的东西不是人头。十一个人，在世界上算不上一个数字。值钱的是：莫青的试验让周伯年改了一个做法；汪桂兰替他说出了他没说出来的一句；季然的一个问法，让方立和周伯年两个人同时说“没想过”。这些人不是被推送来的，也不是被某个排名拉来的，是读到按语以后自己走过来的；走过来之后，没有只当听众，而是和他互相改了对方一点点。

本书把这个叫作**理念之美**。

说“美”，容易被误会成“好看”。这里的美不是好看，也不是主观的喜欢。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把“美”放在三号位三层的最后一层；该书页面还写到，人是先有统一、多样、和谐的雏形，再长成完整的美（那里谈的是触觉、听觉、视觉三条路，不是谈社区）。我们借这个想法，把它读成：一个理念让相像的人互相靠近、又不使他们变成一样的那种力。换成大白话：它让合得来的人自己凑到一起，凑到一起以后，大家反而更不一样了。这就是美。

◆ SDE 怎样看：分布和对话顶住，缠出社区

前两章说，网站是分布（显露，S），ChatSDE 是模态发生（差异序列，D）。这一章要问的是：社区在这条线上是什么？

按我们的读法，社区读作特征纠缠（E）。导论说过，纠缠是很多东西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整体的那股劲。社区是人与人之间缠成的结，缠的不是一个标签，而是第 27 章说过的“在某件事上缠成同一个结”。

这个“结”是怎样出现的，可以用三方程和三原理一起说。三方程里，纠缠由显露和差异序列共同决定（E＝H(S,D)）：谁和谁缠到一起，取决于各自摆出来的是什么（S），以及各自走的路是什么样的（D）。三原理里，两样东西发生矛盾，会推动第三样改变。周伯年的分布里写着“先数喘气”（S），莫青的实际做法是“数不出来”（D），这一个“摆着的”和一个“走着的”顶到了一起，矛盾逼着人去找第三样：怎么办？于是莫青留了言，周伯年加了一段，后来汪桂兰、季然陆续走进来。这个顶住的地方，就是结的起点。

你看，社区并不是有人“组织”出来的，也不是因为大家同一个职业。它是从一个被摆出来的东西（S）和一个别人的实际做法（D）顶住的地方，缠出来的。

为什么说这是“美”，而不只是“人多”？因为它有三样性质，正好是前面说的统一、多样、和谐的雏形：

统一，但不是统一标准。群里十一个人认同一个很朴素的东西：问话要跟着病人的次序，而不是让病人跟着我的次序。认同它的原因是各自试过，不是谁规定的。**多样**，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同：莫青的病人赶时间，汪桂兰的病人躺在床上，季然还没有病人。同一个理念，在十一个地方长成了十一个样子，样子越多，这个理念越被说明白。**和谐**，各人带来的东西互相补上：汪桂兰那两分钟补上了周伯年的数，莫青的难题补上了汪桂兰的时间，季然的问法补上了莫青的难题。没有谁压倒谁，也没有谁重复谁。

如果把这个群和第 30 章里许秀英的那个做菜群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差别：那一章讲的是类我社区作为“新的我们”是什么结构；这一章讲的是，这样一个社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的理念有没有价值，有一个读法，就是看有没有这样的人走到面前，互相改一点。

◆ 美价值的读数

既然美是价值的读数，就要说清怎么读。这里最容易出错，所以特别分开来写。

可以读的	不能当真读的
有没有人没被推送就自己回来	浏览量、点赞数、转发数
回来的人是否带来新情况、反例或补充	粉丝数、关注数
他人的东西是否真的改动了主人的某个做法	排名、榜单位置
一个人介绍另一个人来，被介绍者是否也开始贡献	被推荐次数、曝光次数
社区里的人彼此是否也在互相引用、互相改	社区总人数

左边这五样，有一个共同点：都要有“改”。没有改，就没有读数。这个“改”，正是前面三章反复出现的回写。右边的几样是人头，人头可以买，可以刷，可以靠推送堆出来，而且堆得越多，越像一个热闹的展览，而不像一个有价值的理念。

周伯年那个“病人一个介绍一个”的老办法，正是左边的第四行。导论里它是他的第三样东西，现在换到了理念世界里：一个同行把按语转给另一个同行，被转到的人真的试了，试完回来说“不一样”，这就是一次完整的介绍。介绍的价值，不在于介绍了几个人，在于被介绍的人有没有成为这个社区里也在改东西的人。

还要有一条特别严肃的纪律：**读数不进考核**。这几行读数，只能给当事人自己看，给社区里的同伴看，用来知道自己的理念长在什么地方。一旦它被拿去评职称、排名次、发奖金，就会立刻变质。道理很简单：周伯年当年被论文卡住，是因

为“论文数量”进了考核；如果现在把“回访人数”写进了考核，大家就会去拉人头，请人来回访，回访就不再是“自己走过来”。读数一被拿去量人，读的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东西。这是整本书的一条纪律，不是这一章的。

◆ 回到命题：美价值是“我”最真实的读数

这一章落在第七条承重命题上：社区是理念之美，是互相吸引；同时用到第五条，因为这里的互相改，是双向谱系里“往回流”那一半最小的形状。

莫青的做法让周伯年改了他的问诊习惯，这是“我→类我”、再回头改写“我”的一个小回路；汪桂兰替他说出了没说出来的一句，是类我反过来帮“我”显露。往回流，不是一个大词，它就是这样发生在十一个人的群里，一次改一点。

美价值之所以是“我”的价值里“最真实的读数”，是因为它是三层里最难伪造的一层。分布可以补，场可以训练，唯独“别人自己走过来，并且愿意改变一点”，不是一个人单方面能做出来的。它必须有另外一些真人，在他们自己的难题里认出了你。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美是主观的，你自己说它不是“好看”，又说它是价值，还要拿来读数，这不就是玩概念吗？

回答：确实，“美”这个字背着很多主观的重担，所以本书立刻把它收窄成了可以观察的东西：有没有人没被推送、自己回来；回来后有没有带来能改动主人做法的东西。这些都能看，也能问当事人。如果有一天发现，一个理念明明不能让任何人走近、也不能让任何人互相改动，而人们仍然说它“美”，那么那是别的意义上的美，和本书说的不是一回事。本书的美，要落实在互相改动上。

第二条反驳：这样的吸引，不是会造出一个教主吗？周伯年是中心，大家围着他转，他说一句，群里就都信了。

回答：这个危险是真实的，群里的人若只会对周伯年说“好”，那就退化成了追随，不是美。判据有两条。一是互相：腊月二十八的群里，汪桂兰、莫青、季然，每个人都改过周伯年的东西，也被别人改过，中心不是固定的。二是能退出、能反驳：莫青第一次留言就是“不一样”，这句话在群里没有被当作冒犯。卷八第39章会专门讲，能回写、能退出的“我们”才是调和；不能的，只是换一种方式吃掉“我”。一个理念之美，要经得起这个检验：吸引来的人，是不是随时可以说“不”。

第三条反驳：人数这么少，十一个人，也谈得上“价值”？依你的说法，不在人头，可是如果一个理念终其一生只有十一个人认同，它到底值不值钱？

回答：值不值钱和值不值得是两回事。本书第四条命题说，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周伯年的理念，对效的是一群在基层靠手感面对面看人的人，这群人本来就不多。要求它吸引几百万人，是虚假放大。它的价值在于：对这十一个人，它真实地改了他们的做法。人数是半径的事，美是半径之内有多深。至于它值多少钱，怎样在社区里交易，本书留到下一章，不在这里讲。

> **带走的话**
>
> 别数有多少人看过你；看有没有人自己走过来，并且因为你改了一点点，你也因为他改了一点点。

小账

承重句 ——社区是理念之美，我们读作 E：由分布（S）与别人的做法（D）顶住处缠成的结；美价值的读数是自来回访、带来可回写的东西、互相改动，不是人头

分离线 ——相对职称、论文、流量、粉丝等“数人头”的货币：只读互相改动；相对“教主式追随”：美要经得起随时说“不”

作废条件 ——若事实表明，这类“自来回访与互相改动”的读数与人头类读数高度重合、并不能给出更多信息，或一旦公开即被刷成人头，则“美价值是最真实读数”要降格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腊月二十八那个十一人的群，以及汪桂兰替他说出来的那两分钟

55

第 55 章

平台就是“我”的符号，也是知识经济的符号

本章之问　网站、ChatSDE、社区，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为什么既是一个人的“我”，又是一种新的知识经济？

县中医院三楼会议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是这一卷里最大的一个场景。

清明前后，县中医药学会为周伯年办了一个“从医五十年座谈会”，地点在县中医院三楼会议室。来了四十来个人：本县的老医生，几个已经退休的护士长，院里的年轻大夫，还有两位从市里赶来的。周伯年原先不想办，晓晴劝了半个月，他才答应，条件是不要挂横幅，不要发言稿。

晓晴没有做展板。会议室的墙上，投着三样东西。

左边一块，是那张全景图：脾胃一团浓，问诊一片，夜里睡不实一小簇，皮肤一块空白，空白上有一行小字：这里的问题，请看方立。中间一块，是 ChatSDE 的窗口，方立坐在笔记本前，谁有问题，可以当场问。右边一块是那个群，十一个人变成了十九个，莫青通过视频，在屏幕上坐着，背后是他卫生院的白墙。

座谈会的前半场是照例的发言。学会的老会长向德福八十岁了，发言发到一半，忽然停了，说：“我也有一只箱子。我儿子说，我走了以后，那只箱子就拿去烧。”会议室里没有人笑。他说完这句，慢慢坐了下去。

后半场，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是市里来的一位年轻人，问的是：“周老，您要是不在了，您这三块东西，还是您吗？”

周伯年想了很久，会议室里一直很安静。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这三十年我一直在担心，我这点东西，要么带走，要么烧了，要么变成一篇大家都认得的文章，然后就不是我的了。今天我看到，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既不是我带走的，也不是我烧掉的，也不是被改成别人的样子。它是……”

他停住了。方立在旁边轻声说：“是您的样子，师父。”

周伯年点点头。“对，是我的样子。”

散会以后，向德福老会长拄着拐杖走到晓晴跟前，问她：“姑娘，我那只箱子，还来得及吗？”

◆ 一座平台，三种读法

把问题拎出来。座谈会上的三块屏幕，在这本书里，已经出现了好几次：第46章到第50章，说平台是一条知识谱系；第52章到第54章，说平台是“我”的符号。同一座平台，说成两样东西，会不会自相矛盾？这一章要把它们合起来，并且指出：合起来以后，还多出一样东西。

旧的想法会把平台看成一个**工具**：一个好用的网站，一个聪明的聊天窗口，一个交流的群。工具是可以换的，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工具的价值，在于它帮人做了某件事。

本书的想法是：平台是一个**符号**。符号和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是人拿起来用的，符号是人在里面显现出来的。

◆ SDE 怎样看：同一套零件，三种读法

平台里只有三样东西：网站，ChatSDE，社区。读法有三种。

竖着读，是谱系。 这是卷九、卷十的读法（第六条承重命题）。网站是公共知识，是谱系的入口；社区是类我知识，是相似的人互相检验的地方；ChatSDE 里的 RAG 是我的知识，是谱系的末端。从上到下，是“我们→类我→我”，是“我”的诞生。竖读的是**层**。

横着读，是符号。 这是卷十一的读法（第七条承重命题）。网站是理念分布，是显露（S，这一句是王德生定的）；ChatSDE 是理念的模态发生，我们读作差异序列（D）；社区是理念之美，我们读作特征纠缠（E）。这三样合起来，是一个人的理念的三号位系统：形状、动力、吸引。横读的是**一个人**。

倒着读，是回流。 这是卷八、卷十第 49 章的读法（第五条承重命题的后半）。ChatSDE 里发生的我知识，拿到社区被类我检验，检验过的，显露到网站上，成为新的公共知识。倒读的是**河**。

一张表，把三种读法排在一起：

部件	竖读（谱系）	横读（符号）	倒读（回流）
网站	公共知识，入口	理念分布，显露（S）	终点：新的公共知识显露在这里
ChatSDE	我的知识（RAG），末端	理念的模态发生：粒子、波、场（D）	起点：我知识在这里发生
社区	类我知识，中间	理念之美：互相吸引（E）	中途：检验与改写在这里发生

同一套零件，三种读法，三层意思。表里最要紧的，是第二行：ChatSDE 在竖读里是谱系的末端，横读里是 D，倒读里是起点。同一个东西，在三种读法里站在三个位置，但指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的理念，在这里一轮一轮地发生。

周伯年座谈会上那句“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既不是我带走的，也不是我烧掉的，也不是被改成别人的样子”，在这张表里可以逐一对应。“不是被改成别人的样子”，是横读：分布、场、美合在一起，是他的形状，抄不走。“不是烧掉的”，是倒读：他的东西流回了社区，流回了别人的做法，不会随着箱子一起没了。“不是带走的”，是竖读：他的东西挂在公共知识的根上，有来处，也有去处。

然后他说“是我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本书一直在找的、“我”的符号。它不是一份描述，是一个人在一个有分布、有场、有美的系统里，持续被看见、持续发生、持续被认出的样子。

◆ 另一个符号：知识经济

接下来的是第二层意思，也是第七条承重命题里最后一句：知识谱系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

先交代一下背景，只引不讲。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讲了一件事：过去，一切被承认的新知识，都可以沿来源链回溯，所以知识要为别人所用，就必须先被交出，一交出，就是公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打断了这条来源链，持有者可以把方法与源头封存在生成器里，只交出生产出的结果，于是知识第一次可以成为私产。该书第五编的题目是“私有知识：知识第一次成为私产”；第六编把知识分成两部分：只在所有者的条件中成立的“我的知识”，和“锁定的公共可用知识”，后者只是暂时私有，终将回到公共领域〔据该书页面转述，已对页面核；页面只给出编题与这一句，两编正文里的具体规则未核〕。本书卷四第 19 章也引过它的第一编：六十年来的“知识经济”名不副实，因为被拿来买卖的，其实是被压缩成公共品的知识。

现在可以问：一个“我的知识”要成为财产，需要什么？

先想想一个一般的财产需要什么。一块地要成为财产，需要有人能指着说“这块是我的”，需要边界，需要别人认，需要有人愿意拿别的东西来换。知识也一样，但知识比地更麻烦：它看不见，摸不着，一展示就可能被拿走。

周伯年的樟木箱，是一个典型。箱子里的医案，是实物，是财产，可是里面的知识不是。为什么？因为它**指认不出来**：谁也说不清箱子里哪一部分是周伯年的、哪一部分是借来的；它**展示不得**：要展示就得把医案交出去，交出去就被拿走；它**换不了**：没有人知道它值多少，更没有一个能让相像的人在其中交换的地方。所以他的五十年，对社会来说，是一份没有符号的财富。

现在三块屏幕上的东西，各自对着这三件事。

分布，使它可以被指认。 那张图上，脾胃一团浓、皮肤一块空，哪些是他的，扎在哪一根公共知识上，一眼可见。第 51 章的防伪判据，使这个指认有了分辨真假的办法。**场，使它是资本，而不是存货。** 一条按语是存货，用一次少一次；一个场是能持续生出新答案的东西，对一个全新的问题（如那个培训的问题）也有拉力。知识成为“活资本”，靠的是这一样。**美，使它有人愿意交换。** 愿意交换的人，不在全人类，在像他的那群人中间。腊月二十八的群，就是这样一个小市场的雏形：莫青的试验、汪桂兰的两分钟、季然的问法，彼此之间的往来，是互相给予，互相改动。

这三样合起来，一个“我的知识”就有了地址。有分布，可指认；有场，可生产；有美，可往来。这就是平台为什么是知识经济的符号：不是因为它能卖东西，而是因为它让“我的知识”有了一个可以被指认、被认领、被区分、被往来的形状。

要说明白两点，免得读者想偏。第一，价格是多少，怎样定价，本书不在这里替人定，更不预测。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公共知识越来越便宜，是第 19 章讲过的；“我的知识”的价，只能出在它对效的地方，也就是类我社区里，不会出在全人类的统一价目表上〔待核：定价机制的具体表述请与第 198 号第七编及王德生的最终口径对照〕。第二，本书不做政策表态，这里说的是读法，不是主张怎样立法、怎样征税。

◆ 回到命题

这一章落在第七条承重命题的整句话上：我的符号是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知识谱系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同时用到第六条（平台本身是一条谱系），第五条（回流），以及开头的第一条：自我世界里的“我”强，现实世界里的“我们”吃人，这个矛盾要靠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座谈会上那一幕，就是这个调和的一个小样：一个“我”没有被交出去，也没有被关起来，而是被看见了，被一些像他的人接住了。

◆ 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第一条反驳：你把“我”的符号说成一个平台，那平台一关，“我”不就没了？符号被一家公司拿在手里，这不就是新的绑架？

回答：这个担心是对的，所以要分清符号和承载符号的站。符号是三样东西：分布、场、美。不是某一个网站。分布可以导出，按语是他自己的，换一个地方照样摆；场的锚是他自己的 RAG，换一个基础设施，锚还在；最难带走的是美，也就是社区，人在哪里，吸引就在哪里。所以本书的态度是：平台应当让这三样都能带走，尤其要让一个人带着他的社区联络方式离开，否则这个符号就是一个圈养场。这一点是本书的条件，不是现成的事实〔待核：各平台的导出与迁移能力，需统稿时对照实际〕。

第二条反驳：把“我的知识”说成财产，是不是把人彻底商品化了？以前至少还有一块地方，是不卖的。

回答：财产的是“我的知识”，不是“我”。周伯年的樟木箱可以是财产，周伯年这个人不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说的是类我社区之间往来，是相像的人之间互相给予、互相改动，价出在对效的地方，不是被一个中心定价、被所有人同价购买。而且前面立了一条纪律：美的读数不进考核，不能拿来给人评级。一个人的价值，不会因为这个系统，被一个排行榜化成一个数。

第三条反驳：这样一说，没有平台的人，是不是就没有“我”了？周伯年在没有平台的五十年里，难道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回答：当然是。周伯年那五十年里，三样东西都有，只是以手工的形式：樟木箱是粗糙的分布，诊室里当场开方是场，一个传一个的病人是美。平台没有创造这三样，它做的是让这三样能被别人遇见，能被传下去，能被不认识的人认出来。向德福老会长那句“我那只箱子，儿子说拿去烧”，说的不是他没有“我”，说的是他的“我”没有符号，一个人走了，符号没有留下。符号的作用，不是让人有“我”，而是让“我”在这个人之后还找得到。

◆ 樟木箱还在原处

座谈会过去两周，晓晴回省城之前，问爷爷：箱子要不要搬走？

周伯年说：“不用。”

晓晴说：“那您不是都放到平台上了吗？”

周伯年说：“箱子里是我的五十年。平台上是我五十年的样子。两样东西不一样。”

他走过去，掀开箱盖，一股樟木的气味涌出来。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翻开，是他三十年前写的字，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是他那时写给自己的：“这一回错了，记住。”

他把那本合上，放回去，说：“这个，是我的。”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很轻：“那个，是我们的。”

他说的“那个”，指的是屏幕上的东西。

晓晴后来在笔记里写下这两句话。她没有说是什么意思。读者也不必替她说。可以说的只有这一点：这本书从头到尾说的那件事，在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中医对一只樟木箱说话的时候，发生了。他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我们”，它们没有互相吞掉；两样东西之间，有一条路可以走来走去。

带走的话

竖着读，是一条谱系；横着读，是一个人；倒着读，是一条河。一座平台，把“我”和“我们”之间的这条路铺了出来，这是“我”在这个时代有了自己符号的一个样子，也是知识经济开始有名副其实的样子的一个起点。

小账

承重句 ——平台同一套零件三种读法：竖读是谱系（层），横读是符号（一个人：分布S、模态发生D、美E），倒读是回流（河）；三样合起来使“我的知识”可指认、可生产、可往来，故是知识经济的符号

分离线 ——相对“平台只是工具”：它是“我”显现的符号；相对旧“知识经济”（卖公共知识）：财产的是对效处的“我的知识”，不是“我”，也不是统一价目表

作废条件 ——若“我的知识”的指认、生产、往来三样在平台之外同样能完成且代价更低，或在平台内无法导出迁移因而符号被平台绑定，“平台就是符号”要改写

本章留下的一件东西 三块屏幕的三种读法表，以及那只仍在原处的樟木箱

末　编

对话与边界

编　序

最后一卷把这本书放回对话里：谁已经占过这块地，本书与它们的分离线在哪里，哪里是本书自己也守不住的边界。写这一卷，是为了让读者能反驳。

卷 十 二

占位者与分离线

本 卷 各 章

第 56 章 波兰尼：最早把“个人”放进知识里的人

第 57 章 弗莱克与库恩：社区是科学家的，还是人人的

第 58 章 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从个人的隐性知识到组织的资产

第 59 章 维特根斯坦：我知识是不是只有我懂的语言

第 60 章 AI 时代的新书与“超级个体”：把“我”留在知识之外，还是之内

56

第 56 章

波兰尼：最早把“个人”放进知识里的人

本章之问　一个人知道的，比他说得出来的多。说不出来的那一部分，算不算知识？它是这个人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

一、一张圆桌，五个人，各带一样东西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本卷借一张圆桌开场，是为了方便，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县城老街上有一家茶楼，二楼靠窗摆着一张大圆桌，能坐十来个人。周六下午，桌边坐了五位熟人。林远带来一张学生的草稿纸，上面有三道划掉又涂黑的痕迹。老钟把一顶旧斗笠搁在膝盖上，说放桌上占地方。许秀英掏出那个小本子，压在茶杯底下。何小满把手机屏幕朝下扣着，里面是她这几个月攒的知识库。周伯年带来一方旧脉枕，棉布面子磨得发白。

五个人面前各放着一样自己的东西，心里也各有一句不太好意思拿出来说的话：这是我的，我知道，可我说不清楚，说出来也未必有人当真。

桌子很大，五个人只占了半圈。老板娘拖来几把椅子，摆在空着的那半圈，没有人坐。这几把空椅子，是本卷留给邻居的：那些早就在书里、在课堂上、在公司里、在争论中，回答过类似问题的思想家。本卷五章，每章请一位或一组坐下来，听五位熟人把自己的事说一遍，再听听他们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书里不替他们编台

词，他们的意思用转述；确实要引原文的地方，只引极短的一句，并标出待核。每一章都要问清三件事：这一家占住了什么，本书和他们的分离线在哪里，本书在哪里可能被他们驳倒。

第一把椅子上，坐的是波兰尼。

◆ 二、林远的草稿纸

先听林远说。

上周，林远讲完一道几何题，让学生自己做。他站在讲台边没动，扫了一眼教室，径直走到第四排一个男生旁边，低声说：“你是不是把这两个角当成同一个了？”男生愣了一下，说：“是。”

下课后，同组的一位年轻老师问他：“林老师，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林远想了半天，说不上来。他说，是那个孩子笔尖停了一下，停的位置不对；还有头歪的样子，还有草稿纸上涂掉的那一处。年轻老师很认真，回去把这几条记进了听课本：看笔尖停顿，看表情，看涂改位置。

两个月后，年轻老师说，我照着看了，看到的全是停顿，可我分不清哪一种停顿是卡在哪儿。林远听了没笑，他心里明白：自己写下来的那几条是真的，却不是他看学生时用的那个东西。他看学生的时候，没有在看笔尖，他看的是“这个孩子现在卡在哪”；笔尖、表情、涂改，都是在他不去想它们的时候，替他把答案递过来的。要是他盯着笔尖看，反而什么也看不出了。

这一小段，就是波兰尼想说的事。

◆ 三、波兰尼说了什么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本行是物理化学家，后半生转入哲学。他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要对付的，是一种当时很有势力的知识理想：真正的知识应当是冷的、无人称的、完全客观的，研究者的个人因素是污点，越擦干净越好。波兰尼从自己做科学的经验出发，说这个

理想是错的，至少是做不到的。一个科学家挑什么问题来问，觉得哪个理论漂亮，认为哪条证据够分量，都没有现成的公式可查，靠的是他个人的判断和投入。认识总是一个人带着自己、承担着责任去做的事。他把这条路叫作“后批判”的：批判过了“完全客观”的神话，再回头把人放进认识里。

波兰尼为什么这样较真，常见的说法是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在二十世纪的欧洲亲眼见过，一种声称“完全客观、完全科学”的理论，怎样被当成压人的工具；他担心的是，把人从认识里擦掉，也就把人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的那一层擦掉了〔待核：传记性说法，需核他的自述或权威传记〕。所以他的“个人”带着很重的道德分量：不是随意，是承担。

在后来更薄、更好读的《隐性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里，他把这层意思压成了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得出的多〔待核：此句出自 1966 年《隐性维度》开篇，而非 1958 年全书，引用时需核页码与译法〕。他举的例子都很日常：人群里一眼认出一张脸，却说不清是靠哪里认的；骑车的人靠一条没人教过的平衡规矩在转弯；盲人用手杖探路，手杖在手里的感觉渐渐退到后面，注意力走到了杖尖碰到的东西上。他的说法是，我们靠着一些“附带觉察”的东西，去看清我们“焦点注意”的东西。附带的那些东西，一旦被我们转过头来死盯，整个认识就垮了。弹琴的人去盯自己的手指，曲子就弹不下去，这个意思波兰尼也讲过〔待核：弹琴例证的出处〕。

林远的笔尖，正是附带觉察。他把焦点放在孩子身上，笔尖在后面替他工作。年轻老师拿着清单，把焦点放到了笔尖上，孩子倒不见了。

桌上那方脉枕也是一样的道理。周伯年的手指搭在病人腕上时，他并不在“感觉自己的指尖”，指尖早已退到后面，像盲人的手杖，他的注意力走到了指尖以外的地方。波兰尼把这种“把工具、身体住进去，从它们那里看出去”的状态，叫作寄居（indwelling）〔待核：术语的中文译法与出处〕。徒弟抄方抄不下来的那一下，正是这种寄居，要靠在师傅身边住出来，抄不来。

还有一点必须讲全，否则就对波兰尼不公道。波兰尼强调个人参与，却不认为知识是个人的私事。他说的“个人”不是“主观”。一个科学家作出判断，是带着一种“普遍意图”去作的：他是认真想说，这件事对谁都成立，所以他要对这个判断负责，也等着别人来承认或反驳〔待核：普遍意图、承担等概念在《个人知识》中的具体章节〕。他也谈传统和学徒：隐性的东西没法靠读书学会，只能跟在师傅身边，看他怎么做，慢慢“住进去”。科学家之间互相的权威和承认，也是他讲的内容〔待核：他对科学共同体相互权威的论述，可核 1962 年《科学的共和国》一文〕。所以波兰尼不是没有谈过“别人”，他谈过，只是谈的角度和本书不同。

◆ 四、他占住了什么

波兰尼在知识这块地上占住了三处，本书都承认。

第一处，是“人”在知识里的位置。在他之前，认识论很爱把认识的人擦掉，只留下命题和证据。他说，擦不掉，也不该擦。这是本书能说“我的知识”这个词的前提：如果认识里本来就没有人的位置，“我知识”连开口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处，是说不出的那一层。他让人认真对待“会做、会看、说不全”这件事，不再把它们归进“经验”“手艺”就算了事。林远的一眼、周伯年的那一下、许秀英的“看锅”，在他这里有了一个正经的名字：隐性知识。

第三处，是传下去的路。隐性的东西靠师徒在场传，而不是靠文件传。这条路后来被很多人用，包括下一批要见的野中郁次郎（见第 58 章）。

最要紧的一点是，他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是从科学内部说这番话的，不是站在门外抱怨科学冷酷的人。这让他的话有分量。本书是顺着他开的这扇门走进来的。

◆ 五、分离线在哪里

本书和波兰尼最近，所以分离线要画得最细。先看一张对照表，再逐条说。

	波兰尼	本书
“个人”是什么	认识的参与者与承担者	知识的一个社区，最小的那个
知识的定义	仍是对实在的真认识，带普遍意图	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
隐性的位置	一切认识的底层	每一层社区的知识都有显有隐，隐性不等于我知识
知识怎样流动	师徒传承，同行互相承认	往下长（谱系），往回流（回写），每层各有检验
判据	个人的承担，向普遍有效敞开	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

第一条，他把“个人”放进了认识的过程，没有放进知识的定义。在波兰尼那里，个人是知识的来路：知识要经过一个人的参与才发生。但知识发生之后，它的标准仍然是对实在的真，并带着对所有人说话的意图。本书的“我”是知识的住处：有一类知识，它的社区本来就只有我和我的历史，它在那里对效，不必再替所有人说话。这是两种不同的动作。一个说“认识要有人”，一个说“知识可以只住在人身上”。

第二条，隐性不等于“我的”。隐性知识是认识的通性，全人类共有的一大块也是隐性的，认一张脸，每个人都会，说不出怎么认的，却是人人通用，社区大到全人类。反过来，许多“我的”知识并不隐：周伯年箱子里的医案，字字摆在纸上。所以“隐／显”和“大社区／小社区”是两把尺子，不能叠在一起用。林远那个例子其实就够说明：他的一眼是隐性的，可两个月后年轻老师又长出了自己的一眼，说明这一眼在师徒之间是传得动的，它的社区不止林远一个人。

第三条，波兰尼讲了认识，没有讲谱系。师徒传承是他讲的“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它是有的；但没有“一条知识有大小不同的层”，没有“往下怎么长、往回怎么流”，也没有“半径要对准”。他的故事里缺的恰恰是这些：一条知识住在哪一层，该讲给多少人，出了这一层怎么办。这些是本书从老钟的晒谷坪一路讲到现在的东西（见第 21—25 章、第 26—30 章）。

第四条，“个人”的单位不同。波兰尼的个人，是一个此刻在认识的人，一位科学家，一个骑车的人。本书的“我”，是“我和我的历史”，是一个带着时间长度的社区。周伯年的“我”，不只是此刻坐在脉枕后面的那个人，还有樟木箱里五十年的医案，和每次复诊时被改过的那一味药。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是别人可以翻开来看、可以接着用的那一部分。把“我”拉长到历史里，隐性的东西就有了一条可以被检验的尾巴：不必当场说清，但后来的结果会回来作证。波兰尼讲的是人在认识那一刻的样子，本书多问的是，这个人认识之后留下了什么、又被什么检验过。

还有一句要补在这里，免得误会：本书不是在批评波兰尼“讲得不够”。一位哲学家把认识里的人找回来，已经做完了他的活。本书做的是另一件事，两者是接力，不是纠错。

◆ 六、可能被他驳倒的地方

波兰尼若坐在这张桌子边，会提两条最重的话。

第一条：你把“普遍意图”拿掉，我知识就只剩习惯和偏好了。知识和习惯的分别，不就在于知识的人认真地说“这是真的，对谁都成立”，因而要承担被驳的风险吗？

回答：这条意思，本书没有丢，只是把它放回了该放的层。公共知识那一层，普遍意图一点没减，药品和桥梁照旧要对全人类说话。我知识这一层，承担的方式换了：它不对全人类说“这是真的”，它对自己的社区说“这在这里对效”，并且承担两种风险：一是对效不成，要认；二是错了要回写，要改。林远不会对全国数学老师宣布“凡笔尖停在这个位置的孩子都卡在同一处”，他只承担：在我的班上，这一眼一次次验过。这种承担，不比普遍意图轻。

不过要承认，这里是本书最容易站不稳的地方。如果有人能证明，没有普遍意图就一定分不出知识和习惯，那么我知识一旦脱离大社区的约束，真会退化成偏好。本书的防线，是第 35 章讲的三张“伪我知识”的脸，和第 33 章的对效加回写。防线靠不靠得住，要看那里的读数。

第二条：你说“认知”这一要素要求至少说出一点，我的隐性知识不就被你挡在门外了？最好的那一部分，偏偏是说不出的。

回答：门没有关。第 25 章的底线是“有一点被说出来，有一点摆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不是要求全说出来。林远说不全，但他能说“我是看出你把两个角当成同一个了”，这句话说出来了，被验过了，别人也能接着用。说不出的那一部分，在他身上继续工作，本书不否认它存在，也不否认它重要。本书只是不把“说不出的部分自己是知识”这句话当作承重句。承重的是：它有一点显露，有一个社区替它检验。

> **带走的话**
>
> 波兰尼让知识里有了人；本书再问一句，这个人所在的社区有多大。

> **小账**
>
> **承重句**　波兰尼把“个人”放进了认识的过程；本书把“我”放进了知识的定义，作为最小的社区
>
> **分离线**　相对波兰尼——隐性≠我知识；他讲认识论与师徒传承，无社区半径与双向谱系；他的知识仍带普遍意图
>
>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去掉普遍意图后，知识与习惯、偏好无法区分，我知识一说即被收回
>
> **本章留下**　林远的草稿纸，和“看孩子，不看笔尖”

57

第 57 章

弗莱克与库恩：社区是科学家的，还是人人的

本章之问　弗莱克和库恩都说，知识是有社区的。本书也这样说。那么，本书比他们多说了什么？

一、教研组里的黑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三下午，林远所在的数学教研组评课。一位老教师听完一节公开课，说：“这节课没有落点，学生活动太散，生成不够。”另一位老师点头：“前半节抓手不实。”同组那位年轻老师坐在角落，记了一页纸，每个词都认得，合起来不知道在说什么。

半年后，轮到她被评。有人说她那节课“落点是实的，就是过渡有点硬”，她竟然听懂了，还点头认账。再过一阵，她去听别人的课，已经会在本子上写下“这里生成不够”，而且真的看得出是哪几分钟不够。

林远旁观这个过程，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这几个词并不是随便说说的黑话：它们背后有一套“什么算一节好课”的共同看法，这套看法不写在哪本书上，是组里的人在一堂堂课里磨出来的。另一件是，这套看法换一个地方就变了。邻县一所学校的教研组，爱说的是“当堂达成”；孩子的家长看一节课，只问一句“我

家孩子听懂没有”。三套看法都不是胡说，各自在自己那一圈里管用，圈里的人用它们看课，看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

林远把这件事带到了圆桌上。第二把椅子上，坐下来的是两个人：弗莱克，和比他晚出生二十几年的库恩。

◆ 二、他们说了什么

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1896—1961）是波兰出身的医生和微生物学家。他 1935 年在瑞士巴塞尔出版的《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德文原书名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拿梅毒和瓦瑟曼反应的来龙去脉做案例，要回答一个看似古怪的问题：一个科学事实是怎么“出生”的？〔待核：原书名、书中案例与出版地〕他的回答是，事实不是一个人的脑子在实验室里单独捡到的。认识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他所说的“思想集体”（Denkkollektiv）：一群彼此交换想法、保持思想往来的人。集体里慢慢长出一种“思想风格”：哪些问题值得问、哪些判断不用解释、哪些方法算靠谱，还有人们“看”的方式，都被这种风格定了向。一个人看见什么，不只取决于他面前有什么，也取决于他站在哪个集体里。

弗莱克还注意到集体里有层次。风格成熟之后，集体分出内圈和外圈：内圈是专家，是风格的塑造者；外圈是大量不是专家的人，他们受风格影响，却不参与塑造，外行主要通过通俗读物之类接触它。一个想法从内圈走到外圈，会变样。他还说过，多数人同时属于好几个思想集体，教会、政党、爱好者的圈子，彼此离得远，风格也很少冲突。以上几点，参照了斯坦福哲学百科对他的介绍〔待核：以原著或权威二手文献再核〕。

拿梅毒的案例说得具体些：弗莱克写到，梅毒在当时被看成一种羞耻的病，社会上有一股强烈的情绪，要找出对付它的办法，国家的利益和各国科学界之间的竞争又添了一把火。这股共同的情绪给研究者提供了推力，一个模糊的原始想法给了方向。多年以后，当事人回忆自己的发现之路，记得是一条直线，实际上走了许多

弯路，有许多误会〔待核：案例细节据 SEP 条目转述，宜核原著〕。事实就是这样在一群人里、在一段时间里，一点点长出来的，事后被讲成了一个人的一次发现。

这本书长期没人读。库恩在写自己那本书之前就读到了它，并在 1962 年《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序言里提了一句；英译本 1979 年才出，书前有库恩写的序〔待核：库恩读到该书的具体年份（常见说法为 1949 年前后）、序言措辞，可核 SEP 弗莱克条目及英译本信息〕。

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那本书的大意，读者多半知道：科学平时是“常规科学”，一个共同体共享一个“范式”，成员按它的样板去解题；解不了的反常积多了，出现危机，最后范式整体被换掉，是为“科学革命”。换范式前后的人看同样的东西，看到的未必一样，所谓“不可通约”。他把“科学共同体”放在中心：范式是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共同体又是共有范式的人〔待核：库恩 1969 年后记对这一循环的自陈〕。

库恩的范式，有一个很容易被读漏的侧面：范式里最要紧的东西，不是一套命题，而是一批“样板”，也就是学生在课本末尾做过的那些习题、在实验室里做过的那些标准实验。人是靠一遍遍做这些样板，学会“看出新题和旧题像在哪里”的，而不是靠背定律。这几乎就是波兰尼说的那种隐性的学法。库恩在书里也提到过波兰尼〔待核：《科学革命的结构》对波兰尼的引用位置〕。把第 56 章和这一章接起来看，波兰尼讲一个人怎么“住进”一种做法，弗莱克和库恩讲一群人怎么共同住在同一种做法里。

◆ 三、他们占住了什么

这两位占住的地盘，和本书重叠最多，要先认账。

第一处，知识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脑子产出的。认识的主体有社区，这件事弗莱克早在 1935 年就系统说过。本书第 21 章说“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是站在他的肩上说的。

第二处，社区有“风格”，有“看的方式”。林远教研组里那几个词，就是一种风格。同一堂课，在一个圈里看是“落点不实”，在另一个圈里看是“当堂没达成”，看的是同一堂课，看到的东西不同。这件事，旧的“同一性”知识观说不通，弗莱克和库恩替它找到了说法。

第三处，知识在圈子之间走的时候会变形。弗莱克讲内圈到外圈，库恩讲换范式前后，都是在说：想法不是一件搬过去就原样不动的货物。本书讲谱系、讲往下长、讲回写，是同一个直觉。

第四处，他们拒绝“从无处出发的看”。主体间同一性那条路，期待的是一个不站在任何地方的看法；他们说，每一种看法都站在一个集体里。库恩因此挨了不少骂，被说成相对主义，他本人是不认的，后来还专门谈过科学选理论时用的几项价值，比如精确、一致、范围、简单、有成果〔待核：库恩 1973 年相关论文〕。

还要替库恩补一句公道话：他笔下的共同体并不一定大。照他后来的说明，共同体可以按专业一层层切小，一个分支学科里一小群彼此熟悉的研究者，也算一个〔待核：库恩 1969 年后记中关于共同体划分的原话与规模〕。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社区可以小”这件事，库恩早就看见了，本书并没有独占。本书不同的地方，在下面几条。

◆ 四、分离线在哪里

本书的社区观和他们的有四处不同。

第一，社区的成员资格。弗莱克的案例是科学，库恩的主角是科学共同体，他们那里的社区，主要是受过同一套训练、做同一类事的人。弗莱克其实说过人人属于多个集体，这一点要公道地记下。但在他们的书里，担当“认识的主体”、产出“事实”和“范式”的，仍是内圈那些专业的人，外圈是接受风格的人。本书的社区人人都在其中：一个人同时住在许多大小不一的社区里，最小的那一个，是“我和我的历史”。这个社区的半径可以为一。林远的教研组是一个社区，他自己带了二十年的那几个班的经验也是一个，两者都不需要先拿到“科学家”的身份。

第二，他们描述社区怎样决定“看”，本书要问社区应该多大。弗莱克和库恩是历史学家和描述者，他们说的是：事情实际上是这样发生的。本书的第四条命题多出一个动作，叫判据：一条知识的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它的对效半径。他们没有这把尺子，也不需要，他们不是来给知识“量大小”的。但这把尺子正是今天用得上的：当一套看法被铺到不属于它的地方，我们得有话可说。

第三，圈与圈之间的关系。库恩讲不可通约，两个范式之间像隔着一层玻璃，各自说各自的；弗莱克讲从内圈到外圈，一路简化、一路走样，外圈拿到的是内圈的通俗版。本书的看法，是社区之间套着，大的包着小的，往下走是“长”，往回走是“流”，下面的不是上面的通俗版，是在那一层的条件里长出来的新东西，还能回写给上面。所以本书不把小社区看成大社区的稀释，也不把圈圈之间看成玻璃墙。

用教研组的例子，这一条看得更清楚。设想林远被安排去一所基础薄弱的学校支教一年，他在那里上一节公开课，被本校的老师按“生成够不够”来评。那套标准是在学生基础好、课堂上能放得开的环境里磨出来的，它的对效半径，到了这个班可能不够。弗莱克和库恩会告诉林远：你和他们看的方式不同，是因为站在不同的集体里。这个说法很准，也很有安慰，但没有告诉他下一步怎么办。本书的判据会多问一句：这套标准在这个班里验过没有？没有，那就把它的社区边界说出来，别拿来压人，也别让林远为了迎合它，把自己在这个班里一次次验过的做法丢掉。

第四，目标不同。在库恩那里，常规科学的运转，是把一个共同体拧成同一个范式，成员越像越好解题。那是一个半径内部追求同一的体系。本书里，同一性只是社区大到全人类时的样子，在更小的社区里，追求的是对效，不是同一。

◆ 五、可能被他们驳倒的地方

弗莱克和库恩会提出两条重话。

第一条：你说检验靠“对效”，但什么叫“对效”，也是由社区的风格定的。老钟说“谷子没淋雨”才算对，那是种田人的标准；换个人，有别的算法。你的尺子并不在风格外面，还是在风格里面。

回答：这条有一半说中了。“什么算解决了”，确实是社区里的人定的，本书从未说过对效是没有风格的纯净尺子。但另一半，弗莱克自己留了余地：他区分“主动联结”和“被动联结”，前者是集体选择的、塑造风格的部分，后者是风格之内仍然要面对、无法随意选的结果〔待核：该对子的原文用语与含义〕。谷子淋了雨就是淋了雨，一节课的学生真考不出来，也是考不出来。本书的说法比较轻：对效的标准在社区里定，但检验的结果不全由社区说了算。再加上社区是套着的，一条知识在小社区里对效，还要接受大一层的社区拿自己的标准来问一句：你这条说法，在我这里站得住吗？这是回写要做的事。承认这一点，本书就不能说自己的尺子“在风格之外”，只能说“不只在风格之内”。

第二条：科学能进步，是因为共同体里有人彼此质疑，反常才会浮出来。一个半径为一的“社区”，里面只有一个人，没有人跟他较劲，岂不是一个自我证实的封闭圈？

回答：这是半径为一最大的风险，本书不回避，第 35 章三张“伪我知识”的脸讲的就是它。防线有三道：一，我知识不是凭空来的，它从“我们”长出来，带着大社区已验过的东西；二，它要经过类我社区检验，那里有和我相似的别人，会较劲；三，它要回写，错了要改。三道防线任何一道松了，半径为一就退化成自我证实。这不是抵赖，而是说清楚：半径为一，只是谱系最下面的那一层，它不是孤岛，是树梢。至于树梢能不能一直连着树干，要看平台和社区怎么做，那是卷九、卷十的事。

第三条：你要的是社区之间有往下的长和往回的流，可是现实中，小圈子的看法大多在大圈子面前根本得不到承认。老医生的方子进不了论文，教研组的土办法进不了教材。你的回流是一厢情愿。

回答：这一条说的是现实的阻力，本书承认它是真的，而且比理论上的反驳更难对付。弗莱克描述过内圈对外圈的主导：风格是内圈塑造的，外圈只是接受。本书的回流若要成立，条件是大社区开出一条让小社区回写的通道，并且这条通道有检验、有门槛，不是谁喊一声就进。这条通道是人造的，不会自己长出来。第 37

到 39 章讲它的机制，卷十讲平台怎样把它做成一个实例。能不能做成，要看事实，这一点本书不预先打包票。

> **带走的话**
>
> 弗莱克和库恩发现，知识住在人群里；本书多问两句：住在多大的人群里，小人群又是怎样从大人群里长出来的。

小账

承重句　弗莱克与库恩证明知识有社区；本书把社区推到人人，半径可以为一，并给出社区半径＝对效半径的判据，社区套层、有往下的长和往回的流

分离线　相对弗莱克、库恩——他们的社区主体是专业共同体，圈间是简化或不可通约，没有半径判据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对效”完全由社区风格自定、没有任何社区外的约束，本书的判据即退化为库恩式描述

本章留下　林远教研组里的“落点”“抓手”，和邻县的“当堂达成”

58

第 58 章

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从个人的隐性知识到组织的资产

本章之问　一个人的心得，怎样变成一家公司的能力？这条路只通向公司吗？

一、蒋姐的电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何小满现在在一家棉麻家居服的小网店做运营；转做运营之前，她在一家大一些的家居用品电商的客服组待过两年。

公司有个老客服，姓蒋，大家叫她蒋姐，接了十一年电话。有一类电话最难接：货坏了，客户在气头上，一开口就是“你们这是骗人”。新来的客服遇到这种电话，要么赶紧道歉赔钱，要么抢着解释，十个里有七个会越讲越糟。蒋姐接这种电话，却好像有个按钮，客户的声音能在两三分钟里软下来。有一次何小满坐在她旁边听，蒋姐几乎没说什么，只在对方喘气的空当里“嗯”了两声，最后客户自己说：“算了，你帮我换一个吧。”

公司看中了这一点，做了一个“知识沉淀”项目。先让几个新客服挨着蒋姐坐了一个月听电话；再请蒋姐讲，她讲不清楚，就让她打比方，她说：“像揭开锅盖放一下汽，先别盖死，也别猛地掀。”项目组把这些整理成七步话术，加上案例，做成培训手册；又和别的组的手册合在一起，做成一门课。新客服学了课，上线接

电话，一开始照着念，念得硬邦邦，三个月后，有几个人自己有了手感，开始会在对方喘气的空当里“嗯”。

项目做完，公司很满意，写进了年度总结。何小满却记得一件事：手册封面上写的是公司的名字，蒋姐的名字出现在致谢的第三行。蒋姐自己倒不在意，她说：“我也没想过要写什么。”可何小满在心里问了一句：这份手册，是谁的知识？

她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圆桌上。第三把椅子上，坐下来的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

◆ 二、他们说了什么

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弘高（Hirotaka Takeuchi）是两位日本的管理学者。他们1995年出版了《创造知识的企业》（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牛津大学出版社），副题大意是：日本企业怎样创造创新的动力〔待核：副题与出版信息〕。书的中心意思是，企业不只是处理信息的机器，它自己能创造知识；日本企业的强，很大程度上在于擅长把员工身上的隐性知识变成组织的知识。

他们借用了波兰尼的区分：隐性知识是说不出来的、扎根在个人经验和身体里的；显性知识是能写下来、能传递的。在这个区分上，他们画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循环，常被称为SECI螺旋，由四种转换组成：

社会化：隐性到隐性。新客服坐在蒋姐旁边听电话，不用语言，靠在场，把某种感觉“染”过去。　外显化：隐性到显性。请蒋姐讲，让她打比方，写成话术。他们认为这一步最关键，比喻和类比是常用的工具〔待核：书中对比喻、类比、模型的论述〕。　组合化：显性到显性。把话术、案例、各组的手册拼起来，做成一门课。内隐化：显性到隐性。新客服照着手册练、上线接电话，久了手册变成自己的手感，又成了新的隐性知识。

四步转完一圈，新的隐性知识又成为下一圈的起点，螺旋往上走，从个人到小组、到整个组织，甚至到组织之外。他们的书里有一个出名的故事：松下电器做家用面包机，揉面的机械总做不好，一位软件开发人员干脆去大阪一家大饭店，拜面包房的师傅学揉面，把手上的感觉带回来，转成了工程师能懂的设计要求〔待核：人名与细节，一般引作田中郁子，宜核原书〕。

还有一点。《创造知识的企业》里谈到知识是什么时，他们说自己采用的是西方认识论的传统定义，也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把重点从“真”移到了“信念”和“辩护”上：知识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信念往真理那边辩护的动态过程；在企业里，辩护的标准常常是组织的，比如成本、利润率、对公司增长的贡献〔待核：这一段对原书的概括需核原文〕。

这里有一个细节，后面要用。三个月后几个新客服长出的手感，并不是蒋姐手感的复印件。有人嗓子偏软，“嗯”得很轻，像在哄；有人是本地口音，喜欢先说一句“哎呀，这个确实让人上火”，再慢慢往下接；还有一个人干脆把七步里的两步合成了一步。何小满注意到，他们的做法各不相同，都在各自的电话里管用，手册只是个起点，没有人把它当成终点。

◆ 三、他们占住了什么

他们占住的东西，本书全部认账。

第一，知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件存货。SECI 是一圈圈在转的东西。这与本书把知识看成“发生”的看法是同路的，比起把知识看作“先在那里等着被发现”，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把隐性知识从个人的“手艺”，抬进了组织的正式议程。波兰尼说隐性知识重要，野中和竹内说：既然重要，企业就要为它安排一套办法，让它被看见、被传开、被用上。这是把“我的知识”变成可操作事情的第一批人。

第三，指出了转换里的关键一步：从隐性到显性，需要比喻、对话、试错，不是命令。蒋姐的“揭开锅盖放一下汽”，就是这样的一步。

第四，看到了一个单位里的知识有层：个人、小组、组织。本书说的谱系，也是分层的，他们先画出了一个版本。

◆ 四、分离线在哪里

必须先承认：SECI 并不是单向的。它从个人的隐性知识出发，经过外显、组合，到组织的知识，又经过内隐，回到个人身上。往上走有，往下走也有。所以说“他们只有回流那一半”不够准确，本书不这样说。分离线在别处，共有四条。

第一，终点不同，“我”的位置不同。在他们的螺旋里，个人是资源，也是学习者。个人的隐性知识是原料，组织的知识是产品；内隐化是让员工学会组织已经有的东西。整套循环的目的，是公司创造新产品、新工艺、新能力。本书的谱系里，“我”是知识的一个住处：蒋姐的知识，在被公司沉淀之前，就已经是对效的知识，不是半成品。往下走的终点，也不是“员工学会手册”，而是一个人在自己的难题上长出自己的东西。

拿蒋姐来问，两种看法会问出不同的问题。从 SECI 看，要问的是：蒋姐的心得被转换得完不完整，手册有没有漏掉关键的一步，新人内隐化得快不快。从本书看，要问的多了几件：蒋姐自己的这套东西，十一年里怎样一点点改过，哪些改动留下来了；她在公司之外，比如和别的公司的老客服交流时，这套东西还灵不灵；她这个人，除了手册里的七步，还留下了什么。前一组问题照顾的是公司的能力，后一组问题照顾的是蒋姐这条知识的谱系。两组问题都该问，只是今天几乎只有前一组有人问。

蒋姐这件事还有后话，正好用来看半径。第二年，公司新上了大件家具和上门安装的品类。新客服照着手册里的七步接电话，效果却明显变差：客户生气的原因不再是“货坏了”，而是“师傅没来”、“装了一半走了”，这时候先让对方把气出完，再慢慢说，客户反而更火。蒋姐看了几通录音，说：“这个不是放汽，是要先给他一个时间。”手册里的七步，是在小件商品的电话里验出来的，它的对效半径止于那一类电话，却被印在整个客服部的培训课上。这就是第 24 章说的半径被

强制放大：没有人故意，只是手册的格式里没有一栏写“在哪里验过”。SECI 螺旋会让这本手册变得越来越完整，却不会主动问这一栏。

第二，知识的定义没变。他们沿用“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且辩护常由组织来做。这其实已经暗含了一种社区标准：公司就是那个社区，公司的目标就是辩护的尺度。这一点与本书的“社区内对效”很接近，要老实说出来。但他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理论上的变量：一条知识的社区该多大，没有提出，更没有“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这样的判据。蒋姐的话术，在这家公司的电话里验过，它在另一家公司、另一类客户那里灵不灵，需要什么条件，不是他们的问题。后来野中和他的合作者提出过“场”（ba，大意是共享的情境），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待核：Nonaka 与 Konno 1998 年的相关论文〕。

第三，回流的去向。SECI 的组合化把知识汇进组织的库；本书的回流，终点是公共知识：蒋姐的心得，经过同行的检验，可以走到整个行业、走到更大的社区，而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资产。另外，退出的问题也不一样。本书把“能回写、能退出”当作新的“我们”的判据（见第 39 章）。蒋姐离开公司，她的知识该怎么处理，是被公司带走了，还是她也能带走，这在他们的书里不是中心话题〔待核：书中是否讨论知识的归属与离职〕。这一点不是批评，一本管理学著作有它的取舍；但本书的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

第四，层的划法不同。他们的层是公司的层：个人、小组、组织、组织之间。本书的层是“相似”的层：我、类我、公共。类我社区不按公司的组织架构划，它按谁和我的纠缠相似来划。全国做同一类客户服务的人，散在不同公司，彼此不认识，却可能是蒋姐的类我。SECI 的螺旋是在一个公司围墙里转的，类我社区的圈是跨墙的。

说这四条，并不是要说 SECI 不如本书。它是为企业写的，企业里的问题，它回答得相当好。本书只是把同一件事，放到企业围墙之外、放到“一个人”的尺度上，重新问了一遍。

◆ 五、可能被他们驳倒的地方

第一条：你的“往下长、往回流”，不就是 SECI 换了个名字吗？往下是内隐化加社会化，往回是外显化加组合化，何必另起炉灶？

回答：有重叠，要认。如果仔细比对之后，本书的谱系只是 SECI 的改名，那这一章就应该改成“本书是野中郁次郎的社区版”。本书认为有四处不是改名：一，定义改了，知识是社区内对效的认知，不再是辩护过的真信念；二，多了社区半径这把尺子；三，底层的“我”不是组织的原料，而是知识的住处；四，终点可以是公共知识，不止是一家企业。这四处若被证明站不住，重叠就成了全部。

第二条：企业有利润这个硬检验，一个产品卖不卖得出去，一目了然，知识的好坏会被市场逼出来。你的类我社区没有这个外部压力，谁来保证它不会变成互相夸奖的小圈子？

回答：这是实打实的难处。企业的纪律来自市场，本书的类我社区的纪律，只能来自对效和回写：一条知识解决了难题没有、因此有没有人改了做法。这个纪律软一些，不会自动执行，要靠平台设计和社区习惯支撑。前言里说的三种可能出错的情形，第三种说的就是这件事：如果平台上的“我”，只是包装过的公共内容，没有人认领、没有人回写，本书的原始模型就只是一个愿望。企业的硬检验是个值得学的东西，本书不假装自己已经有了同样硬的东西。

第三条：隐性知识自己说不出来，是公司安排了对话、比喻、集体讨论，才逼出了外显化。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知识库，没有同事追问，没有项目组整理，外显化靠谁？你的“我”一个人，怕是永远只停在隐性里。

回答：这条说得对，也正是本书不把“我”当成孤立一个人的原因。蒋姐讲出“揭开锅盖放一下汽”，是因为项目组一次次问她；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东西说出来，也需要被问的人。本书给这个角色的名字，是类我社区，还有 ChatSDE 这样的发生工具：它们不替你讲，但能一遍遍问你“你那个‘喘气的空当’，是多长？”这个角色谁来担、担得好不好，要看卷九、卷十讲的那套平台能不能做出

来。野中和竹内的书，在这一点上，是对本书的一个提醒：外显化不会自动发生，需要有人问，有场合问。

> **带走的话**
>
> 野中和竹内让一个人的心得走进了公司的议程；本书再问：这条路能不能也通向公共，也通向那个人自己。

小账

承重句　SECI 已有双向与分层，但终点是组织、定义沿用辩护的真信念、层按公司划分；本书的谱系终点含公共知识与“我”，定义改为社区内对效，层按相似划分

分离线　相对野中与竹内——有无社区半径判据、“我”是原料还是住处、能否退出

作废条件　若能证明本书谱系的四处差异均可被 SECI 加“场”的概念完整吸收，则本书此处只是改名

本章留下　蒋姐的“揭开锅盖放一下汽”，和手册封面上的名字

59

第 59 章

维特根斯坦：我知识是不是只有我懂的语言

本章之问　如果有一种知识，社区小到只有“我”一个，那它和一种只有我自己懂的语言，有什么区别？

一、小本子上的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圆桌上，许秀英把压在茶杯底下的小本子抽出来，翻开一页给大家看。这个本子，是那年春天刘医生让她记起来的，一面记吃药，一面记做菜（见第 28 章）。做菜的那几页，有日期，有菜名，后来她自己添了一个记号：菜名后面常常画一个小圈，偶尔是一个小叉。她说：“圈，就是今天这锅对了。叉，是砸了。”

林远是教数学的，最爱较真。他指着一个圈问：“妈，今天这个圈，和上个月那个圈，是一回事吗？”

许秀英说：“是一回事，我自己晓得。”

林远又问：“你怎么知道你没记错？万一你上个月觉得对的，和今天觉得对的，其实差了一点点呢？”

许秀英愣了一会儿，笑了：“你这个问法，我讲不过你。”过了一会儿，她又认真起来，说：“也不是光我自己晓得。你们吃了，盘子刮得干干净净，这个是

圈；剩了半盘，没人伸筷子，我就在心里画个叉，回来才补上本子。你小姨来吃，说一句‘今天的咸淡正好’，我也画圈。光我自己觉得对，我是不敢画圈的。”

林远没有再问。他想起，自己刚才那一问，是某位哲学家问过的一个很有名的问题。第四把椅子上坐下来的是维特根斯坦，这一章也是本卷最难的一章：本书最强的反驳，就在这里。

◆ 二、他说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哲学研究》（1953年，他去世后出版），第 243 节到 315 节前后，通常被称为“私人语言论证”。这一段读起来绕，意思其实可以讲得很日常〔待核：节号范围各家划分略有出入，引用时以所用版本为准〕。

先看他问的是什么。第 243 节问：能不能设想有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用它记下自己的内心体验，比如感觉、心情，供自己使用？这种语言里的词，指的是只有说话的人才可能知道的东西，他自己直接的、私有的感觉；所以别人原则上听不懂〔待核：按原文大意转述〕。

然后是第 258 节的那个设想。有人想记录自己一种反复出现的感觉，决定每逢它出现，就在日记里写一个记号“S”。问题是：下一回他写“S”的时候，凭什么说那是同一种感觉？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核对。他只能凭“觉得是”。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凡是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这句话等于说，在这里谈不上“对”。没有可能出错的地方，也就没有“对”可言。第 265 节还有一个小比方：好比有人为了确认早报上的消息是否可靠，又多买了几份同一天的早报来对。这并没有核对任何东西，不过是把同一个记忆再确认一遍。

第 293 节更出名，就是“盒子里的甲虫”。设想每人手里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称之为“甲虫”的东西，谁也不许看别人的盒子，每人都说自己只有看了自己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他的结论是：盒子里到底有什么，甚至有没有东西，对“甲虫”这个词的用法不起任何作用，它在这场语言游戏里被消掉了〔待核：按原

文大意转述，不作直接引语〕。词的意思，是由大家共同的用法、共同的做法给出的，不是由一个只有一个人能看的东西给出的。

这个论证的靶子，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词的意思首先在我心里，是我给自己的内心对象起的名字，然后才拿出来跟别人交流。维特根斯坦说，反过来才对：先有共同的做法，先有大家彼此一致的“生活形式”，词的意思才站得住。他在别处还说，遵守一条规则，是一种实践，不可能一个人私下“遵守”〔待核：第 202 节，及“生活形式”的一致见第 241 节前后〕。

后来很多人沿着这条线往下读。克里普克 1982 年的书《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把这个问题读成了关于规则与社群的怀疑论，影响很大，也引来许多争议，究竟社群在论证里占多大分量，至今不是定论〔待核：该书出版信息与争议状况〕。还有一场更早的争论：1954 年，艾耶尔（A. J. Ayer）问，一个被抛到荒岛上的鲁滨逊，能不能有一种自己的语言；拉什·里斯（Rush Rhees）在同一场讨论里持相反的看法〔待核：两人 1954 年论文的出处与各自观点〕。这场争论说明，“私人”到底指什么，是可以争的。

◆ 三、为什么说它是最强的反驳

它强，因为它打在本书的神经上。

本书说，最小的社区，是“我和我的历史”，半径可以为一。许秀英的“看锅”，周伯年的那一下，都是半径为一的知识。乍听起来，这和“只有我能懂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一个人的社区，一个人的标准，一个人的用法。如果维特根斯坦是对的，那么“一个人的社区”就是自相矛盾，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就没有“对”与“错”的区分。一旦如此，我知识的“对效”，也会退化成“我觉得对效”。本书一路讲的检验，全部落空。

所以这一章不能轻轻放过。要回答的是：我知识为什么不是私人语言。

四、我知识为什么不是私人语言

回答分五层。先看一张对照表，把两件东西并排放着。

	私人语言（他设想的）	我知识（本书说的）
词从哪里来	我给自己的内心对象起名	从“我们”的话里借来，如“咸”“淡”“烫”
说的是什么	只有我能知道的感觉	世界上的事：这锅、这块肉、这个人的口味
谁能检查	原则上只有我自己	盘子、剩菜、家人的口、身体的反应、医案上的记录
别人能不能学	原则上不能	能，至少能学一部分，如徒弟、类我

第一层，词是借来的。许秀英的小本子上写的，是“咸”“淡”“老”“嫩”这些大家的词；她的做法，是从最普通的辣椒炒肉做法上一步步长出来的（见导论、第 28 章）。我知识不是从零开始造出来的暗号，它是从“我们”那里长出来的，因此带着“我们”的用法。这一点把它和维特根斯坦那个自己造记号“S”的人区分开了。

第二层，指向的不是内心的甲虫，是桌上的菜。“S”指的是只有记录者知道的感觉；“今天这锅对了”指的是一盘菜在一个家庭里被吃掉的方式。甲虫在盒子里，菜在桌子上。我知识所说的，主要是世界上的事和做事的后果，而不是内心的私有对象。

第三层，检查不在我一个人的记忆里。第 265 节的那个多买几份早报的人，是用同一个记忆去核对同一个记忆。许秀英的圈不是这样画的：盘子刮得干净不干净，小姨说咸淡怎样，都是锅外面的东西。周伯年的医案，五十年的纸页，复诊时病人自己说的话，都是别人也看得到的。这就是第 33 章说的“对效”：它的凭据在我之外。

第四层，别人能接过去。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是原则上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我知识不是。周伯年的徒弟，慢慢能摸出一部分；林远的年轻同事，两个月后长出了自己的一眼（见第 56 章）；类我社区里的人，可以拿去试，在自己的情形

里验一遍，再说灵不灵。我知识也许不能全部传，但原则上，能传、能被检验的部分，不是零。

第五层，“一个人的社区”不等于“一个人的世界”。本书说的半径为一，是说这条知识的验证范围，眼下是一个人和他的历史；它不是说，这个人和别人隔绝，也不是说，验证只能在他的头脑里。我知识住在谱系最下面一层，上面有类我社区，再上面有公共知识，它们之间有往下的长、往回的流。树梢是最小的一片叶子，但它长在树上。

有人会追问第五层：一个人和他的历史，不就是他自己和他的记忆吗？这不正是第 265 节批评的那个只靠记忆核对记忆的圈？区别在于，“我的历史”不只是记忆。它包括写下来的医案、小本子、被吃掉的盘子、膝盖在下一个周六的反应、别人在不同时候说过的话。这些是留在世界上的痕迹，记忆错了，痕迹还在。把“我的历史”读成一个人的记忆，是把它读窄了。

再借一个极端的例子试试：鲁滨逊独自在岛上，没有第二个人，他渔网织得好不好，算不算知识？艾耶尔和里斯当年争的是这样的人有没有自己的语言〔待核〕。就渔网来说，答案不用争：网破了，鱼跑了，这是岛上最硬的检查。一个人的社区，可以靠世界本身来检验，不必靠另一个人的嘴。只有当他想用词去谈那些没有任何外在后果的内心对象时，维特根斯坦的难题才变得紧迫。

五层合起来，回答是：我知识的“半径为一”，和私人语言的“原则上只有一个人懂”，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知识住处最小的那一层，后者是意义的来源被锁在内心。

◆ 五、他占住了什么，分离线在哪里

维特根斯坦占住的是一块很硬的地：意义和对错，需要公共的做法、公共的检查。这块地本书不仅不想拆，还靠它站着。“对效”这个词，要有外面的东西能验，正是他这条论证的后果。

分离线在于，他讲的是语言和意义，是“一个词怎样才有意思”，本书讲的是知识的范围，是“一条知识在哪里被检验”。他用“社群”和“生活形式”，回答的是意义的条件；本书用“社区”，回答的是知识的住处与半径。两个词读音相近，担的活不同。把二者混在一起，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推论：既然语言必须是公共的，所以知识必须对所有人都成立。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这样说。公共，不等于全人类。老钟的燕子，只在他那条冲、那几个季节里灵，却完全是公共的：邻居看得见，能验。

◆ 六、可能被他驳倒的地方

第一条：许秀英说“这锅对了”，那个“对了”的感觉，终究还是只有她自己有。这一块私人的东西，你怎么处理?

回答：这一块确实是私人的，本书不把它当作知识的主体。那种“对了”的感觉，和“S”一样，在维特根斯坦的检验下通不过。本书承重的不是这个感觉，而是由这个感觉带出的做法和结果：她加了多少盐，盘子是否见底，下一回怎么调。感觉是向导，不是证据。如果有人把“我感觉对”当作我知识，那是第 35 章说的第一张脸：私见。

第二条：你说类我社区是“相似的人”，相似由什么来判定? 如果判定相似的，是一个算法，那么这个社区里的“一致”，也许不是任何生活形式里的一致，只是文本的相像。AI 生成的内容再多，也没有一种共同的做法在里面，这样的类我社区，在我这里算不算验证?

回答：不算。这一条是本书必须认下来的真风险。类我社区的检验价值，来自其中的人真的在各自的情形里试过、用过、回报过；账号和文本的相像，不是检验。维特根斯坦强调的“一致”，是做法上的一致，不是意见的雷同。一个由机器生成的、彼此夸奖的“类我社区”，会重新落进“我觉得对”的老坑。卷十讲平台时，这是最该盯住的一点。

第三条：你的类我散在各个城市，彼此不认识，没有一同过日子，没有共同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说的一致，是在共同的做法里的一致。陌生人之间的相似，凭什么成为检验？

回答：光是口味、偏好的相似，不够，本书同意。类我之所以能做检验，是因为他们有一部分共同的做法和共同的难题：同一行当的人，做着同一类事，面对同一种纠缠。这是一种较薄的生活形式，但是真的。做同一类客户电话的人，隔着千里，对“客户在气头上怎么接”，有可以互相对照的做法和后果。若只剩下偏好的相像，没有做法的相接，类我就不成立，这一点放进第 32 章的检验里。

第四条：就算盘子见底、小姨点头，这些也只是外在的反应，“对效”的判断，最后还是许秀英自己下的。

回答：对，最后的判断总得有人下。但这并不使它成为私人的，就像法官最后下判决，判决也不是私人的。判断依据的是别人也能看到的东西，判断本身也可以被别人复核。真正私人的，是依据本身只有一个人看得见的判断。

> **带走的话**
>
> 我知识不是只有我懂的语言。它借的是大家的词，说的是桌上的事，检查的东西在我之外，别人能接过去。

小账

承重句　我知识的“半径为一”不是私人语言：词借自“我们”、所指在世界上、检验在我之外、别人可接

分离线　相对维特根斯坦——他论意义的公共条件，本书论知识的范围；公共≠全人类；我们赞同他，不赞同“公共必须等于同一”

作废条件　若一条“我知识”的内容被证明原则上无法被任何他人检验或学习，则它就是私人语言，不是知识；若类我社区的一致可被机器文本完全冒充，则第二层检验失效

本章留下　许秀英的小本子，和“光我自己觉得对，我是不敢画圈的”

60

第 60 章

AI 时代的新书与“超级个体”：把“我”留在知识之外，还是之内

本章之问　这两年，好几本书和一大批文章都说旧的知识经济在崩塌，都在替个人找出路。出路为什么不是本书这一条?

一、何小满翻过来的手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圆桌上，何小满把一直扣着的手机翻了过来，屏幕上是朋友转给她的一篇文章，标题大意是“超级个体时代：把 AI 当员工，把自己当公司”。文章说，AI 什么都会，会写、会算、会查，所以靠“知道”吃饭的路走不通了；未来属于有判断力、有品味、有人味的个人，一个人加一群 AI，就是一家公司。

她说，读完很兴奋，睡前又有点不安。不安来自一个很具体的小问题：文章说她的价值是“判断力”，可她把自己这几个月攒的东西翻了一遍，找不出哪一页写着“我的判断力”。判断力在哪里？怎么看见？怎么让别人知道它在变好？它要是一直只在她脑子里，她自己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在长?

周伯年慢慢说了一句：“我那一箱子医案，也是这么个意思。”他没往下讲，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判断”，是摆在一只箱子里的。

第五把椅子，也是本卷最后一把，坐下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排人：几本新书的作者，和一批没有署名、却声音很大的“超级个体”论。

◆ 二、这一波书和文章说了什么

先交代一件事。本章对这几本书的概括，只依据出版社和销售页的介绍、一篇书评，和几篇文章，没有通读原书，全部标〔待核〕。能确认的只有大意，细节宁缺勿滥。

桑吉特·保罗·乔杜里（Sangeet Paul Choudary）的《重洗牌》（Reshuffle: Who wins when AI restacks the knowledge economy，大意为：AI 重新叠放知识经济，谁是赢家），2025 年 7 月出版（据售书页面）。据售书页面和书评，他的核心论点是：AI 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任务，而是任务周围整个系统的结构，价值和控制权会在组织和市场里重新分配；过去定义专长的“know-how”（做事的门道）正从人迁到 AI 工具里，专长被拆开，变得可租用、可重新组合；对个人，书评概括他的建议是“不要追着技能跑，要追约束”，也就是看价值在系统里的哪个位置被添加，把自己放到那条路上，再把人的能力转向统筹与判断〔待核：以上仅据售书页面与两篇书评，未通读原书；书评的概括不等于原话〕。

劳伦斯·福特（Lawrence Ford）的《世界不需要你》（The World Doesn't Need You: The End of Work: Reclaiming Purpose in the Age of AI，大意为：工作的终结，在 AI 时代重拾使命感），2025 年 12 月出版（Ideapress 出版社，西蒙与舒斯特发行），出版社页面称它获 2026 年独立出版奖（Independent Press Award）。出版社的介绍说：知识经济正在崩塌，因为 AI 在思考、记忆、产出上已经超过人；学位和头衔不再保证价值；福特提出一种“智慧优势”（wisdom advantage），说那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带来的东西〔待核：仅据出版社页面，未读原书；“智慧”在书里的界定未知。出版年按页面统一为 2025 年 12 月，不是任务书所写的 2026〕。

伊莱贾·洛（Elijah Low）的《AI 冲击》（AI Shock: The End of Labor and Knowledge As We Know It, and the Rise of Personal Economic

Value，大意为：劳动与知识的终结，和个人经济价值的兴起）。据有声书页面的介绍，他提出一个“个人经济价值”（PEV）框架，教读者去评估和加强五种 AI 无法复制的人类特质；页面没有列出这五种是什么〔待核：五种特质；出版年与出版社未核到；仅据有声书页面〕。

最后是中文世界的“超级个体”“一人公司”“个人加 AI 等于公司”这一路说法。它不是一本书，是这两年反复出现的一类文章和课程。有文章把它的声势追到 2024 年初 OpenAI 的奥特曼说过的一句话：AI 时代一个人有可能办起一家估值十亿美元的公司〔待核：时间与措辞〕。同一篇文章还说，“一人公司”并不是真的一个人，而是一位创始人用 AI 和外部资源扩展自己的能力〔待核〕。

◆ 三、他们占住了什么

他们占住了三块地，本书都认账。

第一，承认旧知识经济在崩塌。福特说 AI 在思考、记忆和产出上超过了人，乔杜里说专长的门道正从人迁进工具，这与本书第 19 章讲的“发现死亡”同一个方向：共同的知识变得极便宜，靠“知道”吃饭的路窄了。这个诊断，他们说得比本书更早也更响。

第二，把个人重新当成一个经济单位。一个人加一批 AI，能做过去一家公司的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是口号。它让“个人”重新有了分量。本书讲“我”，正要这个分量。

第三，具体的操作经验。乔杜里讲重组模块、找约束，超级个体论讲怎么用工具放大一个人的产出，这些是本书没有、也不打算有的实务。

这里还有一层要点明：超级个体论其实把经济的单位缩到了半径为一，这与本书把知识的最小社区落到“我”，是同一个方向的移动。区别在于，他们缩的是做事的单位，本书缩的是知识的单位。一个人加一批 AI 能做一家公司的事，这是产出的缩小；一个人的判断在他自己的社区里被检验、被积累，这是知识的缩小。前者已经在发生，后者正是本书想补上的那一半。

◆ 四、分离线在哪里

这几家的路各不相同，本书的读法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动作：**把“我”的价值，挪到知识的外面**。

福特放在“智慧”里，洛放在“五种人类特质”里，中文的超级个体论放在“判断力、品味、人味”里，乔杜里放在系统中的位置与杠杆里。这是本书对他们潜台词的读法：“知识”是 AI 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人要在知识之外找自己。

这个动作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默认没变：他们说的“知识”，仍是旧定义里的那种知识，是可存、可查、可复述、可产出的，也就是 AI 能做的，也就是大社区里那一层公共知识。既然知识就是这个，“我”当然只能活在别处。

本书的动作相反：改定义，让“我”留在知识里。知识是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最小的社区是“我和我的历史”，所以周伯年的那一箱医案、当场开出的方子，就是知识，是我知识。

	承认什么	把“我”放在哪里	与本书的分离
乔杜里	专长被拆开、从人迁进工具与平台	系统中价值被添加的位置、重新组合的杠杆	价值在位置，不在知识；本书的“我”是知识的住处
福特	知识经济崩塌，AI 在思考、记忆、产出上超过人	智慧，只有个人能带来	智慧无检验路径；本书给出对效与回写
洛	学位、头衔、知识的价值被取代	五种 AI 无法复制的人类特质	特质是宣称；本书要求谱系、检验、回流
中文超级个体论	个人加 AI 可以抵一家公司	判断力、品味、人味	放大的是产出，没有回流

拿何小满的难处试一试。假如她把“判断力”放回知识里，做法是很具体的：每次她判断某款商品“撑不过两周，别补货”，就在知识库里记一笔，写下判断、依据、一两周后的结果。三十条记下来，她可以数：对了二十二条，错了八条，错的那八条里，有五条是同一类原因，她把这类原因写成一条新的提醒，下次判断时

先看它。到这一步，“我的判断力”就不再是睡前的一团雾，而是一页一页的记录，有对有错，错了会改，别人也看得懂，可以拿去和另一个做同类生意的人对一对。这就是对效与回写。放在知识外面的“判断力”，做不到这一步。

对乔杜里要多说一句公道话。照售书页面和书评转述，他的分析主要是针对系统和组织的，讲的是 AI 怎样改变价值在系统里的分配，并没有一个关于“知识是什么”的专门论断；书评还说，他认为人的能力要转向统筹与判断，并没有叫人只靠“人味”。把他和福特、洛放在一排，只是因为他们对个人的建议有一个共同的落点，不是说他们的论证相同〔待核：需通读原书确认他对“个人价值在哪里”的具体说法〕。同样，这些建议对很多正处在转型中的人是有用的：学会重新组合工具，学会找到系统里的杠杆，这些本书不反对，也不替代。本书的分歧很窄，只在一处：这些建议没有回答“我的认识”该住在哪里。

这个差别在实际中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是检验。放在知识外面的“智慧”“人味”“判断力”，很难被检验、被教、被一点点养大。何小满睡前的不安，正是这个：她找不到“我的判断力”在哪一页。本书把这种东西放回知识里，是为了让它有检验的办法：它在哪个社区里对效，对了几回，错了几回，错了怎样改。放在外面的“我”，只能靠宣称；放在里面的“我”，可以走谱系。

第二个是流向。这几家的出路，都是个人对市场：把自己不可复制的部分卖出去。本书多一条回流：我知识经过类我检验，可以回写到公共知识，让大家的知识更新。他们的个人，是一个终点；本书的“我”，是谱系里的一环。

◆ 五、可能被他们驳倒的地方

第一条：福特会说：不是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是知识。关心、承担、意义感、勇气，这些是知识吗？你把“我”硬塞进知识里，等于把最人的东西降成了一堆材料。

回答：本书没有主张“我”就是知识。三界里，自我世界里有感受、有爱、有意义，理念世界里才有知识。本书守的只是一小块：一个人认识世界的那一部分，不该被放到知识的外面去。关心和勇气，本书不吞并，它们留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周伯年的医案是知识；他对病人的挂心，不是医案，也不必变成医案。

补一条：福特说的“智慧”，会不会和你说的“我知识”是同一件东西，只是名字不同？

回答：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如果他的“智慧”允许被检验、被回写、被别人接过去，那它和我知识就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叫法，分歧只在用词。但从介绍看，他强调的是“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带来”，这句话朝着不可检验、不可传递的方向倾斜；一旦朝这个方向走，它就成了一种宣称，而本书要的是一种谱系。两者的分界，不在名字，在于有没有一条让它被检验、被回流的路〔待核：福特书中对智慧的具体界定，需读原书〕。

第二条：市场不管你的定义。一个人靠位置、杠杆、人味就赚到了钱，你的“我知识”没人付费，这本书说得再好有什么用？

回答：这是实话，也是本书的作废条件之一：如果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拥有我知识的人，和只靠公共知识加 AI 的人，在解决自己的难题上没有区别，前言所说“我的知识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就要大打折扣（见前言）。本书对“我的知识”如何成为财产，另有处理（见第 55 章，及第 198 号）。这里只说一句：判断它值不值钱，应当去看实证，不是看谁的说法更动听。

第三条：乔杜里的提醒最难对付：如果隐性知识都在被搬出个人的头脑，进入平台，你的“我知识”放在平台上，不也会被吸走？到那时，平台里的是别人的“类我”，你的“我”被平台汇总、被平台定价。

回答：这条要认真对待，本书没有现成的完整答案。能说的只有两点：一，本书把“能回写、能退出”当作判据（第 39 章），一个不让人退出的平台，按本书自己的标准，就不是新的“我们”，只是换一种方式吃掉“我”；二，个体 RAG 属于谁、放在哪里，是卷九、卷十要回答的问题，答案若站不住，这一条就成立。

◆ 六、桌上的东西

茶凉了。五位熟人各自把东西收回去：草稿纸，斗笠，小本子，手机，脉枕。空椅子上的邻居们没有被送走，他们的话留在书里，和本书的话并排放着。

把五把椅子上的人放在一起看，分离线就清楚了。波兰尼让知识里有了人，弗莱克与库恩让知识有了社区，野中与竹内让个人的心得走进了组织，维特根斯坦逼着“我”拿出外面的检验，这几年的新书则告诉我们，旧的知识经济正在塌。本书借了他们每一家的东西，也要对每一家说清楚：我在哪里和你们不同，我在哪里可能被你们驳倒。

还有一句是留给读者自己的。这五家里，没有一家是敌人。读完一圈，你会发现，本书最重要的几个词，“人”“社区”“隐性”“检验”“回流”“个人的位置”，都是从他们那里借来的；本书自己多出来的，只有一个很窄的东西：知识的住处可以小到一个人，而且小到一个人的知识，也要走一条谱系。这个窄的东西若站不住，其余的借来的，仍然是他们的。

> **带走的话**
>
> 别人把“我”留在知识之外，本书把“我”留在知识之内；留在里面的“我”，就得经得起检验。

小账

承重句　这一波新书与超级个体论共同的动作，是把“我”的价值挪到知识之外；本书改定义，把“我”留在知识里，使之可检验、可回流

分离线　相对乔杜里、福特、洛与中文超级个体论——放在知识外的“我”只能宣称，放在内的“我”可走谱系

作废条件　若实证显示拥有我知识者与仅用公共知识加 AI 者无差别，或个体 RAG 无法避免被平台吸走，则本书立场大打折扣

本章留下　何小满翻过来的手机，和周伯年那句“我那一箱子医案，也是这么个意思”

结 语

从“我思”到“我们思”，再到“我生”

◆ 回到河边

这本书开头，是一个人早上沿河跑步，跑完之后，手机告诉他今天超过了多少人。

现在可以回头看那条河边的早晨了。

林远还是每天早上跑步。他的手机还是会给他排名，他女儿的体测还是按统一的分数表计分，他岳母还是不肯把“盐放多少”写进菜谱。这些事一件也没有变。变的是他看这些事的方式。

他知道了排名没有错。排名是公共知识在量他：全国几百万人的跑步数据，对“怎样跑才不容易受伤、怎样算进步”这类问题，确实有很多可以告诉他的东西。他不必为此生气，也不必把软件删掉。他只是知道了，排名量到的，是他和几百万人共有的那一部分；量不到的，是他右膝在青石板路上的感觉、是河边那几个周六固定出现的跑友、是他自己一周一周记下来的备注。那一部分，是他的类我知识和他的我知识，在另一个社区里，有另一种检验。

知道这一点，矛盾并没有消失，可它换了一个位置。以前是“我”与“我们”的对立，现在是不同半径的社区之间的搭配。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好几个社区里：全人类的、相似的人的、自己的。问题不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这一条知识，该由哪个社区来检验”。

◆ 七条命题，合成一句话

全书立了七条承重命题。到了结语，可以把它们压成一条线。

今天的人心里越来越是“我”，手上越来越是“我们”（命题一）。病根在于知识被定义为人人同一的认识，它造出的技术也只能是人人同一的技术（命题二）。同一性不是知识的本质，只是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而今天的社区被强制成了全人类（命题三）。知识应当重新定义为在某一社区之内对效的认知，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命题四）。于是知识有了谱系：从公共知识，到类我知识，到我知识，往下走是“我”的诞生，往回流是“我们”的新生（命题五）。承载这条谱系的，是 SDE 发生学、个体的 RAG 和大模型的调用三位一体，SDE 知识发生平台是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系统实例，所谓“最原始的模型”，原始在起点，不在最强（命题六）。一个人在这条谱系里的符号，不是一份描述，而是分布、场和美，这套符号也是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命题七）。

压成一句话，就是导论里那句：**知识不是人人都一样的认识，而是在某个社区里对效的认识；“我”，是最小的那个社区**。

◆ 从“我思”到“我们思”，再到“我生”

结语的题目借用了西方哲学里最有名的一句话。

在笛卡尔那里，知识的地基是“我思”：我在怀疑，我在想，所以我存在。那个“我”，后来被康德、胡塞尔写成了人人同一的先验主体。“我思”是一个人的，可它被设计成对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它没有给每个人自己的“我”留位置（见卷二）。

当代的哲学又走了一步，从“我思”走向“我们思”：知识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想出来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对话、共识里形成的（哈贝马斯一路，见第 9 章）。这一步很重要，它把社区放进了知识。可是“我们思”的“我们”，仍然被理解为人人都能同意的那个我们，同一性只是从天上降到了人与人之间。

本书想再走一步。“我们思”需要一个“我生”：知识要从“我们”里长出来，长成一个人自己的知识，这个人又把它带回“我们”，让“我们”也长出新的东西。“生”在这里不是出生的生，而是发生的生。“我”不是被预先给定的地基，而是一条一条谱系发生出来的东西。

这三步不是一个替代另一个，而是一层包着一层。没有“我思”，就没有一个人自己去想的起点；没有“我们思”，一个人的想就没有检验，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我生”，“我们思”就只是一个把人都收进去的大框子。三步合起来，才是一条完整的谱系。

◆ 五个人，一张圆桌

在卷十二的圆桌上，五位陪读人物各带着自己的知识坐了下来。现在可以最后看一眼他们。

周伯年的樟木箱还在诊室角落里，只是箱子旁边多了一块屏幕。他自己不大会敲字，孙女和徒弟替他把医案页边的按语录了进去。他说：“箱子里是我的五十年，平台上是我五十年的样子。”他不担心平台上的东西抄走了他，因为他知道，抄走的是样子，当场开方的那一下，在他手上。

老钟的田还在山冲里。他看天说话，不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也不拒绝它。他的孙子钟亮在一个小本子上，一栏一栏地记着爷爷的话和当天的天，三栏本越记越厚。老钟不知道这叫什么，只知道“这样记下来，我死了以后孩子们还看得懂”。

许秀英的小本子上，“盐放多少要看锅”被拆开了：看什么锅，看什么肉，看谁来吃。她的女儿拿走了那一页，开始照着做。许秀英第一次发现，她的“看锅”是可以传的，只是不能原样传，要被对方的锅改一遍。

何小满的知识库里开始记下一条一条商品判断，写明依据，也写明后来对了还是错了；她的类我社区里有沈岚，也有一个试了她的方法后说“不灵”的阿荷。不灵的反馈，被记进了她的账里。她说，那一条比灵的几十条都有用。

林远在河边。他的右膝还是不太好，可他已经不再只看排名，开始写自己的备注，也读跑友的备注。

五个人，五个半径不同的社区，都在各自的谱系里往下长、往回流。这就是这本书想说的新理念世界，样子并不神秘，就是这样一些人，在做各自对效的事，同时认下彼此。

◆ 三本书，合起来读

《我和我们》讲共生：同一个人和 AI 的复合体，怎样既成为“复合的我”，又成为共同探索的“我们”；它从三界出发，把这件事落到教育、健康和事业。

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讲所有：来源链断裂之后，知识第一次可以为他人生产而不必交出自己，于是第一次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本书讲发生：知识到底是什么；“我的知识”凭什么也是知识；它又怎样从“我们的知识”里长出来。

三本书各管一条线，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问题：有了新的知识观（本书），“我的知识”才有资格成为财产（第 198 号），拥有“我的知识”的人才能与别人共生而不被吞没（《我和我们》）。教育、健康、事业怎样落地，请读《我和我们》的后几编；“我的知识”怎样成为财产，请读第 198 号讲私有知识的第五编及其后各编〔待核：两书的编次与内容，现据站上简介与编题〕。

◆ 这本书还欠什么

一本讲对效的书，应当在结尾说清楚自己还欠着什么。

第一，欠一个真实的读数。卷七、卷八、卷十一和附录乙写了一批可以被事实驳倒的预测，例如类我社区里长出来的我知识，其对效率是否真的高于只用公共知识的人。这些预测现在还没有数据。到了约定的时间，应当有人拿事实来结算，结算的结果不论好坏，都应当写回这本书的下一版。

第二，欠一个走通的回流。本书反复说，谱系必须双向，往下走只是一半。就写作时能看到的公开页面而言，平台上往下走的部分已经有了形状，往回流的通道还没有看到走通。如果回流始终发生不了，第五条命题就要改写。

第三，欠一个更公平的比较。本书对波兰尼、弗莱克与库恩、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维特根斯坦，以及几本 AI 时代的新书，写了分离线，也写了本书可能被

他们驳倒的地方。可是对这些思想家，本书只做了一次对话，他们的回应，要靠读者和未来的研究者来写。

第四，欠一个关于“我”的警惕。“我的知识”这个说法，既可以是一个人长出自己的思想，也可能被用来替私见辩护。卷七写了三张伪我知识的脸，可那只是一个开始。每一个用“我的知识”这个词的人，都应当先问自己：它在谁身上对效？我有没有因它改变过做法？

◆ 一句话，再说一遍

这本书从一次跑步开始，在一次跑步里被想到。结尾还是回到跑步。

有一个人在河边跑，他听见自己的脚步，也知道几百万人的脚步。他不必在两者之间选择。他需要的，是一条路，让他的脚步可以被听见、被检验、被带回去，让自己长出来，也让别人长出来。

知识不是人人都一样的认识，而是在某个社区里对效的认识。“我”，是最小的那个社区。

附 录

附录甲　术语表

显露（S）　一件事被摆出来、看得见、站得住的样子。显露稳定下来，就是通常说的结构。

差异序列（D）　一件事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

特征纠缠（E）　很多东西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整体的那股劲。

三方程　S＝F(D,E)，D＝G(S,E)，E＝H(S,D)。三样东西互相生，谁也离不开谁。

六路径　三个维度的六种先后次序（如 E→D→S、S→D→E、D→E→S……），不是两个维度之间的单箭头。

三原理　三个维度中某两个发生矛盾，形成推动第三个维度改变的动力。

三界　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自我世界。

发现学／发生学　发现学认为知识先在，等人去发现并确认其对所有人都一样；发生学认为知识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发生出来，有来处、有社区、会被回写。

回写　发生之后，回过头来改写自己原来的做法和材料。

同一性　一条认识对所有人都一样、都能重复确认。在本书中，它被读作社区覆盖全人类时知识呈现的样子。

社区性　每一条知识都活在某个社区里，由这个社区来检验、使用和传承。

社区半径　一条知识的检验与使用所覆盖的社区范围，从全人类，到相似的人，到一个人自己。

对效半径　一条知识实际能够对效的范围。判据是：社区半径应当等于对效半径。

对效　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上，这条知识确实解决了问题，并经得起再次检验。

公共知识／类我知识／我知识　谱系的三层，对应全人类的社区、相似的人聚成的社区、我和我的历史这个最小的社区。

类我　和我相似的人的集合；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在某些关键条件上与我相近、其经验对我可迁移的人。

往下走／回流　往下走指从公共知识到类我知识再到我知识，是“我”的诞生；回流指我知识经类我检验，回写到公共知识，是“我们”的新生。

三位一体　SDE 发生学、个体的 RAG、大模型的调用，三者合起来，基于“我们的知识”发生“我的知识”。

RAG（检索增强生成）　先到“我的材料库”里找出相关材料，再让大模型带着这些材料来回答。

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之美　“我”的符号的三层：分布是理念被摆出来、看得见、查得到；场是理念体系形成的引力区，新问题进来会被重新排布；美是理念对效，吸引相似的人自己聚来。

最原始（模型）　本书的收窄读法：第一个按双向谱系去设计的系统实例；“原始”指起点、最简、会长，不指最强，也不指已经做成。

我们读作　本书对 SDE 概念的推断性读法，区别于王德生的原话；全书凡写“我们读作”之处，均为推断。

附录乙　读数、预测与作废条件

乙-0　使用说明

本附录的读数只用于检验本书的命题，不进入任何考核、评比或排名。任何机构不得拿它来给个人或社区打分。

乙-1　核心读数

分布的读数　一个人（或一个社区）公开的东西里，有多大比例经过了本人的回写与认领。回写指发生之后改写了原来的做法或材料；认领指本人能说出这一条是怎样来的。读数低，说明“分布”可能是堆出来的。

场的读数　新发生出来的命题，有多大比例改变了这个人的实际做法。读数低，说明“场”只是在说话，没有在起作用。

美的读数　社区里的吸引有多大比例是自来的（没有被催促、没有被奖励）、有多大比例回访。读数低，说明“美”是推出来的。

迁移读数　一条类我知识，在相似的人之间能否被复现；复现的条件与偏差要同时记账。

回流读数　一年之内，有多少条我知识经类我检验后，回写到了公共知识的某个位置，并被记在案。

乙-2　写死的预测

1. 在同等时间里，加入类我社区、使用三位一体方式长出我知识的人，其我知识的对效率，高于只用公共知识的人。
2. 一个社区若有能回写、能退出的机制，其成员一年后的留存与回访，高于没有这类机制的社区。

3. 一个账号里经过本人回写与认领的内容占比越高，类我社区里的自来回访越多。
4. 公共知识被我知识回写更新的频率，在引入类我检验的领域，高于没有引入的领域。
5. 二十人三配置盲评（第 44 章设计）中，三样齐备者的产出更多被本人认作“是我的”并改变了此后做法；尚未做过。
6. 场的外来测验（第 53 章提议）中，回答比“一般好建议”更像主人；尚未做过。

乙-3　总的作废条件

- 若预测 1 在合理时间窗口内不成立，则“我的知识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要紧的那一种”这条命题要大打折扣。
- 若预测 2、4 不成立，则第五条命题（双向谱系）不成立，新理念世界没有调和矛盾，只是把矛盾换了位置。
- 若预测 3 不成立，则第六、第七条命题所说的“原始模型”（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系统实例）只是愿望。
- 若预测 5 不成立，则第 44 章“缺一不可”之说收回；若预测 6 不成立，则第 53 章粒子、波、场三个读法要丢掉或合并。
- 零结果先查窗口：知识的发生与回流是慢的，过早结算是对本书不公平的。

截止日期的约定，由出版者与著者另行写定。

乙-4　各章作废条件汇总（取自各章小账）

- **第 1 章　一个人跑步，手机给他排名**：如果多数人在被统一指标量过之后，并不觉得失去了什么，而且他们最好的那部分经验恰好就是指标能量到的那部分，本章的矛盾就只是少数人的感受。

- **第 2 章　两种“我们”**：如果能找到一种靠技术相连、规模很大，而成员的特殊情况确实能改写其共同尺子的“我们”，本章把纠缠划给理念相连一边的分法就要修改。
- **第 3 章　矛盾的精确形状**：如果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场所，让个人经验在其中被稳定地显露、比较和筛选，而它所依据的仍只是“人人一样”的知识定义，本章“病在理念世界”的判断就要退一步。
- **第 4 章　病根不在三界之间，在知识的定义里**：如果能证明技术的统一主要由成本与管理决定，而在知识定义改变之后，统一性技术的形态几乎不变，命题二“同一性知识只能造出统一性技术”就要降为“之一”。
- **第 5 章　为什么只能是理念世界**：如果能在不改变“什么算知识”的前提下，靠制度或技术让个人的对效经验稳定进入公共判断，“只能是理念世界”就要改为“最好是理念世界”。
- **第 6 章　柏拉图：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同一**：若能表明柏拉图把求知之路本身也算作知识，本章对“我没有位置”的判断要改。
- **第 7 章　亚里士多德与经院：普遍者才可知**：若能表明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智慧算作与科学同等的知识，本章“抽屉”之说要改写。
- **第 8 章　笛卡尔与康德：人人都有的同一个理性**：若能表明“先验形式”本身也随社区而变，且康德承认这一点，本章“焊死”之判要收窄。
- **第 9 章　胡塞尔与哈贝马斯：同一性降到了人与人之间**：若对效作为依据在小社区里比论证更易作假、更易被操纵，本章主张须收回。
- **第 10 章　科学的可重复性：同一性最成功的形态，也是它的边界**：若能表明一切看似因班而异的效应，最终都可被更细的可重复规律全部吸收，本章“边界”之说要撤回。
- **第 11 章　天理：理一分殊**：若能说明朱熹之理不依赖任何社区的长期承认也处处对效，本章读法失效。

- **第 12 章　心即理：王阳明的例外与回收**：若能证明良知的内容确与个人历史无关、在人人身上判出同一是非，“回收”之说失效。
- **第 13 章　梵我一如**：若能说明“梵我一如”的认识不依赖经典、师承与修行社区也同样得到与传承，本章“半径不等”之说失效。
- **第 14 章　无我与共业**：若佛教主流传统确实认为缘起之理随众生社区不同而成立与否，本章“发现学”之读法失效。
- **第 15 章　三种文化同一个顺序**：若能找到某一主流传统明确把“只对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对效的认识”认作与普遍之理同等的知识，本章“同一顺序”之说须修正。
- **第 16 章　同一性的知识造出统一性的技术**：若能找到一种成熟的统一性技术，它在知识定义上并不要求“对所有人同一”，本章的传导链即不成立。
- **第 17 章　工业时代：人被做成零件**：若标准化的教育与医疗已普遍为“只在一个人或一小群人身上对效”的认识留出被记录与回写的正式位置，本章的诊断即过时。
- **第 18 章　被强制为全人类**：若大模型在没有个人材料输入时，也能稳定地写出属于某一个小社区、而非大社区平均的东西，本章“压缩成一台机器”的判断须修改。
- **第 19 章　发现死亡**：若共同知识免费之后，靠共同知识聚起来的学校、学会、专业团体凝聚力并未下降，“发现死亡”即言过其实。
- **第 20 章　旧理念世界为什么救不了**：若能找到一种旧理念世界，既不要求先交出“我”，又允许成员自由回写其根本说法与无代价退出，本章的结构判断须修改。
- **第 21 章　每一条知识都有一个社区**：若能证明老钟那类认识的全部条件都可以无损写成普遍规律的参数，“社区”一词就是多余的。

- **第 22 章　同一性就是社区覆盖全人类**：若能找出一类知识，它在全人类之间同一，却不是因为条件在全人类之间相似、也未在全人类之间被验过，本章的说法就要修改。
- **第 23 章　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若对效半径根本无法被任何社区以任何方式估出，或估出来与实际对效毫无关系，判据就不能用。
- **第 24 章　两种错位**：若能证明统一技术对小社区知识的截断可以由平均增产完全补偿、且那些知识日后可无损找回，“主病”一说就要降级。
- **第 25 章　知识的新定义**：若社区一旦被承认，人们普遍借“我们这里不一样”去拆全人类层的知识而无法被拦住，“不是相对主义”一说就站不住。
- **第 26 章　公共知识（全人类的社区）**：若能证明某种“我知识”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公共知识而对效，本章“根”的说法要改。
- **第 27 章　类我知识（相似的人聚成的社区）**：若事实表明，从公共知识直接摸到我知识，与经过类我相比不更慢、不更容易错，“最关键的一层”要降格。
- **第 28 章　我知识（最小的社区：我和我的历史）**：若一个人的历史记录不能对他后来的做法构成任何约束（记了也不改、改了也无据），“最小社区”不成立。
- **第 29 章　谱系怎样往下长**：若能证明多数“我知识”可以不经难题结、不经类我、不经回写，直接由公共知识推出，本章的四步要改写。
- **第 30 章　类我社区就是新的“我们”**：若事实表明，类我社区普遍越聚越封闭、排斥公共知识、成员无法退出，“新的我们”之说不成立，它只是又一种吃人的“我们”。
- **第 31 章　公共知识的检验——同一性与可重复**：若在条件已写明、独立者照做的情况下仍稳定地得不到同一结果，该条认识须退出公共层。
- **第 32 章　类我知识的检验——迁移**：若同结者多数不成，条目作废或退为一人的我知识；若事先写不出谁算同结，则只是个别经验。

- **第 33 章　我知识的检验——对效与回写**：若读数回升而做法已回旧，或读数下降期间有他因且去掉他因读数即回，则该条不算。
- **第 34 章　对效的时间**：若过了三道门的认识在门外仍频繁失灵，则门太松须加高；若一年未回头看则退为待复验。
- **第 35 章　伪我知识的三张脸**：若三问挡不住伪我知识的混入（经三问的条目在后续对效中频繁失灵），三张脸的识别须重写；若读数一旦公布就被刷成漂亮数字，则读数制度失效。
- **第 36 章　只往下走的危险**：若事实表明，人们只拥有自己的知识而不回流，共同知识并未贫乏、孤立也未加深，本章的三种危险不成立。
- **第 37 章　回流的机制**：若事实表明，过了类我这一关的东西与未经类我直接上去的东西，在公共检验里表现没有差别，“四道关”的说法要缩减。
- **第 38 章　“我们”的新生**：若事实表明，被“我”不断更新的“我们”，比不被更新的“我们”更不稳定、更易分裂，本章“新生”之说不成立。
- **第 39 章　回写与退出：新理念世界的判据**：若事实表明，能回写、能退出的“我们”在对“我”的伤害上并不比不能的更小，本章判据不成立。
- **第 40 章　与历史上的理念新生划界**：若事实表明，按四问判据通过的“我们”，同样会在若干年内走向压制“我”，则本章“这一次不同”的说法不成立。
- **第 41 章　大模型为什么是为这件事来的，又为什么只是基础设施**：若事实表明用大模型得到的东西多半不进入后面的类我与我知识、只停在拿通用答案，“为这件事来”要收回。
- **第 42 章　个体 RAG：我的锚**：若有库与没有库的回答，对当事人而言没有可辨的差别，“锚”之说不成立。
- **第 43 章　SDE 发生学：从“我们”到“我”的机制**：若按这五个动作做出的结论，在对效上不比不按步骤直接问的结论更好，本章的“手艺”之说要收回。

- **第 44 章　删一方测试**：若二十人三配置的盲评表明，拿掉任一方后的产出，在“是我的、改了我的做法”上与三方齐备者无可辨差别，“缺一不可”之说收回。
- **第 45 章　第一个按谱系设计的技术**：若举出更早的实例已三问全过，“第一个”要改；若用户增多后答案越来越相像，说明滑回统一性。
- **第 46 章　网站：公共知识**：若进入平台的人读完网站内容之后，没有任何一例能把它用到自己的材料上，“入口”之说不成立，它就只是一座图书馆。
- **第 47 章　社区：类我知识**：若平台社区里的帖子绝大多数既无条件、也无不灵的回报，或不是真人试过，则这一层不成立，只是一个热闹的群。
- **第 48 章　ChatSDE 的 RAG：我的知识**：若用户在对话框里得到的认识，大多没有引起任何做法或材料的改变，或材料无法带走，则这一层不成立。
- **第 49 章　倒过来读：回流**：若平台上很长时间里没有一条认识完整走完“社区检验后上站”，或者上站的东西都不带条件与来路，回流之说不成立。
- **第 50 章　为什么说它是最原始的模型**：平台运行足够久而往回的通道始终没有一例完整回流，或“我知识”多由机器生成而无人认领回写，则本章结论退回为“一个设想”。
- **第 51 章　为什么“我”不能被描述**：若有稳定同时满足四条的账号而其主人并不存在，或有大量真人同时不满足四条却显然是真的“我”，这套判据要重做。
- **第 52 章　理念分布：网站与显露**：若事实表明，把个人札记按此摆开后，人们并没有因此更清楚自己的密疏，也没有引来可回写的回应，“分布是'我'的第一层符号”要降格。
- **第 53 章　理念场：ChatSDE 与模态发生**：若粒子、波、场三个读法在实际对话中拆不出不同情形，或场的外来测验在严格设计下总与“一般好建议”无别，这三个读法要丢掉或合并。

- **第 54 章　理念之美：社区与互相吸引**：若事实表明，这类“自来回访与互相改动”的读数与人头类读数高度重合、并不能给出更多信息，或一旦公开即被刷成人头，则“美价值是最真实读数”要降格。
- **第 55 章　平台就是“我”的符号，也是知识经济的符号**：若“我的知识”的指认、生产、往来三样在平台之外同样能完成且代价更低，或在平台内无法导出迁移因而符号被平台绑定，“平台就是符号”要改写。
- **第 56 章　波兰尼：最早把“个人”放进知识里的人**：若能证明去掉普遍意图后，知识与习惯、偏好无法区分，我知识一说即被收回。
- **第 57 章　弗莱克与库恩：社区是科学家的，还是人人的**：若能证明“对效”完全由社区风格自定、没有任何社区外的约束，本书的判据即退化为库恩式描述。
- **第 58 章　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从个人的隐性知识到组织的资产**：若能证明本书谱系的四处差异均可被 SECI 加“场”的概念完整吸收，则本书此处只是改名。
- **第 59 章　维特根斯坦：我知识是不是只有我懂的语言**：若一条“我知识”的内容被证明原则上无法被任何他人检验或学习，则它就是私人语言，不是知识；若类我社区的一致可被机器文本完全冒充，则第二层检验失效。
- **第 60 章　AI 时代的新书与“超级个体”：把“我”留在知识之外，还是之内**：若实证显示拥有我知识者与仅用公共知识加 AI 者无差别，或个体 RAG 无法避免被平台吸走，则本书立场大打折扣。

附录丙　来源账

本书的命题和文字，来源分三类，逐条标明。

丙-1　王德生口述（2026-10-10 上午，原意；正文引用时改写为白话，不改其意）

编号	内容	主要落点
O1	今天的人，在自我世界里“我”强而“我们”弱，在现实世界里因技术统一性“我”被“我们”吃掉；必须通过理念世界的新生来调和	前言、导论、卷一、结语
O2	新的理念世界必须有从“我们”到“我”的谱系发生，即共同性知识到“我知识”的谱系诞生；知识不能再被定义为“主体间同一性的认知”	卷二至卷六
O3	大模型的使命是为这件事来的，但仅是基础设施；须基于 SDE 发生学＋个体的 RAG＋大模型的调用三位一体，“基于我们的知识来发生我的知识”；这是 SDE 平台知识发生系统，是谱系发生的最原始模型（正文收窄读作“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系统实例”）	卷九、卷十
O4	最重要的是“我的 SDE 化”；其模型是我的理念世界各种信息的分布、场、美；符号是一个理念分布、理念场、理念的美价值，即网站（分布，显露）、ChatSDE（模态发生，粒子、波、场）、社区（美，互相吸引）	卷十一、导论
O5	SDE 知识发生平台就是一个知识谱系：网站的公共知识→社区的类我知识→ChatSDE 里 RAG 的我的知识	卷十
O6	知识谱系的诞生，也是真正的知识经济诞生的符号；讲“我的知识”，是知识经济的诞生	卷四第 19 章、卷十一第 55 章、结语
O7	知识谱系其实就是“知识的社区性”；巨大的社区就是公共性很强的知识，而今天的社区被强制为全人类	卷五、卷四第 18 章

丙-2　执笔者的推导与构想（非王德生原话，书中以“我们读作”“本书的读法”标出）

- 判据“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的具体表述，以及“两种错位”（强制放大、虚假放大）的分法。
- 三层谱系的“三层”划分（公共／类我／我）；“类我”与“相似的人”的操作性读法。
- 对效的检验方式：同一性与可重复（公共层）、迁移（类我层）、对效与回写（我层）；对效的时间读法。
- 往下走六路径的具体步骤（第 29 章）与回流机制（第 37 章）。
- “回写与退出”作为新理念世界的判据的展开，及“先保退出”的引申。
- 第 25 章补入的防护三条（对效由事来判、社区不得按结果挑成员、推翻大社区须回流）：质检者所补，**待王德生裁定是否保留**。
- 粒子、波、场的读法（粒子＝新命题，波＝思路在对话中传开，场＝理念体系的引力区）。
- S/D/E 与网站/ChatSDE/社区的对应（网站＝S 为王德生所定；ChatSDE＝D、社区＝E 为默认读法，**待裁定**）。
- 全部陪读人物与场景（周伯年、林远、老钟、许秀英、何小满等）均为构想。

丙-3　外部文献与事实

各章的出处与〔待核〕条目，见《待核总表》。凡书中涉及外部著作（波兰尼、弗莱克、库恩、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维特根斯坦，以及乔杜里、福特、洛三本新书），写作时对三本新书只依据出版社页面、销售页和书评，未通读原书，已在卷十二写明。

附录丁　本书最弱处

1. **平台的现状与演示的分量**。　　写作时在公开页面能确认的，是网站这一层；ChatSDE 的个人材料库、社区的入口（凭学员名录进门，与类我社区“靠结聚人”的判据有张力）与往回流的通道，没有在公开页面上看到走通。卷十、卷十一凡写到这几处，均写成“应当是什么”，而不是“已经是什么”。同理，第 44 章的三配置演示与第 53 章“场的外来测验”，都没有对照组与统计。
2. **“最原始模型”的强断言**。　第 50 章已把“最原始”收窄为“第一个按双向谱系设计的系统实例”，往回的通道未见走通；第 45 章题为“第一个按谱系设计的技术”，正文限定为“按三问设门槛的一种设想”。有无在先的同类技术（推荐、个人知识库、联邦学习等），本书没有做系统检索，读者若举出在先实例，这一章的“第一个”就要改。
3. **S/D/E 的对应**。　网站对应 S（显露）是王德生所定；ChatSDE 对应 D（差异序列）、社区对应 E（特征纠缠），是本书的读法，尚待作者定稿。
4. **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的 SECI**。　　本书起初把 SECI 说成“只有回流那一半”，核对后发现 SECI 本身是双向的；卷十二采用更准确的说法：SECI 的终点是组织，本书的终点是个人的知识。
5. **三处“用本书的话说”**。 卷二对康德、胡塞尔、哈贝马斯各用一个比喻，都是本书自己的说法，不是站上已出各卷的原话；若有重合，应当补注出处。
6. **对站上已有判断的引用**。 卷三对朱熹、王阳明的判断，只作“本书的读法”，没有引用站上已发布的判词；若站上另有判词，应当补出并对照。
7. **外部书目的转述**。 卷四第 19 章与卷十一第 55 章对第 198 号的转述，只据站上简介页与编题，第五至七编正文未核；卷十二第 60 章的乔杜里、福特、洛三书只据出版社与销售页、书评，未通读。终校时应对照全文。

附录戊　引文与事实核验总表

本书正文里凡标〔待核〕之处，都是执笔时没有逐字核对原文、或只据公开页面与简介转述的地方。下面按出现次序汇总，供读者与终校对照原书。未列入本表的引文与年份，已按手头资料核过一遍，但仍欢迎指正。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3 章	、二编，先立起理念、现实、自我三个世界共生的框架，再讲人和 AI 结成的复合体，怎样在三个世界里既成为“复合的我”，又成为共同探索的“我们”	《我和我们》第一、二编的编名与章次，统稿时按原书补注
第 7 章	可是在他那里，我们今生的理智最先把握的仍是普遍的东西，对“此性”的直接把握很有限	司各脱此说的具体出处与强弱
第 11 章	朱熹不只讲理，相传由他编定的《家礼》（作者归属历来有争议，多数研究仍系于朱熹名下	待核
第 11 章	神主多高多宽，据说用的是程颐定的式样	待核
第 12 章	他平宁王之乱，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事后学生问他用兵有什么术，他大意说只是心不动而已	待核
第 13 章	罐子打破了，罐中的空间并没有去哪里，它本来就是那个大空间（转述，此喻在不二论传统中常见	待核
第 13 章	商羯罗反复说，解脱不是被造出来的，梵本来就在，知识只是除去无明（转述	待核
第 14 章	王“轮回中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就用过灯火的比方：初夜的灯焰、中夜的灯焰、后夜的灯焰，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另一个，是依着同一盏灯连续燃着的（转述	待核
第 14 章	一种是许多众生共同造作的业，招感大家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山河大地、这个世间，叫共业（见《阿毗达磨俱舍论》“分别世品”“分别业品”等相关论述，转述	待核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14 章	后来的佛教各派对这一点有许多精细的讨论，有的说法性常住，有的说连“空”也要空掉（龙树《中论》有“空亦复空”一类的意思，转述	待核
第 14 章	机说法”确实是佛教一个很宝贵的传统：佛陀对农人用耕田作比，对乐师用调琴作比，据经典所记，他对一位用功过猛的弟子讲琴弦太紧会断、太松不响（转述	待核
第 15 章	，家里给她办了取名礼（nāmakaraṇa），请祭司按出生时的星宿定了名字的头一个音，再由他把名字轻轻念进孩子的右耳朵里（各地习俗不一，转述	待核
第 16 章	有的资料指底盘，有的指整车	待核
第 17 章	今天常有人把这种学校叫作“工厂模式”，不过教育史家对这个说法本身也有争论，认为它把复杂的历史说简单了	待核
第 19 章	这个词的来历，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第一编另有专门的讲法，这里只引，不重讲	第一编的具体表述请对原书
第 21 章	真正的知识是气象学：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小虫子的翅膀沾了潮气飞不高，燕子跟着捉虫，所以也飞得低	待核
第 31 章	这是物理组同事做实验课用的，一块一千克，一块五百克，几块更小的，躺在海绵槽里，旁边附着一张小小的检定证书	待核
第 31 章	检定用的砝码，又要一级一级对到更高一级的标准上	溯源链条的具体层级
第 31 章	先看一个常见的情形：有些结论宣布的是“对人都成立”，实际只在某一类人身上做过试验，比如只在一所大学的学生里做过	待核
第 32 章	三回的账摆在一起，她看出一个数：十斤鲜豆角，晒到响的时候，总是剩一斤二两上下	待核
第 33 章	那台冰箱用了十四年了，靠里的那一层，背后有一块地方常年结霜，菜放在那里，会被冻伤，第二天就发黄，第三天就软了	待核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35 章	“你们年轻人不晓得，”他对林远说，“米缸里放几瓣干辣椒，米就不生虫	待核
第 40 章	比如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强调每个信徒自己读经文、自己与上帝相通，不必事事经过教会	具体主张与时间，须对史书核实
第 40 章	中国的禅宗，后来常被概括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把觉悟放回每个人自己身上	宗风表述与历史分期，须核实
第 41 章	读得足够多以后，你对它说一句话，它能顺着接下去，接得像模像样，有时候接得比大多数人都好	白话概括
第 42 章	具体是三个动作	技术做法的白话概括，各系统细节不同
第 42 章	但同一页没有写导出或删除的办法，而且用的是“应当”的口气，是目标，不是已经实现的功能清单	待核
第 45 章	本书在写作时，没有做过系统的在先技术检索，这一点列入	待核
第 46 章	这个入口在页面上叫什么、是不是每本书都有，	待核
第 46 章	像“试读到第一编”那种只开放前面一部分的档位，在列表页上没有看到明确的标注	待核
第 46 章	这个数字平台现在有没有、是多少	待核
第 47 章	成员有多少、每天有多少人说话，页面没有写	待核
第 47 章	帖子的归属和材料的外流，页面没有细说	待核
第 48 章	最后这几句是规则的写法，是否已全部实现，我们没有逐项试过	待核
第 48 章	平台的实际表现，以它自己的页面为准	待核
第 48 章	导出或删除的办法没有写	待核
第 49 章	网站现在摆着的主体是专著和专栏，社区检验过的东西以什么形式上站、放在哪个栏目、署谁的名、谁来把关，我们没有拿到确定的东西	待核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49 章	平台上站前有一道人工把关的程序，这件事只能算听说	待核
第 49 章	这些痕迹在平台上现在有多少，本书没有数字	待核
第 49 章	但这是我们推出来的理由，平台上人们是否真的这样想、这样做，要看数据	待核
第 50 章	没有发现把“公共知识、类我社区、个人 RAG”三层用往下、往回两个方向的通道连成一个系统的同类，但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我们没有做过全面比较	待核
第 50 章	社区现在有多大	待核
第 50 章	它靠的是承重命题出自一个人的口述，署名和责任落在他身上，每卷末尾写了	待核
第 50 章	至于这些条件最后成不成立，本书写作时还没有答案	待核
第 53 章	这套测验是本书的提议，还没有做过	设计提议，尚无实验结果
第 55 章	“我的知识”的价，只能出在它对效的地方，也就是类我社区里，不会出在全人类的统一价目表上	定价机制的具体表述请与第 198 号第七编及王德生的最终口径对照
第 55 章	这一点是本书的条件，不是现成的事实	各平台的导出与迁移能力，需统稿时对照实际
第 56 章	他担心的是，把人从认识里擦掉，也就把人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的那一层擦掉了	传记性说法，需核他的自述或权威传记
第 56 章	《隐性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里，他把这层意思压成了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得出的多	此句出自 1966 年《隐性维度》开篇，而非 1958 年全书，引用时需核页码与译法
第 56 章	弹琴的人去盯自己的手指，曲子就弹不下去，这个意思波兰尼也讲过	弹琴例证的出处
第 56 章	波兰尼把这种“把工具、身体住进去，从它们那里看出去”的状态，叫作寄居（indwelling）	术语的中文译法与出处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56 章	一个科学家作出判断，是带着一种“普遍意图”去作的：他是认真想说，这件事对谁都成立，所以他要对这个判断负责，也等着别人来承认或反驳	普遍意图、承担等概念在《个人知识》中的具体章节
第 56 章	科学家之间互相的权威和承认，也是他讲的内容	他对科学共同体相互权威的论述，可核 1962 年《科学的共和国》一文
第 57 章		原书名、书中案例与出版地
第 57 章	以上几点，参照了斯坦福哲学百科对他的介绍	以原著或权威二手文献再核
第 57 章	多年以后，当事人回忆自己的发现之路，记得是一条直线，实际上走了许多弯路，有许多误会	案例细节据 SEP 条目转述，宜核原著
第 57 章	英译本 1979 年才出，书前有库恩写的序	库恩读到该书的具体年份（常见说法为 1949 年前后）、序言措辞，可核 SEP 弗莱克条目及英译本信息
第 57 章	他把“科学共同体”放在中心：范式是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共同体又是共有范式的人	库恩 1969 年后记对这一循环的自陈
第 57 章	库恩在书里也提到过波兰尼	《科学革命的结构》对波兰尼的引用位置
第 57 章	库恩因此挨了不少骂，被说成相对主义，他本人是不认的，后来还专门谈过科学选理论时用的几项价值，比如精确、一致、范围、简单、有成果	库恩 1973 年相关论文
第 57 章	照他后来的说明，共同体可以按专业一层层切小，一个分支学科里一小群彼此熟悉的研究者，也算一个	库恩 1969 年后记中关于共同体划分的原话与规模
第 57 章	但另一半，弗莱克自己留了余地：他区分“主动联结”和“被动联结”，前者是集体选择的、塑造风格的部分，后者是风格之内仍然要面对、无法随意选的结果	该对子的原文用语与含义
第 58 章	了《创造知识的企业》（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牛津大学出版社），副题大意是：日本企业怎样创造创新的动力	副题与出版信息
第 58 章	他们认为这一步最关键，比喻和类比是常用的工具	书中对比喻、类比、模型的论述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58 章	做家用面包机，揉面的机械总做不好，一位软件开发人员干脆去大阪一家大饭店，拜面包房的师傅学揉面，把手上的感觉带回来，转成了工程师能懂的设计要求	人名与细节，一般引作田中郁子，宜核原书
第 58 章	在企业里，辩护的标准常常是组织的，比如成本、利润率、对公司增长的贡献	这一段对原书的概括需核原文
第 58 章	后来野中和他的合作者提出过“场”（ba，大意是共享的情境），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	Nonaka 与 Konno 1998 年的相关论文
第 58 章	蒋姐离开公司，她的知识该怎么处理，是被公司带走了，还是她也能带走，这在他们的书里不是中心话题	书中是否讨论知识的归属与离职
第 59 章	这一段读起来绕，意思其实可以讲得很日常	节号范围各家划分略有出入，引用时以所用版本为准
第 59 章	所以别人原则上听不懂	按原文大意转述
第 59 章	他的结论是：盒子里到底有什么，甚至有没有东西，对“甲虫”这个词的用法不起任何作用，它在这场语言游戏里被消掉了	按原文大意转述，不作直接引语
第 59 章	他在别处还说，遵守一条规则，是一种实践，不可能一个人私下“遵守”	第 202 节，及“生活形式”的一致见第 241 节前后
第 59 章	的书《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把这个问题读成了关于规则与社群的怀疑论，影响很大，也引来许多争议，究竟社群在论证里占多大分量，至今不是定论	该书出版信息与争议状况
第 59 章	拉什·里斯（Rush Rhees）在同一场讨论里持相反的看法	两人 1954 年论文的出处与各自观点
第 59 章	艾耶尔和里斯当年争的是这样的人有没有自己的语言	待核
第 60 章	本章对这几本书的概括，只依据出版社和销售页的介绍、一篇书评，和几篇文章，没有通读原书，全部标	待核

位置	上下文	待核事项
第 60 章	对个人，书评概括他的建议是“不要追着技能跑，要追约束”，也就是看价值在系统里的哪个位置被添加，把自己放到那条路上，再把人的能力转向统筹与判断	以上仅据售书页面与两篇书评，未通读原书；书评的概括不等于原话
第 60 章	福特提出一种“智慧优势”（wisdom advantage），说那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带来的东西	仅据出版社页面，未读原书；“智慧”在书里的界定未知。出版年按页面统一为 2025 年 12 月，不是任务书所写的 2026
第 60 章	页面没有列出这五种是什么	五种特质；出版年与出版社未核到；仅据有声书页面
第 60 章	有文章把它的声势追到 2024 年初 OpenAI 的奥特曼说过的一句话：AI 时代一个人有可能办起一家估值十亿美元的公司	时间与措辞
第 60 章	同一篇文章还说，“一人公司”并不是真的一个人，而是一位创始人用 AI 和外部资源扩展自己的能力	待核
第 60 章	把他和福特、洛放在一排，只是因为他们对个人的建议有一个共同的落点，不是说他们的论证相同	需通读原书确认他对“个人价值在哪里”的具体说法
第 60 章	两者的分界，不在名字，在于有没有一条让它被检验、被回流的路	福特书中对智慧的具体界定，需读原书
结语	“我的知识”怎样成为财产，请读第 198 号讲私有知识的第五编及其后各编	两书的编次与内容，现据站上简介与编题
附录	各章的出处与	待核